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不该爱的女人



前 言

哈辛托·贝纳文特·马丁内斯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城。其父马里亚诺·贝纳文特·贡萨雷斯是位著名医生，同时又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哈辛托·贝纳文特从小笃爱宗教和戏剧，经常用纸俑为小朋友和家里的佣人排演自己根据宗教故事编写的傀儡戏。进入青年时期以后，他也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知识阶层的子弟一样考入了大学的法律系，但不知何故，未及毕业而中途辍学，并开始跟着“美人赫拉尔迪娜”马戏团到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甚至还到过欧洲其他国家。关于贝纳文特这个时期的生活和经历，有着许多说法和传闻，而他本人却从未予以澄清，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之为消遣、年轻戏剧爱好者的愉快实践和了解万花筒般的世界的手段。

贝纳文特的第一个剧本《借巢而栖》发表于一八九四年。当时西班牙戏剧舞台正在经历着古典派和现代派的激烈斗争。作为新戏剧的尝试，该剧公演后引来了许多嘲讽和咒骂。然而，贝纳文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和退缩，相反，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并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本世纪西班牙戏剧舞台上不可动摇的显赫地位。

贝纳文特于一九一六年第一次访问了阿根廷。当时他虽然还没有写出自己最优秀的剧本，但却正值创作旺期。从阿根廷回国后不久，于一九一七年底，他推出了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既成利害》。一个半月后，他的另一部力作《主妇太太》同观众见面。仅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两年间，他就有十二部剧作被搬上舞台。一九一三年，《不该爱的女人》将他推上了荣誉的巅峰，使他进入了世界最杰出的剧作家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剧作家，贝纳文特继续保持着创作的高产纪录。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逝世为止，贝纳文特的全部生平就是一份丰富多彩的剧目。

一九二二年，贝纳文特亲自率领一个剧团到拉丁美洲去作巡回演出。当年，他在阿根廷的一个名叫鲁菲诺的外省小火车站的卧车车厢里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一九二九年贝纳文特访问了苏联，回来后发表了话剧《圣露西亚》。一九四五年他第三次到了拉丁美洲。

一九四五年五月西班牙皇家学院任命贝纳文特为该院荣誉院士。其实，他早在一九一二年就被推举为正式院士，但因一直拒不发表例行的就职演说，而未能上任。

贝纳文特在西班牙的戏剧舞台上前后驰骋了六十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与世长辞时为止，共留下近一百五十部剧作，其中近二十部是在年满八十岁以后完成的。

哈辛托·贝纳文特虽然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立志以文学为己任，但起初曾在究竟是当诗人、小说家呢，还是当剧作家之间犹移不定。因而，他在同一些现代派倾向的杂志密切合作的同时，于一八九二年发表了《鬼怪剧》，一九零三年又出版了《诗集》和散文《女人信札》。直到一九零四年十月六日才公演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借巢而栖》。

《借巢而栖》不仅是贝纳文特生平的第一部剧作，实际上也是十九世纪以来第一部以自然的、符合人情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的剧作，并预示着西

班牙戏剧舞台上人物的塑造及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将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后期浪漫主义剧作家的笔下，该剧的故事必然会酿成偷情、通奸等情节，而在表演上，不可避免地要调动嘶声吼叫、虚张声势等手段。

对贝纳文特来说，《借巢而栖》并不能算是多大的成功。然而，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三年，仅七年的时间，他共发表了《熟人熟面》、《特耶丝的丈夫》、《欺人之谈》、《野兽的口中物》、《残忍的别离》、《安哥拉猫》、《故作风雅》、《恋之爱》等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二十一部剧作，充分地展示了作为剧作家的超凡才能。这些作品的接踵上演，在观众和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形成了对当时马德里剧坛霸主何塞·埃切加赖（1832—1916）的严重挑战。

贝纳文特的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要算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这一年。这一时期，他共发表了四十个剧本，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星期六晚上》（1903）、《既成利害》（1907）、《主妇太太》（1908）和《不该爱的女人》（1913）。

《星期六晚上》被作者自己称之为“剧体小说”，带有叔本华式的悲观色彩并受邓南遮的“意志力”说的影响，揭示了“恶”与“爱”的冲突，颇具象征意义；《既成利害》是一出讽刺剧，为贝纳文特最成功、最受推崇的作品；《主妇太太》和《不该爱的女人》是农村题材的剧作，前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据称“最具西班牙特色的”妇女形象，后者则被认为是贝纳文特剧作中结构最为精到者之一。

属于这一时期的较重要作品还有《不加修饰》（1903）、《秋玫瑰》（1905）、《善的罪人》（1905）、《贝维公主》（1906）、《鸱》（1907）、《蛮力》（1908）、《公主学堂》（1909）等。

《不该爱的女人》上演之后，多产的贝纳文特经过一年多的，以一九一五年三月公演的《星星项链》为起点，在戏剧创作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写出了一系列说教性质的剧本。在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情况下是作者通过剧中人说教。应该说，这是一个倒退。有的评论家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贝纳文特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大量涌现的各种现代文艺思潮和流派感到惶惑的一种反映。属于这一时期的较重要作品有《自重》（1915）、《洁白的田野》（1916）、《无忧无虑的城邦》（1916）、《对我们的伤害》（1917）、《子女之道》（1918）。一九二二年在阿根廷首演的《死后》表明作者的创作手法又一次开始发生转折。

此后，贝纳文特的创作重又放出异彩。表现主义剧本《一双靴子》（1924）可以同奥涅尔的优秀作品媲美，《谁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1925）勾勒出一幅精美的现代风俗画，《波利奇内拉之子》（1927）再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善与恶斗争的主题，《魔鬼也曾是天使》（1928）尖锐地提出现实生活和内心思想的冲突，《佩帕·东塞尔》（1928）的人情味和讽刺意义不减当年，《紫红袍的残片》（1930）抨击了男人阴险的冷漠，《良家子弟》（1931）揭示了现代家庭的解体，《一旦夏娃的子女并非亚当的亲骨肉》（1931）将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道德观念的败坏，而《女贵族》（1945）则鞭挞了乱伦现象。

《女贵族》可以说是贝纳文特的最后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此后的几年中，他虽然仍在孜孜不倦的写作，并公演了近二十个剧本，但毕竟是已如强弩之末了。

西班牙堪称是个戏剧之邦。自从胡安·德尔·恩西纳（1469—1529）开创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道路以来，历代都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剧作家。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世纪”的大剧作家洛佩·德·维加（1547—1616）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八百部戏剧，成为举世的多产之冠；蒂尔索·德·莫利纳（1581？—1639）笔下的唐璜成了欧洲各国文学共同的典型形象，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何塞·埃切加赖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开办以来第一个（1904年）获奖的剧作家。

贝纳文特正是这样一个渊远流长的戏剧传统的继承人，而且还是继洛佩·德·维加之后的又一个多产作家。

贝纳文特生在欧洲的戏剧艺术刚刚经历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时刻。法国的小仲马等剧作家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社会剧；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首创独具特色的“社会问题”剧，发展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王尔德以其结构精巧、语言风趣、情节跌宕的风俗喜剧使伦敦的观众为之倾倒；而年轻的肖伯纳也已崭露头角。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戏剧艺术也在酝酿着变革。从一八七四年开始统治马德里舞台近二十年之久的后期浪漫主义戏剧大师何塞·埃切加赖已经不再能够唤起观众的激情。对新的风格、新的倾向的作品的的需求为新人的涌现创造了良好的时机。

贝纳文特精通法语和英语，能够直接了解欧洲——特别是伦敦和巴黎——的舞台动态。安托万“自由剧院”的实践、易卜生热、贝克及阿瑟·平内罗的成功等事件都引起了他的关注。因而，他在师承本国历代的戏剧大师们的光荣传统的同时，还着意从外国的同行的创作和演出实践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写作。

作为二十世纪西班牙戏剧先驱者之一的贝纳文特，以其长达六十年的创作实践，通过几乎所有的剧种和舞台表演形式，塑造了西班牙现实社会中各阶级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使戏剧成为表现和批评社会现实的手段，对西班牙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本世纪以来西班牙剧坛一代新人的魁首，他改诗朗诵为散文对白、改情节剧为正剧、改程式化的冲动表演为生活的再现和人物心理的揭示，极大地推动了新戏剧的发展。

贝纳文特的剧作常以善恶的斗争和爱情的力量为主题，长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并以其顺畅、自然和典雅的对白称著于世。

本集选译了贝纳文特不同时期的七个有代表性的剧本，以期能使我国读者可以对这位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译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不该爱的女人

借巢而栖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 | |
|------|--------|
| 马利娅 | 何塞·路易斯 |
| 艾米莉娅 | 马努埃尔 |
| 路易莎 | 胡利安 |

剧情发生在马德里，时间为当代。

第一幕

何塞·路易斯家高雅的餐厅

第一场

艾米莉娅和路易莎上场

艾米莉娅 您说少奶奶很快就会回来？

路易莎 是的，太太。她去望弥撒和买东西了。就快十一点啦，该开午饭了。您是知道的，少爷跟少奶奶是极守时间的。

艾米莉娅 当然！没有哪一家能这么井然有序啦。我那个就是。乱糟糟的！不过，四个孩子，再加上仆人和保姆，谁也没有办法……这儿很显然，夫妻两个，两个仆人……你们简直没事儿可干……

路易莎 活儿是不多。

艾米莉娅 少爷身体好一点儿了吗？

路易莎 老样子，还是那么弱。上星期病了一场，大伤元气，不过，自从马努埃尔少爷来了以后，好像精神好多了。

艾米莉娅 怎么！马努埃尔少爷来啦？

路易莎 是啊，太太，已经有四天了。

艾米莉娅 可不嘛，他们一直等他来呢。不过，可也真怪，我一直不知道他已经来了……我丈夫天天都在交易所里碰到你家少爷，怎么就一点儿风声都没漏呢。

路易莎 少爷向来不爱讲话……

艾米莉娅 他好吗？

路易莎 好哇，可好啦，太太。您不认识他？

艾米莉娅 好多年以前他就到外面去闯了……那时候他哥哥还没结婚呢。我同这家的交情是通过马利娅少奶奶开始的。关于他本人、他去过的地方和他的风流韵事，我倒是听人讲了不少。他像自己的哥哥吗？听说他的脾气完全不同。

路易莎 哥儿俩一点儿都不像……他非常善良，长得挺俊，性情开朗，和蔼可亲……

艾米莉娅 好哇，好哇。这样一来，这个家里倒可以多热闹一点了。

路易莎 是啊，太太，您算是说对了。欢畅多了，热乎多了……啊，少奶奶回来啦。（马利娅上。她一身望弥撒的打扮。乘她同艾米莉娅打招呼的工夫，路易莎帮她摘下披巾、接过祈祷书及其他东西，然后退下。）

第二场

艾米莉娅和马利娅

艾米莉娅 你好吗，亲爱的？

马利娅 你等我好久了吧？

艾米莉娅 刚一会儿。我知道你们都挺好的，你小叔子来了。

马利娅 你丈夫和孩子都好吧？

艾米莉娅 好，大家都好。费尔南多工作很忙。过几天他会和我一起来看你小叔子的……你不怎么认识他，对吧？

马利娅 我们小时候很熟的。你知道，他们家同我们家关系很近，他爸爸跟我爸爸搭伙做生意。不过，马努埃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西班牙……我们真没想到还会见到他。

艾米莉娅 听说他在外边发了财。

马利娅 发了大财！他很能干，再加上交了好运……

艾米莉娅 当然喽，仍然是光棍一条。

马利娅 听他自己说，他还不想结婚。

艾米莉娅 阔气而又是光棍！不过，你们是怎么考虑的？你们要是不送给他一打侄男侄女可就不够意思喽……你们如果怕麻烦，我那儿可有四个，而且现在没钱、将来也不会有遗产可以继承……一切现成！

马利娅 马努埃尔还年轻，你可想而知，会一应俱全的。

艾米莉娅 这马德里城的人要是知道，会把他从你们这儿掳走的。有待嫁闺女的母亲可是够烦心的！男人的价码大涨！在从前，一个多少有点儿姿色的姑娘，只要到一定的年岁，好歹总不愁会有对象。男女的价码相当。可是如今啊，就天差地别喽。当母亲的得向外国贷款才行。

马利娅 你想得倒真美！

艾米莉娅 那么，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可订了皇家剧院的长期票了？

马利娅 没有。订那干啥？去年整个演出季节我们总共才去了三个晚上，瞎糟蹋钱。何塞·路易斯身体不好，没有情绪，也不愿意穿得衣冠楚楚的，对什么都厌烦……你是了解他那个人的。

艾米莉娅 对……不过，依我说，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太苦了……一年到头躲在这四堵墙里面。甚至连个客人都没有……

马利娅 一个人是能适应各种情况的，我就不习惯过多地玩呀闹的。这你很清楚，我娘家也一样。

艾米莉娅 你娘家，至少周末有人去喝茶聊天。那时候，经常打打牌、喝巧克力饮料，还有咱们看上的小伙子。

马利娅 如今已成了咱们的丈夫。

艾米莉娅 你的丈夫是你看上的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你总是那么刻板！我跟那个塞维利亚人好过一阵子，你还记得吧？要是真嫁给了他呀，可就有我的好瞧喽。他让自己那可怜的老婆过的可是什么日子啊！咱们俩都没有可以抱怨的。咱们的眼光不错。

马利娅 不幸的夫妻可见得多了。

艾米莉娅 真可怕……还有的表面上美满和谐，可是仔细一瞧……噢，好漂亮的耳坠啊！

马利娅 小叔子送的。

艾米莉娅 多光彩的珠子！哎，我说，有钱人……

马利娅 噢！他送给我好些稀罕东西……你有机会看的……（钟敲十一点。）

艾米莉娅 都十一点了，可是你丈夫却没回来！（门铃响起。）

马利娅 来啦。（摇铃。）

艾米莉娅 可真准时！（胡利安上。）

马利娅（对胡利安。）您去看看马努埃尔少爷起来了没有，马上开饭。
（胡利安下。对艾米莉娅。）在这儿吃吧？

艾米莉娅 不啦，我忙着呢。我要是不在，还不翻天哪！我是来请你去看戏的，今晚是首场演出，我们租了包厢。

马利娅 我不知道何塞·路易斯想不想去……我会通知你的。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何塞·路易斯

何塞 您好。

艾米莉娅 您可真准时。

何塞（坐到桌边。）我耽搁了一会儿。您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艾米莉娅 天哪！快别让菜凉了！现在是十一点整。我说您准时，是指正好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去看今晚的首场演出。没有您的同意，马利娅不敢答应。

何塞 没人敢说我是专制暴君。

艾米莉娅 您不是专制暴君。也没人那么说。不过马利娅是个模范妻子，恪守妇道，这可不是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的……“不得到丈夫的允许，妻子不该离开家门……”

何塞（对马利娅。）你想去吗？

马利娅 如果你去的话……

何塞 我不很舒服。今天上午胆病又犯了。

马利娅 那咱们就不去了。（对艾米莉娅。）你已经听见了。

艾米莉娅 得啦，应该打起精神。要是您不找点儿消遣……听说今晚的演出十分精彩。这出戏会很好看的……当然，我也顺便邀请您的兄弟，尽管我还不认识他，请接受我对他顺利到来的祝贺。我多想见见他……他是您唯一的兄弟吧？

何塞 唯一的。我们本来是弟兄四人，只有老小马努埃尔和我这个老大大活了下来。马努埃尔是家里唯一的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他还没起床？

马利娅 我已经让人去叫了。

何塞 一个人过惯了，对家庭生活还不适应。总是颠三倒四的……他再不来，咱们就吃吧。他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遵守时间的。不按钟点吃饭我可受不了。

马利娅（叫。）开饭。（对刚进来的胡利安。）开饭。

胡利安 马努埃尔少爷马上就来。（出去备餐。）

艾米莉娅 我走啦……说好，你们要去的噢？

马利娅 不去了，你已经知道何塞·路易斯身体不好，你再等一会儿，认识一下他的兄弟。

艾米莉娅 我很好奇……我的样子不怎么见得了人。我随便穿了件衣服就来了。

马利娅 你是自己人。

何塞 你把胃药给我。

马利娅（从橱里拿出一个小瓶子。）给你……（调制饮料。）可是，你真的不舒服吗？

何塞（情绪不好的样子。）真的！你以为我的病是你的偏头疼啊……我很不好。

艾米莉娅 你们是操劳过度。我也常这么对费尔南多说……费尔南多身体好，可是，忙于生意、交易所、议会……一天到晚没个闲空儿。总之，他还有四个孩子要操心……可是，您，只有你们夫妇两个……您应该别管那些生意，好好地休息、保养、娱乐，生命是短促的。

马利娅（把杯子递给他。）这样行吗？要不要再加点儿糖？

何塞（怒冲冲地。）我也不知道该喝什么该干什么！真让人恼火！

马利娅（温柔地。）得啦。别急嘛。今天你就别再出去了。

何塞 对，是不出去了。我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

马利娅 留到以后再说吧。

何塞 你以为我的事情跟你们的事情是一样的啊？……访亲问友、逛街采购，什么时候、哪一天都没关系。

马利娅（以亲切抚慰的口气，提醒他艾米莉娅在场。）你可要得到脾气不好的名声啦。

艾米莉娅（领悟后，为其解释。）人生病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是很自然的。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马努埃尔

马努埃尔 哥哥、嫂子，你们好！（见到艾米莉娅。）太太……

马利娅（为他们介绍。）我的小叔子马努埃尔……奥尔多涅斯太太，我有生以来的好朋友……

艾米莉娅 认识您很高兴！（旁白，对马利娅。）很讨人喜欢嘛！

胡利安（端着菜上。）开饭了。

艾米莉娅（告别。）欢迎您到我家去。请相信，您会受到友好的接待。（对何塞·路易斯。）希望您早日康复。（对马利娅，吻别。）再见，宝贝，别忘了到我家去玩。（退下。）

第五场

马利娅、何塞·路易斯和马努埃尔坐着用餐，路易莎和胡利安在一边侍候

何塞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咱们不吃午饭了呢。

马努埃尔 你迟迟不开饭，是因为有客人，还是在等我？

马利娅 因为有客人。（看到何塞·路易斯不吃。）你不想吃？

何塞 不想吃。很难消化。我不敢吃。

马利娅 想要点儿别的吗？来一个煮鸡蛋、一块鳎鱼排？想吃什么，你为什么不说呢？（对马努埃尔。）你瞧有多古怪？他想什么，得要别人去猜。

马努埃尔 我了解你们的习惯。你是整天两只眼睛盯着他的脸，琢磨他

在想什么。你可能要比拉瓦特尔 更懂得相面术。

何塞（厌烦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心情就不好。我看，要是只说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倒不如什么都不说更好。

马利娅 只要能够明白你的心思，我倒不在乎你跟我说什么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事情……你说得对，马努埃尔……我的确总是看他的脸色猜他的心思。不过，我是那么笨……要不就是他太没有表情……我很少能够猜中。

何塞 嫌我讲话少？……有头脑的人总是闷声不响、寡言少语……就像你说的。越是不动脑筋的人，越是话多。因为他们想得少嘛，所以就可以脱口而出……这是很自然的！好比是要穿过一个门，两三个人总比一大群人容易得多。

马努埃尔 这是在影射我话多吧？我话多，是因为我不像你那样每说一句话都要掂量来掂量去……不过我觉得……每当我觉得有话要说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说……即使说出来的是蠢话、是讨人嫌的话，也不在乎。

马利娅（对何塞·路易斯。）这个你也不吃啊？

何塞 没胃口。还有什么？

马利娅 给你的是烤肉。

马努埃尔 可是……你不舒服了？……几乎什么都没吃。我倒是恰恰相反，胃口极……家常饭真合胃口。

马利娅 你真的喜欢？我还想为你准备餐馆式的饭菜呢……

马努埃尔 要是能吃一顿菜饭、杂烩以及肉丸子，我就更加感谢不已了。

何塞 事情真是变化无常！你忘了从前在吃饭的问题上给妈妈找的麻烦啦。你刚刚提到的几样东西，那时候恰恰是你觉得不能下咽的，所以你宁愿去咖啡馆和饭馆。

马努埃尔（轻松的口吻，几乎没有一点儿严肃和亲切的味道，尤其应避免庄重和做作的腔调。）这是人的天性。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对强加给我们的事物总是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甚至对母爱也是如此。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母亲是我们折磨得最厉害的人，我们对母亲是最忘恩负义的。人类的自私本能！因为我们确信母亲最能原谅我们的忘恩负义。不过，人生中也有那么一个对人人都公正的时刻……母亲临终时，我们以切肤之痛而流出的眼泪，如果她在天上有知的话，应该是不孝子女所能够给予可怜的母亲的最大欢乐。

何塞 我从来就没有不孝过。

马努埃尔 因为你未曾年轻过。因为人生的规律在你的身上乱了套。那也是你反抗的一种方式。不过，你很清楚，结果并不好。请相信：大自然是无比聪明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孩提、青年、成人和终老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也就是激情、恶癖以及情操。一个深谋远虑的孩子和一个淘气轻佻的老人同样令人讨厌，年轻人不会闷声不响地满足于家烧的杂烩，正像成年人不会热衷于下饭馆。应该将一个人生就的劣根性同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逝的一时恶癖区分开来。我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把我年轻时的轻浮看成了本性的邪恶。是的，马利娅，你跟大家一样，肯定听说过我的父母、听说过何塞·路易斯提到我，你肯定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我很清楚。我是家里的犹太。

马利娅 没那么回事儿。你母亲总是替你辩白，我们都很喜欢你。

何塞 胜过了我们。你在家缺过什么少过什么？你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撒下我们，一个人去享福。（餐已用过，仆人端来咖啡后退下，谈话更为知心。）

马努埃尔 所以我回到你这儿来了，接受你的裁判。我以已经过世的父母的名义起誓：我的游荡生活结束了。你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坏儿子、一个坏兄弟，如果那已经不该存在于你我之间的昔日仇怨仍然蒙着眼睛，那就让马利娅作出裁断。女人最能领悟男人心底的美德。如果说我一直没能向你们敞开心扉的话，如今住在这儿，你们肯定能够了解我的心。

马利娅 得了，你别那么认真。过去了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要是你不怎么样的话，也就不会那么走运啦。

马努埃尔（顺着她的思路，主要对马利娅。）你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你们是近邻，你父亲的脾气跟我父亲的差不多，所以他们才会合伙做生意。在家里，全都得听我父亲一个人的。古板，严厉！只要他在家里，我们连讲话都得细声细气儿，他讨厌我们的游戏，他受不了我们的笑声。每次看见他出门我们就高兴，于是我们就自由自在，玩啊、笑啊。我们的母亲可不是这样。她善良、温柔，总是帮着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还为我们护短。“别去烦扰你们的爸爸，”她常对我们说，“他是个大好人，只是烦心的事情太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嘛，孩子啊，他是在为你们辛苦、为你们忙……”可怜的妈妈！她一个心眼儿想让我们相信父亲是个大好人……他爱我们，对我们俩一样亲……我父亲从来都没有亲过我。忙忙碌碌，经营生意，这就是他表达亲热的方式。可是，他的操劳，从来也没有让我们的爱去给以抚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少了我们的爱，而显得更加辛苦、更加繁重、更加可恶、更加讨厌……父爱是装装样子！他为生意奔忙，因为那是他人生的唯一乐趣，即使是不需要他把自己辛劳的成果遗留给妻子儿女，他也会照样那么干的。那是贪心商人的狂热。其实，那些不幸的工人更加辛苦，对他们来说，子女是更为沉重的负担，然而，干了一天活之后，他们仍然有力气抱起子女，满怀柔情地亲吻。（对何塞·路易斯。）你是没有缺少过夸奖和疼爱的。你很懂得帐目，很清楚爸爸的收益……我反对他那无缘无故的严厉，从心里对……反对他那种装模作样的父爱，所以我是坏蛋，是犹太，因为……父亲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喜欢和尊敬他的。

何塞（站起来。声色俱厉。）他活着的时候你不尊重他，他死后你仍然不尊重他。咱们俩在评价他的问题上，从来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是最敬重的人，请你也尊重他，因为这是一个儿子理所当然的事情。

马利娅（也站了起来。想使双方和解。）何塞·路易斯！……你们不觉得难受吗？忘掉那些往事，消除你们之间的猜疑……我很清楚，你们双方都怀疑对方对自己的感情，这样也就永远也不会相爱。（对马努埃尔。）你是不公正的，何塞·路易斯多想见到你呀……（对何塞·路易斯。）你不在的时候，马努埃尔每次跟我提起你，都满怀柔情……有什么法子呢！你们是兄弟嘛……（把他们拉到一起。）拥抱一下，使劲儿拥抱一下。（两人拥抱。）你们再拥抱我，让我们三个人紧密相联……（对马努埃尔。）我就是你的姐姐……你总得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以稚气的信赖表情。）我这个人非常直率……（低声地。）何塞·路易斯是另外一种性格……内心深处，是个大好人。

马努埃尔（也低声地，但并非只对马利娅。何塞·路易斯退至舞台底部。）内心深处！人们也是这么说我父亲的。如果说井的深处有个宝贝，要想拿到它我就得淹死，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何塞（对马利娅。）你今天下午出去吗？我给你派车子来。我现在要到交易所去。

马努埃尔（以一种滑稽的轻蔑表情。）车子？……我们不需要你的车子。

何塞 又要干什么蠢事啦！

马努埃尔（对马利娅。）请允许我将昨天你很喜欢的双驾马车送给你使用。

马利娅 不，马努埃尔。真是胡闹。你已经在送给我的礼物上花了一大笔钱了。

马努埃尔 我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可别受穷挨饿呀。

马利娅 你是可以有孩子的呀。

马努埃尔（以玩笑的口吻。）这可是绝对不成的！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作子女的非常不孝。我就不愿意作我自己的儿子，如果说我不能作自己的儿子，那么我也不愿意作我自己的父亲。

马利娅（陶醉地。）真傻！我不接受你的礼物。

马努埃尔 我要生气的。（对何塞·路易斯。）以此为条件，我跟你讲和啦。（亲切地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都怪这坏脾气！你最终是会喜欢我的！来，咱们拥抱。

马利娅（满意地。）可怜的马努埃尔！人们说得好：笨脑子，好心肠。我对你的评价该是公正的吧。

马努埃尔 啊，马利娅！你的心地太善良了。在你的跟前，谁也当不了坏人。单就冲着选你做老婆、冲着爱你这一点，我就得喜欢我这个哥哥。真的，好哥哥，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你，不过，你得注意别当个坏丈夫……快去交易所吧，去办你的事情吧……你知道我起了什么念头吗？上帝保佑，你别以为我居心不良！我真希望你的事情一团糟，希望你变得一无所有，希望你彻底破产……到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这个无赖、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啦……（何塞·路易斯动情地拥抱他。）

马利娅（高兴地。）这我就高兴了！

马努埃尔 我更高兴！……我都高兴得想哭了啊……你们没法知道一个人生活的苦啊，没人能分享自己的忧愁和欢乐！……心底的话无法述说……没人分享的忧愁和欢乐只能淤积于心底……啊，心肠没法儿不变硬！你们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哭、一起笑吧，你们是爱我的，会理解我曾经一个人独自哭过的滋味儿……今天，你们因为看到我高兴而感到幸福。

马利娅（感动地。）可怜的马努埃尔！你多好啊！

马努埃尔 我好！是真的吧？……你这么说，我母亲也这么说，你们是我所认识的两个最好的人。我应该相信才是！

马利娅 好多穷人也这么说你，马努埃尔。没有不透风的墙。马努埃尔那不能算。把自己多余的东西送给别人，又能算得了什么丰功伟绩呢！

马利娅 美洲好多残疾人都是为你祝福，因为你是真心做善事的。

马努埃尔 真心？当时就连这对我也是多余的。你没有能够说服我。如今你就瞧着吧，我会认真节省我的真心和金钱的。归根到底……真见鬼！……

我是为着一个小马努埃尔才回到这儿来的。你们已经可以为我生啦。

马利娅（调皮地。）咱们发一个公报吧！

马努埃尔 对，对，发一连串的公报！

何塞（要走。）那么，我要给你派车子吗？

马努埃尔 不必啦，这事已经不必再讲了。

马利娅 那我就动用你的馈赠啦。不过，你得陪着我。

马努埃尔（对何塞·路易斯。）我们去找你……一会儿见。

何塞 一会儿见。（两人拥抱。）

第六场

马利娅和马努埃尔；随后，路易莎上

马利娅 你总该知道他是个大好人了吧？

马努埃尔 生性孤癖，生性孤癖！跟你，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肯定是太了解他啦！

马利娅 性情内向，不是随便见到什么人都可以把心掏出来的。要想突破这一点，是很难的！

马努埃尔 有的人就好像某些房子：房间极好，只是楼梯不行。

马利娅 我要不能使你们俩以真正的兄弟之情相亲相爱的话，也就太没本事了！

马努埃尔 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这种亲情！我一个人生活了那么久！……四海无亲。堂加夫列尔，我的保护人、我真正的父亲，带我出去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从那以后，我没再有过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就是连可以慰藉我那凄惨的孤独生活的片刻欢愉、爱的幻梦都不曾有。有些人很实际，能够把心分割成无数的碎片，而绝不将其整个心交给任何一个人，从而可以遍采宁静的柔情以筑造一种足以抚慰自己心灵的惬意而温馨的环境……我在事业上一向是敢作敢为，我一向是将自己的全部资本投进事业：一日之间，要么倾家荡产，要么暴发致富。所以，我不敢去爱，因为我会把自己整颗心、全部灵魂都一股脑儿奉献给自己钟情的人的……而那说不定会将我毁灭！在事业上，我是很幸运的。也许命运会报复的！企图在各个方面都走运，就是向命运挑战！

马利娅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没有乱用感情。你会为自己的感情找到该用的时机的。马努埃尔，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好人的，你应该得到幸福。

马努埃尔（坐在安乐椅或大摇椅上昏昏欲睡。）咱们等着瞧吧。我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再到外面去游荡啦。

马利娅 不要再去啦，马努埃尔。你应该休息，休息，并且考虑为自己营造一个窝吧。

马努埃尔 对，马利娅。在此之前，请在你们的窝里为我这个过路之鸟让出一席之地吧。

马利娅（亲切地。）你困了？你睡得太晚……

马努埃尔 这家里可真安宁、真平静……

马利娅 你睡吧……（停顿。）

马努埃尔（低声地，处于半睡眠状态。）马利娅……

马利娅（亲热地走过去。）什么事儿？马努埃尔……

马努埃尔 你叫我弟弟吧。

马利娅 弟弟！

马努埃尔 就这样……我一直梦想能有一个姐姐……

马利娅 你已经有了。

马努埃尔（渐渐入睡。）对……你多好……多美！你……还有妈妈！（完全睡着。）

马利娅（望着他。）可怜的马努埃尔！……真是个孩子！

路易莎（从门边。）少奶奶……

马利娅（示意安静。）嘘！……我就来。你们别出声。（指马努埃尔。）少爷睡着了。（退下。）

（幕落）第二幕

高雅的客厅

第一场

何塞·路易斯和马努埃尔，坐着

马努埃尔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就回来。那种事情麻烦得很……

何塞 由于我的干预，一切都及时解决了。我没有耽搁是对的。数目微不足道，问题是牵扯到了我的一个最诚实、最活跃的代理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他被宣布破产。不过，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这些生意，什么都不想做了……这次出差，这一件事情使我感到不痛快、不平静……

马努埃尔 马利娅很后悔放你走了，怕你旅途不适。不应该的是让你一个人去；因为我了解你的脾气，见你极力反对，我也就没有坚持要陪你。不过，我是该和你一起去的。

何塞 你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之苦，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再说，马利娅一个人留在家……加上那种忧郁型的性格……

马努埃尔 马利娅有多好啊！对吧？我真庆幸能有机会品评她的价值！（停顿。）当我返抵西班牙的时候，我真后悔要回来。我过去所到之处举目无亲，是凄惨的。可是如今回到了祖国，我仍然觉得自己形同一个人！……谁还会记得我？有谁在等着我？……你已经结婚了……我们从小分开，而且父爱还在我们之间挑起了仇怨和对立……你得到父亲的偏爱，我是母亲的宠儿……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持续不断……而你又总是占上风！咱们分手之时没有任何依恋，而后又极少联系，偶尔通通信罢了。你可以想象，我回来的时候，并不可能对你寄予很大希望！起初我想住旅馆。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为人了！当我正要把一个旅馆的地址告诉给为我往车上放行李的脚夫时，仿佛突然感到站立不稳、天昏地暗……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一时冲动，就把你家的地址给了他……这是我哥哥的家！……我对他说，心中不无一种骄傲之感。我哥哥！……在自己的出生地被人当成陌路人，会使我感到羞耻和痛心！我满心狐疑地迈进了你的家门。你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接待了我。管它呢！我想，我们总得尽亲人的情份，我就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去游荡，那是我的命。结果呢，你看到，猜疑冰消瓦解了，如今咱们都已相信相互间

的感情，而我呢，也不打算走了……我不愿意再去想这些了！……我在别人的巢里生活得很幸福。这都是马利娅的功劳，没有她，咱们俩从前的怨恨就会重新泛起。天知道，说不定我们会彻底决裂！我知道自己的脾气，也了解你……马利娅终于让咱们成了亲兄弟。（拥抱何塞·路易斯。）

何塞 她很喜欢你！

马努埃尔 她很愿意听我的旅途见闻。

何塞 她喜欢旅行。很久以前我就答应带她去巴黎、伦敦、意大利……周游欧洲。可是，我的事情、我的身体都没能允许我履行诺言。

马努埃尔 你的确应该去周游一番。由心爱的人陪着旅行一定很美！独自一个人到异国他乡，一切都会显得有点儿哀伤的情调……自然景色越是壮观，艺术作品越是奇妙，就越会以其气势使我们感到压抑！绮丽的景致会让人感到更加孤独，宏伟的气势会使自己觉得更加渺小！……可是两颗相印之心，在柔情蜜意中分享同一美景，就好像是一对情侣同时叼着一块糖，那甘美与其说来自糖，倒不如说是来自亲吻……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美景奇观会使他感到压抑。旖旎的自然风光、庄重的艺术佳品……对他们来说，都只能是某种比艺术、比大自然更加伟大和重要的东西的装饰和衬托……那就是活跃在两颗沉醉的心中的爱情。

何塞 好了，好了！这一套你肯定不是从书上看来的。你独自游历过许多地方……不过，坦白地说，像你自己讲的那样，你肯定也有过爱侣陪游的经历。有些事情，没有亲身感受，是不可能形容得好的。

马努埃尔 感受，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两种并行的生活。一种是现实的，里面充满了命运的机缘，而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受形势以及难以预见、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摆布的玩物……另一种是理想中的，光辉灿烂，引发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受命运的摆布，在那里，生活的脉络都是用泛光的彩线编织而成。我们在这第二种生活中所得到的精神上的、难以表述的感受，其深刻的程度不比在第一种生活中所得到的差……在这两种感受中，幻想中的要比现实中的美好得多。

何塞 一个商人的脑袋里能有这么富于诗意的思想实在难得。看谁还能说数字会使人的思想枯竭！

马努埃尔 据我看来，数字就好比是诗人泉涌而至的韵脚。数字也有自己的诗意，不过那得要它们听从人的精确运筹。要千，就得来千……要亿万，就得来亿万……啊！发财的艺术也有其美学原则。人所共知，生意有好的，有坏的；也有漂亮的和丑的。好比说：某人做了一笔好生意或一笔漂亮生意。这二者不是一码事。说一笔生意好，好像只是指结果，而不是指其过程。不管筹划得巧妙也好还是笨拙也好，只要能够克服波折、起伏和障碍，最终达到赚钱的目的，这就是好生意！然而，这并不同于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周密计划，有着精心安排，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如被一种奇妙的魔力指使，按照预计方案得以实现！……这样的生意属于漂亮的，而我所有的生意都属于这一类。我是算术学界的拜伦，一直在以百万计的巨额构思着自己的奇妙诗篇。

何塞 的确奇妙。因为这些诗篇终将让你能够将那两种生活，如你所说，两种并行的生活，融合成为一首美好而真实的爱情与幸福的诗篇。

马努埃尔 对我来说，已经晚喽！

何塞 你以为很难找到一个像马利娅这样的女人吗？

马努埃尔（站起来。）幸福的人总是说幸福得来甚易！如果因为你的脚在街上踢到了一块钻石，从而你把那钻石捡了起来，这当然是容易而又容易的了！可是，如果有谁每天出去都想捡到钻石，那他就是疯子！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何塞·路易斯，因为我努力同命运奋斗过，我知道命运的力量比我们的大。谁都不要为自己的幸运沾沾自喜。谁要是以为自己天生就该走运，他肯定就是一个狂妄之徒！

何塞（犹疑地。）这么说……我不配现在享的福喽？

马努埃尔 既然得到了，你就可以以为自己是配的。

何塞（走近马努埃尔，小声地。）马利娅是不是对我有所抱怨？

马努埃尔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何塞 突然产生了这念头，不能不说。因为，如你所说，我觉得自己不配有马利娅做妻子的福分，我对自己缺乏信心……

马努埃尔 可是，你应该相信马利娅。

何塞 问题是，有时候，我觉得马利娅跟我在一起并不幸福。天知道，我可是一个心眼地爱着她啊！只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白这种爱。就好像，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头脑孕育着极其优美的旋律，而要将这种旋律演奏出来的手指，却笨拙而颤抖地按动着走调的琴键……有时候，我整个的心会因对她的极端崇拜而停止跳动……然而，只是心而已……她从未见过我跪拜在她的面前，而我却一直从内心深处对她崇拜至极！马利娅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她。你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我敢肯定你们议论过我。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马努埃尔，她跟我在一起幸福吗？如果她觉得并不幸福，我保证予以弥补，绝对不是我居心不良。我不是坏蛋，也许会是由于我自己还未意识到的缺点，由于我自己已经看到并努力改正的毛病……由于一些我完全可以避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把她说的全告诉我。为了能让她幸福，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

马努埃尔 她为什么会不幸福呢？缺点！谁没有缺点？她什么也没对我说。她的最大忧虑就是看到你身体不好，我只知道这一点……因为由于你的健康的原因，你们未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你们没有娱乐，你们没有很多朋友……对于一个像马利娅这样安于过隐居生活的女人来说，这并不能构成夫妻生活不幸的原因。

何塞（若有所思地。）对，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快乐。

马努埃尔 你要努力振作起来。别再为生意操心，生命很快就会被那些生意耗尽。可别在马利娅尚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变得老态龙钟。

何塞 你说得对。我要改变生活方式。我真后悔又接过了那笔新生意，它会将我整整拴住一年之久。我们要去旅行，多出现在社交场所，多去看戏……（突然好像头晕似的摇晃起来，靠到了马努埃尔的身上。）

马努埃尔（惊讶地。）你怎么了？

何塞 没事儿，有点儿头晕……没事儿，已经过去了。（恼火地。）你看见了吧？我有多好啊！该死的身体！真不如死了好呢。马努埃尔 你要喝点儿什么吗？好些了吧？

何塞 没什么事儿。（觉察到马利娅来了。）对马利娅，你什么都别跟她说，免得她大惊小怪……我已经好了。（强打精神。）完全正常……给我一支烟……（站起来，故作高兴地踱步。）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马利娅

马利娅（对马努埃尔。）不管你会怎么说，咱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到此结束。我是来挑唆你们不和的。（对何塞·路易斯。）你要训斥马努埃尔，要很严肃地说说他。

马努埃尔 多事儿！

何塞 又怎么了？……我猜呀，是又送了件什么礼物……（对马努埃尔。）马利娅是对的。

马努埃尔 我要上街了……

马利娅 慢着！……（展示一个首饰盒。）你看吧……（对何塞·路易斯。）我不能跟他出去，我不能注意橱窗……你让他退回去，否则咱们就翻脸。这是瞎花钱。

马努埃尔 可是，那不值一提啊。一根胸针，一只手镯……我是想让你今天晚上去皇家剧院时戴的……嗨！我说走嘴啦，泄漏了机密……那就全说了吧。马利娅想去看今晚的演出，是新歌剧 额外加场 我租到了一个包厢……我已经请了你的朋友艾米莉娅和她的丈夫，他们待我是那么好……

马利娅 瞧吧？……少废话，咱们翻脸。我跟你说过，我不去。我不会去的。何塞·路易斯今天上午才回来，一定很累，不会有兴趣去看戏的。对吧？

何塞 我想去。我想听那出歌剧。我听到过人家的议论……咱们去……

马利娅（高兴地。）你真的想去啊？……我太高兴啦！我没敢对你说，可是心里非常想看今晚的演出，人家都说好极了……得了，马努埃尔，这一次咱们就不吵啦，谢谢你……我们有多久没去过戏院了？真都说不清楚啦！……包厢在楼下，对吧？……我要把胸针、项链全戴上……可是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何塞 你高兴吗？（温柔地。）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你想看戏呢？多少次让你失去了这种乐趣啊！……你对我不够坦白。

马利娅 你别以为我是作了什么牺牲。今天晚上我想去，因为你身体好了，因为咱们三个人同去……隔三差五地去看看戏，会觉得很新奇，就像小时候，每逢圣诞或者其他什么节日，大人带咱们去看魔术表演似的……咱们就以此来庆祝马努埃尔的归来吧……看戏去！就像小时候一般……不过，这次是晚上，是去皇家剧院！……

马努埃尔 咱们可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开心噢！……我要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我会顺便通知车夫九点钟来接咱们。（对马利娅。）你还想要什么？还需要什么？要一束花？一把扇子？……

马利娅 一束花？我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里全都插满了……还有这儿，你看吧。你每天早晨都让人给我送一大把来……还有扇子！……不需要了，真的，马努埃尔，你的这个习惯真是太不好了。你还是留着礼物，准备拿去送给那些只是因为礼物才喜欢你的人吧。在这儿，我们免费赠送感情。

马努埃尔 免费赠送感情，那么，可该怎么报答呢？

马利娅 同样以感情来报答啊。

马努埃尔 那么，我的礼物就是感情的象征，如果说还有点儿价值的话，那也只是表明，等到需要我报答我所欠的情意的时候，我将奉献我的心灵和生命。（下。）

第三场

何塞·路易斯和马利娅

马利娅 你母亲说得真对！疯病有两种，一种是犯在脑袋里，一种是犯在心里。马努埃尔就是犯在心里的疯病。多么美好的疯病啊，因为遇有机会，可以把非凡的好事做尽做绝！不过，休想把这种疯子关起来，也不能用俗人的眼光和尺度去衡量他们。如果马努埃尔一直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他会怎么样呢？他内心深处的创业精神，说不定会在针对父亲的专横的无谓挣扎中、在与他那宽宏大度的心地毫不相称的琐碎小事里面消耗殆尽。只是在可以施展才智的适宜环境里，他才发了财，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他面对着自己的良心，以自己的良知教育自己成人，因为一个人如果心地纯正的话，自己的良知就是最好的老师。

何塞（讥讽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学问了？马努埃尔和你是不是进行过哲理的讨论？那么，就请你告诉马努埃尔，他的良知教给他的全部哲理和教条，尽管符合他的行动，但却洗刷不了他让我父亲受尽痛苦折磨并最后气死的罪责。

马利娅（不高兴地。）何塞·路易斯！

何塞 这是事实。他交了好运，谁知道他是否曾经用自己良知的教条去衡量过自己为了能够交上好运而采取的手段呢！但是，他休要幻想罪孽本身促使他取得的成功能够洗刷得了他自身的罪孽……不过，看来你好像被他迷住了，你把他看作是超人，对他五体投地。而他呢，非常清楚怎样才能造成惊人的效果，于是就企图运用奇谈怪论、异教邪说、荒诞主意让你对他顶礼膜拜、理解同情、产生爱慕之心……（马利娅坐立不宁。）对他产生爱慕之心！……事实上，他倒是真善于在几天之内就能笼络住人心。

马利娅（受辱蒙屈地。）你……对此不满？

何塞 不满嘛，谈不上……我不满意的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在你身上看到的变化：你支持他，认为我对他不公正……你会有机会来裁断我对他是否不公正、我父亲对他是否不公正的……他只是刚到……有的是时间来玩花样！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胡利安

胡利安 蒙特罗先生家里送来了这封信和这份电报。

何塞 给我。（拿起信和电报。）

胡利安 另外这封信是给马努埃尔少爷的……

何塞（没有理会胡利安，拆开手中的信。）送到他的房间去……要不，就放在那儿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胡利安把信放到桌上，然后退下。何塞·路易斯读手中的信，神色大变，读完后揉成一团。愤怒地。）真笨！真

是对谁都不能相信了！

马利娅（惊恐地奔到何塞·路易斯跟前。）出什么事儿啦？

何塞 这封电报是问蒙特罗对一件早该解决了的事情有什么指示，可是他又给我送来了电报……早在八天前我就写了信！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夺回损失掉的时间啦！

马利娅 你别生气！

何塞（叫。）胡利安！（胡利安上。）算了……我自己去……（对胡利安，并准备出去。）没事了。

马利娅（拦住他。）你要出去？

何塞 我要见蒙特罗。

马利娅 看在上帝的份上，何塞·路易斯！你现在不能去。别激动……写个便条……（对准备退下的胡利安。）您等一下……

何塞（赞同地。）也许更好……我很激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有纸笔吗？（用目光搜寻。）

马利娅（把他带到桌边，打开抽屉。）这儿什么都有……给你……这时候出去太晚了……去剧院以前你还得吃点儿东西……咱们晚饭吃得也太早……（准备纸、笔等用具。）这儿都有了。（在他对面坐下。）

何塞（一边心神不宁地写着，一边嘟囔。）看戏……看戏！（马利娅拿起胡利安放在桌上的那封给马努埃尔的信，认真地查看。何塞·路易斯把一封信和两叠纸交给了胡利安。）赶快到蒙特罗家去，再从那儿去邮电局……这封电报……要加急……回电费预付。

胡利安 好的。（下。）

何塞（注意到马利娅手中的信。）那是什么信？

马利娅 给马努埃尔的。（并未放下。）

何塞（粗暴地。）你想拆开？

马利娅（神往地。）胡说！我只是看看是不是女人写来的……非常像……尽管是刚到，就有了艳遇……

何塞（声色俱厉地。）关你什么屁事？

马利娅 哪儿的话……（注意到何塞·路易斯不高兴的表情，于是站起来朝他走过去，手中仍然拿着那封信。）你干吗要这么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何塞（暴怒地。）你把那封信放下！你是在惹我生气！

马利娅（屈辱地靠过去。）可是，何塞·路易斯！

何塞（夺过信，揉皱，扔到桌上。）你拆开看吧！你在吃醋吗？

马利娅（委屈地，先是高声地，随后痛切地哭了起来。）何塞·路易斯！（跌坐在安乐椅上。）

何塞 就差这一着了！我就爱听你哭！（下。停顿。）

第五场

马利娅和马努埃尔

马努埃尔 马利娅！你怎么了？干吗要这个样子？

马利娅 没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

马努埃尔 何塞·路易斯呢？（仿佛要去找。）

马利娅（拦住他。）别去，别去！随他去吧……随他去吧，没有什么事儿的。何塞·路易斯觉得不舒服，我吓坏了……我很紧张……所以就哭了起来。真荒唐！

马努埃尔（看到被揉皱的信，拾了起来。）信？是给我的？……这是怎么搞的？

马利娅 何塞·路易斯同时还收到了一份电报和一封令人不快的信，气得一下子全都揉碎了……所以才变成了这个样子……真对不起！

马努埃尔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情？来了什么消息？

马利娅 一笔生意……代理人办事不力……你了解他的脾气，一怒之下……

马努埃尔 一定是让你受了很大委屈！

马利娅 我太傻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会发起脾气来。

马努埃尔 这叫什么脾气啊！……刚刚还和我就在这儿谈得那么高兴、那么坦诚。你还记得吧？……他还鼓动咱们去看戏呢。唉！不能这样……我找他去……

马利娅 别去，马努埃尔……他会来的……你别去。

马努埃尔 谁看见这样，都会说你怕他……喂，你猜我想到什么了？咱们得惩罚他一下，就像对待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似的……咱们去看戏，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他的脾气也真够怪的！

马利娅 不，我不去看戏了。你自己去吧。别管我们，我求求你……今天晚上，你就别对何塞·路易斯固执己见啦……

马努埃尔 我相信他不是生我的气……

马利娅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人都不顺眼。

马努埃尔 这不是让人扫兴嘛！……刚刚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要去看戏！……咱们一定要去，你等着瞧吧……我去换衣服……听我的，你也去换……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没办好就伤心难过……大不了损失几块钱、少挣几块钱而已，哎？……其实是一向都赚的……只是不知足罢了。

马利娅 就是嘛！谁能比我们运气更好呢？

马努埃尔 嗨！要是有钱人没有忧愁也不死的话，社会革命早就爆发了。应该让人家觉得我们都很不幸，金钱并不能换来幸福……告诉你说吧，对此我早就深信不疑。我去换衣服……马上就来跟你们会合，要是他真的不愿去，难道少了他不行还是怎么的……咱们去。（下。）

第六场

马利娅独自一个人

马利娅 真是天壤之别！……两个多么不同的亲兄弟啊！……何塞·路易斯怪得让人无法理解。他自我折磨，也折磨着别人……他不喜欢自己的兄弟……看得出来……嫌恶，反感，已经达到无法克制的地步……我知道他也想改变这种情况，可是这种情感已经根深蒂固……思想，感情……在两个人身上，一切都截然相反……而马努埃尔却爱着他……马努埃尔真是个好。何塞·路易斯对他不公平……他莫名其妙地指责自己的兄弟，我真是从心眼

儿里看不下去……跟他父亲一样，老是皱着眉头！……至今我还记得他父亲的那副样子。小时候，我们见到他都害怕……只有何塞·路易斯敢和他打照面……他母亲却恰好相反……对所有的人都很慈祥！喜欢我们所有的人，爱及每一个人！……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生出来的两个儿子也各像其一。可怜的母亲！有多少次，我看见她偷偷地流眼泪啊！……就跟我现在一样……天哪，太可悲啦！（默默流泪。）我这一辈子都得受这种折磨了！……我可是从未抱怨过啊！我用自己全部的感情，一个心眼儿地奉迎他，只是想让他觉得幸福……结果呢，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伤心地。）他并不觉得幸福！……我又怎么能觉得幸福呢？……这不是我的过错。天哪！不怪我……我的妈妈啊！（继续哭着。）

第七场

马利娅和艾米莉娅

艾米莉娅（在后台。）没您的事儿……你们人呢……

马利娅（听到艾米莉娅的声音后，站起来并想镇定自己的情绪。）啊！是艾米莉娅……

艾米莉娅 我来啦。你的小叔子是那么客气，请我们今晚去看戏。不过，费尔南多暂时还不能陪我去，我怕迟到，所以就来找你啦……你不会讨厌吧。我有车。咱俩坐我的车，让何塞·路易斯和马努埃尔坐你们的……这儿真热！（脱下大衣。）我匆匆忙忙地打扮了一下！……怕赶不上你……你怎么还不快打扮呢。都快八点半了……我知道何塞·路易斯平安地回来了……你怎么啦？脸色那么难看……快呀，快去打扮打扮……我这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不喜欢等到戏开演以后再进场。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马努埃尔。马努埃尔穿着
礼服，领子扣眼里插着一朵花

马努埃尔 我已好了，随时可以起身……（见到艾米莉娅。）啊！……太太……

艾米莉娅（向马努埃尔问候。）真谢谢您的照顾之情。

马努埃尔 您的丈夫呢？

艾米莉娅 他随后去。他要参加一个会。

马努埃尔（对马利娅。）何塞·路易斯呢？

马利娅（旁白，对马努埃尔。）天哪，马努埃尔！你瞧多尴尬……可怎么跟艾米莉娅说呀……我去不了。

马努埃尔 为什么！你快去换衣服。我去找何塞·路易斯。

马利娅 别去，别去……今天晚上我怕他！

马努埃尔 马利娅！……出了这种事儿？怕！……你跟我母亲一样，又是一个牺牲品！噢！这不行，跟你说吧，何塞·路易斯会听我的话的。

马利娅 别去，马努埃尔，我求求你……你不了解他……可别让他以为

是我在鼓动你去跟他较劲儿……天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们俩继续小声交谈。）

艾米莉娅（见状后，旁白。）这儿是出了什么事儿啦？……肯定是出了反常的事情……是不是让帕卡昨天给说准了？……我不信……不过，可能有点儿关系！……（看表。大声地。）九点差一刻……是不是我添了麻烦？你没打算去看戏啊？

马努埃尔 去，去……快，马利娅，去换衣服……你该明白……让艾米莉娅怎么办？……我去叫何塞·路易斯……我保证他会去的……他马上就到。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何塞·路易斯

艾米莉娅 您好。

何塞 您好，艾米莉娅。（坐下。）

马努埃尔 你也没换衣服……好啊……还磨蹭什么？……

何塞 我不去看戏了……身体不舒服……天气又很冷……我没有看戏的心情……

马利娅（在他身边坐下。）那我也不去……你去吧，马努埃尔。

艾米莉娅（旁白。）可有我的好看啦！难道他们是想让我陪她的小叔子去看戏不成？……一个有钱的光棍！……马德里可是不缺喜欢嚼舌头的人啊！（大声地。）既然您身体不好，那就大家都不去了……（坐下。）

马利娅（原已忘掉了艾米莉娅，此刻想了起来。）可也是，你……（旁白。）艾米莉娅会怎么想？我好烦啊！

马努埃尔 好啊……咱们都不去了！（无可奈何地坐下。）咱们就留下来照看患重病的病人……

何塞（恼怒地。）不必……我要睡了……你们可以去嘛……（对马利娅。）还有你。

马利娅 不，我不去。

何塞 我让你去！

艾米莉娅（和解地。）好啦。（对何塞·路易斯。）您也去。打起精神来嘛。您今天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好……您一定会玩得开心的。费尔南多还想找您谈谈呢……去换衣服吧。您还没有老到需要八点钟就钻被窝的程度！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要是这么心灰意懒……刚到这个岁数……您还是向您的弟弟学着点儿吧……像小伙子似的嘛……

马努埃尔（对何塞·路易斯，旁白。）走吧，何塞·路易斯！……你是明白的，马利娅不能不去……别让人说闲话。跟我们一块儿去……

何塞（粗暴地。）我禁止你们去了吗？

马努埃尔 如果你不去，马利娅即使去了，心里也不会愉快的。

何塞 我去干什么？

马努埃尔（气愤地。）你真让人受不了！……我真不知道马利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

何塞 她一向都很耐心！……只是今天除外，因为你们全都像热锅上的

蚂蚁……

马努埃尔（已失去耐心。）喂，马利娅……去换衣服！

何塞 对，去换衣服……你别让人觉得我是个不通情理的丈夫！……我告诉你，你要去！我留在家里。（马利娅下。）

第十场

艾米莉娅、何塞·路易斯和马努埃尔

艾米莉娅（对马努埃尔，旁白。）请您告诉我：他常这样吗？

马努埃尔（旁白。）好啊，亲密朋友进行善意的议论！为了演这出戏，何塞·路易斯挑的可真是时候！

艾米莉娅（对何塞·路易斯。）我说，朋友，您做的可是不对……

何塞（旁白。）这个女人非得把我惹火不可。

艾米莉娅 您不去，马利娅心里不痛快……瞧这些作丈夫的！这儿有两个女人，都有丈夫，突然想起晚上要去看戏，结果还得找别人来陪伴。（对马努埃尔。）幸亏您是个光棍……

马努埃尔 太太……

艾米莉娅 如果您也结了婚，那就不大可能靠得上您啦……您也会变得漫不经心、粗暴无礼，跟所有的丈夫一个样。不过，天哪！这是为什么呢？结婚的前一天还像小绵羊似的跟在你的屁股后头找裁缝、逛商店、去戏院，哪儿都行……可是一结婚……你就休想能够再让他们陪你到哪儿去一趟啦。您还是不结婚的好。

马努埃尔 已经有了你们的前车之鉴！……

艾米莉娅 再说您也不需要结婚。您一点儿都不孤单啊！……您在这儿找到了一席之地。谁能像您呢！享有家庭生活的一切好处，却避免了家庭生活的所有弊端……衣食顺手，亲人陪伴……对，我知道，您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足不出户……

马努埃尔 这几天何塞·路易斯不在，我不想把马利娅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以晚上就在家过了。我给她讲旅途见闻，要不就玩一会儿牌，或者面对面坐着读……洛蒂的小说。马利娅过去没有看过，我给她买来了，她很喜欢……

艾米莉娅（对何塞·路易斯。）你们知道了吧？有哪一位丈夫能够想到给老婆买洛蒂的小说呢？……根本就不可能！

何塞（旁白。）这个女人真气死我了……她是别有用心呢……还是没话找话、不知所云，而我又曲解了她的每一句话的用意呢？……

艾米莉娅 您昨天下午带马利娅乘车兜风去了吗？

何塞 没有，我今天才到……

艾米莉娅 我说嘛！一个朋友，就是帕卡·孔特雷拉斯，非说您昨天以前就回来了不可，还说看见马利娅和丈夫一起兜风……我对她说，那不是她丈夫，很可能是她小叔子，可是她却坚持说是您……

马努埃尔（恼怒地。）而您坚持说不是……实说吧，您是对的……是马利娅和我。这会儿您总算知道了……（旁白。）这叫什么人哪！何塞·路易

斯脸都青了。没再大发雷霆还真不容易！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已经换好出门服装的马利娅

艾米莉娅 真漂亮！真雅致！多么好看的衣服！……都是小叔子的礼物。我真喜欢你这副样子……好美的项链！（牵着她的一只手，把她拉到何塞·路易斯面前。）您瞧瞧。今天晚上人人都会嫉妒您的……可是您却心安理得地留在家里！

何塞（嘲讽地。）极为心安理得！

马利娅（旁白。）他的神情吓人。我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大声地。）你好点儿了吗？把你丢下，你不会不高兴吧？

何塞 不会……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希望你玩得痛快……

马利娅（伤心地。）痛快！是啊！你知道，看到你这副样子，我怎么能玩得痛快呢！

马努埃尔（穿上大衣，旁白。）可怜的马利娅！都快要哭了。（大声地。）我们很快就回来，不等散场……（把胳膊伸给艾米莉娅。）艾米莉娅。（对何塞·路易斯。）过一会儿见……

艾米莉娅（对何塞·路易斯。）希望您快点儿好……（拉住马努埃尔的胳膊。）你们真不像是哥儿俩！

马利娅 何塞·路易斯，告诉我，你干吗要这样呢……要不，我还是不去吧……（果断地。）我不去啦！

何塞（粗暴地。）艾米莉娅在等着呢！

马利娅（伤心地。）你待我太粗暴了！

何塞（愤怒地拉起她的一只手。）我？我对你粗暴？

马利娅（惊恐地。）哎哟！（听到叫声后，马努埃尔和艾米莉娅从门口转回来。马努埃尔走到何塞·路易斯跟前。）

马努埃尔（威严地。）可是，何塞·路易斯……何塞·路易斯！

艾米莉娅 您是不是觉得更不舒服啦？

何塞（对马利娅。）你走吧，走吧……我说过了，我很好，不需要你……

艾米莉娅（临出门时，旁白。）唉！我觉得帕卡说的是对的！（除何塞·路易斯外，其余的人下。）

第十二场

何塞·路易斯；随后，胡利安上

何塞 你待我太粗暴了！……待我太粗暴了！我从未想过会听到这句话！……而且就这么丢下了我！……镇静，镇静！我需要把乱哄哄的思绪理清清楚……各种思绪一齐拥来，纠缠交错，我需要一个一个地地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是怎么了？……我想看清楚！……对，看清楚了！……妈妈！那是妈妈！……她像马利娅一样，善良，诚实，对爸爸的专横从未有过二话，清清白白的，活得很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个外乡人来了，家里像

对待亲兄弟似的接待了他这个朋友……他笑咪咪的，富于想象、富于情感……而一个诚实、清白的人禁受不住那家伙的诱惑。当时我还小……记得，记得……记忆加深了我对不速之客的憎恨……不，他不是我的兄弟！是跟那家伙一样的不速之客，他是来抢我的……啊！不行！我疯了！马利娅是诚实的！……她永远都将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她干吗要走呢？她跟他走了……啊，思绪，你别消逝，我要听你怎么说，我要看你是怎么构想的！……马利娅不爱我！是吗？她不可能爱我！……这就是我经过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可怕的结论！……她的感情不是爱。在她对我的感情里面，敬重多于亲昵。她受过父亲的刻板教育，所以就恭顺地、勉力地将子女对父母的敬畏用之于丈夫。我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威，以为可以为自己驯化她的精神，可是与此同时，大自然却一直都在教她作女人……可以说，她那美丽的躯体是属于我的；然而她那桀骜不驯的精神却从来都未曾属于过我。她的追求找到了寄托，而她的精神也随着向它靠拢，继之而来的将是毁掉整个生活……肉体和精神！……当我不在的时候，就都已经不存在了！……艾米莉娅的话是有所指的……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形影不离……啊，我活着的唯一乐趣！现在是一片漆黑，凄惨无比！为什么要过这么可怜的日子呢？（自己照镜子。）衰老，病态……她怎么可能爱我呢？……她，年轻而漂亮！……她是多么漂亮啊！在粗暴地折磨过她以后，说不定她已经对我产生了怨恨……怨恨和轻蔑，可是，我居然还让她跟他一起出去了！……他，跟她在一起，风度翩翩，举止迷人……噢，不可能！马利娅是诚实的！我不会那么不幸！……责任在那个卑鄙的，对，卑鄙的强盗，跟那家伙一样……跟他的爸爸一样！……我受不了啦！……我要憋死了！胡利安。（叫。胡利安上。）

胡利安 有什么吩咐，少爷？

何塞 把外套、帽子拿来，快……（胡利安下。钟敲十点。）十点了！十点……还这么早！……我要到戏院去，有时间……我在发烧……我就这么去，就这个样子……我要去……让他们备车……算了……等一下……我走着去。（胡利安上。）我应该走走路……他们见了我会感到奇怪的……因为他们没在等我……怎么说呢？算了！就说……就说……路上再想吧，免得寂寞。我让他们通报是客人，跟他们开个玩笑……我很想说话，没完没了地说……今天晚上，我就不给马努埃尔开口的机会……我要逗他们开心、引他们笑……笑，对……笑！好主意！噢，不行！我不能将自己内心里的可怕悲剧当成喜剧演给他们看……我得等一等……可是今天晚上……这个漫无尽头的晚上，我不行了……我要憋死了！我得走动走动，我要走好多的路，直到累得趴下，直到精神崩溃为止；否则，今天晚上大家都得完蛋……我真的疯了，管不住自己……大衣……（在大衣里面摸索。）这是什么？枪！

胡利安 是少爷的袖珍手枪。

何塞 噢！不要，不要……拿走，拿走……收起来……（下。）

胡利安 （惊奇地。）少爷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幕落）第三幕

景同前场

第一场

马努埃尔在读书；随后，马利娅上

马利娅（上。）你一个人？何塞·路易斯呢？

马努埃尔 出去了。

马利娅 又出去了？……真怪！从前他除了紧急事情之外，否则是不出门的；这几天却老是进进出出……我担心……何塞·路易斯有点儿不对劲儿。

马努埃尔 不会，他没什么。

马利娅 瞧你赶上的这个时候吧！……你本来想过段平静的日子！……

马努埃尔 噢，不是的！……我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是否还依然如故……是否还是那个闲不住、喜欢游荡的马努埃尔，是否还是视恬静与安宁如监禁或死亡……我现在是一切享现成，除了活着，别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操心，我对这种生活满意吗？……可是从前我却得不停地思索，每天为生存本身的巨细事情操劳！考虑生意和准备午餐，交易所的帐目和洗衣服的清单……对任何人都放心不下。一个老光棍就好比是块无主的庄稼地，谁都以为自己有权去收割；既然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拖累，要是再不给大家每人沾点儿好处，那就等着让人说你是个冷酷无情的吝啬鬼吧！只有我们这些没有子女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需要养家活口的人为什么会严辞拒绝别人的求告：“我的先生，我有儿有女……”一想到我为没有子女而付出的代价，真想能够生他个两打才好呢。

马利娅 你为什么 not 结婚？你不知道，我是多希望看到你成家啊。我说的是真心话……何塞·路易斯也会非常高兴的……告诉我……你真的就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一个女人，在让你动心的同时，也使你想到：“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会很幸福！”……你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你就没有发现过那么一个恬适的处所，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使你心满意足？……那么，就请你在思想上把那个女人和这个处所融为一体，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跟她一起在那恬适的角落里为自己营造一个温馨的窝，该会有多么幸福。

马努埃尔 我几乎一向都是乘特别快车，所以没有留意……风光和女人！……

马利娅 要是我有相熟的女人就好了！我一定找……你同意吗？

马努埃尔 这种事情不是找而能得的，要靠机缘！

马利娅 你还打算在这儿住很久吗？不管你嘴上怎么说，你实际上肯定已经烦了……我们的这种生活！……还有何塞·路易斯的脾气！……

马努埃尔 你这么想？……其实，甚至就连那些，就连同我亲爱的哥哥的口角和争吵也使我感到愉快……可怜的何塞·路易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爱他的。他是个惯坏了的孩子……他一向都有人宠着……真走运！他的乖癖都带孩子气，他年龄比我大，可是我却一直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对他，我有着一一种父亲对孩子的感情，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开始能够体会到这种感情了……一个人总是愿意保护、愿意引导弱者的……在这个家里，就有两个这样的弱者：他，以其病儿的焦躁和自私心理；你呢，以你慈母的忧虑和操劳……我是强者，可以给予强烈的、恒久的感情保护……可以扮演这里所缺少的父亲和公公的角色……我这么说，如果你们不会嫌我讨厌而轰我走的话！……

马利娅 我是不会的，马努埃尔。你可以相信。

马努埃尔 我已经有了安排。等天暖和何塞·路易斯把那几件事情办完以后，咱们就去旅行，费用由我来出。咱们到有蓝天烈日的地方去，到有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去……安达露西亚，意大利，塞维利亚，马拉加，威尼斯，那不勒斯……到阳光更加灿烂、生活本身就意味着乐趣的地方去，到穷人欢唱、微风低语、大海翻波的地方去……到天生的福地去！……在那儿罪孽不再是罪孽！那是何塞·路易斯需要去休养康复的地方。去接受充满阳光和欢乐的纯净空气的沐浴……还有你也是……我的小可怜虫！应该让眼睛重泛光辉，让你的胸中不再有忧伤……不要眼泪，不要叹息……因为你那忧郁的美使我觉得你在忍受生活的折磨，让人痛心……

马利娅 你别把前景想象得那么美……我知道那是实现不了的。何塞·路易斯没有病……他的病……

马努埃尔 说得对极了！

马利娅 他天生就是个忧郁型的人，以忧郁为快乐……他怕阳光！……你千万别跟他提起什么旅行……你一个人去吧……

马努埃尔（泄气地。）一个人去？……一个人，不去！

第二场

前场人物，后何塞·路易斯悄悄上

马利娅（突然发现他，吓了一跳。）啊！

马努埃尔 何塞·路易斯！

何塞 吓着你了吧？

马利娅 你突然进来……没有叫人开门？

何塞 正好胡利安要出去……

马利娅（旁白。）可以肯定：他带着钥匙，就想人不知鬼不觉地闯进来……他是多么怀疑我呀？我的天哪！

马努埃尔（对何塞·路易斯。）我们正在谋划反对你……啊，不对，是为你好……

何塞 是啊，我已经发现你们形影不离……可以想见，是在策划阴谋。

马利娅（旁白。）他的怀疑真可怕！我打心眼里反感……我现在感到的已经不是伤心，而是愤怒了……

马努埃尔 我们有一个计划……

何塞（假装高兴。）是各有各的，还是两个人同一个计划啊？……有意思：今天咱们大家都在制定计划……我也有一个计划。

马努埃尔 说说看。

何塞 不，先听听你们的计划。我不希望我的计划会打乱你们的计划。

马努埃尔 是想出去旅行……

何塞 旅行？……真该相信有什么心灵感应喽？我的计划也是关于旅行的……（坚定地。）本周之内，我就要带马利娅去巴黎。

马利娅（旁白。）不相信我！是想把我同他兄弟分开！

马努埃尔（奇怪地。）本周之内？……

何塞 有人向我谈起一笔生意的方案……我要去研究一下，而且，顺便履行我对马利娅许下的诺言。

马努埃尔 我还以为你去休养呢。商务旅行……不值得！

何塞 很抱歉，我要让你一个人留下来……不过，你是知道的，你想在这儿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家就全交给你啦。

马努埃尔（冷漠地。）谢谢。（旁白。）这是在轰我走……我也不想去弄懂为什么。

马利娅（忍不住地。）可是，有那么急吗？不能往后放一放？

马努埃尔（附和地。）这个季节，巴黎的气候对你的病不利。

何塞（怀疑地。）真有意思！你们一个劲儿地劝我丢下生意，离开马德里，出去玩玩……如今我提出来要走，你们又不高兴，又出来反对。

马利娅（反驳。）反对？没有。

何塞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说说你们那个夜以继日经过长时间密谈炮制出来的计划，好吗？……

马利娅 密谈，没有那回事……我们的谈话，谁都可以听。马努埃尔建议到意大利去……

何塞（别有用心地。）他可以去啊。

马努埃尔（果断地。）我今晚就走。

马利娅 你要走？

何塞 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有点儿厌了。

马利娅 可是，今天晚上……也太匆忙啦。

马努埃尔（对马利娅。）我要在被下逐客令以前离开。

马利娅（旁白。）他明白了！……我真羞死啦！

马努埃尔 我去收拾一下……马上就让你们过平静的日子。（下。）

第三场

何塞·路易斯和马利娅

何塞（如释重负，欢快而兴奋地。）这样，咱们就可以放心地走啦……咱们在巴黎租间房子……可以把那些仆人带去……等着瞧吧，到了那儿以后，咱们四处看看：上戏院，参加聚会……那儿的戏院可是不得了！豪华无比！你会看到的……还有更吸引你们的地方：商店，集市……你没在听我讲话？……你不高兴？……你在我面前总是不高兴！……你不喜欢旅行？……（不耐烦地，讥刺地。）你有什么可留恋的？为什么不高兴？

马利娅 何塞·路易斯，你这事情做得真可怕！……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不得不脸红！你的兄弟明白你是在吃醋……他会怎么看我呢？我是那种能干出那么丢人的事情的女人吗？你想过这一点没有？……你没想过，就像你还不知道几天以来我过着地狱般的日子……都快要死了……我真受不了！

何塞 没做过亏心事，就不必怕别人会怀疑。马努埃尔要是知道我的感受……他早就该明白会有今天的结果。

马利娅 你昏了头，何塞·路易斯，你疯了！你怎么会产生那种猜疑呢？……只有因为吃醋鬼迷心窍，你才会猜疑自己的亲兄弟……可是，对我呢？这种污辱太残酷，到死我也不会原谅的！你有多糊涂、多轻率、多不负责任啊，居然会怀疑我能干出那种事来？……你就是那么看我的？……我可是把命都给了你呀！……我一直都是为了你才活着的！这是牺牲吗？……不

是，因为爱从来不是牺牲……我很满足，因为看到你跟我在一起幸福，就是我唯一的幸福……然而，我没能达到目的！你从来都没觉得幸福！你把我心甘情愿、毫无难意做的事情，当成是被迫屈从。你可曾想过，爱情只有在欢快、舒心的生活里才能体会得到、才能享受得到，而我的爱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吗？你可曾知道我的喜好？你可曾看到了我的品德？……那么，看来，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被压服的奴隶，而不是行得正做得正、通情达理的妻子……即使含冤负屈，情断义绝……也忠贞不贰、清清白白的妻子……因为我妈妈，像我一样清白一世、通情达理，她借助神明和纯情的力量，在我心里培植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感情、任何冲动都更为深沉的情感……就是对上帝的畏惧！即使我丢失了这种畏惧，对妈妈的思念也会使我免遭天谴的……以上帝和我妈妈的名义起誓，我是清白的！

何塞 对，你是清白的！我不能不相信这一点！你不容污辱……只是，我知道你的价值，也知道自己微不足道……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所以怕别人偷走你的爱……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向你表白这种爱！……我就是这么一种人……我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价值……包括你本人在内！……所以我一直没有向你表白……但愿只有我一个人爱你……你也只把感情给我一个人！……自私，是的……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你的爱就是一切！……我没有自信，那不是吃醋……我不该怀疑，我知道……请原谅……怀疑一切是我的恶癖……

马利娅（同情地。）何塞·路易斯，你心里有一种仇恨，正是这仇恨一直在折磨着你的生命。

何塞 对，是针对马努埃尔的！……过错在他！

马利娅 他没什么过错。

何塞（不理她，历数往事。）他老是跟在你的身边！……煽动你跟我作对，不断地挖空心思刺激我！……而你呢，对他着了迷……（马利娅坐立不宁。）总是形影不离！……不管我什么时候出去，回来的时候，总是发现他在你的房间里……你们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每次烟灰缸里都要留下三四个烟蒂……

马利娅 你心眼儿小得连那都注意了！

何塞 我什么都注意！……马努埃尔爱你……他引诱你，他没有廉耻……他有许多丑闻……你冷静地想想，别急……如果回忆一下你同他的谈话，你肯定马上就会发现那些起初你没有注意的别有用心言词……他肯定同你谈过爱情……他提醒过你，我们的生活单调、凄惨，跟你谈到过别的乐趣、别的情感……谈到过艺术、旅行……他还送给你小说，借以更好地表达他的意思……他从精神上对你进行包围，并迫使你缴械投降……你想想看，回忆一下。

马利娅 没有，我想来想去，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错……他待我一直都像大姐姐似的。你对他不公平，何塞·路易斯，我要再跟你说一遍。

何塞 这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已经爱上他了！……他控制了你的思想，你拿他跟我比过……他年轻，有风度，慷慨大方，思想敏捷……你不自觉地拿他跟我比过！……你下意识地想过，要是我是远道归来的弟弟该有多好……说不定还想到过我的死……我是个病人……那么，你就自由了，噢！我敢肯定你想过……他跟你，就像我推想的……对，对……他在我的对面，我在你的身边……肯定是想过的！……

马利娅 何塞·路易斯！这简直是疯话。你再这么说，我真的认为你病了，那么就把你当病人对待。

何塞 病人？你是要说疯子吧？但愿真能这样！……遗憾的是，到那时候，你就必须把我失去的爱还给我了……不可能，你不可能爱我！我太不幸了！我真愿意以一切代价换取你的全部爱情，可是我却越来越失去这种爱！……原谅我，马利娅！你就可怜可怜我吧！说我这是爱也好，因为这确实是爱；说我这是发疯也好，因为这确实是发疯……总而言之，我需要你的爱……你是我平生唯一爱过的人！如果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你，如果我知道我活着对你是个障碍……如果我知道没有我你会更幸福……我会毫不犹豫地自杀……并且还要让你不产生怀疑，免得为你的幸福留下一个可以引起内疚的痕迹！……（哭了起来。）

马利娅 哭吧，何塞·路易斯！你就哭吧！泪水会使你心里感到轻松一些的。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马努埃尔

马努埃尔（在门口，对胡利安。）对，全部东西。你让人送到旅馆去……我马上就去……（走近。）我已经收拾好啦……这是来向你们道别的……（动情地。）向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请求你们原谅……

何塞（坚决地。）马努埃尔……这不是我的过错。咱们的处境有点儿尴尬。你年轻，又是单身，有着风流倜傥的名声，况且还来历有些不明，你住在家里已经引起人们的议论……人们总愿意朝坏处想……我听到了一些……你对我妻子的热心、你的礼物都成了我听不下去的议论话题。对我来说，马利娅的名声重于一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容许任何人对她有半点儿怀疑，不管他是谁……我不挽留你，让你就这样离开我的家，你也不要奇怪。算是你的幸运，你对我无所需求……我对你呢，也是如此……祝你幸福！我这是出自真心！

马努埃尔（冲动地。）噢！不能这么就分手了！马利娅，请你回避一下……我要和何塞·路易斯谈谈……我不能不和他说明白就走掉……（马利娅走到何塞·路易斯身边，像是不想离开的样子。）

何塞（对马利娅。）你就回避吧……我很平静……说清楚了也好。（马利娅下。）

第五场

何塞·路易斯和马努埃尔

何塞 你说吧！有什么话就全都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马努埃尔 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自从看穿了你的心思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都在想些什么！……我原想付之一笑……权且当作是你的乖癖……是你一时的胡思乱想，连你自己也并未当真，只因偶然冲动……不过，你的疑心越来越重，还监视起我们来了……直至信以为真！……折磨着那个可怜的女人！……你的心里怎么会那么阴暗，以至于把什么都看成是黑的呢？……你怎么甚至于什么卑鄙事情都干得出来呢？……

何塞（愤怒地。）只有生来卑鄙的人才是什么卑鄙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马努埃尔 你说什么？把你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何塞 你恨我，我恨你；你恨我的父亲，我恨你的父亲……我说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一生下来就篡夺了姓氏和遗产的人，完全可能给这个家族再次带来耻辱和恶名……你该听清楚了吧。你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马努埃尔（勉强克制。）太过分了！你这么认为？……你这么想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的血和你的没有任何不同……连一滴都没有啊！……哥哥，哥哥！你是我的哥哥，是的！这个称呼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自我内心深处，因为这是为了在你面前，在她的儿子面前，维护我们的母亲的名声……噢，可怜的哥哥！我叫你哥哥！这会儿我可真有点儿可怜你啦……怀疑自己的母亲！这个怀疑一直萦系在你的心头、一滴一滴地毒化着你的血液！……怀疑自己的母亲并且借我对她进行亵渎！是啊，我明白了，你不可能幸福，终身注定要忍受折磨，不相信爱、不相信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你稍为缓解生活的重负……我说可怜你，是因为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你……终身都背负着那个可怕的怀疑……过来，你过来呀！我来拯救你！（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何塞（躲开。）到此为止吧。没有必要相互折磨。一时冲动，我对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不过，是你要求我对我的怀疑作出解释的……我解释过了。一句也不再多说了……因为再说的话，就将证明你为自身考虑而不愿意承认的罪孽的存在。

马努埃尔 没有那么回事儿，没有！我知道那段历史，也知道指的是谁……堂加夫列尔，我的保护人。

何塞 你的父亲！

马努埃尔 算你说对了！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他作自己的父亲！……不过，你听着：堂加夫列尔把那段历史对我讲了好多遍，最后一次是在他临死之前快要咽气的时候，在那种时刻，死亡在即，人们是不会说谎的。既然我在心里一直对他敬如父亲，有什么必要说谎呢？我们的父亲嫉恨那位犹如亲兄弟般的朋友……就像你对我似的……怀疑我们的母亲，圣洁、清白的母亲……正如你怀疑马利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私心理，跟你一样，实在太重……因为你们的爱情不是爱情，是欲望；贪婪的、一己的心理甚至容不得那欲望对象有自己的意志和生活，千方百计地要扼杀和摈除别人的意愿……你们的自私心理是那么重，甚至连你们自己都控制不了。你们就像那些侵略成性的暴君，一心追求的只是权势，从不满足于自己的疆域，时时突破自己的疆界，以期统治全世界，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你们的爱！扩充自己的疆域而已……我们的父亲就是这么爱的，你就是这么爱的……父亲在堂加夫列尔和母亲的关系中看到了什么？……正是你在马利娅和我中间看到的東西：两颗纯洁、诚实的心之间的亲切共鸣，两个高尚的人之间互相关切的感情。热烈、激奋，是吗？当然！在这充满波澜和风暴的生活海洋里，见到的是一艘又一艘海盗船、一面又一面外国的旗幡，当自己国家的标志突然映入眼帘，我们怎么能不把心掏出来与之联络呢……堂加夫列尔对我们的母亲所怀有的……我以她的在天之灵发誓，是一种极为纯真的感情，是那么不现实、那么难以形容，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信徒的狂热，艺术家的激情，心灵深处最崇高的情感，亦即精华……那就是他的感情……爱情，你要是愿意，也可以那么称呼，不过，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情，那是一种绝对不能

混同于自私的爱情。

何塞 也就是你对马利娅怀有的爱情？

马努埃尔 对，我的爱情……正是堂加夫列尔对我们的母亲的那一种爱情！母亲和马利娅完全可以在我的记忆中并驾齐驱！堂加夫列尔临终之前最后一次对我讲述了他平生唯一一次恋爱的历史……他知道父亲怀疑起了母亲的贞操，正是因为这样，他待我从来都不像父亲对儿子。他担心有一天会有人，那就是你！会在我的心中播下对母亲清白的可怕怀疑……所以他要我知道真相……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也就是他告诉给我的……那个人从来都没有说过谎！

何塞（内心在斗争。）不，我不能相信！……我父亲的话，对我来说也是神圣的……那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一个景象，正是那个景象永远毁了我的生活，一下子葬送了我儿时的天真、青春的幻梦，使我瞬息间变成老人。那是一次该死的吻！

马努埃尔 一次吻？他以慈父般的纯情成千上万次吻过我的额头！……在分别时，他也这样吻过我们的母亲……因为，在极度的痛苦中，由于被怀疑共同干了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他们反而觉得更加贴心。对于一个蒙冤的妻子守贞的恒心、对于受辱的情操的圣洁来说，那吻只是崇敬的表示，那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吻……像母亲额头一般明净，像母亲的心灵一般神圣……对，那吻还留在这儿，留在我的额头上……我高尚的保护人，我真正的父亲，吻着我离开了人世……母亲在此之前不久死去，当时我正远离她的身边……“为你母亲，也为我自己！……”他在咽气的时候说，接着吻了我的额头……吻过之后就死了……你不说话了？相信母亲的清白了？相信在你我的血管里流着没有任何污点的、同样的血液……相信我是你的亲兄弟了？……那么，咱们就拥抱吧，哥哥……并且就此永别！（拥抱何塞·路易斯。）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马利娅

马利娅（非常感动地。）马努埃尔！把手伸过来……我要吻一下！（吻。）还有，脑门……这就是你母亲的吻……何塞·路易斯！你好好看看……（正视他的目光。）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感情……你杀了我好啦，怀疑我吧……怀疑你的母亲吧！

马努埃尔（惊愕地，旁白。）这是怎么了？……她吻我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我有过错吗？……我哥哥那嫉恨的眼睛，是否比我自己更看清楚了我的心？离开她，我也就把心留下了！……这就是爱情！对，我一生中唯一的爱情！离开她，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听话的心！……噢，还是远远地离开吧，远远地离开吧！（大声地。）再见！祝你们非常幸福……请原谅我这只曾经搅扰过你们窝里安宁的过路鸟吧……

何塞（感动地。）再见，兄弟！……（拥抱。）

马利娅 再见！不是永别……

马努埃尔 永别，当然不是！……等到我们都已老态龙钟、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产生怀疑和猜忌的时候……等到我们都不可能……对我们自己都信不过的时候……我将再回到这个不属于我的巢里寻求一个终老的角落。

(下。)

(幕落)

剧终
既成利害
丑角喜剧

(两幕、三景并一段开场白)
剧中人物

| | |
|---------|-------|
| 堂娜西雷娜 | 阿尔莱金 |
| 西尔维娅 | 上尉 |
| 波利奇内拉太太 | 潘塔隆 |
| 科隆比娜 | 客店老板 |
| 劳拉 | 文书 |
| 里塞拉 | 客店伙计甲 |
| 莱安德罗 | 客店伙计乙 |
| 克里斯宾 | 法警甲 |
| 法官 | 法警乙 |
| 波利奇内拉 | |

剧情发生在十七世纪初的一个假想的国度里。

第一幕

开场白

舞台近景是短幕，深处有门，门上
挂着布帘。由剧中人朗诵

克里斯宾 这是一出古典喜剧。古典喜剧曾在乡村客栈里为人解除旅途的辛劳，曾在偏僻小镇的广场上让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如醉如痴般地着迷，曾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吸引了各类人们的注意。比如，塔巴林就曾从搭在巴黎新桥桥头的舞台上使行人止步。仪态不凡的学者，听到轻松喜剧乖巧的台词，会揽住聪明的坐骑，暂时丢开头脑中一直在思索着的严肃命题，一展紧锁的眉头。在市井无事闲荡的无赖泼皮会在欢笑声中忘却腹中的饥荒。还有教士，贵妇，乘坐金轮华盖马车的显贵，无忧无虑的少女，士兵，商贩和学生。在任何其他场合都不可能齐聚一堂的各种人士，却在演出场地共享欢乐。他们笑声不断，但是很多情况下并非是为演出所引发，而是庄重的人受爱笑的人感染而笑，聪明人笑傻瓜，穷人为看到眉头常皱的阔佬们的

笑脸而开怀，阔佬们因看到“穷人也笑”良心稍安而有了笑欲。没有什么能比这共同的欢笑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王公、显贵们一时心血来潮，也会把喜剧引入自己的宫殿。即使是在那里，喜剧仍然是一样的放肆，一样的无所顾忌。喜剧属于所有的人、愉悦着所有的人。喜剧汇集了民众的智巧、讽谕和警句格言，反映了苦难深重的民众的哲学。民众因为逆来顺受惯了而变得豁达起来：本来就不曾指望能够从人世获得一切，所以也就能够无恨无怨地嘲笑这人世。喜剧的这种民间本色得到了文人的加工：如同仙女故事中的痴情王子们一样，洛佩·德·鲁埃达、莎士比亚、莫里哀把灰姑娘奉送到了诗歌和艺术的至圣殿堂。本出戏并非出自如此高贵的手笔，而是由一位当代的诗人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而呈现到诸位面前。这是一出“滑稽”戏，情节荒诞，绝无事实依据。诸位马上就会看到，剧中讲的事情从来都不可能发生过，剧中人不是也不像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些纸做、布缝的玩具、傀儡，而牵引着这些玩偶的粗线，即使是在昏暗中，连眼睛最近视的人也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物是这一意大利剧种中固有的滑稽角色，只不过没有那么轻松欢快而已，因为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他们都做过深沉的思索。作者十分清楚，这样一个原始的节目不是很配得上当代修养极高的观众，因此，只得乞求诸位的宽容和大度。作者希望诸位尽可能地焕发童稚之心。世界业已苍老昏愤，然而艺术却不甘衰朽，娇声嗲气，强作小儿态……请看，这些古老的喜剧丑角今天正准备以荒诞言行为诸位增添一点儿乐趣。

（换景）

第一景

城市广场。右侧近景为客店正面，有一可以开启的门，门上有一大门环，门洞上方挂着写有“客店”两字的招牌

第一场

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从左侧第二道幕走出

莱安德罗 这儿一定是座大城，克里斯宾。它的气势和繁华，到处可见。

克里斯宾 是两座城。上天保佑咱们到的是好的那座！

莱安德罗 你说两座，克里斯宾？我明白了，古城和新城，分别在河的两边。

克里斯宾 什么河呀、古啊、新的？我说的两座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里全都一样：一座是为了有钱的人，一座是为了你我这样的人。

莱安德罗 没让人给逮起来，能安全到了这儿，就算万幸了！我很希望能在这儿待一阵子，对东流西窜，已经厌倦啦。

克里斯宾 我跟你不一样，像我这种浪荡惯了的人本来就是如此，在任何地方都不长期落脚，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是上了苦役船。苦役船可不是好玩的地方。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城市，而且看起来像个要塞，咱们就应该像足智多谋的指挥官一样，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如果真想攻克的话。

莱安德罗 你我可是力薄势单啊！

克里斯宾 咱们是人，同咱们打交道的也是人。

莱安德罗 咱们的全部资本就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你又不愿意把咱们身上的衣服卖掉，好卖歹卖，多少总能换回一点儿钱的。

克里斯宾 我宁愿剥下身上的皮卖掉，也舍不得一身好衣服！这年头，衣装比什么都重要，人家首先就看你的穿戴。

莱安德罗 咱们该怎么办呢，克里斯宾？我是又饿又累，打不起精神，脑袋也不转了。

克里斯宾 只有动点儿心计，再加上厚着脸皮。脸皮不厚，心计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考虑嘛，你要少开口，而且还要不带好气，装出一副重要人物的样子；我还同意你不时地对我动动拳脚；不论谁问你什么，你的答话都要让人捉摸不透；要是你自己主动跟人家讲话，要一本正经，就像是言必惊人。你年轻、漂亮；时至今日，你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条件，现在是使用这些条件的时候啦。你就放心地听我安排好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好莫过于身边能有一个夸他的长处的人在，因为，做人谦虚是愚蠢，自吹是发疯，二者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就像商品，售价的高低，全靠商人兜售的本领。我敢夸口，就算你是块玻璃，到了我的手里，也要让你冒充钻石。走吧，咱们这就到客店去，首先咱们要在广场旁边住下来。

莱安德罗 你说什么，住客店？拿什么付房钱？

克里斯宾 要是连这点儿胆子都没有的话，咱们就只好去找个医院或者慈善院。如果想靠别人发善心，咱们就去沿街乞讨；要想冒险，咱们就掉转头去拦路抢劫。依照咱们的实际情况，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莱安德罗 我这儿有几封写给本城要人的推荐信，他们会帮忙的。

克里斯宾 你赶快把那些信撕掉，别再去考虑这种下策！咱们绝对不能求助于任何人。好一个推荐信！今天他们会盛情招待你，会对你说像到家里一样、有事尽管吩咐；等你第二次登门的时候，仆人就会告诉你，主人不在或者根本就不住在那儿；到了第三次，恐怕连门都不开喽。如今的世道是有来才有往，是商品货栈，是交换所，在求取之先，要奉献。

莱安德罗 我一无所有，拿什么奉献？

克里斯宾 你也太小瞧自己啦！怎么，一个堂堂男子汉难道就一文不值？男子汉可以当兵，以自己的勇敢夺取战争的胜利；可以作情侣或丈夫，以温情蜜意解除贵妇或闺秀萦系心头的烦忧；可以给看上自己的权贵当差使唤，直至博得宠幸。如此等等，我就不说了。只要能爬上去，凡是台阶就都可以利用。

莱安德罗 要是我连你说的台阶都没有呢？

克里斯宾 我用自己的肩头给你垫脚，你就可以出人头地。

莱安德罗 要是咱俩都摔倒在地呢？

克里斯宾 但愿地皮是软的。（拍客店门环。）喂，店家！喂，喂！老板，来人哪！没人应？这算什么客店？

莱安德罗 你刚叫，何必那么高声喧嚷？

克里斯宾 让人这么等法，实在太不像话！（提高嗓门再叫。）快来人！喂，老板！人都死光了！

客店老板 （在后台。）谁呀？干什么这么大喊大叫的！没等一会儿嘛。

克里斯宾 等的时间够久啦。难怪人家说，这家小店是不配有身份的人来住的。

第二场

前场人物，客店老板和两个伙计从客店走出

客店老板（边走出客店。）慢着，这不是小店，是旅馆，好多大人物都住过的。

克里斯宾 我倒很想见识见识您所说的大人物。其实，都不过是些小角色。从伙计的身上就看得出来，辨不清人们的身份，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赶快上来招呼。

客店老板 说实话，您真不讲理！

莱安德罗 我这个仆人总是过分认真。您的店不错，反正我也不会久住。请您马上为我和我的仆人各准备一个房间，省点儿废话吧！

客店老板 对不起，先生。要是您早这么说……主人总是比仆人更有礼貌。

克里斯宾 是我这位好心的主人什么都能将就，不过，我知道他的需求，绝不容人胡来。快带我们去房间！

客店老板 你们没带行李？

克里斯宾 您以为我们的行李是大兵或学生的铺盖卷儿，随手可提的？您也别以为我的主人会带八车行李，随后赶到。他在这个城里只住到完成秘密使命……

莱安德罗 你能不能闭上嘴巴？秘密不秘密与你何干？你等着……要是由于你多嘴我被人发现！……（举剑吓唬并打去。）

克里斯宾 您快救我，他会把我杀了的！（跑。）

客店老板（站到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中间。）请息怒，先生！

莱安德罗 您让我教训教训他，我最恨讲话没准儿啦。

客店老板 算了吧，先生！

莱安德罗 别管我，让我教训他，他总也学不会！（正要打的时候，克里斯宾躲到客店老板的身后，让他挨了打。）

克里斯宾（呻吟。）哎哟，哎哟！

客店老板 哎哟，该叫的是我，是我直接挨了打！

莱安德罗（对克里斯宾。）看你闹的：让这个倒霉蛋挨了打。向他道歉！

客店老板 不必。我心甘情愿地原谅他。（对伙计。）你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快去把曼图亚大使常住的房间收拾出来，并准备请这位先生就餐。

克里斯宾 让我去给他们提醒一下，否则他们干了蠢事，到头来还得让我受过。我的这位主人，您是已经见到了，容不得差错……我跟你们去，小伙子们……你们要清楚伺候的是什么人，你们不是要交好运就是要倒大霉。（伙计和克里斯宾一起走进客店。）

客店老板（对莱安德罗。）您能告诉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吗？……

莱安德罗（看见克里斯宾从客店出来。）我的仆人会告诉您的……请您记住，不该问的就别问……（走进客店。）

克里斯宾 您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我的主人问东问西？您要是想让您在您的店里哪怕待一个钟头，就别再找他搭话。

客店老板 您知道，有严格指令让查问清楚。

克里斯宾 您敢跟我的主人讲什么指令不指令！赶快闭上嘴巴。您还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呢，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讲那么多不三不四的话啦！

客店老板 可是，我就连……都不该知道吗？

克里斯宾 见鬼……要是您还没明白，我就去把我的主人叫出来、让他告诉您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当心点儿，别让他挑出毛病，对待他，可得五官并用，否则您会后悔的！您难道不会分辨人吗？您就没有看出来我的主人是何等人物？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咱们快走吧！（把老板推进客店。）

第三场

阿尔莱金和上尉从左侧第二道幕走出

阿尔莱金 在这座城市周围转过之后，我认为，无疑地，最最上策还是不假思索地再回到这家客店的面前。人是有习惯性的动物！最要命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吃饭！

上尉 您的诗作的优美节奏让我走了神！这真是诗人所独有的一项美好特权！

阿尔莱金 但愿诗人们能因此而不无所获！我真害怕到这家客店来。今天他们还会让咱们赊帐吗？愿您的宝剑保佑我！

上尉 我的宝剑？我这把士兵的宝剑和您的诗人灵感一样，在这座商人贾客的城池里，都是一文不值的……咱们的地位实在可悲！

阿尔莱金 说得对。赞颂崇高业绩的高尚诗篇已经不时兴了；即使是费尽心机匍匐到权贵脚前去阿谀或讽刺，也已不再管用了。不论是奉承还是嘲骂，他们全都不在乎：对前者不欣赏，对后者不惧怕。阿莱廷诺 要是活到今天，也会被饿死的。

上尉 那我们呢，您说说看？只因为我们在最后的一次战争中被打败了。但是，与其说是败在强敌手下，倒不如说是败在统治我们的商人手中。是他们派我们去捍卫他们的利益，因而在战斗中一无勇气二无斗志。谁会愿意为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去舍生忘死呢。可是他们呢，没有一个人入伍从征。每拿出一个铜板都要索取高利而且还得及时付清，只要看到战争可能失败就扬言要同敌人结盟。到如今，他们归罪于我们，苛待我们，蔑视我们，甚至还想省下他们以为足以报偿我们的血汗的那点可怜薪俸，要不是担心受他们凌辱、奴役的大众有一天会奋起反叛，真恨不得把我们遣散。真是到了那一天，如果我们看清楚了真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可就够他们受的啦！

阿尔莱金 果真如此……我一定支持你们。

上尉 在任何事情上，诗人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你们的心就像蛋白石，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泛出不同的色泽。今天你们为新生的事物讴歌，明天又会去赞颂死亡的东西；不过，你们总的倾向是喜爱颓败，因其具有哀伤的情味。你们由于一般都贪睡懒觉，常见到的是落日而不是黎明的彩霞，更了解的是夕照而不是晨曦。

阿尔莱金 我可不是这样。我曾多次见到旭日，因为没有过夜的地方。

我的境遇如此凄惨，您怎么能指望我还会像云雀一样去为夜尽昼来而高唱赞歌呢？您想不想去碰碰运气？

上尉 有什么法子！咱们坐下吧，管他好心的老板给什么脸色。

阿尔莱金 哎！喂！有人吗？（冲着客店叫嚷。）

第四场

前场人物。客店老板在先，随后客店伙计、
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分别从客店走出

客店老板 啊，先生们！是你们？真抱歉，今天本店任何人都不接待。

上尉 为什么，可以问问吗？

客店老板 你们还真好意思问得出口！你们以为我店里的一切用度也都是从什么人那儿赚来的？

上尉 噢！就是这个原因？难道我们不可信、不能赚？

客店老板 正是。我从未奢望收钱，施舍得已经够了。既然如此，劳二位尊驾别再登我家门槛。

阿尔莱金 您以为在这污浊的世界上钱就是一切吗？难道您就未曾想过我们曾为贵店四处扬名？我还专为你们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呢，称赞你们的清炖鹌鹑和野兔肉饼……至于上尉先生嘛，请相信，为维护贵店的名声，他一个人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这也一文不值？如今的世道，一切都是现金交易！

客店老板 我没兴致跟你们耍贫嘴！我不需要您来写诗，也不需要上尉先生的剑，也许他会有用剑的地方。

上尉 他娘的……我是要用剑来教训一个混蛋！（举剑打客店老板。）

客店老板 （喊叫。）这是干什么？打我？天哪！救命！

阿尔莱金 （拦住上尉。）别为这个下流东西动气！

上尉 我要宰了他。（用剑抽打。）

客店老板 天哪！救命！

伙计甲、乙 （冲出客店。）他们要打死老板啦！

客店老板 快救救我！

上尉 过来一个宰一个！

客店老板 你们谁都不来救我？

莱安德罗 （同克里斯宾一起走出客店。）吵什么？

克里斯宾 在我的主人下榻的地方吵闹？您这店里就不能有点儿宁静？我去叫警察来维持治安。

客店老板 这下子我可完了！店里住进了贵人！

阿尔莱金 他是什么人？

客店老板 您可别斗胆去打听这个！

上尉 对不起，先生，打扰了您的休息；这可恶的客店老板……

客店老板 错不在我，先生，都怪这两个不要脸的……

上尉 说我不要脸？我豁出去了！……

克里斯宾 住手，上尉先生，要是这家伙有辱于您，这儿会有人为您雪耻的！

客店老板 您想想看，一个多月了，他们吃我的，一个子儿不掏。今天我不再伺候啦，他们就冲着我来了。

阿尔莱金 我可没有，我对任何事情都惯于忍耐。

克里斯宾 怎么能不相信一个军人呢？

阿尔莱金 怎么能丝毫都不把我写的赞扬清炖鹌鹑和野兔肉饼的加长十四行诗放在眼里呢？……我写这首诗可完全是出自信念，我从未尝过，只吃过羊肉、喝过汤。

克里斯宾 这两位高贵的先生说得好极了，这样对待诗人和军人是不应该的。

阿尔莱金 啊，先生，您真是位了不起的人！

克里斯宾 我算不得什么。我的主人，就是这位，他才是个不同凡响的人，而且特别器重诗人和士兵。

莱安德罗 的确如此。

克里斯宾 您可以相信，只要他在这个城市里，你们就什么都不会缺的，一切开销记到他的帐上。

莱安德罗 对。

克里斯宾 客店老板会尽心招待你们的！

客店老板 先生！

克里斯宾 别那么吝啬您的鹌鹑，还有什么猫肉馅饼，不能让像阿尔莱金先生这样的诗人连做梦都想着这么现实的东西……

阿尔莱金 您知道我的名字？

克里斯宾 我不知道，是我的主人。他的确不凡，熟知古今一切诗人，只要是能够配得上这一头衔的。

莱安德罗 是这样。

克里斯宾 没有哪一个诗人能比您更了不起，阿尔莱金先生。没想到您在这儿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

客店老板 请原谅，先生。我一定照您吩咐的那样去伺候他们，只是请您为他们作保……

上尉 先生，如有用得着鄙人的地方……

克里斯宾 能认识您就已经是极大的荣幸了。光荣的上尉，只有这位诗人才配将您歌颂！

阿尔莱金 先生！

上尉 先生！

阿尔莱金 您读过我的诗吗？

克里斯宾 何止读过！简直不计其数！“温柔的小手，爱抚的是你，致命的也是你”，这首令人赞叹的诗不就是您写的吗？

阿尔莱金 您说什么？

克里斯宾 “温柔的小手，爱抚的是你，致命的也是你。”

阿尔莱金 您说的是那首？那不是我的诗。

克里斯宾 说是您的，您也当之无愧。至于您，上尉，谁不知道您的功绩？在著名的黑野战役中，不是您带领二十个人攻占了红岩堡吗？

上尉 您知道……？

克里斯宾 怎么会不知道？噢，不知听我的主人慷慨激昂地讲过多少次啦！二十个人，二十，由您在前，而从城堡里面……砰，砰，砰，喷射着枪弹、炮弹、燃油以及其他火球……而你们二十个人团结一致跟着您冲锋！城堡里的人……砰，砰，砰！战鼓……咚，咚，咚！军号……嗒嗒嗒，嗒嗒嗒，

嗒嗒嗒！你们却只有手中的剑，您本人甚至连剑都没有……嚓，嚓，嚓！左挥右舞……一个人头，一只胳膊……（边说边开始挥剑砍打客店老板和伙计。）

伙计甲、乙 哎哟，哎哟！

客店老板 快住手吧，您说到忘乎所以，就像真事儿似的！

克里斯宾 什么，我忘乎所以？我一向就有“高尚情怀”。

上尉 就好像您当时在场一样。

克里斯宾 听我主人讲了，就跟亲眼见过一样，比亲眼见过还强。对待这样一个军人，黑野战役红岩堡的英雄，竟以如此态度！……噢！幸亏我的主人在这儿，一项重要使命使他莅临此城。他会让您受到应有的尊重……一位是有名望的诗人，一位是战功卓著的军事首领！（对客店伙计。）快！干吗呆头呆脑地站在那儿？快把你们店里上好的东西给他们端出来，特别是要一瓶好酒，我的主人要同这两位共饮一场，他会非常……怎么还愣在那儿？快！

客店老板 就去，就去！终究没能躲过灾星！（同两个伙计一起走进客店。）

阿尔莱金 喏，先生！该如何感谢……？

上尉 可怎么报答……？

克里斯宾 谁也别提“报答”二字，这是侮辱人的字眼！请坐，请坐，我的主人可是宴请过无数王公贵族的。这是他最大的荣耀。

莱安德罗 当然。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讲话不多，不过，你们已经看到了，他那不多的话语，可句句都是格言警句啊，精辟之极。

阿尔莱金 一举一动都不同凡响。

上尉 您不知道，遇上像您这样的伟人，我们颓丧的心可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您竟如此抬举我们。

克里斯宾 这算不了什么。我清楚，我的主人绝不至于只做这么一点儿小事，他会把你们带在身边，为你们谋取高位显爵……

莱安德罗 （侧身对克里斯宾。）你别信口雌黄，克里斯宾……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不喜欢说空话，你们就等着看实际行动吧。

客店老板 （带着手端酒菜的伙计出来，开始摆桌子。）这儿有酒……还有吃的东西。

克里斯宾 喝吧，喝吧——吃吧，不必客气，全由我的主人付帐，你们有什么需要，别顾虑，尽管说，我的主人都会安排妥帖的。这位老板绝不会怠慢！

客店老板 那是当然，不过，请您明白……

克里斯宾 请免开尊口，否则又要大放厥词。

上尉 为您的健康！

莱安德罗 为你们的健康，先生们！为最伟大的诗人、为最卓越的军人，干杯！

阿尔莱金 为最高贵的先生，干！

上尉 为最慷慨的先生，干！

克里斯宾 尽管失礼，我也来凑个份子。为今天至高的诗人、至勇的军人、至尊的先生和至忠的仆人的幸会……对不起，我的主人要告辞了，他在

这儿的公事不容许他多作滞留。

莱安德罗 对。

克里斯宾 你们每天都会来问候我的主人吧？

阿尔莱金 每时每刻都要来的。我还要召集我的乐师、诗人朋友来为他奏乐、唱歌。

上尉 我一定让我所有的部下举着火把、彩灯前来。

莱安德罗 这可不合我谦恭的天性……

克里斯宾 请吃，请喝……快！为这两位先生斟酒添菜……（侧对上尉。）咱们之间……你们一定缺钱用吧？

上尉 这可怎么说呢？

克里斯宾 不必多说啦！（对客店老板。）喂，过来！我的主人吩咐您给这两位先生四五十埃斯库多……可别把他的当耳边风噢！

客店老板 请放心！您说是四五十埃斯库多？

克里斯宾 就给六十吧……先生们，慢用！

上尉 最伟大的绅士万岁！

阿尔莱金 万岁！

克里斯宾 你们这些没教养的东西，还不快喊“万岁”！

客店老板及伙计 万岁！

克里斯宾 至高的诗人、至勇的军人万岁！

众人 万岁！

莱安德罗（侧对克里斯宾。）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克里斯宾，咱们可怎么脱身？

克里斯宾 怎么来的，怎么走呗。你看见了，诗人和军人都已落入我们的掌握之中……勇往直前！咱们继续去征服世界！（众人相互致礼。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从左侧第二道幕退下。上尉和诗人正准备吃客店老板及伙计端上来的烤肉。）

（换景）

第二景

背景是花园，园中有一阁楼。左前景
有一可开启的门。时为夜晚

第一场

堂娜西雷娜和科隆比娜从阁楼中走出

西雷娜 你说这不是要把人活活气死吗，科隆比娜？一个贵妇居然会让那些卑鄙、贪心的小人弄到如此难堪的地步！你怎么敢把这种话传给我听？

科隆比娜 您不是应该知道吗？

西雷娜 真不如一死清静！所有的人都是那么说的？

科隆比娜 人人如此，我说过了……裁缝说，您如果不把欠帐还清，他

就不送衣服来。

西雷娜 可恶！拦路强盗！他在本市的名声全是我给创出来的，在我向他定做衣服之前，他连女装是怎么回事都还不懂呢！

科隆比娜 还有厨师、乐师、仆役，他们全都是这个腔调：要是不先给钱，今晚的聚会就不伺候啦。

西雷娜 坏蛋！流氓！这些天生伺候人的东西，什么时候也变得骄横起来啦！难道一切都得现金交易吗？难道只有手头有钱才管用吗？像我这种女人，没有丈夫、没有亲戚、没有贴近的男人保护，也真够惨的！……一个女人，不管多高贵、品德有多好，只要没人维护，活在世上也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是人心不古！世道大变！肯定是灾星降临了！

科隆比娜 我从未见您这么泄气过，简直换了个人似的。最大的灾难您不都是顺顺当地闯过来了嘛。

西雷娜 时代不同了，科隆比娜。当时我年轻、漂亮，这可是两大本钱哪。王公贵族也都拜倒在我的脚下。

科隆比娜 不过，那时候您待人处事的经验可远不如现在丰富啊。至于说到美，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美。您该相信。

西雷娜 别拣好听的说！二十岁的堂娜西雷娜可从未曾如此犯难过！

科隆比娜 您是说年龄？

西雷娜 你在想什么？我要对你说，你还没到那个岁数，还不知珍惜！说出来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孤身一人，只有在能为侄女当女仆的时候，我才算是找到了靠山！你要不是迷上了那个除了歪诗劣曲之外什么都不能给你的诗人阿尔莱金并因此而白白浪费青春，如果你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咱们也不至于落到如此悲凉的地步！

科隆比娜 您想怎么样？我还非常年轻，不能接受人家的爱而又不去报答。我要想知道如何去拿感情折磨人，就必须先尝尝被人爱是什么滋味。我会珍重自己的。我还不满二十。别以为我那么缺心眼，会想嫁给阿尔莱金。

西雷娜 我信不过你，因为你太任性，总好想入非非。不过，咱们还是商量商量眼前的重要事情吧。应该怎么渡过这个大难关呢？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可全都是身份、有地位的。他们当中还有波利奇内拉及他的太太和千金。对我来说，有多种原因使这一家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显得重要得多。你知道，常到我家来的有几位极为尊贵的绅士，不过，他们也像我一样，因为没有钱，而使高贵的血统蒙上了灰尘。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嫁妆丰厚、父亲死后还可以继承大笔财产的波利奇内拉小姐可是一块大肥肉啊。打她主意的人很多。我跟波利奇内拉夫妇交情深厚，任何一个想打那位千金主意的人，都得来找我帮忙。不管最后谁被选中，我知道，都得给我以丰厚的报酬。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作了保证。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新积攒一点儿家私；要是突然之间某个阔佬或富商看上了你……天知道？……这个家说不定还能恢复昔日的荣华。可是，今天，那帮家伙的小人之心逼人太甚，要是我开不起那个晚会……我真不愿意想下去……那我就完了！

科隆比娜 您别担心。款待客人的东西是不会缺的。至于乐师、仆役，阿尔莱金先生，不管怎么说吧，他总是个诗人，并且也不能白爱我呀，他会有办法应付的。他认得许多街头无赖，还不是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您等着瞧吧，一应俱全。您的客人肯定会说，有生以来也未曾玩得这么痛快过。

西雷娜 噢，科隆比娜！真能这样，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疼爱你喽！快去找你的诗人吧……别再耽误时光啦。

科隆比娜 我的诗人？他就在花园边上溜溜达达，肯定是在等我的信号……

西雷娜 不能让他看见咱俩在一块儿，我不该降低身份去求他帮忙……那就委托你啦。晚会上一样也不能少，我会给每人以报答的。如今这种恼人的拮据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否则我就不是堂娜西雷娜！

科隆比娜 一切都会顺利。您放心走吧。（堂娜西雷娜回到阁楼里去。）

第二场

科隆比娜。随后，克里斯宾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来

科隆比娜（朝右侧第二道幕边走边喊。）阿尔莱金！阿尔莱金！（见到克里斯宾。）不是他！

克里斯宾 别怕，漂亮的科隆比娜，诗坛泰斗的意中人。您的心上人曾用生花妙笔在自己的诗作中把您的姿容称颂。然而，看到的毕竟与描绘的不同，真人的确更为光艳，尽管传闻已经把您描绘得十分出众！

科隆比娜 您也是诗人，或者只不过是虚意奉承？

克里斯宾 尽管我今天才认识您的心上人阿尔莱金，我已经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也立即确认了我的情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向您致意。阿尔莱金先生要不是对我的友情确信不疑，绝不会贸然为我提供见到您的机会。

科隆比娜 阿尔莱金先生相信您的友谊也相信我的爱情，别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家的名下。轻信男人的外表跟轻信女人的心一样，都是愚蠢之极的傻事情。

克里斯宾 现在我才发现，听您说话比见您的容颜更加危险。

科隆比娜 对不起，在今天晚会开始之前，我必须见到阿尔莱金先生，并且……

克里斯宾 不必啦。我正是奉我的主人之命，专为此事而来的。我的主人向您致意。

科隆比娜 可以问问，您的主人是谁吗？

克里斯宾 他是最高贵的绅士，最有权势……请原谅，我暂时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您马上就能见到他。我的主人想当面问候堂娜西雷娜，并想参加她今天的晚会。

科隆比娜 晚会！您不知道？……

克里斯宾 知道。我的责任就是包打听。我知道，有些小麻烦可能会使晚会开不成；不过，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科隆比娜 您怎么知道？……

克里斯宾 我向您保证，应有尽有。佳肴美酒、彩灯、烟火、乐师、歌手。这将是世上最有气派的晚会……

科隆比娜 说不定您是魔法师吧？

克里斯宾 慢慢您就会了解我的。我只想告诉您，命运有意安排让一些绝顶聪明的人今天见面，因此不会让一点儿无谓的小事搅扰。我的主人知道，

波利奇内拉先生将带着独生女儿、本城最好的待字姑娘、美丽的西尔维娅前来参加晚会。我的主人要打动她、要娶她，因而一定会很好地报答堂娜西雷娜的帮衬，当然还有您，如果您也愿意助上一臂之力的话。

科隆比娜 您不必再兜圈子啦。您的贸然行为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克里斯宾 时间紧迫，不容我多礼。

科隆比娜 如果要以仆人来看主人的话……

克里斯宾 您不必多虑。我的主人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我的厚颜无耻恰恰保证了他可以举止典雅。生活中的种种艰难逼使最高贵的绅士干出最卑鄙勾当，逼使最高贵的妇人投身最下贱的行业。这种卑鄙与高贵集于一身的现象使人世黯然无光。让常常汇聚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品德表现到两个人的身上是个巧妙的办法。我们主仆，既是一体，又互为补充。但愿永远如此！我们每人都有自己高尚的一面，向往着做出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与此同时，还有着卑屈的一面，自甘堕落，迫于生计而忘记廉耻……所有的诀窍在于将二者截然分开。这样一来，一旦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可以说：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是我的仆人。即使我们的生活再贫困再潦倒，我们的内心深处总还得保留有一点儿比实际要强的情感。要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比现实表现要好，那也有点儿太自卑自贱啦……从这儿您就可以知道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有着最高尚的情操，有着最美好的理想。从而，您也可以知道我是什么人：卑鄙下流，极其下贱地在说谎、受辱、吃苦中度日。在我的身上只有一点使自己可以原谅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变得高尚，那就是我的奴才般的忠诚，以自己的屈辱使别人腾飞、使别人永远成为有高尚情操和美好理想的绅士的忠诚。（后台传出音乐声。）

科隆比娜 哪儿来的音乐？

克里斯宾 是我的主人带来参加晚会的，另外还有一大群仆役、听差、以阿尔莱金先生为首的诗人和歌手、由上尉带队的手举火把的士兵……

科隆比娜 您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得赶快去告诉我的女主人……

克里斯宾 不必啦。她来了。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从阁楼中出来的堂娜西雷娜

西雷娜 这是怎么啦？谁叫来的乐队？哪儿来的这么多人？

科隆比娜 您什么都别问啦。告诉您吧，今天城里来了位大人物，是他为您筹办了今晚的盛会。他的仆人会详细地说给您听的。到现在为止，我也弄不清到底是遇上了个大疯子还是大骗子。总而言之，我敢说，那是个不同一般的人……

西雷娜 闹了半天不是阿尔莱金呀？

科隆比娜 您就别问啦……一切都像变戏法似的……

克里斯宾 堂娜西雷娜，请接受我的主人的真挚问候。一位是有地位的夫人，一位是高贵的绅士，不能让你们以与你们身份不符的方式交往。因此，在他来当面为您请安之前，我必须把一切挑明。我已了解到您一生中所做过的无数了不起的事情，这使我相信您绝对可靠……不过，如果一一列举出来，

就有点儿大为不恭啦。这是我的主人的亲笔签名信（交给她一张纸。），如果您能接受上面所提建议，他一定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西雷娜 什么信，什么承诺？……（默读。）怎么！要是能娶到那个姑娘，先给十万埃斯库多，波利奇内拉先生去世以后再给十万？是不是太放肆了？对一个贵妇人提这种事儿？您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克里斯宾 堂娜西雷娜……且请息怒！这儿没有碍事的人。请您把那张纸收好……并从此不再提起。我的主人提的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您也不会接受任何不光彩的提议……这儿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巧合、都是爱神捉弄的结果。是我，一个当仆人的，独自策划的卑鄙阴谋。您永远是高贵的夫人，我的主人永远是高贵的绅士。今天夜里，你们碰面之后，可以广谈高雅的事情，您的客人们会围着您踱步、聊天，赞叹女宾们的姿容、装束，称颂宴席的丰美、乐声的和谐、舞技的精湛……谁又敢说一切不是这样的呢？在晚会上，音乐被用来掩盖话语、话语被用来遮饰心声，难道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让乐声飘逸不停，让欢笑增加谈兴，让酒饌充盈……这才是宾客们的兴味所在。您看我的主人，他风度翩翩，特来向您致意。

第四场

前场人物，莱安德罗、阿尔莱金和
上尉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

莱安德罗 堂娜西雷娜，请让我亲吻您的手。

西雷娜 先生……

莱安德罗 我的仆人大概已经向您讲了我想对您说的一切。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为人庄重，讲话不多。他的仰慕尽在不言之中。

阿尔莱金 待人接物不失分寸。

上尉 堪称美德。

阿尔莱金 人之本份。

上尉 无与伦比的诗艺。

阿尔莱金 胜似驾御千军万马的才干。

上尉 无处不显出脱俗不凡。

阿尔莱金 真是举世无双的高贵绅士。

上尉 我的剑将永远为他效力。

阿尔莱金 我将用最美的诗句把他赞颂。

克里斯宾 算了，算了，你们这简直是亵渎他谦恭的本性。你们看，他已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是个生性羞怯的人。

西雷娜 交口称赞的人是无需自己开口的。（在互致敬意之后，众人从右侧前幕后退。对科隆比娜。）科隆比娜，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

科隆比娜 主人彬彬有礼，仆人死不要脸皮。

西雷娜 倒是都用得着的。如果不是我对世事、对男人一无所知，就是财神进了咱们家的大门。

科隆比娜 那就可以肯定是财神了；因为您对世事熟谙，至于对男人嘛，就更不必说啦！

西雷娜 里塞拉，劳拉，是头一批客人……

科隆比娜 有这种热闹，她们什么时候落后过？您留下陪她们，我想去看看咱们的绅士在干什么……（从右侧前幕后退出。）

第五场

堂娜西雷娜。劳拉和里塞拉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

西雷娜 二位来啦！我正在念叨怎么没见你们露面呢。

劳拉 来晚了吗？

西雷娜 想你们呗，来得再早也觉得晚啊。

里塞拉 为了上您这儿来，我们把另外两家推掉了。

劳拉 尽管有人劝我们不要来，说您今晚可能有些麻烦。

西雷娜 哪怕就是为了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不舒服，说什么我也得让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

里塞拉 我们要是不来，可真得后悔死啦。

劳拉 您听说那件新闻了吗？

里塞拉 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啦。

劳拉 听说来了位神秘人物。有人说是威尼斯密使，也有人说是从法国来的。

里塞拉 还有人说是来给土耳其大公选新娘的。

劳拉 大家都说他是举世罕见的美男子。

里塞拉 要是能有幸见见他就好了……您本应把他请来参加晚会。

西雷娜 不用请，二位，他先派人来求我接待。此刻他就在这儿，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

劳拉 您说什么？您瞧，我们不顾一切地到这儿来，算是做对了。

里塞拉 今天晚上，不知该有多少女人会羡慕咱们呢！

劳拉 人人都想结识他。

西雷娜 我却没费半点儿力气就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是听说了我这儿有晚会。

里塞拉 您向来都是如此的。没有哪一个到了本地的要人不来向您表示敬意。

劳拉 我恨不得赶快见到他……求求您，带我们去吧。

里塞拉 对，对，快带我们去吧。

西雷娜 对不起，波利奇内拉先生一家来啦。不过，你们自己去吧，不难找到的。

里塞拉 对，对，咱们走吧，劳拉。

劳拉 咱们走，里塞拉。要赶在没乱之前，否则就会没法靠近。（二人从右侧前幕后退出。）

第六场

堂娜西雷娜。波利奇内拉、波利奇内拉太太
和西尔维娅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

西雷娜 是您哪，波利奇内拉先生！我还担心您不来呢。您不到场，晚会就算没有开始。

波利奇内拉 迟到可不是我的过错。都怪我妻子，那么多衣服，从来不知道该穿哪一件好。

波利奇内拉太太 要依着他，我什么模样都行……您看，赶得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啦。

西雷娜 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漂亮。

波利奇内拉 就这，还有一多半首饰没戴呢，她没有力气承受那么重的分量。

西雷娜 除了您，谁还能有资格让妻子来炫耀自己靠本事挣来的钱呢？

波利奇内拉太太 不过，就像我对他说过的，现在难道还不该好好享受享受并且考虑干点儿好事儿吗？您倒说，如今他竟想把女儿嫁给一个买卖人。

西雷娜 哎，波利奇内拉先生！您的千金可该配个比买卖人强上一百倍的女婿。快别打这个主意啦。可不要为了某种利益而让她伤心。你怎么说，西尔维娅？

波利奇内拉 她宁愿找个小白脸儿，因为，不管我是如何反对，她总是迷恋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和什么诗呀歌的。

西尔维娅 只要妈不反对，我不反感，爸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西雷娜 真会讲话。

波利奇内拉太太 你爸认为，世界上只有钱重要、有用。

波利奇内拉 我觉得，在现今的世界上，没有钱什么都一了百了，钱是衡量一切的尺度。

西雷娜 可别这么说！还有人品呢，学识呢，血统呢？

波利奇内拉 一切都有价码，这还用怀疑吗？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您说的这些东西我样样都买了不少，而且不贵。

西雷娜 哎哟，波利奇内拉先生！您真会说笑话。您明明知道，钱并不代表一切。要是您的女儿爱上了个高贵绅士，就不该反对。我知道您有一副慈父的心肠。

波利奇内拉 这倒让您说对了。为了女儿，我不惜一切。

西雷娜 直至倾家荡产？

波利奇内拉 倒不一定非如此才能表明爱心。在倾家荡产之前，我可以去偷、去抢、去杀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西雷娜 我知道您总会有办法重整家业的。你们看，晚会开始热闹起来啦。西尔维娅，跟我来。我专为你找了个绅士当舞伴，你们等着吧，她肯定会大出风头……（众人齐向前幕右侧走去。波利奇内拉刚要退出，克里斯宾从同侧第二道幕走出，并拦住了他。）

第七场

克里斯宾和波利奇内拉

克里斯宾 波利奇内拉先生！请留步。

波利奇内拉 谁叫我？您有什么事儿？

克里斯宾 你不记得我啦？不奇怪。时间会抹掉一切，如果那被抹掉的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在记忆里就更不会连一点儿痕迹也不留。不仅如此，还要

在上面涂以欢快的颜色，借以在世人面前遮丑藏着。波利奇内拉先生，当我认识您的时候，几块褪了色的破布还难以掩盖您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波利奇内拉 你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见过我？

克里斯宾 当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可您却已经进了不惑之年。难道你已经把那些海上的光辉业绩和对土耳其人取得的胜利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要知道，咱们为此出过不小的力气，你我二人携手并肩，同在一条光荣的船上，共执一根船桨。

波利奇内拉 放肆！住口，要不……

克里斯宾 要不你就像对付你在那不勒斯时的第一个主人，就像对付你在博隆尼亚时的第一个妻子，就像对付你在威尼斯时遇到的那个犹太商人……那样来整治我。

波利奇内拉 住口！原来是你？怪不得你知道得那么多，说起来没完啦！

克里斯宾 我嘛……依然如故。不过，也可以达到你今天的地步……就像你已经做到的一样。可是，不必像你那么残暴，因为时代不同啦，只有疯子、失恋的人和少数几个仍然在暗巷荒郊持刀打劫的穷鬼才会去杀人。可怜虫，不得好死！

波利奇内拉 你想要我怎么样？想诈钱，对吧？咱们可以从长计议。这儿不是地方……

克里斯宾 你不必为了几个钱吓得打哆嗦。我只想同你交朋友、攀亲戚，就像从前那样。

波利奇内拉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克里斯宾 不对。眼下是我为你效力，善意地提醒你注意……（让他朝右侧前幕方向看。）看见你女儿和一个年轻绅士在那儿跳得多高兴，看见她听了他的奉承后红着脸微笑吗？那位先生是我的主人。

波利奇内拉 你的主人？那他肯定是个亡命徒、浪荡子、强盗，就像……

克里斯宾 你想说……就像你我一样？不，他比你我更加危险，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仪表堂堂，眼睛里有一种迷人的神秘神态，讲起话来，声音甜美，动人心弦，简直就像讲述悲惨故事一样，让你为之动情。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迷住所有的女人吗？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快去把你的女儿从那人身边扯开，别让她同他跳舞，一辈子也都别让她再听见他的甜言蜜语。

波利奇内拉 你说他是你的主人，你就这么为他干事呀？

克里斯宾 奇怪吗？忘了你自己是如何当仆人的啦？至今我还没有想到要宰了他呢。

波利奇内拉 你说得对。主人总是招恨的。你为我效力，何利可图呢？

克里斯宾 抵达一个美好的终点，当年咱们共同划船时已有过多次经验。当时，有一次你曾对我说过：“你力气大，替我划……”在如今的这条船上，你比我力气大，你要替我、替当年的忠诚朋友划。因为，人生本身是一条十分沉重的航船，我划的时间够久的啦。（从右侧第二道幕退出。）

第八场

波利奇内拉，堂娜西雷娜、波利奇内拉太太、

里塞拉和劳拉从右侧前幕后走出

劳拉 只有堂娜西雷娜才办得成这样的晚会。

里塞拉 今天晚上胜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西雷娜 那位非同一般的绅士的光临更增添了奇趣。

波利奇内拉 西尔维娅呢？西尔维娅哪儿去了？你怎么能把女儿丢下不管？

西雷娜 别嚷嚷，波利奇内拉先生，您的女儿有相称的伴侣，在我家，绝对出不了问题。

里塞拉 她受到精心照料。

劳拉 有听不完的奉承。

里塞拉 还有听不厌的情话。

波利奇内拉 你们指谁？是那位神秘的先生？我可不喜欢。马上……

西雷娜 可是，波利奇内拉先生！……

波利奇内拉 别管我，别管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右侧前幕后退出。）

西雷娜 这是怎么啦？不太过分了吗？

波利奇内拉太太 你们看他可算是个什么人哪？居然对那位绅士无礼！他是铁了心要把女儿嫁给买卖人或者别的什么下流货的！铁了心要让女儿一辈子不省心！

西雷娜 那可不成啊！……你是当妈的，你可要也做得点儿主……

波利奇内拉太太你们看！他肯定说了不得体的话，那位绅士已经放开西尔维娅的手，低着头走开了。

旁拉 波利奇内拉先生好像在数落您的女儿……

西雷娜 走，走！不能让他这么专横。

里塞拉 这下子我们算是看出来啦，波利奇内拉太太，尽管您有的是钱，可是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舒心。

波利奇内拉太太 你们不知道，有时候他甚至还打我呢。

劳拉 您说什么？您也容他？

波利奇内拉太太 事后给我买点儿什么东西，他就以为算是将功补过啦。

西雷娜 还算好！有的丈夫还压根儿都没有任何表示呢。（众人一起从右侧前幕后退出。）

第九场

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

克里斯宾 好伤心、好泄气哟？我原以为你会兴高采烈呢！

莱安德罗 到目前止，我还没有全完；依眼前的情况来看，我差不多就快全完了。咱们跑吧，克里斯宾；在让人家发现之前，趁人家还没看破咱们的真面目，赶快离开这儿吧。

克里斯宾 咱们一跑，人人都会发现，很多人还会去追，把咱们逮住，逼咱们回来。对这么些如此殷勤周到的人不辞而别，不大好，太失礼啦。

莱安德罗 别开玩笑啦，克里斯宾，我可快急死了。

克里斯宾 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其实，此刻正是咱们大有希望的时候。

莱安德罗 还有什么可指望的？你要我装出爱她的样子，可是我装不出来。

克里斯宾 为什么？

莱安德罗 因为我爱上了她，真爱上了，打从心眼里爱上了。

克里斯宾 爱上了西尔维娅？你还为此难过？

莱安德罗 我从未想过竟会这样爱上一个人！从未想过我还能爱什么人！在我流浪的生涯里经过了许多地方，可那不是经过，而是逃过。土地，不能落脚；人们，怒目而视。就连阳光也都与我为敌。一路上的所有收获，都不是人家自愿送的，而是偷来的。也许它还给我嘴上留下了爱的余味儿。有一回，在担惊受怕地过了好多日子之后，我曾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天夜里，宁静的天空使我幻想起自己的生活也能像那夜空一样，给我的心灵以宁静的休息……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宁静的休息，并且做起美梦来……如今又做起梦来啦！可是，明天又得提心吊胆，官府又得来追捕咱们……我不愿意自己在这儿被逮住，因为她在这儿，她会为结识我而羞愧的。

克里斯宾 我倒觉得你在这儿很受欢迎……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呀。堂娜西雷娜及咱们的好友上尉和诗人，都对你极口称赞。还有她那了不起的妈妈，波利奇内拉太太，一心只想同贵族攀亲，你就是她理想中的女婿。至于波利奇内拉先生……

莱安德罗 他怀疑咱们……就像认识咱们……

克里斯宾对，波利奇内拉先生可不像一般人那么容易蒙混。对他那种老狐狸，就得用忠心二字去诱使他上钩。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醒他小心上当。

莱安德罗 什么？

克里斯宾就是这话。他早就认识我……当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主人以后，他一定会想，而且也想得有道理：有其仆必有其主。而我，为了报答他的信任，于是就提醒他，千万不能让你同他的女儿接近。

莱安德罗 你干出了这种事儿？那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克里斯宾你真傻！我就是要让波利奇内拉先生想尽办法阻止你再见到他的女儿。

莱安德罗 不明白！

克里斯宾 这样一来，他可就成了咱们最好的同谋啦，因为，只要他反对，他老婆就会同他对着干，而他的女儿就会更加发疯地迷恋你。你还不了解，娇生惯养的阔小姐在生平头一次不能如愿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敢断定，今天晚上，晚会散场之前，她肯定会躲过父亲的监视，前来同你会面。

莱安德罗 不过，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并不在乎波利奇内拉先生还是别的什么人会怎么样吗？我只是不想让她知道自己是个卑鄙、下贱的人……我不愿意对她撒谎。

克里斯宾 得了吧！别说傻话啦！后退是已经不可能了。你可以设想一下，一旦犹疑不前，是什么结局在等着咱们。你说你真的爱上了？真爱比装爱更好。装爱，你也许会操之过急。如果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大胆、果断的话，

对男人来说，在恋爱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羞怯一点儿。男人的羞怯会让女人更加大胆。你若不信，请看，天真无邪的西尔维娅来啦，蹑手蹑脚，就为了同你见面。所以，我还是走吧，或者躲起来。

莱安德罗 你说，西尔维娅来了？

克里斯宾 嘘！别吓着她！她过来以后，你要谨慎小心……少说话……尽量少说……你就观察、赞赏，让适合谈情说爱的魅人夜色、让穿过树丛而变得略显凄凉的晚会的欢乐乐曲替你叙述心曲。

莱安德罗 克里斯宾，你别取笑这份爱心，这可是我的命根子呀。

克里斯宾 我干吗要取笑？我知道，一个人不能老是爬行。有时候也需要翱翔蓝天，以便一览大地风光。现在，你就飞吧，我继续在地上爬行。世界必将属于我们！（从左侧第二道幕退出。）

第十场

莱安德罗和西尔维娅从右侧前幕后走出，
克里斯宾最后也上场

莱安德罗 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 是您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在这儿遇到您。

莱安德罗 我从晚会上溜了出来。那欢乐的气氛使我感到忧伤。

西尔维娅 您也忧伤？

莱安德罗 好一个“也”字啊？这么说，您也忧伤喽！

西尔维娅 父亲对我大发雷霆。他从没这样对待过我。他还对您失礼。您能原谅他吗？

莱安德罗 原谅，我什么都原谅。不过，您别为我而惹他生气。快回到晚会上去吧，他们一定在找您啦，要是发现您同我在一起……

西尔维娅 您说得对。不过，您也去吧。您干吗一定要愁眉不展呢？

莱安德罗 不，我不回去啦，我要让人不知不觉地走掉……我应该走得远远的。

西尔维娅 您说什么？您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在本城办吗？您不是要在这儿待很久的吗？

莱安德罗 不，不！一天也不再待了！一天也不再待了！

西尔维娅 那么……您刚才对我说谎了？

莱安德罗 说谎！别……您别说我说谎……没有。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真诚的时候……但愿此梦长做无醒时！（远处传来歌声。这歌声一直响到幕落。）

西尔维娅 是阿尔莱金在唱……怎么啦？您哭了？是歌声让您落泪？您为什么不能把伤心事讲给我听呢？

莱安德罗 我的伤心事？那歌词已经替我说了。您听。

西尔维娅 在这儿只能听到伴奏，歌词听不真。您不会唱这支歌？唱的是宁静的夜晚，歌名叫《心灵的王国》。您不会唱？

莱安德罗 您唱给我听。

西尔维娅 风和月朗的夜晚，在成双结对的情侣头顶
把天幕铺展开来，犹如婚礼的帷幔一般。

夏日的星空，恰好似一块平滑的丝绒，
夜之神用自己晶莹光洁的宝石缀点。
花园里漆黑一团，分不出哪是青、哪是红，
正是这幽幽暗暗，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
树叶在飒飒作响，缕缕花香在轻飘漫溢，
而那爱情……却激发着想哭的甜美欲念。
忧伤哀怨的叹息，欢乐激动的歌声，
还有那情侣间悄悄倾吐的私语和宏愿，
仿佛都是对圣洁的夜之神的极大不恭，
就好像是祈祷过程中插进的鄙语粗言。
你这静谧的精灵，我对你敬重至真至深，
因为你的静谧包藏着不可言喻的含义：
表达着默默相爱着死去的人们的深情，
倾诉着为爱而死却未曾表白的人们的心迹，
也替我们这些仍然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们
道出也许因为爱得深反而不会述说的心底秘密！
难道我每每在夜里听到的不是你的声音：
本该说“我爱你”，说出来的却是“永恒之期”？
我心灵的母亲！

那如同爱的泪珠一样
在夜空闪烁的星光
难道不正是你的眼睛眨动不息？
告诉我所爱的姑娘：
自从你死去以后，
只有那星光吻过我，
因为今生今世我只爱过你。

莱安德罗 我心灵的母亲！

自从你死去以后，
只有那星光吻过我，
因为今生今世我只爱过你。

（两人默默地拥抱着、对望着。）

克里斯宾（从左侧第二道幕走出。旁白。）

夜幕、诗句、情人的胡言乱语……
这一切都将起到极大的作用！
胜利已有保证！只要勇猛奋进！
谁能打败我们？爱在我们手中！

（西尔维娅和莱安德罗相互搂着款步朝右侧前部走去。克里斯宾悄悄跟在后面。幕徐徐落下。）

（幕落）第二幕

第三景

莱安德罗家的客厅

第一场

克里斯宾、上尉和阿尔莱金从右侧
第二幕后，即过道，走出

克里斯宾 请进，先生们，随便坐。我让人给你们拿点儿吃的东西来……
喂！哎！来人哪！

上尉 千万别麻烦。我们什么都不吃。

阿尔莱金 我们全都听说啦，如今只是来向你的主人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上尉 这么阴险，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不会不受报应的。我向你保证，要是波利奇内拉先生落到我手里！……

阿尔莱金 在这一点上，诗人可就独具优势喽！我随时都可以用诗向他发起攻击！……啊，我正在考虑写一首讽刺诗，好好骂他一通！……老坏蛋，老恶棍！

上尉 你说，你的主人连一点儿皮毛都没有受到损伤？

克里斯宾 本来是必死无疑的。你们想想看吧！十几名剑客突然袭来！全靠他的勇敢、机智，还有我的叫声……

阿尔莱金 这事儿就发生在昨天夜里，当你的主人和西尔维娅在花园隔墙讲话的时候？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事先已经得到情报……不过，你们是了解他的：他可是个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肯退缩的人。

上尉 可是，你该提醒他……

阿尔莱金 你应该告诉上尉。他会陪他去的。

克里斯宾 你们是了解我的主人的。他一个人足够了。

上尉 你说你捉到了一个坏蛋，他供出是波利奇内拉一手策划的，是想干掉你的主人？……

克里斯宾 除了他，还能有谁会起这个心？他的女儿爱我的主人，他却想按自己的意思给女儿找婆家，波利奇内拉先生一生中很会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他不是很短的时间里两次丧妻吗？他不是从老、少亲友那儿继承了很多钱吗？这是人所共知的，可不是我在诽谤……啊！波利奇内拉先生的财富是对人类的亵渎，是对法律的亵渎。像波利奇内拉先生这种人，只可在不知廉耻的人面前夸耀。

阿尔莱金 说得对。我要把这一切都写到诗里去……当然是不指名的啦，因为，在诗里不容许那么写。

克里斯宾 你的讽刺诗对他是一点儿作用也不会起的！

上尉 交给我来办，交给我，只要他落到我手里……不过，你们也清楚，他不会主动来找我的。

克里斯宾 对波利奇内拉这种畜生，甚至连我的主人也都受不了。但尽管如此，他毕竟是西尔维娅的父亲。重要的是让本城所有的人知道我的主人如何差点儿遭到暗算，而且不能容忍这个老狐狸反对自己女儿的意志和感情。

阿尔莱金 不能放过他。爱情高于一切。

克里斯宾 假如说我的主人是个为人不齿的……可是，你们说说看：难

道不正是波利奇内拉先生应该为我的主人能看上他的女儿、认他作老丈人感到光荣吗？我的主人把那么多出身高贵的千金小姐都没放在眼里，不知有多少公主为他干过多少蠢事！……噢，是谁来了？（朝右侧第二道幕张望。）啊，是科隆比娜！过来吧，美丽的科隆比娜，不必害怕！（科隆比娜走出。）这里都是熟人。我们一致对你十分赞赏，而我们之间的友情足以保证你安然无恙。

第二场

前场人物。科隆比娜从右侧第二道幕，即过道，走出

科隆比娜 堂娜西雷娜打发我来打听一下你的主人的情况。天刚一亮，西尔维娅就到我们家来，把事情原委对我的主人讲了。她说，除非是作了莱安德罗先生的妻子，否则绝不回她父亲的家，也不离开我的主人的家。

克里斯宾 她是这么说的？啊，多么了不起的姑娘！啊，多么痴情的心！

阿尔莱金 我多么想为他们的婚礼写一首赞歌啊！

科隆比娜 西尔维娅以为莱安德罗伤势严重……她从阳台上听到了剑击和你呼救的声音，然后就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才被人救醒。快说说莱安德罗先生的情况。不弄清楚，她会急死的，我的主人也很不放心。

克里斯宾 告诉她，我的主人安全脱身，因为得到爱神的庇护。告诉她，只有爱情才会给人以致命的创伤……告诉她……（看到莱安德罗走过来。）啊！他本人来啦，他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们的。

第三场

前场人物。莱安德罗从右侧前幕后走出

上尉 （拥抱他。）我的朋友！

阿尔莱金 （拥抱他。）朋友，先生！

科隆比娜 啊，莱安德罗先生！您安然脱险！太让人高兴啦！

莱安德罗 你们怎么都知道了？

科隆比娜 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街头巷尾，人们三五成群，都在议论和指责波利奇内拉先生。

莱安德罗 你们怎么看？

上尉 如果再有人想袭击您！……

阿尔莱金 要是他还反对你们相爱！

科隆比娜 全都不会有用的。西尔维娅在我的主人家里，除非是为了同您结婚，否则就不会迈出大门……

莱安德罗 西尔维娅在你们家里？她父亲……

科隆比娜 波利奇内拉先生躲起来啦，算是聪明。

上尉 他以为靠他那不义之财就可以为所欲为！

阿尔莱金 他曾经为所欲为，但对爱情……

科隆比娜 他居然想以那种卑鄙手段来暗害您！

克里斯宾 十二名剑客，十二名……我数过啦！

莱安德罗 我只看到了三四个。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想说没有那么危险，因为不想炫耀自己的镇静和勇敢……可是我看见了！十二名，十二名，全身披挂，一副亡命的架势。我真不相信他能逃得了性命！

科隆比娜 我得快去安慰西尔维娅和我的主人。

克里斯宾 喂，我说，科隆比娜，对西尔维娅，不安慰不是更好吗？

科隆比娜 你就交给我的主人去安排吧。西尔维娅此刻正以为你的主人快死了呢，尽管我的主人假装要拦阻，她还是马上就会不顾一切地赶到这儿来的。

克里斯宾 你的主人不会不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的。

上尉 咱们也走吧，在这儿已经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啦。此刻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继续恨波利奇内拉先生。

阿尔莱金 咱们去砸他的家……煽动全城的人来反对他……要让他知道，虽然直到如今没有哪一个人敢和他作对，可是，现在大家扭成一股绳就敢啦。要让他知道，众人的威力，众人的信念。

科隆比娜 他会亲自来央求您娶他的女儿的。

克里斯宾 对，对，你们快去吧，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的主人的生命还没有保障……曾经企图杀害他的人，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上尉 别怕……我的朋友！

阿尔莱金 朋友，先生！

科隆比娜 莱安德罗先生！

莱安德罗 谢谢诸位，朋友们，忠诚的朋友们。（除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外，其余的人从右侧第二道幕退了回去。）

第四场

莱安德罗和克里斯宾

莱安德罗 你在搞什么名堂，克里斯宾？你想干什么？你打算用这些计谋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啊？你以为我信啦？剑客是你雇来的，全都是你搞的鬼。要不是他们并不认真，我可真的对付不了！

克里斯宾 这都是为了实现你的理想，你还要责备我？

莱安德罗 不行，克里斯宾，不行。你很清楚，这样不行！我爱西尔维娅，不管情况如何，我不愿意骗得她的爱。

克里斯宾 你也很清楚会得到什么后果……如果爱就是出于良心考虑而甘心失去所爱……西尔维奴本人也不会感激你的！……

莱安德罗 你说什么？要是她知道了我是什么人！

克里斯宾 等她知道了，你也就不再是你啦，而是她的丈夫，她心爱的丈夫。到时候，你尽可以作她所希望的、心爱的、忠实的、尊贵的丈夫……一旦得到了她的爱……和她的嫁妆，你不就成了完美无缺的绅士了吗？你不像波利奇内拉先生，不管他多么有钱、多么奢华，但却未能诚实做人……他生性奸诈；可是你，你只是出于需要……要不是我跟着你呀，说不定由于顾虑重重而早就饿死了。啊！你以为，要是我认为你是另外一种人，会甘心让你去恋爱？……不会的，我会让你去搞政治，那样的话，到咱们手的就不只是波利奇内拉先生的金钱，而是整个世界……不过，你没有野心，只追求幸福。

莱安德罗 可是，你没有看到我不会幸福吗？像这样靠撒谎去骗取爱情和财富，只能是我没有真爱，因而也不会幸福。然而，我是真爱的，又怎么能撒谎呢？

克里斯宾 那你就别撒谎好了。你就去爱吧，真心实意地去爱，拚命地去爱。不过，你要着意保护自己的爱情。为了爱而对可能使我们失去被爱条件的某些事情避而不提，不能算是撒谎。

莱安德罗 这倒是精明的主意，克里斯宾。

克里斯宾 你应该先考虑一下，你的爱是否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恋爱问题上事事都要精明。而最大的精明不在于欺骗别人，而在于欺骗自己。

莱安德罗 我不能自我欺骗，克里斯宾，我可不是那种在出卖良心的同时也出卖理智的人。

克里斯宾 所以我说你搞不了政治。让我说对了。理智是分辨真伪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在自己说过的谎话面前失去了分辨真伪的能力，就等于失去了自己，因为这样一来，就将永远也不能再恢复本来面目，他自己也将变成一个谎言。

莱安德罗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套理论，克里斯宾？

克里斯宾 在苦役船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当时，关于自己的理智的领悟，使我意识到，与其说自己狡诈，倒不如说自己笨。多一点儿心计而不是那么笨，我就不会去划船，倒可能去指挥那些船。所以，我发誓不再回去。由于你的缘故，我的这个誓言可能无法兑现，所以，你应该知道，现在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莱安德罗 你说什么？

克里斯宾 咱们的处境已经到了无法再持续下去的地步啦。咱们的信誉已经用光了，人们开始要求得到一点儿真正的实惠。盛情款待咱们多日的客店老板，希望得到你的慷慨报答。潘塔隆先生，出于对客店老板的信任，为咱们提供了一切所需，咱们才能住进这栋豪华的房子里……受到这种派头的迷惑，各色商人毫不怀疑地供应给咱们一切。堂娜西雷娜在你的恋爱过程中，帮了咱们那么大的忙……他们都希望得到理应得到的报酬，对他们有更多要求是不公正的，对如此殷勤的人是不应有任何抱怨的……这个美好城市的名字将以金字铭刻在我的心中，从现在起，我要宣布它是我的第二故乡！除此之外……你忘了还有人从别处来追踪咱们吗？你以为在曼图亚 和佛罗伦萨干过的事情会被人遗忘吗？你还记得博隆尼亚的著名案件吧？……整整三千二百个卷宗啊，且不说咱们逃离的时候还在无限止增加呢！在那位受理这一案件的非同一般的法学博士的笔下，什么案卷写不出来呀？什么事情不可以变成理由和依据呀！还有疑点呢？你居然还要因为我展开了这场一日之间就可以决定咱们的命运的战斗而责怪我？

莱安德罗 咱们逃吧？

克里斯宾 不！仓皇逃窜的日子已经过够了！今天就将决定咱们的命运……我给了你爱情，你要救我的命。

莱安德罗 可是，咱们怎么脱身？我能做什么？你快说。

克里斯宾 已经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只要接受别人奉献给我们的就够了。别忘了，咱们已经制造了许多利害关系，拯救咱们就是大家的利益所在。

第五场

前场人物。堂娜西雷娜从右侧第二道幕，即过道，走出

西雷娜 可以吗，莱安德罗先生？

莱安德罗 堂娜西雷娜！是您来啦？

西雷娜 您看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啊。爱嚼舌根的人有的是。我来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绅士家里！……

克里斯宾 要是有人敢对您的名声起疑，我的主人是有办法堵住他们的嘴的。

西雷娜 你的主人？我信不过。男人全都好吹牛！不过，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要为您效劳。先生，昨天夜里有人想害您，是吗？到处都在议论这事儿……还有西尔维娅！可怜的孩子！她是多么爱您啊！我真想知道您通过什么办法让她如此倾心！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知道，一切都要归功于您的厚爱。

西雷娜 我不能说自己没有很大功劳……尽管对他还不甚了解，但总是说了他许多我不该说的好话……我为了您的爱情冒了极大风险。要是您食言……

克里斯宾 您怀疑我的主人？您不是有他亲笔签名的凭据吗？……

西雷娜 好一个亲笔签名！你们以为咱们之间还不知道相互的底细呀？我知道该相信什么，也知道莱安德罗先生会实现自己的诺言。要是你们觉得今天是我该倒霉的日子，如果能够得到他答应我的一半，我情愿放弃那另外的一半……

克里斯宾 您说今天？

西雷娜 多灾多难的日子！不多不少，整整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失去了第二个丈夫，也是我头一个、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真正爱过的人。

克里斯宾 但愿这是对第一个的称赞。

西雷娜 第一个是父亲给我找的。我不爱，尽管如此，我还是忠于他的。

克里斯宾 您心里总明白吧，堂娜西雷娜？

西雷娜 还是别提那些陈年往事吧，提起来让人伤心。咱们还是谈谈希望的好。你们知道西尔维娅想跟我一起来吗？

莱安德罗 到这儿来？

西雷娜 你们作何感想？波利奇内拉先生又会怎么说？全城都对他忿忿不平，非逼着他让你们结婚不可！

莱安德罗 不行，不行；快别让她来。

克里斯宾 嘘！您知道，我的主人是口是心非。

西雷娜 我明白了……要是让西尔维娅来到他的身边，并且永远不再离开，他什么豁不出来？

克里斯宾 什么豁不出来？这您可就不知道喽！

西雷娜 所以我才问。

克里斯宾 哎哟，堂娜西雷娜！……要是我的主人今天作了西尔维娅的丈夫，明天就兑现对您许下的诺言。

西雷娜 要是娶不到呢？

克里斯宾 那么……您就将一无所获。这下子，您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吧。

莱安德罗 住嘴，克里斯宾！够了！我不容许把我的爱情当成生意。您快去吧，堂娜西雷娜，去让西尔维娅回到她父亲家里去，千万别到这儿来，并且赶快永远把我忘掉，我要逃到她永远也不可能再听到我的名字的地方去……我的名字！难道我也有名字？

克里斯宾 你不能少说两句吗？

西雷娜 他这是怎么啦？这发的是哪路疯啊！您快清醒清醒吧！这样的好运，就这么轻易地放掉！……这不只是您个人的事情。您该明白，有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运气上。我可是个有身份的女人。我不顾一切地为您效力，可不能受这种愚弄。您可千万不能发这个疯，您一定得娶西尔维娅，否则的话，会有人找您算这笔欺诈帐的，莱安德罗先生，您别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依无靠的……

克里斯宾 堂娜西雷娜说得非常对。不过，您要知道，我的主人之所以会说出这种话来，是因为您不相信他，让您给气的。

西雷娜 不是不相信他……原因是各方面的，我全都说了吧……波利奇内拉先生可不是轻易让人捉弄的人……你们昨天夜里捣鬼，煽动人们来恨他……

克里斯宾 您说我们捣鬼？

西雷娜 得了吧！咱们之间，谁还不了解谁呀。告诉你吧，剑客里面有我的一个亲戚，其他的跟我关系也很密切……实说吧：波利奇内拉先生也没有睡大觉，城里人都说，他已经把你们的情况告官啦，要让你们完蛋；还说，今天还从博隆尼亚转来了一个案卷……

克里斯宾 同案卷一起还来了个该死的法官！一共带来三千九百个卷宗……

西雷娜 正是这么说的，没错儿！你们总该明白，不能再浪费时间啦。

克里斯宾 磨磨蹭蹭，浪费时间的是您啊！快回家去……告诉西尔维娅……

西雷娜 西尔维娅就在这儿。她跟科隆比娜在一起，冒充我的贴身丫头，同我一道到了这儿。此刻正在客厅外面等着呢。我对她说，您受了重伤。

莱安德罗 啊，我的西尔维娅！

西雷娜 她心里只怕您会死掉，根本没考虑到这儿来见您会冒什么风险。我够朋友吧？

克里斯宾 令人敬佩。快，你快躺在这儿，假装疼痛不堪、昏迷不醒。非这样不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边威胁边把他按到一把安乐椅上。）

莱安德罗 好吧，听你们的。我知道……我明白……可是西尔维娅却被蒙在鼓里。对，我想见她。让她进来，不管你们怎么样，不管其他人会怎么样，不管她本人能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她。

克里斯宾 你们要明白，我的主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西雷娜 我看他还不至于那么蠢、那么没有头脑。你跟我来。（同克里斯宾从右侧第二道幕，即过道，退出。）

第六场

莱安德罗。西尔维娅从右侧第二道幕走出

莱安德罗 西尔维娅！我的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 你没有受伤？

莱安德罗 没有，你不是看见了嘛……那是一个骗局，是为了把你骗到这儿来的花招。不过，你不必害怕，你父亲马上就会来的，到时候你跟他走，也不必指责我……嗨！只是对爱情的憧憬搅乱了你内心的宁静，你就当这是一场恶梦吧。

西尔维娅 你说什么，莱安德罗？你不是真爱我？

莱安德罗 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所以我才不能骗你！你快离开这儿吧，除了带你来的人以外，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来过。

西尔维娅 你有什么好怕的？我在你家里不是很安全吗？我可是毫不犹豫地就来了……在你的身边，我还会有什么危险？

莱安德罗 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你说得对。你太天真，我的爱会保护你的。

西尔维娅 我父亲干出了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再也不要回到他的家里去啦。

莱安德罗 别这样，西尔维娅，别怪罪你父亲。不是他。这又是一个骗局、一个谎言……你快离开我吧，把我忘掉，我只不过是个无名无姓的可耻亡命徒，正被官府通缉。

西尔维娅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倒是我父亲的行为使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情。就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我真命苦！

莱安德罗 西尔维娅！我的西尔维娅！你那甜蜜的言词是多么残酷啊！发自你那不知什么是邪恶、不了解人生世事的心灵深处的崇高信任是多么残酷啊！

第七场

前场人物。克里斯宾从右侧第二道幕跑出

克里斯宾 先生，先生！波利奇内拉先生来啦。

西尔维娅 我父亲！

莱安德罗 没关系！我要亲手把你还给他。

克里斯宾 要知道，不是他一个人。来了好多人，还有法官。

莱安德罗 啊！要是他们看见你在这儿，在我身边！肯定是你报告的……不过，你枉费心机。

克里斯宾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这回事情可闹大了，我担心咱们是没有救的啦。

莱安德罗 救咱们，不，我连想都不去想！……可是要救她。你得躲起来。你留在这儿。

西尔维娅 那你呢？

莱安德罗 不必担心。快，他们来啦！（把西尔维娅藏入里间。对克里斯宾。）你去看看他们来干什么。只是要当心，在我回来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到那里去……别无逃路啦。（朝窗户走去。）

克里斯宾（拦阻他。）先生！慢！别这么去死！

莱安德罗 我一不想自杀，二不想逃跑，只是要救她。（从窗口向上爬去，消失不见。）

克里斯宾 先生，先生！还算好！我以为他想跳楼，结果是朝上爬……还得耐心等待……他还打算飞……的确，蓝天是他的领域。而我，却要留在地上，尤其是此时此刻，更要站稳脚跟。（非常心平气和地坐到了椅子上。）

第八场

克里斯宾。波利奇内拉先生、客店老板、潘塔隆先生、上尉、阿尔莱金、法官、文书和两名手持案卷的法警一起从右侧第二道幕，即过道，走出

波利奇内拉（在幕后，对假想中留在外面的人。）你们把好门，不论男女、不论猫狗，一律不许放出去！

客店老板 他们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这两个强盗、凶手？

潘塔隆 天哪 - ...天哪！我的钱！我的钱！（众人依次出常法官和文书走到桌边，准备记录。两名法警抱着厚厚的案卷肃立一旁。）

上尉 克里斯宾，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阿尔莱金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潘塔隆 天哪！天哪！我的钱！我的钱！

客店老板 把他们逮起来……看牢！

潘塔隆 他们跑不了……跑不了！

克里斯宾 这是干什么？怎么能这样私闯贵绅住宅？幸亏我的主人不在。

潘塔隆 住嘴，住嘴，你是帮凶，饶不了你！

客店老板 帮凶？跟他所谓的主人一样，也是凶犯……骗我的正是他。

上尉 这该怎么解释，克里斯宾？

阿尔莱金 这些人说的可是事实？

波利奇内拉 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克里斯宾？你以为，你的鬼花招对我能有用处？是我想害死你的主人？我是老吝啬鬼，不顾自己女儿的死活？全城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诅咒我？咱们就走着瞧吧。

潘塔隆 得啦，波利奇内拉先生，这是我们的事情，归根到底，您没受任何损失。可是我……我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借给了他们，没有要任何抵押！我这后半辈子算完了！我可怎么办哪？

客店老板 还有我怎么办？你们说说看，我把他们当成贵人，为了给他们以合身份的招待，不仅用尽了自己的所有，而且还去典当。这下子我可倾家荡产啦！

上尉 我们也上了这两个无耻之徒的当！我居然用自己的剑和大无畏精神去效忠骗子，人们会怎么说？

阿尔莱金 还有我，我把他当成贵族老爷，左献一首诗，右献一首诗。

波利奇内拉 哈，哈，哈！

潘塔隆 您就笑吧，笑吧！……反正没受任何损失……

客店老板 什么也没丢……

潘塔隆 快，快！那个无赖在哪儿？

客店老板 搜，把他搜出来。

克里斯宾 慢着。要是你们向前跨出一步……（用剑威胁。）

潘塔隆 你还敢吓唬人？这怎么让人受得了哇？天哪，天哪！

客店老板 惩罚他们！

法官 先生们……要是不听我的，咱们就将一无所获。任何人不得自己执法。法律不是施暴、不是复仇，而且“罚之过当，其害无穷”。法律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秩序，秩序就是理性，理性就是程序，程序就是逻辑。“巴尔瓦拉·塞拉雷、达里奥、费里奥克、巴拉利普东”，把你们的控告和申诉交给我吧，我要把一切全都加进带来的案卷中去。

克里斯宾 可怕！还在增加！

法官 这两个人已有许多罪状记录在案，如今你们的指控将追录于后。我要收集齐全，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才能伸张正义。文书先生，原告人边说，你就边记下来。

潘塔隆 别再添麻烦啦，我们很清楚您的法律是怎么回事。

客店老板 一个字也别写，否则非得弄得个黑白颠倒不可……我们收不回钱来，他们也不会得到惩罚。

潘塔隆 正是，正是……我的钱，我的钱！然后再谈什么法律！

法官 没有教养，无知，不开化！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能光说你们受了害，必须弄清楚是否是蓄意加害，也就是说，分清蒙坑还是预谋，这是不一样的……尽管一般人总是把这混为一谈。请记住……在某种情况下……

潘塔隆 够了！够了！说到最后，肯定是我们这些人反倒都要成了有罪的。

法官 你们执意否定事实真相，这怎么可以呢？……

客店老板 真相很清楚！我们的钱财被骗走了。你还要什么真相，什么罪证？

法官 要知道，骗不等同于偷，更不是蒙坑或预谋，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从《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特里波尼安、埃米利安、特里贝里安……

潘塔隆 总而言之，我们的钱没了……谁也不能让我们不去想这个呀。

波利奇内拉 法官先生讲得非常在理。要相信他，把一切记录在案。

法官 您记，文书先生，快记。

克里斯宾 你们愿意听我说几句吗？

潘塔隆 不，不！闭住你的嘴，无赖……闭住你的嘴，没有廉耻的东

《十二铜表法》：古罗马最早编纂的法典。传统上被认为是在公元前四五一至前四五 年制订的。它是应平民的要求，由一个十人委员会草拟的一部法典。公元前四五 年这部法典被公布在广场上，它承认贵族阶级和家长制家庭的特权，还不起债要当奴隶是合法的，以及宗教习惯可以干预民事案件等。罗马人把《十二铜表法》奉为法律的一个主要渊源。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皇帝。

特里波尼安（？—545）：拜占庭帝国的法律权威和官员。

埃米利安（？—253）：罗马皇帝。

西……

客店老板 到了你们该去的地方以后，有你们讲话的机会。

法官 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应该讲的。法律要听各方的陈述……您记，您记。在某某城……某年某月……首先似乎应该登记这间屋子里的资产……

克里斯宾 请您一件也不要漏掉……

法官 接下去是请原告方面交保证金，以免对他们的诚意发生怀疑。交两千埃斯库多就够了，外加用他们的产业担保……

潘塔隆 您说什么？我们要交两千埃斯库多？

法官 本来应该是八千，鉴于诸位都是有一定名望的人，只是一个意思而已，我一向不是个不尊重别人的人……

客店老板 算了，别再记啦，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法官 怎么？你们就这么糟蹋法律呀？以对执法人员粗暴无礼的罪名，另立一案。

潘塔隆 这家伙非把咱们毁了不可！

客店老板 他疯了！

法官 你们说“家伙”、“疯了”？放尊重点儿。您记，记下来：还恶言辱骂……

克里斯宾 让你们不听我的，报应。

潘塔隆 你说，你说，看样子，会有个好结局。

克里斯宾 那就先让那家伙歇手，否则他会弄出可以堆成山的案卷来。

潘塔隆 行啦！行啦！没您的事情了！

客店老板 放下您的笔……

法官 任何人也不许动手。

克里斯宾 上尉先生，请将您的剑为我们一用，剑也是法律的代表。

上尉 （走到桌边，用剑在文书正在书写的案卷上使劲儿一拍。）劳您大驾，别再写下去了。

法官 提要求也得通情达理呀！不要吵闹，有个问题得先说清楚……你们诉讼双方先谈……不过，趁这个工夫，可以登记资产……

潘塔隆 不，不！

法官 这是不能省略的例行公事。

克里斯宾 等到需要的时候，您再登记吧。现在，请允许我同这些尊贵的先生们单独谈一谈。

法官 要是有必要将您对他们说的活记录在案的话……

克里斯宾 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字都不要记，否则我就什么也不说啦。

上尉 让他讲。

克里斯宾 我该怎么跟你们说呢？你们抱怨什么？损失了钱财？你们想要怎么样？收回失去的钱财？

潘塔隆 就是，就是！我的钱！

客店老板 我们的钱！

克里斯宾 那就请听我说……你们如此败坏我的主人的名誉，让他娶不成波利奇内拉先生的女儿，还怎么可能收回你们的钱财呢？妈的……我早说过，宁愿跟无赖打交道也不给傻瓜办事情！瞧瞧你们干的好事吧，如今又

插进来了官府，可如何是好呢。把我们打发到苦役船上或别的什么更糟糕的地方去，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难道把我们的皮撕成条条可以当钱花不成？我们完了，难道你们就能发财，就能高贵，就能伟大？恰恰相反，要不是你们恰巧在这时候坏了我们的事情，今天，就在今天，你们不仅可以收回你们的钱，而且还连利息都分文不少……要不是有了这些官府的代 表，光这利息就足以让你们美死了……我已经把利害讲得很清楚啦，随你们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法官 他们谈僵了……

上尉 我始终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坏。

波利奇内拉 这个克里斯宾……完全可能把他们说动……

潘塔隆 （对客店老板。）你对这个怎么看？仔细想想……

客店老板 你怎么看？

潘塔隆 你说，你的主人本来今天就能娶到波利奇内拉先生的女儿。要是他不答应呢？……

克里斯宾 不答应也没有用。他的女儿已经跟我的主人私奔啦……马上就会人人皆知……他比任何人都 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没有名份的逃犯私奔。

潘塔隆 既然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客店老板 咱们会心软的。那个坏蛋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

潘塔隆 说得对。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相信他。惩罚他，惩罚他！

克里斯宾 这样一来，你们可就吃亏大啦！

潘塔隆 咱们再想想……波利奇内拉先生，您说两句？

波利奇内拉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潘塔隆 假如我们没有理由告官，假如莱安德罗先生果真是 个至为高贵的绅士……不可能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

波利奇内拉 您说什么？

潘塔隆 假如您的女儿真心爱他，以至于跟他私奔。

波利奇内拉 我的女儿跟那家伙私奔？谁说的？哪个不要脸的？……

潘塔隆 别生气。只是假设嘛。

波利奇内拉 假设也不行。

潘塔隆 别急嘛。假如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您会让女儿嫁给他吗？

波利奇内拉 嫁给他？我宁愿宰了她！不过，这么想本身就太荒唐啦。我明白得很，你们是想牺牲我来收回自己的钱，你们同样也是一帮坏蛋。休想，休想……

潘塔隆 瞧您说的，既然您也牵连在内，就别说什么坏蛋不坏蛋。

客店老板 就是，就是嘛！

波利奇内拉 坏蛋，坏蛋，想合伙坑我！没门儿，没门儿！

法官 别担心，波利奇内拉先生。即使他们不再坚持控告他，难道这已有的案卷就不算数啦？您以为那里记载的都可以一笔勾销？要知道，那里记载着 赃证确凿的五十二宗罪行，还有好多有待取证的。

潘塔隆 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克里斯宾？

克里斯宾 即使果真有那么多罪行，也不过全都跟眼前这些差不多……还不了债，因为我们从未有过钱。

法官 那可不成！我该得的那部分，是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的。

克里斯宾 那就让这些告状的人出吧，我们只有光身人两个。

法官 诉讼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用这屋子里的东西来顶替好啦。

潘塔隆 您说什么？我们还想靠这些东西多少捞回来一点儿呢。

客店老板 那当然，否则……

法官 您记下来，记下来，大家七嘴八舌，我们谁也听不出谁的理由来了。

潘塔隆、客店老板不能记！不能记！

克里斯宾 听我说，法官先生。要是您什么也不记，而是一次付清您的……什么来着？酬金吧？

法官 诉讼费。

克里斯宾 随您怎么叫法。您看怎么样？

法官 这个嘛……

克里斯宾 这么说吧，要是波利奇内拉先生肯把女儿嫁给我的主人，他今天就可以变得有钱、有势。您想想看，那姑娘是波利奇内拉先生的独生女，要知道，我的主人肯定是要继承他的一切财产，要知道……

法官 可以，可以研究。

潘塔隆 他跟您说了什么？

客店老板 您打算怎么办？

法官 让我想想。这小伙子不笨，看来，对法律程序也不是一无所知。考虑到，你们所受的损害完全是金钱上的，而且，在哪方面受到损害就该在哪方面予以补偿，这就是最公正的惩罚；考虑到，早在古代野蛮而原始的同态复仇法中就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不是以眼还牙，也不是以牙还眼……对眼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应该以钱还钱。归根到底，他没有害了你们的命，所以不必要他偿命。他没有伤及你们的人身和声誉，因而要给他以同样的报复。对等就是最大的公正，正如拉丁文所说“*Equitas justitia magnaest*”。从《法学汇编》到特里波尼安和埃米利安，特里波尼安……

潘塔隆 别再说下去啦。只要他给我们钱……

客店老板 如果他给我们钱……

波利奇内拉 一派胡言，给什么钱，说到哪儿去啦！

克里斯宾 事情是你们诸位都想救我的主人，为了你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救我们。你们，为了金钱不受损失；法官先生，为了不想失去您为自己那一大堆渊博学识明码标出的可观售价；上尉先生，人人看见您跟我的主人为伍，为自身利益着想，不愿意让人说您同亡命之徒有交情；您，阿尔莱金先生，人们知道您滥发诗兴之后，您的诗文就将一文不值；还有您，波利奇内拉先生……我的老朋友，因为您的女儿已经成了上天和世人所共同承认的莱安德罗先生的妻子。

波利奇内拉 胡说，胡说！放肆，不要脸！

同态复仇法系早期巴比伦法律所发展的一个原则，即犯罪分子应当受到和他施加给受害人完全相同的伤害或损失来作为惩罚。

五三 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命法学家特里波尼安编纂的一部法典，全卷五十卷。五五三年《法学汇编》出版，具有法律效力。

克里斯宾 那么，还是开始登记屋子里的资产吧！您记吧，记吧，这几位先生都可以充当证人。先从这间屋子登记起。（拉开舞台深处的门帘，西尔维娅、莱安德罗、堂娜西雷娜、科隆比娜和波利奇内拉太太同时出现。）

第九场

前场人物。西尔维娅、莱安德罗、堂娜西雷娜、科隆比娜和波利奇内拉太太在舞台深处出现

潘塔隆、客店老板 西尔维娅！

上尉、阿尔莱金 他们两人在一起！

波利奇内拉 这居然是真的？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连我的老婆和女儿也同他们结伙！他们串通一气来坑我！捉住那家伙，捉住那些女人，捉住那个骗子，要不我就……

潘塔隆 您疯啦，波利奇内拉先生？

莱安德罗 （在众人陪同下走到舞台前部。）您的女儿以为我受了重伤，由堂娜西雷娜陪看来到了我这里，我立即去找您的太太前来陪伴她，西尔维娅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了解我贫穷、奸诈、下贱的经历，我相信，爱的幻梦已在她的心底荡然无存……您把她领走吧，领走吧，我求求您，然后我就去投案自首。

波利奇内拉 教训女儿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对你……快把他捉起来！

西尔维娅 爸爸！您不救他，我就不活啦。我爱他，永远爱他，如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他。他心灵高尚，但遭遇很不幸；他本可以用谎言骗我轻信，但却对我讲了实情。

波利奇内拉 住嘴，住嘴，疯丫头，不顾廉耻！都是你妈教的……像她一样爱虚荣，不切实际。这是中了浪漫小说的毒，中了月下音乐的毒。

波利奇内拉太太 我的女儿只要不嫁给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样都行；否则她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不幸。你的钱财对我有过什么用处？

西雷娜 说得好，波利奇内拉太太。有钱而没有爱，能有什么用？

科隆比娜 有爱没钱也不行。

法官 波利奇内拉先生，最好还是让他们结婚吧。

潘塔隆 全城都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客店老板 所有的人都会同情他们。

上尉 我们可不能让您虐待女儿。

法官 一定要把在这儿发现姑娘同她的情人在一起的事实记入案卷。

克里斯宾 我的主人唯一缺少的是钱，而品德却比任何人都要高尚……您的外孙，只要不是想学外公……肯定个个都会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

众人 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结婚！

潘塔隆 否则，我们绝不答应。

客店老板 把您的老底儿全都抖落出来……

阿尔莱金 您绝对占不到便宜……

西雷娜 一个有身份的夫人，为这如今少见的痴情所感动，代为向您求情。

科隆比娜 这简直就像是小说中的故事。

众人 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结婚！

波利奇内拉 结婚就结婚吧，愿他们不得善终！我的女儿将没有嫁妆，也不得继承……我宁愿倾家荡产，也不能让那个坏蛋……

法官 那可不行，波利奇内拉先生。

潘塔隆 您在胡说些什么呀？

客店老板 简直没动过脑筋！

阿尔莱金 这算怎么回事？

上尉 我们绝不答应。

西尔维娅 不，爸爸，我任何东西也不要，我要跟他共命运。这才说明我真爱他。

莱安德罗 只有这样，我才能接受你的爱……（众人跑向西尔维娅和莱安德罗。）

法官 他们说什么？是不是疯了？

潘塔隆 那可不行！

客店老板 你们非要不成！

阿尔莱金 你们将幸福而富足。

波利奇内拉太太 让我女儿受穷！那家伙真狠心！

西雷娜 爱情可是个病弱的婴儿，受不得半点儿饥寒。

法官 这可不成！波利奇内拉先生是个有身份的人，又是慈爱的父亲，必须当场签署厚赠的文凭。记下来，记下来，文书先生，对此，任何人不得反对。

众人 （除波利奇内拉外。）记下来，记下来！

法官 你们，年轻的爱侣……你们必须接受这些财物，过分的猜疑，谁都不会领情。

潘塔隆 （对克里斯宾。）欠我们的钱，要还的吧？

克里斯宾 那还有疑问？不过，你们必须声明，莱安德罗先生从未欺骗过你们……你们看，为了满足你们的贪欲，他却不得不违心地接受那笔馈赠。

潘塔隆 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个高贵的绅士。

客店老板 一向。

阿尔莱金 人人都是这样看的。

上尉 永远这样认为。

克里斯宾 现在，法官，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足够的泥土将那个案卷埋葬？

法官 我早有准备。只要改动一下某些句子的标点……您看这儿：原来说……“如果是不承认……”只要加个逗点，就变成了“如果是，不承认……”还有这儿：“如果不，应该判其……”就可以成为“如果不应该判其……”

克里斯宾 啊，可敬的逗点！奇妙的逗点！天理的智慧！法律的权威！裁判的谬误！

法官 现在我对你的主人的崇高品德坚信不疑。

克里斯宾 不必费心。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钱是可以如何改变一个人的。

文书 那些逗点都是通过我的手来去掉或加上的……

克里斯宾 在给您更大的酬劳之前……先拿着这根链条，是金的。

文书 可合乎法律规定成色？

克里斯宾 您一看就知道，因为您最懂得法律规定……

波利奇内拉 我只提一个条件：永远不得再让这个无赖服侍你。

克里斯宾 不用您提，波利奇内拉先生。您以为我像我的主人一样胸无大志吗？

莱安德罗 你打算丢下我吗，克里斯宾？那我可是太伤心啦。

克里斯宾 您不必伤心，我对您已经不再有用啦，离开我，您也就不再是原来的您了……我对您说什么来着，我的主人？大家会一齐来救咱们的……请相信这一点。为了达到目的，收买人心，不如制造利害关系……

莱安德罗 你错了，没有西尔维娅的爱，我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结局。

克里斯宾 而那爱，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利害？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把它计算在内的，而且一向得到它的帮助。演到这里，全剧告终。

西尔维娅（对观众。）在这出戏里，就像在人生的舞台上一样，你们已经看到，这些傀儡如同世人，都是由粗粗的线绳牵动着的，而这线绳就是利害得失、卑劣情感、狡诈心计以及本身地位的种种因素：扯动双脚，就得蹒跚而行；扯动手臂，就艰难劳作、愤怒抗争、潜心偷窃、凶狠搏杀。不过，在那些线绳当中，有时候，会有一根仿佛是用太阳和月亮的光缕捻成的细线突然从天而降，一直连到心弦之上，这就是爱情之线。这爱情之线，会使世人，正像那些具有人形的傀儡一样，变得圣洁，使我们的额头泛出黎明的霞光，使我们的心生出翅膀，并且告诫我们：舞台上并非全都是戏，我们的生活中，总还有些真诚、永恒的美好事物，即使是在演出结束之后，也不会消失。

剧 终主妇太太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多米尼卡
马利娅·
古维辛达
堂娜罗莎
达西娅
堂娜胡莉塔
波拉
霍尔哈

费利西亚诺
胡安娜 何塞
阿尼塞托大叔
贝瓦大叔
皮拉罗
弗朗西斯科
青年男女多人

剧情发生在新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村庄里。

第一幕

农民家的客厅

第一场

古维辛达。后波拉上

波拉（从后台。）古维辛达！古维辛达！古维辛达！你在哪儿呢？

古维辛达 天哪！是波拉！……我在收拾屋子，快进来！夫人，进来，进来！

波拉（上。）你可好哇？

古维辛达 你不是看见啦……好；你呢，看气色，可是比任何时候都好啊。

波拉 快别说啦，我差点儿送了命！跟你说吧，真是奇迹。怎么，你没有听说？

古维辛达 我才不相信有那么严重呢。

波拉 告诉你吧，那丫头可真是把我们气得够呛！

古维辛达 你听着！我一向谨慎，从未跟你说过什么。不过，既然你先提起了这个话茬儿，我也就说说吧。你不回避，我就更不必忌讳啦……我要对你说的是，你像你的闺女一样没脸没皮。就是这话。

波拉 说这种话之前，你该好好考虑考虑！

古维辛达 该好好考虑考虑的是你们，你们早就该好好考虑考虑了，是你们……你们以为怎么样，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哇？以为村里没人了解真相啊？

波拉 村里的人又能有什么可说的？说我女儿倒了霉……她不是头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一嫁人，谁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总而言之，她跟许许多多比她更有身份的姑娘一样，再说，要是翻翻老底儿，那些最能说长道短的……

古维辛达 最能对别人说长道短的正是你们自己！到头来，却干出了同样的事情，正是：笑话别人结果要被人笑话……你们不是议论过霍尔哈、恩格拉西娅、西斯克拉以及其他所有的女人吗？

波拉 天知道！……老天保佑！可是，难道有人那么议论我的女儿？看来你也相信了那几个长舌妇。我可非常清楚她们的底细，她们肯定也到太太面前去信口胡说啦……我正是为这事来的，我也要讲话，让太太从我嘴里了解事情的真相。

古维辛达 你本来应该待在家里！太太不想见你，更不想听你表白，不论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全都是些不知廉耻的东西！都是些下贱货！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还有脸在她眼前露面……嗨，她可是个大圣人，心地好得都显得有点儿傻气。我这么对她说过，别人也都这么对她说！……唉，你们要是能有点儿廉耻之心就好啦！虽然你们不知廉耻，要是你们的丈夫能知廉耻也就够了，也就好啦！

波拉 喂，我说，古维辛达，别忘了，这话可是你对我说的……

古维辛达 绝对忘不了！你要是愿意听我一句的话，那就赶快回翁布里亚去，别在太太跟前露面，你的闺女更不要来。

波拉 可不嘛！好让太太跟前的霍尔哈歪曲事实，让太太听她的。她嘴甜着呢，把好多人都给蒙骗了。

古维辛达 你放心，霍尔哈也好，你也好，谁也骗不了太太、骗不了我，

你们全都是一路货色……你说你女儿要嫁人啦？嫁给弗朗西斯科，对吧？只要有人愿意干，当然万事大吉！老爷当证婚人……还要送大笔贺礼？

波拉 没有别人肯……

古维辛达 但愿多米尼卡能答应，而不是收拾收拾回娘家，像在当姑娘的时候一样，去过那种随心所欲的舒适日子……

波拉 舒适？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不舒适的。虽说她出身望族，可是老爷也不是缺衣少食的穷光蛋……是她看上老爷的，她父亲本不想让她嫁……老爷的父母原打算让他娶达西娅。她很会讨人喜欢，抢走了最好的小伙子，并且还还能够打败许多条件更好、更配得上老爷的对手而洋洋得意呢。

古维辛达 配得上，说得好！只注意男人外表的女人终究要吃亏……多米尼卡就是个例子。好小伙子对她又怎么样了？还不是对别的女人好。

波拉 那她会离他而去不再作这里的太太吗？

古维辛达 想得好美！她就该老是被欺侮……又是被谁？被一个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一点儿地方能及得上她的人。

波拉 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就这么难嘛。世界本来如此，男人本来如此！

古维辛达 关于男人，我不想说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可是女人万万不该……

波拉 嗨，得啦！谁也不能说只要信上帝就不会受魔鬼的勾引。

古维辛达 魔鬼！魔鬼就是不知廉耻的女人。正是她们去勾引男人的。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男人的行为总不会超出女人认可的限度。

波拉 我倒愿意听个明白！你年轻的时候，老爷还没有……

古维辛达 在老爷成年之前，简直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曾有过的男人！在我生长和干了一辈子的家里，就没有几个能让人看上眼的男人，而其中之一就是太太的父亲，阿尼塞托大叔。阿尼塞托大叔如今一把年纪了，还让人见了喜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值年富力强，那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那时候，他们和我们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我们也都紧追不舍……然而，谁也不愿意娶穷人家的闺女……再说，我们当中也还是有知廉耻的人的……

波拉 还是有，而不是所有的；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什么样的人有的……

古维辛达 那是当然！不过，这种事情可是不曾有过的。因为一个姑娘失身，全家蒙辱！……不过，如今……倒仿佛成了光彩的事情！谢天谢地，我没生过孩子，要是我生了这么个女儿，我肯定会宰了她！……

波拉 所以你才能讲这种话，再说，你也从未缺吃少穿。

古维辛达 要是那样，我宁可去偷去抢！

波拉 我可没这么说！老天保佑我！

古维辛达 我和丈夫凭力气正大光明地挣吃挣穿；不像有些人，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廉耻……这是说给你听的！

波拉 我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你的话就像是出自我亲妈之口。

古维辛达 我要是你亲妈，我不把你揍扁了才怪呢，看你会不会像上帝所要求的那样，正正派派地做人。

第二场

前场人物及费利西亚诺和皮拉罗

费利西亚诺（从后台。）古维辛达！古维辛达！

古维辛达 您有什么吩咐？

波拉 怎么，老爷在这儿？

古维辛达 当然……你不知道？前天就来啦。

波拉 我的天哪！

费利西亚诺（从后台。）古维辛达！你干什么呢，不快过来？

古维辛达 就来啦，就来啦！……（对波拉。）你可是了解他的……等着瞧吧，他会知道你是来向太太告状的……

波拉 我可该对他怎么说呢！（费利西亚诺和皮拉罗上。）

费利西亚诺 怎么，你还没有收拾完？

古维辛达 瞧您说的！您倒也是个急性子啊？自打到这儿以后，我还没有歇过气呢……您说说看……又是刷又是洗……自从上次太太住过以后，就未曾有人打扫过……明摆着嘛！这儿没有仆人，全都是老爷！

皮拉罗 你这是在贬低别人……霍尔哈尽心尽力，我们都很忠于职守……就你，一见了老爷总有说词。

费利西亚诺 你插什么嘴！……（对波拉。）波拉！

波拉 是我，老爷，我来这儿……祝福您，老爷……您一向可好？太太……和其他人呢？

费利西亚诺 你来这儿干什么，可以问问吗？是翁布里亚出什么事儿啦？

波拉 没什么事儿……我来，是因为听说太太到草场来啦，而且身体不大好……所以，我来是想看看能不能帮忙做一点儿……

费利西亚诺 你说得多坏！你又在搅和……不叫你们，你们就别来。听明白了吗？

古维辛达 早就跟你说……

波拉 好的……怎么，这几天太太不过那边去吗？

费利西亚诺 不过去。她去那边住不惯。在河边上，又碰到这种天气，就更……我马上就要过去的，不过，在此之前，让弗朗西斯科来一趟，我有话要跟他说，不过，让他一个人来……明白了吗？

波拉 我把您的话带给他。

费利西亚诺 那你就快走吧……吃过午饭吗？

波拉 没有，老爷。我一大早就出来了。

费利西亚诺（对古维辛达。）给她点面包和香肠……你可以在路上吃……也给我们弄点儿吃的，霍尔哈在河边洗衣服，我和皮拉罗得去迎太太，她大概快到了。

古维辛达 您想吃什么？

费利西亚诺 什么都行，什么快就吃什么……

古维辛达 皮拉罗，你去看看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干柴来，你原来弄来的柴禾太湿，点不着火……再说，你昨天晚上放在外头，又让露水打了。

皮拉罗 门洞里放不下嘛。

古维辛达（对波拉。）走吧，去拿吃的……

波拉 我走啦，请您保重，愿太太尽快康复，愿您一切如意……

费利西亚诺 对了……我听说马丁告了特莱斯福罗的人……

波拉 他抓住他们在砍柴……天天砍，砍的又不是枝枝稍稍，而都是最好的大柴。这还不算，他们还打瘸了我们的一条狗、偷走了马丁忘记而丢在恩希纳尔那儿的几副马僵绳……此外，他们还编了一些下流小曲来……贬低我们，还有您，我不能不对您讲清楚。

费利西亚诺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你去告诉马丁，从今以后，在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之前，不能再去跟特莱斯福罗的人打官司。

波拉 这样一来，他们可就更加有恃无恐啦！肯定是帕特罗那娘儿们跟您嚼过舌根。

皮拉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让我们太平点吧！

费利西亚诺 要你多嘴！

波拉 就我们来说……其实，哪怕连个树毛也不留下……只要老爷乐意！

古维辛达 快要到头啦，说不定哪一天，咱们大伙全都让人家用铁链拴住脖子拉进大狱……

费利西亚诺 你也来多嘴多舌！你们都是是非精。

古维辛达 我看您好像是想自找倒霉！

费利西亚诺 想自我倒霉的是你们！你呀，还是去干你的事情；你嘛，赶快回去……这些女人家！要我说，对你们全都该照我的主意整治……

波拉 好大的火气！

古维辛达 不无原因……何止是不无原因！咱们走。（古维辛达和波拉下。）

第三场

费利西亚诺和皮拉罗

费利西亚诺 （掏出烟丝和卷烟纸。）卷根烟抽吧，皮拉罗……

皮拉罗 波拉肯定是有事才来的。

费利西亚诺 能有什么事儿！还不是找太太搬弄是非。就好像咱们面对的是非还少似的！

皮拉罗 这个波拉是冲着咱们来的。我已经提醒过霍尔哈，让她少跟那个女人搭茬儿，最好是一句话也别讲。女人全都是一路货色！我早就看透了！只要两个女人凑到了一起，准得天下大乱……

费利西亚诺 所以，男人永远不该结婚！

皮拉罗 我也这么说。婚姻对女人来说是好事，不过，男人不该这么轻易地就失去自由……倒不是我有什么不称心的，老天原谅，有许多女人远不如霍尔哈……不过，我认为，光棍一条，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会要什么有什么的。拿我来说吧，当兵那会儿，要比现在穷多了，可是却从未缺过钱花。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不过，事实如此。自从结婚以后，总是感到拮据，就连买几根纸烟的钱都没有……当然了，不能说我什么时候挨过饿，上帝原谅我，有人比我的情况还糟；不过，我再也没有过过像当时的那种日子：一无所有而又一无所缺。我说不清楚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如此……您别扔掉……（向费利西亚诺要过火柴，点着精心卷成的烟卷。）

费利西亚诺 喂，昨天你回村以后，谁在家里？见过太太吗？

皮拉罗 当然见过。

费利西亚诺 气色如何？

皮拉罗 老样子，对任何事情都报以她那特有的微笑……

费利西亚诺 你们讲过话吗？

皮拉罗 当然讲过……跟平时一样。她向我问起了每一个人，问起霍尔哈、孩子们，特别是安托林。她总是偏爱这个孩子，不知是否是因为您是他的教父的缘故……

费利西亚诺 还有阿尼塞托大叔，你也见过？

皮拉罗 我觉得，他的神情的确有点儿不对。还有何塞也是。

费利西亚诺 我兄弟也在那儿？……还有马利娅·胡安娜，也见过啦？

皮拉罗 对，见过，老爷，她的眼睛好像刚刚哭过……因为阿尼塞托老爷要把她带到索蒂约去，当然，她对你们和这个家是不会有二心的。她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太太。

费利西亚诺 她是罪魁祸首。

皮拉罗 我看出来了。

费利西亚诺 你看出什么了？你到村里转过？

皮拉罗 没有，老爷，从未转过……每次去，都不在村里瞎转。图个什么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跟什么人发生纠葛。那些人对我是非常嫉恨的。说到马利娅·胡安娜的事情，我是从人们的议论中悟出来的，因为，您该知道，是没人不议论的！有人说太太要跟她父亲去索蒂约，我听了以后，就说，那不是真的，太太要来这儿、来草场，您在这儿等着她，他们就嘲笑我……今天就可以知道到底谁说得对。再说，只要看看太太，就可以知道，那一切都不过是人们的议论而已，是不了解太太的为人……

费利西亚诺 对，是不了解她的为人。不过，人们那么起劲跟她说长道短，到头来总会让她起疑心的。

皮拉罗 就是。我也这么说。别人的事情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费利西亚诺 事到如今，全都怪马利娅·胡安娜。我对你不说假话，你一向对我的事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皮拉罗 是这样的，不论是现在还是年轻的时候，我都是您最贴身的人。

费利西亚诺 所以我要告诉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从未对马利娅·胡安娜说过半句含有别的意思的话。在我的心目中，她从来都是一样的。我只把她当成个小姑娘。从我认识她的时候起，她就一直在多米尼卡的身边……而且咱们也都知道她的地位，因为，有谁不知道哇？

皮拉罗 就是嘛。

费利西亚诺 否则的话，她父亲去世以后，阿尼塞托大叔又怎么会收留她呢？……在我岳父家里，她可不是个丫环，而是像多米尼卡一样的亲生女儿。

皮拉罗 是这样的，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要不是由于那种原因，阿尼塞托大叔倒也应该做点善事！

费利西亚诺 我一直对她十分敬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从小就认识了一个女人并一直同她在一起，就不会像对一个偶然相识的女人那样起那种念头。

皮拉罗 就是嘛。本来他们想让我跟一个同我一块儿长大的表妹结婚，而她各方面也对我都很合适……可是我怎么也没法对她起歪心眼……即使是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她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而是……

费利西亚诺 此外，我跟你说吧，单就我知道多米尼卡的父亲待她如己出这一点，我就是连做梦都不敢打她的主意啊。

皮拉罗 这是在情理之中嘛。

费利西亚诺 这么一说，你就该明白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行为不端的正是她本人啊！

皮拉罗 她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

费利西亚诺 明显地有所考虑！她的心眼儿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多得多。她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并对能和多米尼卡平起平坐非常得意。所以就以为可以嫁给我的兄弟何塞，而何塞也会胡里胡涂地想娶她，而不要达西娅，因为达西娅差一点儿嫁给了我，并且我们两家所有的人都赞成他们俩结婚。这就足以能让何塞跟我们扭着劲儿啦……马利娅·胡安娜对此非常清楚，为了激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对她紧追不舍。这样一来，可以惹出阿尼塞托大叔，让他一怒之下把她带走，因为，正像常言所说，欲火无需扇嘛……可以让多米尼卡大吵大闹，骂我无情无义。要是果真如此，倒也该骂……可以让我的兄弟恨我并且更加迷恋她，让大家说三道四、议论风起……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听流言蜚语的。听了无益，因为大家都会到这儿来的，你已经看到了，而且每人都有自己的说法，花样繁多。可是，我却是无辜的呀……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皮拉罗 我信，我信。

费利西亚诺 不过，她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她不可能嫁给何塞。这是咱们必须反复说明的。

皮拉罗 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要是他们两厢情愿，谁也拉不住！应该随他们……

费利西亚诺 事情是……我跟你实说了吧：马利娅·胡安娜一直都在主动找我，而我总是逃避……她对多米尼卡妒忌得要死，一心想要像她那样成为这个家里的主妇。由于目的未能达到，所以就说是我找她。更何况，我一直又有对女人是见一个喜欢一个的名声……

皮拉罗 您的确多情……

费利西亚诺 并非一贯，皮拉罗。

皮拉罗 这我同意。人都有弱点，有些女人又来搅和……有的女人就是专门惹是生非！

费利西亚诺 我看很清楚，马利娅·胡安娜的心思是先嫁给何塞以确定自己的地位，像多米尼卡一样，成为家里主宰一切的主妇……做到这一步之后，再回过头来缠我……

皮拉罗 可能是这样。

费利西亚诺 没那个门儿，我可不能对自己的兄弟干出那种勾当！如果说他还蒙在鼓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要翻脸，就早翻……等他娶了她以后，她再来故伎重演，我要默认下来不予揭穿……不是我兄弟杀了我，就是我得宰了他……要是我不肯默认，而去当面对他说：“现在看见了吧？你该知道她爱的到底是谁了吧？”那样一来，他肯定会要了她的命。而结果呢，不管怎么说，都是要毁掉一个人和一个家。

皮拉罗 可能吧……

费利西亚诺 这话你可是对谁都不能说啊，尤其是不能对霍尔哈讲。如

今人人都跟我过不去，我总得找个人诉诉苦衷吧。

皮拉罗 您该知道，我这个人的嘴是再紧不过的了。对别人的事情，我只是听听而已，从未吐露过半个字……

费利西亚诺 这我知道，所以我才对你推心置腹……可是，这个古维辛达，还没把饭准备好哇？喂，你去看看……

皮拉罗 您没听见她在门口跟人讲话吗？会是谁呢？

费利西亚诺 小点儿声！是堂娜胡莉塔跟达西娅，还有她的小姑子……他们来干什么呢？

皮拉罗 大概是从蒂恩勃罗回来。我听说她们要向圣安东尼 还什么愿，顺路绕到这儿来转一转。

费利西亚诺 来嚼舌根。她们可能都知道了……

皮拉罗 可能吧……

费利西亚诺 要是能避而不见她们就好啦！

皮拉罗 您就死了那个心吧。她们会进来的。您看，那不来啦。

第四场

前场人物并堂娜胡莉塔、堂娜罗莎、达西娅和古维辛达

古维辛达 请进来，老爷在。您看谁来了。是堂娜胡莉塔和达西娅，还有她小姑子！对不起，您怎么称呼？

罗莎 堂娜罗莎。

费利西亚诺 太好啦！

胡莉塔 见到我们感到奇怪，对吧？……你不认识我小姑子罗莎。

费利西亚诺 幸会，幸会。

罗莎 幸会，幸会。

胡莉塔 我忘了。你很少到村里来，她是前不久才过来……

费利西亚诺 请坐，吃点儿什么吧。古维辛达，你快去给她们弄点儿什么吃的东西来。

古维辛达 我请过了，她们说什么都不吃。

胡莉塔 不吃，谢谢，心领啦。我们还要在晌午以前赶回村去呢。家里在等，会不放心的。

古维辛达 对不起，我的饭才做了一半儿。（下。）

费利西亚诺 这么说，十二点以前就得回去？好吧！我还以为你们是来陪我们住上三四天的呢……

胡莉塔 天哪！三四天！家里没有我们，罗木阿尔多还不翻脸哪！

费利西亚诺 多米尼卡今天就到。大概快了。我正要到半路上去接呢……

胡莉塔 听说了，所以才来。想看看她，以为她已经到了。怎舜，你们要在牧场住一阵子吗？

费利西亚诺 看情况吧。我无论如何得转一圈，羊的问题……多米尼卡这几天身体不是太好，也许在这儿住住会有好处。你们是从蒂恩勃罗来？拜

神去了？

胡莉塔 可不嘛。这个愿都许了快两年啦。真不好意思！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在我那个家里呀，想干点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办法。再说，你是了解罗木阿尔多的，一跟他提起神和教堂，他就不听。每次我们说要去，他就把车马打发走。

罗莎 哪知道，我哥哥就是那么个人！不知是什么人给了他那种秉性。不会是我家里的人，我们家里没一个像他那样的。我们的一个舅舅是希古恩萨的坐堂神父，少有的好教士。人们都说，要不是盛年早逝，肯定能升到主教……我们的一个堂姐在马德里修女院修行，可不是从良的那种，而是另外一种，因为有两种修女……可是，我哥哥，真不知道他像谁。都怪那些坏书，那些害人的书。

胡莉塔 夫人，你别这么说！他可是什么书也不看的。

罗莎 不过，说真的！请您相信，自从我丈夫那事儿以后，我就孤身一人，要不是冲着我嫂子和我侄女，我真恨不得他死了才好呢。在我看来，一个人最要不得的就是没脸没皮。我嫂子知道，我这话可是一点儿都不假。不管是谁，一听说我的年龄……您看我今年有多大？

费利西亚诺 我对你的年龄看不出来。你显得很年轻……

罗莎 如果我告诉您我比我嫂子年轻得多，您大概会吓一跳……

胡莉塔（低声。）别听她的。

罗莎 她没受过我受过的那种罪……命苦啊……我把手帕放到哪儿去了？（对达西娅。）劳驾，把你的给我！（哭。）胡莉塔（对费利西亚诺。）别理她。命苦的是她那可怜的丈夫。终于因为受不了，跟一个女仆跑了。她才跟我们住了一个月，我们就已经受不了啦……

费利西亚诺 你们，你们向圣安东尼求的是什么庇佑啊？

胡莉塔 我嘛，我只是求他保佑大家没病没灾，只是没病没灾。此外嘛，神仙知道该给我们些什么。

罗莎 我求了给我忍受一切的信心。

费利西亚诺 达西娅求的该是个好郎君喽？

达西娅 我不想那个。有什么必要？

罗莎 荒唐！谁会想结婚啊！

费利西亚诺 您可别这么说。看来咱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喽？

达西娅 你开我玩笑！你是经常这么说的！

胡莉塔 不可能的。显而易见，上帝不赞成咱们两家结亲。先是你应该娶她，可是你却让多米尼卡迷住了心窍……

费利西亚诺 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我看出来了，我兄弟喜欢她。

胡莉塔 你不该管谁喜欢她，应该想想她喜欢谁。

费利西亚诺 我觉得她好像也喜欢我兄弟。

达西娅 没那回事儿。

胡莉塔 总之，看样子……你兄弟，这你是知道的，同样又迷上了马利娅·胡安娜……你们兄弟都是好色之徒……你们的父亲就没能给你们以应有的教育，我早就说过……不是因为是多心，是因为你们哥儿俩谁也不会给任何女人以幸福。

费利西亚诺 您倒是非常明白。

胡莉塔 你是知道的。我是旧卡斯蒂利亚人。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奸诈……

我的女儿差点儿像如今的多米尼卡一样嫁给你！说真的，她……又有什么法子呢？你能娶她就不错了。因为坦白地说，可不是小瞧她啊，她配不上你……她父亲倒是有的是钱和地……可是早先呢……咱们谁不知道她家早先的情况呢？她祖父只不过是叔叔华尼托家的一个穷羊倌。他后来的钱财是怎么来的，谁还不知道，是靠老婆和女儿……

罗莎 听到这种事情真让我大吃一惊！我真是压根儿也没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世风居然会这么堕落……我见的可多啦，曾在马德里住过六个月、在托里霍斯住过两年，可是像这儿……真可怕！就连教士，要不是想到上帝，我真的连教都不要信了……

胡莉塔 正是这么回事儿，我的那个罗木阿尔多正是因为认识这周围所有的神父，结果才变成了个共和分子。

罗莎 自打来到这儿以后，我每天听到的不是谎言就是偷人！

胡莉塔 我们早就见怪不怪喽……从来如此。到处都一样，所以才说：“谁了解了一个村子，就了解了一个国家；谁了解了一个国家，也就了解了全世界。”这儿最糟糕的还得说是人们不齐心，不少人正是利用这一点而爬到了本不该爬到的地位。这全都要怪你父亲，他一向都是大撒手。他的子女也全都有份儿。我丈夫也有不小的责任……让布鲁诺大叔当村法官不是件丢人的事儿吗？咱们谁还不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我舅舅多罗特奥大叔家里的穷杂役……还让卡特利诺大叔当村长！咱们谁还不知道他父亲又是什么人？我是说，谁也说不清楚。人们都说他是干那个的，人家就是走运……所有当权的都是这号人！而且要是他们当权倒也还好了！可是，他们当不了，发号施令的是他们的老婆。咱们都在女人的管辖之下。可我已经对罗木阿尔多说过了，村政府再开会的时候，他要是不去对他们把话挑明，我就去把话说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他们爱听也得听，不爱听也得听，就像他们的老婆每天都得听我呵斥一样……这是让人不能容忍的，在这儿，女人什么事情都插手……没有她们不管的事情。

费利西亚诺 不能人人都像您啊。

胡莉塔 可以这么说吧。

罗莎 请您相信，要是我有丈夫，就让他接二连三地派人到这儿来帮助人们开化。这要比派人去中国和那些吃人生番的黑人国家去要强得多。

胡莉塔 要是我，就派来大批宪警，让人人就范。刚刚在路上我就碰到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她们两个人就是见证。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没被气昏过去……布鲁诺大叔家所有的牲口都进了罗勃莱达地界。居然没人告发！竟想非法用我们的牧草去肥他的牲口？还有税呢？新开的水渠呢？看来这水渠开到村长大叔家门口才方便，他家的使女好洗衣服、刷锅盆。这些不要脸的女人！

达西娅 妈！您生气能管什么用？

胡莉塔 我知道什么用也没有。可是，你别管我，你跟你爸爸一样，我就对他说过：有我给你当老婆算是你的福气。我不管的事情，他就更不管了。

弗朗西斯科（出场。）太太到了……

费利西亚诺 说着话，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古维辛达（在后台。）太太到了！全都来啦！……

胡莉塔 我们耽误你去接太太了。我会告诉她，这都怪我们不好……

费利西亚诺 没什么。本来也只是出去走走。

胡莉塔 你就快去吧，瞧……我们都是自己人。

费利西亚诺 那好……她马上就来看你们……如果你们不想过来……

胡莉塔 你自己去吧。你们好久不见了，总该有些话要说的。什么事情都是藏不住的……不过，你什么时候才能规矩一点儿呢？

费利西亚诺 您就别说了，此刻不该提这个茬儿。

胡莉塔 我们还不了解你呀！快去，快去吧……”（费利西亚诺下。）

第五场

前场人物，只是除费利西亚诺外

胡莉塔 我早就知道，多米尼卡不可能像人们说的那样，跟她父亲到索蒂约去住……别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哪能在乎这一件……

罗莎 她肯定是个俗气的女人……要是位有身份的太太，可受不了这个……不过，能要求这儿的女人讲究什么尊严呢？说不定她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达西娅 那不可能，姑姑，多米尼卡可是个最正派的人，她之所以什么都不追究，是因为她爱自己的丈夫。

罗莎 别跟我说这个！要是真爱她丈夫，就会毫不宽容。爱得越真，也就越多心。我看这个人，是不值得老婆正眼相看的……想不到，你还差点儿嫁给他！你们不了解他的为人？

胡莉塔 年轻人都一样。

罗莎 可是他结婚以后还是依然故我。

胡莉塔 还年轻嘛，人长得帅，而且还是这一带的首富……可想而知……上点儿年纪就好了。

罗莎 可是在此之前呢，能让他跟庄园里所有的管家、种菜、磨面和打杂的女人都勾搭不清吗？……生出来的那一大群找不到父亲的孩子怎么办？……

胡莉塔 不可能的……那些女人全都会嫁人的，就跟没事儿似的。

罗莎 受骗的是那些可怜的倒霉蛋……

胡莉塔 别犯傻啦！谁也不会受骗……

罗莎 我的天哪！那可就更糟了！就是说，在这儿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廉耻可言喽？

胡莉塔 别那么认真！有男人和女人……

罗莎 像猪狗一样活着！

胡莉塔 也没人教给他们应该不那么生活。难道他们比猪狗更聪明吗？

罗莎 我说过了！应该派人来让他们开化开化……

胡莉塔 你就别费那份心啦！没有人会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没有钱吗？这儿附近要是有个什么矿就好了！这儿干旱贫瘠的土地盖不起大修道院……最多只能供奉几个穷神父！跟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人一样穷的穷神父！

罗莎 是啊，你跟我哥哥是一个腔调。

胡莉塔 谈起这儿以及比这儿不如的地方，我的罗木阿尔多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的分歧在于对比这儿强的地方的看法……而我可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远处传来午钟的响声。）

达西娅 十二点啦，妈妈……村里的钟声，这儿听得多清楚啊！

胡莉塔 风是从那边刮过来的……孩子，快念万福马利亚经。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从不忘记早、晚的祈祷。（低声祷告。多米尼卡来到门边，看见她们在祈祷，收住脚步，也跟着祷告起来。）再为过世的亲人念一段天主经吧。

第六场

前场人物及多米尼卡

胡莉塔（看到多米尼卡。）多米尼卡！孩子！你可好啊？（拥抱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看到你们在祈祷，我也跟着祈祷了……

罗莎 您好吗？

多米尼卡 卡病病歪歪的，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过来，达西娅……天哪，一天比一天水灵。（亲吻达西娅。）

达西娅 让你沾上了灰土……这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应该戴上面纱。

胡莉塔 没有别的办法。

多米尼卡 您过得还好吗，堂娜罗莎？

罗莎 马马虎虎。少不了烦恼和忧愁！

多米尼卡 人皆有之！你们到蒂恩勃罗去朝拜圣安东尼了，是吧？我也想去，因为有好多愿要求，不知道他是否能够让我如愿。

胡莉塔 首先该求的是一群儿女，这是需要的……你们也养活得起……相反，那些穷人家……

多米尼卡 我只想求一个。不过，我得先向他要个丈夫。

胡莉塔 怎么，你不是已经有丈夫了吗？

多米尼卡 是有了，不过，我的丈夫是属于那种会丢的。圣安东尼善于找回所有失去的财物……

胡莉塔 夫人，得了吧。（对达西娅。）你把咱们带回来的圣牌给多米尼卡一个，还有圣带，也给她一条。

达西娅 给你这个银的。圣带你要什么颜色的？蓝的？

胡莉塔 不好，蓝色代表妒忌。

多米尼卡 那我就不要了，这妒忌都快要我的命了……不过，我人长得黑，给我一条能跟我的脸色配得起来的吧。

达西娅 那就拿这条暗红的……

多米尼卡 谢谢……给我套到脖子上，我要作圣人。上帝会报答你的！这次去上香，一路上可好？

胡莉塔 在那边还不错。受到了盛情招待。

多米尼卡 对了，你们有亲戚住在那儿。

胡莉塔 唉，得了吧！跟亲戚无关，我们根本不来往。别提那些人啦！是朋友……你呢，你怎么样？那边已经全都知道了……当然，是经过夸大的。人们都认定这一回你要搬回你父亲家里去住了。

多米尼卡 我倒是想！跟您说，不是我要为费利西亚诺开脱，这一次，事情全是马利娅·胡安娜闹起来的。要是他看上了那个女人，只要对我说一声就够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不是这样；她到处去宣扬，以显示自

己清白……依我说，正经女人无需宣扬……咱们这些人，不论是作姑娘的时候还是结婚以后，也都被人打过这种或那种主意，因为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可是咱们没有去张扬。女人的名声，越是没人提起，越好。

胡莉塔 说到底，她会嫁给你的小叔子吗？

多米尼卡 看样子会……现在我父亲要把她接走……他们是跟我一道来的，还在那儿呢，不过，连顿饭都不愿意在这儿吃，马上就要到索蒂约去。（对达西娅。）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达西娅 没看法……别以为我会在乎。我从来就没爱过何塞。

罗莎 也不应该想着嫁人……结婚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很清楚嘛！

胡莉塔 要是命好，会嫁得出去的。我说过，再不好看的锅，也配得上锅盖。眼下，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

多米尼卡 我看达西娅对任何男人都没有意思。你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费利西亚诺，对吧？

达西娅 你说的是什么呢！

多米尼卡 我所能做的，除非是早点儿死掉。

达西娅 别说这种话！……有人会高兴的，不过，不会是我……

多米尼卡 我知道你爱我，不像那些傻瓜，正是因为他不爱她们，她们才到处说是她们看不上他……

达西娅 我是爱过他。何必要口是心非呢？

多米尼卡 不管是到哪儿，都有女人要去缠他……因为他不同凡响！你就瞧他让我受过的折磨吧！

胡莉塔 别说啦！还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个人呢……你好像喜欢别的女人爱自己的丈夫。

多米尼卡 跟您说实话吧。有好多次我都快气死了，以为他会爱上随便什么女人……可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事情不是这样，是那些女人爱他，所以，我反倒从中得到了一种满足。人人爱他，他只爱我！这还不值得满足吗？

胡莉塔 既然这么看……

罗莎 我真不明白。我只是因为怀疑丈夫没有给我以一个妻子应得到的尊重，就跟他闹了离婚，落到今天这种凄惨的地步。

多米尼卡 您既然能习惯于没有他而独自生活，就说明您不怎么爱他。

罗莎 我像个妻子一样爱他：把妻子的尊严看得重于一切。

多米尼卡 像您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你们有另外一种观点……我父亲和大家也都总是说我不该放纵他……我也跟他说过几次：不再忍了，搬回娘家去，跟他分开，一刀两断。可是他却放声大笑，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上帝保佑！你要是回娘家，我就再找一个。”他是能说到就做得到的！你们该明白，吃亏的到底是谁！不能那么干，夫人，我嫁给他，就是为了跟他过一辈子，凡事只好忍耐……长处总还是有一些的……要是他是个酒鬼，是个动不动就打老婆的人，岂不更糟……即使是因为生病而不能自理……像这次这样的事情，我忍得多啦，事情的确不好，办法只有一个：习惯成自然……

胡莉塔 看来，你已经习惯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费利西亚诺

费利西亚诺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什么事？

费利西亚诺 你父亲和马利娅·胡安娜要走了，他们不肯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

多米尼卡 随他们的便吧。他们什么时候想走，就让他们走好了。我去同他们打个招呼。你们在这儿，马利娅·胡安娜不会愿意进来……她很怕羞……

胡莉塔 我们确实该走了。

多米尼卡 怎么，就因为这个，你们要走？

胡莉塔 不是的。我们已经待得够久的了。家里还等我们十二点钟回去呢！罗木阿尔多会对我们发火的！又该拿神灵出气了！

罗莎准 得听他骂大街！

多米尼卡 那我就不留您啦。

胡莉塔 你要注意保养……

多米尼卡 愿你们事事如意……堂娜罗莎……

罗莎 愿您永远这么善良、宽厚……

费利西亚诺 你们走好……我送你们上车……

胡莉塔别麻烦……

多米尼卡 我也送送你们。（齐下。）

第八场

马利娅·胡安娜，阿尼塞托大叔和何塞

阿尼塞托 他们都走了。这儿没人能看见你……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和他们告别吧。可是，难道你就这么哭哭啼啼地过一辈子？

何塞 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我已经跟阿尼塞托大叔全都说好了。咱们到圣罗克节 就结婚。阿尼塞托大叔已经把他的打算跟我讲了。

阿尼塞托 她知道了，真不明白哪儿来的那么多眼泪。

马利娅·胡安娜 最让我难受不过的是多米尼卡待我那么不公平。就好像，我没听她丈夫摆布，她不仅不感谢，反而不高兴似的。

何塞 我不能说不是这样，多米尼卡凡事忍耐，仿佛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能供她丈夫驱遣。

阿尼塞托 我没见过她这种人。怎么说她也都没有用。等到了他们一无所有的那一天就好啦。像他们现在这种样子，会有那一天的……土地不经管，落到了不三不四的人的手里！牲口也一样！还钱的没有，伸手要的倒彼彼皆是，好像人人都有那个权利，这个说老婆怎么了……那个说女儿如何……如此这般，这个家仿佛成了难民收容所……我就说过，依着我的话，他们就得了多少便宜，我要好好整顿一番，该谁说了算，就谁说了算，给我小心点儿、乖乖的……多米尼卡的所作所为，我看全都没有章法，压根儿就没有章法。她的心目中只有那个人，那个人已经让她昏了头。我跟她说过……那

个不安分的公鸡！他实实在在是个不安分的公鸡，像我对你说过的……是人类的耻辱，所到之处，无不留下麻烦……连最起码的顾忌都没有……（对何塞。）你可别犯傻，你母亲留下来的产业，有一部分你们还没有分，赶紧分了，一人一份……

何塞 我也这么想。

马利娅·胡安娜 说不定你们要吵架的！

阿尼塞托 他只要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嘛。

第九场

前场人物并多米尼卡和费利西亚诺

多米尼卡 怎么，你们现在就要走？

阿尼塞托 是啊，我想赶早到，现在天短了，有些路段很难走。

多米尼卡 随你吧。

费利西亚诺 让皮拉罗送送你们。

阿尼塞托 谁都不必送。

多米尼卡 （对马利娅·胡安娜。）得啦，夫人，别这样。

马利娅·胡安娜 （哭着。）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我也想能像你一样！

多米尼卡 你该相信我不难过。别人不信，你该相信。我是不会只为这件事情难过的。我难过也只是为那些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去吧，去吧！替我照顾爸爸，别的我就不多说啦。（两人哭着拥抱。）

阿尼塞托 走吧！够啦！天晚了……你们好自为之。

何塞再见。

马利娅·胡安娜 再见。（马利娅·胡安娜，多米尼卡和阿尼塞托大叔下。）

费利西亚诺 你不跟他们一起走？

何塞 不，我马上要回村子里去。喂……我不想对你说什么了，不过……

费利西亚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把咱俩共有的产业分开。也就是路口的草场、河边的草场和翁布里亚的草场。对吧？会分的，请放心。

何塞 那就尽快分吧。

费利西亚诺 明天就分。我一大早就到村里去。这样行吗？

何塞 行。

费利西亚诺 那就明天见。

何塞 明天见。（下。）

第十场

费利西亚诺和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何塞跟你说什么了？

费利西亚诺 没什么特别的……（稍顿。）你一定以为这一切都是马利娅·胡安娜捣的鬼……可是你爸爸支持他。如今他又爱上了马利娅·胡安娜。这回你总该相信咱们一向说过的都是确有其事了吧。

多米尼卡 我相信。我也太傻了。我爸爸竟然认为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你们男人全都是一路货色！对女人，你们只是随心所欲罢了！然后就是到处都留有子女，使得兄弟姐妹互不知情，他们可能会相爱，也可能结仇乃至残杀……这都是违背天条的！这都是因为你们男人不负责任！真该感谢老天没让我生孩子！

费利西亚诺 你说的不是心里话。那你干吗还老是出钱望弥撒、向教堂捐蜡？

多米尼卡 说实话，有时候我是想要孩子，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想知道家里的人是否能让你多少收收心……

费利西亚诺 家里的人？好像这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似的！

多米尼卡 你给我住嘴！既然是有过的事情，你也就不必矢口否认。

费利西亚诺 你脑袋里又想到……

多米尼卡 我既然提起了话头，就要说下去。

费利西亚诺 得啦，得啦！又想唠叨啦！

多米尼卡 对，对，你就昧着良心装聋作哑吧。

费利西亚诺 你看，霍尔哈带着孩子来了，他们是想看看你给没给他们带来点儿什么……

多米尼卡 真是时候，又让你岔过去了。正像有人说过：“你拿着那些卷心菜上哪儿去呀，闺女？——妈，你别问，我拿的是红色的。”

费利西亚诺 瞧你这个人吧！

多米尼卡 我，是吗？我要是有能耐就好喽！

费利西亚诺 你想把我怎么样？……

多米尼卡 滚你的吧，我不想见到你！（费利西亚诺下。）

第十一场

多米尼卡。霍尔哈带着两个女孩、三个男孩上，

随后是古维辛达

古维辛达 （从后台。）去吧！快走吧，你们也不害臊，谁都知道你们没脸没皮！

霍尔哈 （从后台。）这些孩子们总是缠得人没办法！没你的事儿，好大的火气。你好像火气很大嘛！

多米尼卡 他们是想看我吧？

古维辛达 （从后台。）你别管！

多米尼卡 瞧，我给你们带杏仁来了……（霍尔哈带着孩子们上。）古维辛达，你快去，褡裢里有一个纸包。

霍尔哈 您一路上可好？

多米尼卡 很好。你们呢，你们在这儿过得还不错吧？

霍尔哈 您不是看见了嘛。您可真是挺好的，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大好，可是，我觉得比上次见到您的时候还要好呢……过来，你们哪，一声不吭。

（对最大的男孩。）你说：您好，太太，听您吩咐……不该你们多嘴的时候，却要说不完。

多米尼卡 这些孩子都挺好的。

霍尔哈 感谢上帝！这几个不是我的。

多米尼卡 我知道……他们是西斯克拉的。

霍尔哈 这小丫头是恩格拉西娅的，可是他们都想来……

古维辛达 （上。）杏仁……还有一人一块面包……拿着……怎么说？你们亲过太太了吗？

多米尼卡 没有，瞧那脸和那手，还是别接近我的好……

古维辛达 这个霍尔哈！瞧你们这样子！怎么就这样把孩子们带来了，你说啊？

霍尔哈 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我整整忙了一头晌，给他们又是洗呀、又是梳的……差点儿没把他们宰了！

多采尼卡 得啦，得啦！你们真都是少见！真不知道上帝干吗要让你们生孩子！你们都没洗得干干净净的，杏仁就不给了……古维辛达，你去给西斯克拉的孩子洗一洗。瞧这个……只要看一眼就足够了……多脏的脸哪！还有这个……你说，这脸像谁……

古维辛达 你就别看了，没有别人……我说……

多米尼卡 那个小崽子……就是把他们放到一百个孩子里头，我也能一个一个地认出他们来……去吧，去吧……去给他们收拾收拾。

古维辛达 看我不把这些人的脑袋按进井里才怪呢。

多米尼卡 别吓唬他们……

霍尔哈 你就别管了，我去给他们洗！

多米尼卡 把这个小丫头给我留下，她倒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喜欢这样……恩格拉西娅总是比较爱干净……把梳子给我，古维辛达，再拿两根蓝色带子来，在那个抽屉里，我要给她扎几个蝴蝶结……瞧她该有多可爱吧……你们嘛，不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别到我这儿来……这不是你们的错……可也是，你们这些女人也太邋遢了！

霍尔哈 您可以说这种话！这些孩子都要把人烦死啦。过来，该死的家伙，你们烦死我了，都给我走，等着我拿刷子把你们一个个好好刷刷……（霍尔哈带着孩子们下。传来一声枪响。）

多米尼卡 哎哟，可吓死我了？ ？

古维辛达 是老爷，在打鸽子。

多米尼卡 找不到人，就去找鸽子……（走到窗口。）费利西亚诺！费利西亚诺！

费利西亚诺 （从后台。）什么事儿？

多米尼卡 喂，你别打那些鸽子，你没看见，可能会有小鸽子要它们喂养。那些小鸽子会因此死掉的？……

费利西亚诺 小鸽子会去找别的大鸽子，它们会喂养的。

多米尼卡 大鸽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自己的，并且把它们弄死。

费利西亚诺 好了，你别管。我只是玩玩。

多米尼卡 那你就玩吧，玩吧……（坐下给小女孩梳头。）

古维辛达 这个费利西亚诺，他以为所有的鸽子都像他的那些女人一样，把窝里的孩子都当成是自己的。

多米尼卡 我也是其中之一？倒也是……孩子们有什么错？你过来……你要老老实实的，我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别以为自己不好看……瞧那眼睛！呜呼！好漂亮的眼睛啊！这眼睛像谁？还能像谁？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眼睛！（热烈亲吻小姑娘。）

古维辛达 得啦，得啦！这样一来他就更得意了！……要当心，先生，
要当心！……

（幕落）

第二幕

农民家的餐厅

第一场

古维辛达和阿尼塞托大叔

古维辛达 您到这儿来，这儿有个大火炉。太太马上就下来。今天我们点了炉子。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阿尼塞托 昨天晚上。

古维辛达 住在何塞和马利娅·胡安娜家里？

阿尼塞托 又怎么样？

古维辛达 您也真是的！放着女儿家……村里人会怎么说？

阿尼塞托 谁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

古维辛达 因为女婿也不应该啊。何塞和马利娅·胡安娜还不是三天两头到这儿来？费利西亚诺和多米尼卡还不是想起来就到他们那儿去吗？这是应该的，老爷！兄弟之间……姐妹之间，阿尼塞托大叔，您也别充什么圣人，您就更不应该对费利西亚诺落井下石了。

阿尼塞托 我并不想做得比别人过分……我从来都不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没有害过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为人。

古维辛达 这不等于说您现在就该干些，让我怎么说呢，干些不近半点儿人情的事情。

阿尼塞托 不过，话再说回来，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啦？

古维辛达 谁还没看见，您正在挥霍自己的产业。该给的不给，却给了不该给的？这就不好嘛。您尽可以把马利娅·胡安娜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谁也不会责怪您一贯器重马利娅·胡安娜，而待家里其他许多人却没有那么好……不过，这并不排斥多米尼卡应该是您最亲的人，因为说到底她是您的老婆生的呀。尽管她爱冲动、有数不尽的过错，可是在善良、安分这一点上是谁也不能比的……多米尼卡暂时什么都不缺，这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傻瓜对费利西亚诺过分纵容了，这又怎么样呢？不管她怎么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阿尼塞托大叔，人们会对您有所非议的，您就听我的吧……

阿尼塞托 我可以坦白地对所有的人说，我并不想坑害任何人。我在做的只是安排后事而已……这种话全是费利西亚诺放出来的，他恨不得我赶快死掉。

古维辛达 瞧您说的，这就是您不对了。您说费利西亚诺什么都行，只是，谁不知道，要说他贪财好利，那可不是，从来都不是。要说他有毛病的话，那毛病就是不知爱惜自己的钱财。

阿尼塞托 为了达到自己胡闹的目的，他的确出手大方、挥金如土，可是对自己的亲人却不然了。他什么时候像何塞待马利娅·胡安娜那样送给过多米尼卡什么礼物啊？马利娅·胡安娜变成了尊贵的太太，真让人高兴。她把那家整治得方圆一带没比的！……

古维辛达 您是知道的，多米尼卡从来不愿意摆谱儿……不过，并不是因为她丈夫不送给她礼物……恰恰相反，他哪次从马德里、托莱多或者塔拉

维拉回来不给她点儿东西呀。倒是她，总是说什么都不必买……她的箱子里装满了各种衣物，连用都没用过。

阿尼塞托 相反，别的许多人倒是慷她之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吉维辛达 多米尼卡愿意这样，您又拿她有什么办法？您信不信，如果换成别人都要气死的，可是她看起来倒好像喜欢别人说费利西亚诺把自己的相好打扮得像公主皇后一般……十分露脸、大出风头……您信不信，要是哪个女人不跟他好了而是看上了别人，她自己好像倒反而蒙受奇耻大辱一般？您能明白吗？千真万确，事实如此。看到这种情况，我绞尽脑汁，可是越想就越糊涂……

阿尼塞托 今天她没去参加弗朗西斯科和波拉女儿的婚礼倒很奇怪……

古维辛达 可是，谁也没说她不好参加，她不去……

阿尼塞托 因为那是一个遮丑的婚礼！人家都说，新郎官在教堂里闹了起来，新娘子不得不搂住他，让他住嘴……

古维辛达 您想要怎么样？由于新郎官发烧，婚礼一拖再拖，日子紧了，婚礼上出了这种事儿理所当然。

阿尼塞托 费利西亚诺倒是去了。

古维辛达 您想让婚礼上没有殡相啊！……我丈夫也去了，我不知道，他倒是该听我的。老爷毕竟是老爷，想怎么样都可以。不过，我们这些端人家饭碗的人，应该尊重太太，不能做使她不高兴的事情。

阿尼塞托 你那个丈夫啊，只要有热闹，可想而知……

古维辛达 我太清楚了，没有他不露面的婚礼，正像我说的，是丢人现眼……

第二场

前场人物并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您好，爸爸。

阿尼塞托 托天之福。

多米尼卡 您过得好吗？

阿尼塞托 就这个样子，马马虎虎吧……

多米尼卡 我知道您昨天晚上就来了。不过，坦白地告诉您吧，既然您不到这儿来，我是不会去看您的。

古维辛达 听见了吧？我跟您说过，这儿有家，您无论如何不该住在那边。

多米尼卡 那边更舒服、更有排场！

阿尼塞托 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瞧你说的是什么话！

多米尼卡 别人可不习惯，好像这还不够……

古维辛达 您想要什么？

多米尼卡 把针线筐给我拿来。我放在外边了，在大箱子上。

古维辛达 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给你……再见。（下。）

阿尼塞托 你在做什么？

多米尼卡 您不是看见了嘛！

阿尼塞托 小孩衣服……

多米尼卡 穷人总是有的……冬天快到了……您觉得马利娅·胡安娜怎么样？

阿尼塞托 有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本来希望能看到你像她那个样子。你的条件比她好得多。你是知道的，把家管得井井有条，对丈夫体贴入微，整天手不释卷……她不像你，她一向喜欢读书，而你呢，能认得几个字母就算是奇迹了……我本想给你以最好的教育，小时候，把你送进了塔拉维拉最好的学校。结果又怎么样？没出八天，你就打遍了所有的同学，还对老师说尽了你爷爷教你的全部脏话，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他一向是以说脏话为乐……

多米尼卡 所以人家都喜欢我，不像那些女孩子，她们都羡慕死了！……

阿尼塞托 羡慕你！

多米尼卡 她们都像饿狼似的跟在我丈夫的屁股后头……

阿尼塞托 谁跟在你丈夫屁股后头？你能告诉我吗？还不是几个下贱货、穷死鬼，为了一口饭而不顾廉耻！……他的确可以为此而洋洋得意！

多米尼卡 您别说了，爸爸，您别说了，您总是想贬低费利西亚诺，要把他说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跟您说吧，围着他转的可都是名门闺秀……达西娅就是一个，罗木阿尔多家的达西娅，这一带最有钱、最有名望的小姐！……怎么样！因为费利西亚诺看不上她，所以她直到现在也不肯嫁给别人，我早看出来，至今还眼巴巴地盯着费利西亚诺……还有堂罗申多家的那个女人呢？是怎么回事？您是知道的。她丈夫不得不带着她搬出村去！她可是个阔太太而且人又长得漂亮！可是到此为止了吗？没有。有一次我们去公爵的庄园，赶巧，管家带着太太从马德里来了，也在那儿……那位太太可真是一表人材！您是没看见啊！马德里的贵妇！您想想看吧，那可是公爵管家的太太……可是，您相信吗，自从见了费利西亚诺，她就不顾一切了，甚至不管她丈夫和我都在场……我从未见过那么漂亮、那么讲究的女人，那耳环、那戒指……我敢肯定，只要费利西亚诺去马德里，她一定会去找他……我真希望您能见见她，看您是不是还说全都是穷死鬼、下贱货……告诉您吧，我之所以还有丈夫，那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能被别的女人从家里拐走的……

阿尼塞托 真遗憾，他没有让哪个女人“永远”拐走……

多米尼卡 您觉得遗憾，我可不……我甚至在想，直到我们两人当中有一个死了为止，我只求自己能在他的心目中占据首位就行了。告诉您说吧，我甚至都不允许他死在我前头，尽管这要由上帝来安排，更不要说是凡胎俗骨的女人……

阿尼塞托 咱们何必要斗嘴呢？不谈这个了，我来是有别的事情。

多米尼卡 找我有事儿？

阿尼塞托 还有费利西亚诺，找你们俩……他嘛，我知道他去参加婚礼了。

多米尼卡 对。过一会儿他们还要来这儿喝一杯……

阿尼塞托 看来，今天是谈不成任何……

多米尼卡 您也不一定那么急。您不是要在村里住几天的吗？

阿尼塞托 只想待到明天下午……

多米尼卡 您看着办吧，爸爸……

阿尼塞托 事情是何塞要我告诉你们.....

多米尼卡 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自己没长嘴？您明白吧？我真看不惯这种事情。我们不是天天都见面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我知道了。想让费利西亚诺把在翁布里亚的那份产业卖给他。对不对？

阿尼塞托 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另一半是何塞的，而费利西亚诺对自己的那一份不经管也根本没放在心上.....

多米尼卡 他一向对我说，不论给多少钱都不卖，买主是他们，就更.....

阿尼塞托 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成心过不去？他要翁布里亚的那份产业有什么用？就是为了养活几个游手好闲的无赖？.....西斯克拉的丈夫，今天娶了波拉女儿的那个弗朗西斯科，就为了这个；还有磨房的那一家子.....一帮子无赖！

多米尼卡 别跟我说这些。这是费利西亚诺的意思，对我来说，已经够.....

阿尼塞托 你要是像个样儿，就不该让他那么由着性子胡来。可以为别人做的事情，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的亲兄弟也做做呢？我本来说让马利娅·胡安娜去找他.....可是她因为压根儿就瞧不上他.....

多米尼卡 瞧不上他？我们没看出来嘛.....原先她是有所指望的.....因为在结成美满良缘和反目成仇的问题上，任何女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跟您说吧，要不是何塞爱上了她，早就有的可瞧了.....即使是现在，咱们也还有的可看.....

阿尼塞托 你敢说马利娅·胡安娜对费利西亚诺不死心？那是他的一厢情愿！

多米尼卡 是马利娅·胡安娜一厢情愿，费利西亚诺才没那个念头呢！

阿尼塞托 她无时无刻不在揶揄费利西亚诺。看样子，费利西亚诺以为自己所到之处可以压倒一切男人.....

多米尼卡 那她呢，她又是怎么想的？她一天到晚穿着绸衬衫，围着皮围脖，走乡下的石子路还要穿细呢鞋。这一切，在这种地方有必要吗？这么着意打扮自己又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给她丈夫看的？

阿尼塞托 你以为她是为了给你丈夫看的？你也太忘恩负义了！要不因为看得起你，她根本不会登你家的门，更不会跟费利西亚诺说半句话.....

多米尼卡 那是她自己说的！.....告诉您吧，费利西亚诺看她是自己的兄弟媳妇，并且.....

阿尼塞托 住嘴，住嘴！.....看样子你倒希望他不把她看成是兄弟媳妇.....告诉你说，要是费利西亚诺稍有越轨，一旦让何塞知道了，你就等着有好瞧的吧。我已经听到了一些说法.....让他当心点儿.....

多米尼卡 该当心的是她，别吹嘘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别把费利西亚诺惹火了，忘乎所以.....

阿尼塞托 忘乎所以的是你.....你一心以为她过去爱过费利西亚诺，如今仍然在爱他。所以她知情达理.....知道他是你丈夫，你是她姐.....而你却不领情.....我压根儿也没想到，这话还得要我告诉你。

多米尼卡 是啊，要您告诉我，要您告诉我她过去爱过他，如今还爱他，因为这是事实.....不过，让她别以为费利西亚诺尊重她，她就可以吹嘘自己看不上费利西亚诺.....达西娅可以作证，她知道我不会为别的女人爱我丈夫而生气。

阿尼塞托 看得出来，你不会为此而生气。

多米尼卡 要是诚实点儿的话，就不必说什么她没爱过费利西亚诺，事实恰恰相反……您可以去问问达西娅，我待她如同亲姐妹，她知道得最清楚……可是，马利娅·胡安娜想压人一头……这个嘛……想到我面前摆威风……没门儿……您是知道的！……我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

阿尼塞托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有你的自尊心，不过，你要注意把那自尊心放到了什么地方。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古维辛达。费利西亚诺、弗朗西斯科、皮拉罗和贝瓦大叔随后上

古维辛达 老爷带着参加婚礼的人来啦。

多米尼卡 别让他们进到门厅里面来，会把到处都弄脏的。把酒和点心拿给他们。

古维辛达 新娘子好像没来。可能是不好意思吧！人嘛，有时候也会顾点儿脸皮的。

多米尼卡 得啦，你什么都别说了。

费利西亚诺 （从后台。）多米尼卡！多米尼卡！（上。）人都来了！（皮拉罗、弗朗西斯科和贝瓦大叔在门口出现，背后跟着一群青年男女。）

多米尼卡 你们别到屋子里来，脚上全是泥……我就去……

费利西亚诺 我们不进去行啊……你进去，弗朗西斯科，你进去……（弗朗西斯科、皮拉罗和贝瓦大叔进到屋子里来。）你们留在外面跳吧、唱吧，就给你们拿酒来……

众人 宾相万岁！万岁！

某人 多米尼卡太太万岁！

众人 万岁！

费利西亚诺 阿尼塞托大叔！怎么，您在这儿？

阿尼塞托 我来了！知道你在当宾相。

费利西亚诺 您有什么不知道的！……请您抽根雪茄……是最高级的。

阿尼塞托 你的东西没有低级的……

费利西亚诺 多米尼卡，这就是新郎官。

多米尼卡 我认识。好多年了……

弗朗西斯科 你们大家都好……新娘也好。

多米尼卡 你的脸色不太好。

弗朗西斯科 发了一阵子烧，从夏天开始……不过，已经好多了……

古维辛达 （对贝瓦大叔。）你到婚礼上去干什么了？你不知道这儿更需要你吗？

费利西亚诺 是我让他去的……

皮拉罗 说不定会要他帮忙……他逗得我们笑破了肚子！他在教堂里出了好多的主意！每次婚礼都是如此！每次他都逗得我们笑个够！

古维辛达 瞧你喝得那个样子！臭气熏天……你们听见了？人要是有了点儿什么名声……我喝了多少酒？你们可以说说，你们是跟我一块儿喝

的。我喝了多少酒？

皮拉罗 他喝得跟大伙儿一样多，古维辛达大婶。 可得说清楚，最喜欢我高兴的是她，因为她知道我不会对任何人失礼，也不像别人那样打老婆，比方说卡塔利诺大叔吧……而是恰恰相反……对吧，古维辛达？

古维辛达 快闭上你的嘴吧！ 只是这些女人哪，不仅不知道替人遮丑，反而四处张扬……不是别人，正是她在村子里给我造出了个酒鬼的恶名。

阿尼塞托 所以人们才叫你贝瓦 大叔…… 谁还不知道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是给我爷爷起的雅号，最早是那么称呼我太爷爷，而且不是因为他喜欢喝酒，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他是个优秀的西班牙人……是个爱……爱……

费利西亚诺 爱国者！ 正是……

古维辛达 人人都知道这段故事。 总会有外来的人不清楚这段历史，总会有人以为叫我贝瓦大叔是因为我贪杯……没那么回事儿。事情是这样的：法国人入侵西班牙那会儿也来到了这儿。他们一来就把我太爷爷捉了起来。那时候他是村长。法国人让他给弄吃的和喝的，否则就杀了他……他给他们弄来了吃的和喝的！没法子嘛！换了咱们，也得那么做呀！那些法国人吃饱喝足以后，就让我太爷爷站到桌子上跟着他们喊“法国万岁”、“法国人万岁”、“法国国王万岁”。不喊，就杀了他……法国人每喊一句“万岁”，我太爷爷就喊一遍“喝吧”。法国人喊“法国万岁”，我太爷爷喊“喝吧”；法国人喊“法国人万岁”，我太爷爷还是喊“喝吧”。总之，不管他们喊什么，他的回答总是“喝吧”。法国人也许是没太听清，也许是“喝吧”听起来也挺顺耳，总之，没有杀我太爷爷，而我太爷爷也达到了目的，始终没喊过“万岁”，都是用“喝吧”、“喝吧”来代替的。后来，他就落下了“酒鬼”大叔的雅号，我们家的人就一代一代这么继承了下来，人们也这么叫我，可是，我觉得，倒也没有恶意。

皮拉罗 他说的是真事儿，我听我爷爷讲过。 那当然，我干吗要胡诌！一点儿不假，谁都知道……如今嘛，每逢高兴的日子，比方今天吧，人人都喊“新郎新娘万岁”、“宾相万岁”、“太太万岁”，我于是就想起了我的太爷爷，所以一边喊“喝吧”、“喝吧”，一边儿自己喝了起来！……

费利西亚诺 说得好……他们已经跳起舞来了……你们去拿酒来……我们都去，还有您，阿尼塞托大叔。

阿尼塞托 我要回家了，马上就走。还想跟你谈谈，尽管跟多米尼卡已经说了不少啦。

费利西亚诺 您别走，我们聊聊……你去把那上好的甜酒给我们拿来……

多米尼卡 还有点心，古维辛达…… 太太万岁！

多米尼卡 谢谢你啦。（下。） 古维辛达万岁！

古维辛达 得啦，得啦！还去参加婚礼，也不害臊！ 新郎官的穿着还不如我有脸面呢，不是也得高兴嘛！对吧，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 您说的什么话呀，贝瓦大叔！

皮拉罗 他说的的确不像话！ 你娶媳妇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

“贝瓦”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喝吧”。

西班牙语中的“万岁”（viva）与“喝吧”（beba）发音相似。

今天又是人人都高兴的日子。（除费利西亚诺和阿尼塞托大叔外，其他人同时退下。）

第四场

费利西亚诺和阿尼塞托，古维辛达后上

费利西亚诺 来，您请坐。他们会给咱们拿一种非常好的酒来。您从来都不愿意同我有瓜葛……关于您住在何塞家里和其他一些您所做过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我不希望咱们争吵。不过，我待您是一片真心，可是您待我却不是这样。

阿尼塞托 很可能我待你比你待我还要好呢。

费利西亚诺 不可能的，先生。您从来就不喜欢我，在您的心目中，我是个坏蛋。我什么时候对您使过坏吗？……

阿尼塞托 对我？没有。

古维辛达 （上。）甜酒和点心拿来啦。

费利西亚诺 全都放在那儿吧。请那些人喝酒了吗？

古维辛达 请了，老爷。他们都到院子里跳舞去啦。

费利西亚诺 让他们喝个够。

古维辛达 是啊，过一会儿就有的麻烦了！

费利西亚诺 把那瓶也放下。

古维辛达 您也要学他们的样子！

费利西亚诺 你总是多嘴多舌！

古维辛达 随您的便吧！不过，您，阿尼塞托大叔，您可别喝得太多，您是知道的，这儿的人就是喜欢把外来客灌醉。

阿尼塞托 放心好啦。（古维辛达下。）

费利西亚诺 这酒不错吧？

阿尼塞托 是不错。

费利西亚诺 明天我让人送一批到您家里去。让您也知道知道我对您的好感！再吃块点心，过一会儿再喝一杯，喝几杯没事儿。您看这酒杯多精巧！

阿尼塞托 你别管我，这种甜酒有后劲儿！

费利西亚诺 喝完了就睡好啦。说说看，我待您一片诚心，可是您为什么一定要不喜欢我呢？

阿尼塞托 得啦，够了。

费利西亚诺 您永远也别生我的气！

阿尼塞托 你别再喝了。

费利西亚诺 我没事儿……您也喝。吃点儿点心，好下酒。您要不要点儿肉什么的？

阿尼塞托 你别瞎操心了，我中午吃过饭了。

费利西亚诺 我知道您吃过了。看到您，我真高兴。您不该生我的气……

阿尼塞托 好啦，我想跟你谈的是，翁布里亚庄园能不能按何塞的意思处理，两方便嘛，否则我就不会对您提起了。费利西亚诺您跟多米尼卡谈过吗？

阿尼塞托 已经对她说了！

费利西亚诺 她是什么意见？

阿尼塞托 她听你的，不过你说过不行，尤其是不能让给他们。费利西亚诺女人肚肠！全都一样……您是了解她们的。阿尼塞托你别把话岔开。

费利西亚诺 全都是一路货色！

阿尼塞托 不过，咱们男人可不能让她们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你这方面没有什么意见？

费利西亚诺 绝对没有。不过，我知道多米尼卡会不高兴的，我不愿意惹气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永远都不该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从我这方面，永远都不会有的。您去找多米尼卡谈吧，您是她父亲……我也把您当成父亲……只是这家里还没有一群孩子叫您外公……

阿尼塞托 有散在各处的孩子的数目的一半……

费利西亚诺 那也不是真的……是人们瞎说……您再喝一杯！好去说服多米尼卡，至于我这方面嘛，您就无需再费唇舌了。翁布里亚庄园属于我的那一份归他了，他还想要什么也都可以，只要您高兴就行……这回您总该知道了，只要您张口，我绝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五场

前场人物并多米尼卡、堂娜胡莉塔、堂娜罗莎和达西娅

胡莉塔 诸位好哇。

费利西亚诺 啊，是你们！你们好。

阿尼塞托 你们这一向怎么样？你丈夫呢？

胡莉塔 他还不是整天忙自己的。

多米尼卡 你们来吃点儿点心，喝点儿酒，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不能拿这个去招待所有的人……你们坐呀……来，堂娜罗莎；你，达西娅；您，堂娜胡莉塔……费利西亚诺来喝一杯。

多米尼卡 等一等，我去拿杯子。

罗莎 让我喝酒，天哪，那可不成。

多米尼卡 很甜……

胡莉塔 这点心可真精致，你做的？

多米尼卡 是我做的，太太……再吃一块……

胡莉塔 我们家可做不出这么精致的来……

费利西亚诺 （对堂娜罗莎。）您再来一杯。

胡莉塔 不行，费利西亚诺，她没喝惯，过一会儿会哭起来的……

罗莎 好甜哪。

胡莉塔 我们从马利娅·胡安娜家来。对了，她说，她也要到这儿来……正在打扮呢……

多米尼卡 她不打扮好是不会到这儿来的！

胡莉塔 对了，她今天又换了件衬衫。我数过了，一共六件，全是丝的。今天穿的是淡黄色的……

达西娅 我不喜欢……我那件橘黄的才真叫漂亮呢……

阿尼塞托 要是你们没有事情……

多米尼卡 您要走了，爸爸？

胡莉塔 请您到我们家去吧，罗木阿尔多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他会

把这儿的各种事情都讲给您听的，不过也跟你们那儿差不多。

阿尼塞托 哪儿都一样。

胡莉塔 不过，你们那儿的村长没那么混帐，村法官没那么不要脸，外加一些饶舌而又不知廉耻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

阿尼塞托 我有空会去的……这么说，我可以告诉何塞你没有意见吗？

费利西亚诺 没有意见……我这方面……

多米尼卡 你对什么没有意见？是翁布里亚庄园的事吧？早就知道！你在这儿喝酒，在这种时候找到你，让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的……他们别打那个如意算盘！您去告诉何塞说不行，好吗？不行，就说是费利西亚诺说的。

阿尼塞托 那么，我怎么说好呢？说是你说的、还是说是她说的？

多米尼卡 是你、是你……是你说的！

费利西亚诺 好吧，您就告诉他，她说我不同意。

阿尼塞托 谁都可以替你做主！算什么男人！

多米尼卡 还不是您让他拼命喝酒以便抓住话把儿……

阿尼塞托 你能说怪我？

多米尼卡 您心里只装着个马利娅·胡安娜！

阿尼塞托 随你去说吧，我走，求个耳根清静。（下。）

多米尼卡 可是，你居然能够答应？让人取笑？

费利西亚诺 你别急嘛！你说不行，就不行……我不愿意为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惹麻烦。到此为止！

胡莉塔 家庭的烦恼！

罗莎 这是什么世道！谁还没有点儿烦恼？

胡莉塔 不过，你们别吵架。

费利西亚诺 我们……没有……

罗莎 哎哟，我的天哪！

达西娅 您怎么啦，姑姑？

罗莎 我还能怎么？这使我想起了我过去的争吵。

多米尼卡 这儿没人争吵！……对了，咱们去看他们跳舞吧。达西娅也去跳。

达西娅 我从不跳舞。

多米尼卡 不过，今天你得跟费利西亚诺跳舞……

达西娅 去你的！去你的！

罗莎 哎哟！哎哟！

达西娅 姑姑，您这是怎么了？

多米尼卡 您不舒服？

费利西亚诺 她这是演的哪出戏啊？

胡莉塔 别在意，都是因为喝了酒……一贯如此……

费利西亚诺 快！那就让她躺下……

多米尼卡 让她透透气，走，堂娜罗莎。

罗莎 哎哟，我要死了……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天旋地转……

达西娅 您快扶住。（堂娜罗莎紧紧抓住费利西亚诺。）

费利西亚诺 她要昏过去了！

达西娅 您怎么了？抓住我，姑姑！

多米尼卡 透透气就会好的……走，堂娜罗莎。

罗莎 哎哟，天哪！你们会怎么说呢？……
费利西亚诺 我们什么也不说。谁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达西娅 走吧，姑姑……（众人将堂娜罗莎架走，只留下了费利西亚诺。）

第六场

费利西亚诺和古维辛达；随后，达西娅上

吉维辛达 堂娜罗莎是怎么了？
费利西亚诺 也许是醉了吧……
古维辛达 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费利西亚诺 说不定想起了她丈夫！
古维辛达 我给她做点儿椴树花汤解解酒。太太说她把椴树花放在这儿了。我没找到。能放在哪儿呢？
达西娅 （上。）古维辛达！
古维辛达 您有什么事儿？
达西娅 你别找椴树花了，不在这儿……
古维辛达 达我说嘛……
达西娅 你快去做醒酒汤吧，我去拿杯子和糖罐……（古维辛达下。）
费利西亚诺 她好了吗？
达西娅 别说了，我们不得不让她躺下！
费利西亚诺 这是精神问题。她不能没有丈夫……
达西娅 也许吧……
费利西亚诺 你有了男朋友吗？
达西娅 放开！
费利西亚诺 要当心哪，你很漂亮！
达西娅费利西亚诺，我要喊啦！费利西亚诺！……我不愿喊！
费利西亚诺 你别装傻了！
达西娅 放开我，畜生！喂，费利西亚诺！（多米尼卡上。）嗨，你可看见他了吧？
多米尼卡 看见了什么，我知道。直说吧，我看见是他先动的手，不过，而后是你顺从了……
达西娅 你怎么能得出这么个结论呢！是他，是他！我跟你说吧，是他！
费利西亚诺 她已经都看见了。
多米尼卡 说到我见的嘛……可是，你要哭吗？
达西娅 你要说我顺从了他……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吧……都怪我太大意了！
多米尼卡 得啦，得啦，别让你妈看见你在哭……她会想到别处去的。
达西娅 就是嘛……你还笑呢。让我多不好意思！我太大意了！
多米尼卡 得啦，得啦，让我来教训教训这个东西……你别这个样子到你妈面前去！（达西娅哭着下。）

第七场

多米尼卡和费利西亚诺

多米尼卡 她都羞死了！瞧你是什么人哪！

费利西亚诺 我只是开个玩笑！她何必那么脸皮薄呢！

多米尼卡 开玩笑！拿那个可怜的姑娘开玩笑，她可是还没能把你忘掉呢！你喝了一整天酒，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

费利西亚诺 你们看惯了我一天到晚板着脸，偶尔高兴一下，就以为我是喝醉了……

多米尼卡 你板着脸？跟我……你是只照外人家的灯……哎哟！看我治你！

费利西亚诺 放开，你弄得我好疼！

多米尼卡 瞧吧！你真让我伤心！你一直在折磨我！

费利西亚诺 得啦，快放开我！

多米尼卡 你听着……我要问你一件事……

费利西亚诺 什么事？

多米尼卡 关于你和达西娅相好的事。我不具体地问这问那，我全要知道，尽管我会为此而难过……

费利西亚诺 说到相好，那只不过是八天的事情。即使是在跟她来往的时候，我心里早就打定主意非你不娶……事实果真如此……

多米尼卡 果真如此！不过得罪了所有的人。她们全都跟在你屁股后头，全都紧紧地巴着你，只有我跟着我父亲待在村子里……凡是到村里来的人都说，你一会儿跟这个好、一会儿跟那个好……一天换一个，天天如此……我只能默不作声、一声不响，暗暗想道：有什么法子呢？如果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会自己来找我的……你从来不是个有良心的人，永远也不会是个有良心的人……不过，你来了，成了我的，如今仍然属于我。（拥抱他。）

费利西亚诺 快放开！来人啦！

多米尼卡 让他们来好了！不能老是让我撞见你搂着别的女人……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马利娅·胡安娜

马利娅·胡安娜 这样很好！

多米尼卡 喂！怎么，是你呀？

马利娅·胡安娜 你们别因为我而不好意思！……

多米尼卡 当然不会！

费利西亚诺 得啦，傻瓜！

多米尼卡 嗨，他还害羞了！你一个人来的？

马利娅·胡安娜 不是，跟何塞一起来的……他与新郎新娘在一起……看来喜事是在这儿办的喽？

多米尼卡 费利西亚诺是宾相嘛！

马利娅·胡安娜 我知道，你没当伴娘倒真是怪了！

多米尼卡 他们没请我当……

马利娅·胡安娜 我知道因为你……

费利西亚诺 你打扮得好漂亮啊！

马利娅·胡安娜 就那么回事吧……

多米尼卡 为了让人看呗，你不就注意了嘛。

马利娅·胡安娜 为了让我丈夫不必去关注别的女人……他喜欢嘛。依着我，一辈子也不用这些行头……不过，有钱应该花在家里……你不该看不顺眼，倒是应该学着点儿……

费利西亚诺 你说何塞在那边？……我去找他。

马利娅·胡安娜 你不喜欢我们的谈话？

费利西亚诺 我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我要找何塞谈一件事情……

多米尼卡 谈事情？已经全都谈妥了……此刻你跟他还有什么可谈的……

费利西亚诺 你就放心吧！（下。）

第九场

多米尼卡和马利娅·胡安娜

马利娅·胡安娜 你爸爸都跟我们说了，是你不愿意。是对我们有利啊！要是对别人嘛……瞧你们是怎么利用那儿的吧！

多米尼卡 正是因为这个……有些人是指望那儿生活的，让他们离开那儿，就得把他们安排到别处去，总不能让他们喝西北风吧……所以还是让他们待在那儿为好……更何况，自家的事情自家管，与他人无关。

马利娅·胡安娜 不是那么回事儿，看得出来，要想跟你办成什么事情，办法只有一个。

多米尼卡 哪一个？

马利娅·胡安娜 你很清楚！看样子，你对没有哪个女人不同你丈夫有瓜葛这一点十分得意！难道你是想独霸贞节的头衔？其实，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女人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既然没能像你那样当上他的老婆……也就不愿意像那些……

多米尼卡 你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像那些女人……当然不了，因为想超过她们，而要像我……达到和我一样的地位……那个女人还没有出生呢！让他去跟所有的女人去寻欢作乐好啦，不过，他的老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只能是我，凌驾于众人之上……

马利娅·胡安娜 因为还没有人打算把他从你手里夺走！

多米尼卡 谁能把他夺走？

马利娅·胡安娜 告诉你说吧，我就能。如今你还不领情……

多米尼卡 那得看他是否愿意！

马利娅·胡安娜 他求之不得，因为他见一个爱一个，我还要告诉你……我也喜欢过他，而且对别的男人就从未那么喜欢过……

多米尼卡 啊！你已经说实话了？果真是这样！

马利娅·胡安娜 我对他的爱可跟你不一样，我是要他只属于我。看见他那么胡作非为，我远比你难过、远比你伤心……不过，我可不愿意像其他那些女人那样……满足于一夕之欢……按我的本心，我本来也可以做得

到，我没有那么去做，没有打算去做，都是为了你，因为咱们是一块儿长大的，因为我这一辈子吃的都是你家的饭……因为人们都把咱俩当成亲姐妹……你父亲之所以会为我做那一切，一定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你不知道我曾经多么痛苦、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从你结婚以后，我跟着你到这个家里来了，因为你不愿意同我分开……我心里只有他那么一个男人！起初我还只是一个小丫头，他没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当着你的面跟我开玩笑……可是我，说了你也不一定相信，只要他看上我一眼，我就从头到脚打哆嗦……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他开始用另外一种眼神来看我了。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我已经长成为大人了。跟我讲话也换了另外一种口气……就是那一天啊！那一天我痛哭了一场！我本想从你家里一走了事。我曾经想要到别的地方、别的村子里去干活，走得远远的……可是，你父亲会怎么说？你又会怎么说？在这个时候，何塞追起我来……他说要娶我、要去找你父亲谈，只要你父亲能答应给我一点儿嫁妆……看在大家说情的份上……我们就结婚了……我看准了那是自己免遭毁灭的时机……因为每在你家多住一天，我就向毁灭挨近一步……所以我就到处跟人家说费利西亚诺缠住我不放，期望着能尽快从这儿脱身，期望着能得到众人的救助，因为，请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起誓，要是有一天我归了费利西亚诺，他就必须永远属于我……我不会像你那么去爱一个人。人家要是那么爱我，我倒宁愿他们不爱……这就是我为了你、为了大家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整个心意！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嫁给何塞……也就是他的亲兄弟……如今他必须尊重何塞，从而把我忘掉……尽管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会儿你该知道了！我厚着脸皮把什么都讲给你听了……你可以得意啦！我的确也爱过他！……不过，不是像那些女人……我也为他痛苦过……比你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你可能会妒忌那些在他心目中本不如你的女人，而我却连你也妒忌，尽管你是他老婆、是我的姐姐……你们俩是我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人啊。（放声痛哭。）

多米尼卡 得啦，得啦！别这么哭嘛！你要是早能这么信任我……早能像现在这样跟我把心里话说出来……该有多好啊！

马利娅·胡安娜 要不是眼看着你一天比一天更恨我，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以为我……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会怎么样……

多米尼卡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都怪我的虚荣心和小心眼儿，至于他……不，我早就知道你喜欢他，所以听见你说根本看不上他，也就越发生气……这是不可能的嘛！只要他喜欢，哪个女人能对他说个“不”字啊？只是他看上你一眼，你就六神无主了嘛！……失身于他的女人是可以原谅的！……你爱过他，但却能够自爱……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好人，你是诚实的，我觉得你像我的妹妹，咱们应该永远是好姐妹。

何塞 （在后台。）马利娅·胡安娜！

多米尼卡 别让他看出来咱们哭过！

马利娅·胡安娜 瞧你那脸相，还能看不出来！

多米尼卡 那你就快去……

第十场

前场人物，费利西亚诺和何塞，随后皮拉罗上

何塞 马利娅·胡安娜！

多米尼卡 你可好啊？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想打？

何塞 那怎么能呢？我看见了你好不错……咱们该走了……

多米尼卡 这么急？

何塞 我们在这儿无事可干……你听见了吗？

费利西亚诺 他们不高兴了，因为我已经把那件事情对他们说了。又有什么法子呢！

何塞 全都怪我，我压根儿就不该登这个家门……我和我老婆……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了……不过，可别说是我挑唆你们夫妻不和……

多米尼卡 好啦！你还想说些什么？可以问问吗？你一个人自说自话……费利西亚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跟我爸爸说的一样？那就请你全当你们俩什么都没说过。翁布里亚归你们了，不必多谈啦……

费利西亚诺 可是，你说什么？

多米尼卡 我和马利娅·胡安娜刚刚已经谈妥了。

何塞 就是为了这个还流了眼泪？

费利西亚诺 怎么，还哭过了？你们谈了些什么？

多米尼卡 那是我们的事情……结论就是明天你们去办手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痛快了结……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费利西亚诺 我一向都说一个人不该掺和女人的事情，你们会把坏事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好事总是你们做的……

何塞 我倒很想知道多米尼卡怎么会改变主意……

费利西亚诺 你别望着我，我的观点始终如一。

多米尼卡 有什么好怀疑的？我们不是兄弟姐妹吗？……我们之间如果说什么时候有过一点儿小小的不愉快，难道不该忘掉吗？……你不是如愿了吗？那还问个什么劲儿啊？

何塞 不问就不问吧，那好……可是你别再变卦……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费利西亚诺 你和我明天一大早就到翁布里亚去，跟那儿的人讲清楚，量一量粮食……要是你觉得可以……

何塞 那够咱们忙上三四天的……

多米尼卡 我们也去……

费利西亚诺 女人家在那儿没有用……

马利娅·胡安娜 这可是咱们结婚以来头一次分开……

多米尼卡 翁布里亚很近，要是何塞离开你不能活的话……他可以早去晚归嘛……

何塞 紧忙活也得三天，我倒愿意！可是费利西亚诺也是早去晚归？

多米尼卡 要是为了我，那倒不会。说不定会是为了别的女人！……

费利西亚诺 为什么是为了别的女人呢？

何塞 你自己知道……（皮拉罗上。）

皮拉罗 老爷！新郎、新娘要走了……

费利西亚诺 我过去……你们都来吧……

多米尼卡 堂娜罗莎不知怎么样了？……我也去看看……达西娅会不好意思再见我的。

马利娅·胡安娜 她怎么了？

多米尼卡 一会儿告诉你……

费利西亚诺 去送送他们……走吧，你们……（费利西亚诺、何塞和皮拉罗下。）

马利娅·胡安娜 何塞心里有点儿醋意……我一看就知道……他以为是费利西亚诺说服你同意把翁布里亚卖给他的……他以为，等我一个人留下来，费利西亚诺会为我而赶回村里来的……

多米尼卡 他要是像我现在这样了解了真情就好了！你瞧，事情就是这么怪，他对你越来越嫉妒、不放心，而我却比有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踏实。

马利娅·胡安娜 你完全可以放心。以前那么爱他的时候，都能自爱……如今就更能做到了。咱们得在众人面前自爱。要是何塞对我和他哥哥起了半点儿疑心……我真不敢去想！

多米尼卡 男人要是知道女人不忠就会动刀子！倒不是那么器重咱们，而是为了自己……出于爱心，难道咱们女人就干不出来吗？要是他每次骗我，我都去杀人，可怎么得了！

众人 （在后台。）新郎、新娘万岁！宾相万岁！太太万岁！

多米尼卡 你不是看见了！那个婚礼……竟是在我的家里举行的！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呢？（给马利娅·胡安娜看她正在缝制的小衣服。）你瞧，我做的！……（下。喊声在继续。）

（幕落）

第三幕

农民家的厨房

第一场

大叔。波拉后上

波拉 （在后台。）啊呀，我的天呀！进来！啊！怎么，是你呀？

波拉 太太和古维辛达呢？去望弥撒了。我在这儿看着火。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波拉 能有什么！……穷人嘛，只能是烦心的事儿呗。怎么，是不是让新东家给赶出来了？

波拉 赶出来？那倒没有，不过用的是另一种手段。并不说让你滚蛋，但却要做出一些事情让你自己走。我们快得自己卷铺盖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太太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哪……我们已经找过老爷了。你了解他的为人……再说，此刻他正开心……上帝保佑，我真不明白太太怎么会这样……要是我给她讲几件某个女人的事情，看她会怎么样！……你去找她讲啊！唯一的结果就是你听她数落吧，因为关于你们这些女人的事情，她听得多了……不是几件，而是无数件……

波拉 哪能都像我啊！哪能人人都像我那么看重这个家！老爷在翁布里亚吗？……

波拉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打那儿来的。已经两天不在了。那你到哪儿去了？……

波拉 我丈夫也是……你讲话怎么像故事里说的那个女人一样……你借给我一把锄头……我对你也是。不对茬儿。你听说过吗？

波拉 肯定不是好事儿！有一次，一个女人相挨着跟村里的神父坐在炉子边上烤火……她的丈夫突然听见她对神父说“我对你也一样”，结果被弄得莫名其妙。于是，那人就问他老婆：“神父对你说了什么，你才回答他说‘我对你也一样’？”女人答道：“他说‘你借给我一把锄头’。”那位丈夫琢磨了半天，然后说道：“你借给我一把锄头，我对你也一样？……不对茬儿。”你刚才回答我的话，就是不对茬儿。

波拉成 得啦，没正经的！什么事情都往歪处想！我是想说，我跟我丈夫离开翁布里亚已经两天了，对那边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知道……出事儿了？

波拉 应该有点儿什么事儿。有几夜，老爷没睡在那边……也没回来。

波拉 皮拉罗应该知情，是他陪着老爷的。所以嘛，他跟他兄弟到那儿去了四天，头一天说是没能把牲口分完……第二天……每天都有事儿。

波拉 还是让我告诉你吧！……说吧！让你把话烂在肚子里可难啊！我觉得好像古维辛达……你瞧，她来了！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古维辛达

波拉 你好啊！

古维辛达 好，好！你怎么来了？

波拉 找太太啊。怎么，她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古维辛达 没有。出了教堂以后，她就到罗木阿尔多家里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对贝瓦大叔。）你，你在干什么呢？瞧你把火弄的！把那几块劈柴挪这边来！什么事儿也不能托付给你办！

贝瓦 真不知道你要那火怎么样？难道灭了吗？

古维辛达 好。我原来的意思就是把你拴在这儿，免得你像每个星期天那样，早早地就出去胡混。这话让人听见……你别理她。所谓的每个星期天胡混，指的是几个小青年让我教他们几支吉他曲子。我们一边弹着琴一边邀请姑娘们去参加下午在广场举行的舞会。这就是我星期天犯的弥天大罪。

古维辛达 对……一到了摆着花的门口，那曲子就没完没了。贝瓦我该去那儿了，他们一定在等我啦。

古维辛达 你跟那些小青年勾搭个什么劲儿啊？我倒想知道知道！滚吧，滚吧，免得见你那副德性，听你烦！喂，你拿着那根棍子干什么？这根棍子？这是真理、是法典，就像那位外号叫作司法大叔——愿他安息——所说的一样。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随身带着根又粗又大的棍子，并且逢人就说：“我总是真理在手……”

古维辛达 就是用那个真理活活把老婆打死了。

波拉 你不会也那么干吧？

古维辛达 不可能有那么一天！他有他的法典，我有我的十诫。我深深地领教过了。这么说……我走啦！

波拉 你走好啊！

古维辛达 你就别再回来了！我知道你会跟着屁股去找我的……

古维辛达 早点儿回来，早点儿！我就是不愿意见到你回来时的那副样子……（唱。）别说你，别说你，

看见我跌跌撞撞；

那是我，那是我，

文雅的走路模样……

别说你，别说你，

看见我撞撞跌跌；

那是我，那是我，

走路快速而敏捷……（下。）

古维辛达 嗨，瞧他那德性，瞧他那德性！

第三场

古维辛达和波拉

波拉 怎么，他待你不好？

古维辛达 有什么不好的！他是个老实人！我老是这么待他，是为了让他别在我面前趾高气扬……你找太太有什么事儿啊？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没精打彩。

波拉 可能是不满意老爷把翁布里亚那份产业卖了吧。

古维辛达 不是为那个。那是她自己决定的，跟马利娅·胡安娜有默契……天哪！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宠马利娅·胡安娜是好啦！这可是自打那个女人嫁给何塞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波拉 好像老爷跟他兄弟也很亲热……

古维辛达 你在那边见过他们了？

波拉 我跟我丈夫离开翁布里亚已经两天了。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正在商量牲口的事情，看何塞是不是愿意全买下来……不过，我从没见过哥儿俩那么融洽过。只是对我们这些人不大有利，看来，我们都得从那儿滚蛋。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我觉得太太一定会管我们的……你说呢？

古维辛达 肯定会管的！……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霍尔哈及其两个孩子

霍尔哈 你们好！

古维辛达 大家好！嘿，是你呀，霍尔哈！

波拉 霍尔哈！

霍尔哈 波拉在这儿啊！（对两个孩子。）你们能放开我吗？没人会吃了你们的……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别动。

古维辛达 随他们去吧……对了，我给他们一块面包，走吧，到院子里去玩吧……不过你们可别去驱鸡斗狗，否则我可不饶你们。

霍尔哈 瞧见了吧？这些该死的可恶东西，从来都不会守规矩！……（孩子们下。）太太呢？

古维辛达 你也是来麻烦太太的呀？你们这些孩子哪，也真够她受的了！

霍尔哈 我已经知道有人是干什么来的。

波拉 好灵啊，我可是没对任何人讲过！

霍尔哈 那意思是明摆着的！

波拉 各人的事情，各人知道！对，你的用意当然跟我不同啦。

霍尔哈 我来是为了让人知道，太太不是那么好骗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来啦？想说服太太把你们弄到牧场来取代我们。因为，尽管新主子现在还没把你们从翁布里亚赶出来，早晚都会赶的！……

波拉 那你们呢，新主子知道你们是些什么货色以后，会怎么整治你们？

霍尔哈 对，你们的事情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明摆着的，人人都看得见……明摆着的。

波拉 你这是什么意思？

霍尔哈 你自己明白……

波拉 你想说我们是贼啊？谁敢说这种话？

古维辛达 你们不能住嘴嘛！羊倌翻脸，脏证自出……

波拉 谁也别想这么说我……没人能拿出证据来，可是他们就证据确凿。

霍尔哈 我们？我们可不像你有那个根儿，家里就有人蹲过大狱。

波拉 要是有公道的话，那个地方本来该是你爹去的，事情是他干的，但他却找假证诬陷了别人。

霍尔哈 你该闭上臭嘴啦，要是你不想……（扑向波拉。）

波拉 你敢？等着瞧……

古维辛达 嗯？你们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述不赶快听我的！……

（静了片刻。）

波拉 你别管，我真想把她……她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霍尔哈 你别拉，看我不把她打扁，我什么都不怕……她不知道……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这是干什么？（波拉和霍尔哈同时都想分辩。）

古维辛达 该住口啦！你们还有点儿什么顾忌没有？

多米尼卡 让她们打！反正这一切今天就彻底解决……今天就解决。

波拉 我可没想跟任何人打架！……

霍尔哈 我连一句嘴都没还过！……

多米尼卡 等老爷来，他可能就快到了……你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你们牧场那边的，你们翁布里亚那边的……还有其他的人，不单单是你们，这一切都即将结束、都即将改观。我对你们已经忍耐得够久的了……

古维辛达 但愿你能说话算话！

波拉 就是！圣母马利亚呀！我们可怎么办哪？一家七口，全指望着这个家呢，可让我们到哪儿去呀？

霍尔哈 太太啊！看在老爷的份上吧！我的妈呀！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呢？

多米尼卡 你们求也罢、哭也罢，全都没有用！……完了，完了！你们以为怎么样？难道就这么过一辈子？难道我就做不了主？你们马上给我滚，别让我再见到你们！

霍尔哈 快过来，孩子们！快过来！

多米尼卡 你不必叫孩子们了！我不想见他们！不论是谁的孩子，我都再也不管了！你们所有的人！马上都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再别跨进那个门槛……马上！

古维辛达 快滚吧！

霍尔哈 我的妈呀！我从没见过、也没想到过太太会变成这个样子！

波拉 都是你们把她气的！

霍尔哈 瞧她说的！要不是有人……

多米尼卡 我不是说过不想再见到你们了吗？

古维辛达 走吧，快走吧……我也给吓坏了，这里面一定有点儿蹊跷。（霍尔哈和波拉下。）

第六场

多米尼卡和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 别那么望着我……我说得到就做得得到。明天我就把那些人一个不留地全都轰走。要是费利西亚诺护着她们……不过，他不会的，我也总得有说了算数的时候……从今以后，万事都将改变章程。

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怎么？看样子你是想帮她们说话喽！……

古维辛达 我看你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多米尼卡 我就是我，多米尼卡，一家的主妇。我总该有当家做主的时候！要我们怎么样？这帮子人都快骑到我们头上来啦！

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你有事儿瞒着我……要不就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多米尼卡！弥撒完了以后，你跑到怀抱耶稣的圣母马利亚面前去祈祷……当时我没留意……可是这会儿……那祈祷总有缘故……多米尼卡！……你肯定有事！……是不是……天哪！上帝！要是……

多米尼卡 是的，古维辛达，是真的！这是上帝和圣母的意愿！我已经不必再去羡慕世界上的任何女人，我是最幸福的女人！

古维辛达 我的宝贝！过来，让我搂搂你！我的心肝儿！这对我……实说吧！我一直在为这个祈祷呢！……我嘛，也真傻，一直都没有看出来！你还没告诉费利西亚诺吧？

多米尼卡 我一直没想告诉他……连我自己都还不敢相信呢！我是想不告诉他，而让他在心里……就像我在肚子里感觉到新生命的存在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居然他此刻没在这儿，居然没有出现奇迹，居然没有天使降临向他揭开这个秘密！……我只要一想到他知道以后……可是，怎么可能会有把这么大的喜事当成羞耻的坏女人呢？

古维辛达 你听我说，我这就去找我的老头子，赶在他醉得不省人事之前……让他赶快跑到翁布里亚去把费利西亚诺找回来。都这个时候啦，可不能再让他蒙在鼓里啦……

多米尼卡 我肯定他今天会回来的！我有这个预感！……而且他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一进门就会问我：我儿子呢？我们的儿子，多米尼卡，我们的儿子……仿佛我已经抱在怀里了，乖极了乖极了，一定是非常非常乖的，自从我开始想到他，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得美极了！

古维辛达 哎，太让人高兴了，太让人高兴了！哪怕人们会说我疯了，尽管我也听不懂小伙子们演奏的曲子，我还是要到大街上去一个人跳舞……

多米尼卡 我跟你一块儿去！

古维辛达 你？胡闹！你要去跳舞！你应该做的是，从今以后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保重又保重，因为……天哪！我的上帝！我不愿意往那儿去想……穷人家的婆娘可以手脚不停地一直忙活到最后时刻，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是因为她们的要生的是个受苦受累的穷小子……可是这个孩子生下来是注定要享尽人间的福……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多米尼卡 你能不说吗？

古维辛达 你说得对！不过，想到这个家里的一切没有一个亲骨肉来继

承，怎么能不让人痛心呢？一切的一切都要落到……天知道会落到什么人手里！…而如今嘛……

多米尼卡 你等着瞧吧，如今我对一切都要另眼相看了……你就等着瞧吧，等着吧！我一直也真傻！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喽，过去的事情喽……我要对一切都精打细算！这个家里过去浪费和糟蹋了的东西不是很可惜吗？谁也没认真过！……还有你，古维辛达，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能大手大脚啦！……

古维辛达 你跟我说这个？天哪！上帝！我什么时候糟蹋过东西？……我对这个家可是要比对自己的家都更精心啊！……

多米尼卡 好了，这会儿咱们谁都别埋怨……不过，这个月用了好多的油，还有麸子，你知道……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堂娜胡莉塔及堂娜罗莎

胡莉塔 （从后台。）人都到哪儿去了？能进来吗？

多米尼卡 堂娜胡莉塔，堂娜罗莎！

罗莎 您好！

多米尼卡 你们不进来……你们过来坐。

胡莉塔 不了，不了……我们不能坐……还有急事儿哪……听说你去我家啦……

多米尼卡 望完弥撒以后，想去看看你们。因为望弥撒时没见到你们，我心里就想：可能是谁病了，否则堂娜胡莉塔是不会不来望弥撒的。

胡莉塔 我们都挺好的……当然啦……烦心的事总是少不了的……

罗莎 活着算什么呀？受罪罢了！我算是知道了，人活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进了天堂而已！

多米尼卡 天哪！你们出了什么事啊？

胡莉塔 首先，我的小姑子要走了……这不是什么坏事儿，我们只是觉得遗憾罢了！……我是想说，这事儿没有一点儿不好的地方……她要跟丈夫和好啦。

多米尼卡 本该如此嘛……不可能有别的……

罗莎 还能怎么样？一些有身份的人给我写了好多的信，向我施加影响……我原谅了他，这可是第四回啦……我可不愿意让他怪罪我，我可不愿意赶明儿个让人家说，他堕落了，都怪我没有及时地去拉他一把……可是，你知道，我可是受够了教训！……

多米尼卡 这一次肯定是真心的！遗憾的是你们没有孩子……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孩子……

罗莎 我有过两个！两个宝贝！可是都没保住，一个只活了五个月，另一个是七个月……

多米尼卡 太不幸了！天哪，我的上帝！这的确是不应该的！……孩子死了！对孩子可是得精心又精心的……

罗莎 就是啊，太太，再精心也不会过分……

多米尼卡 一个是五个月，另一个是七个月！他们一定非常可爱！上帝保佑！与其这样，真还不如没有呢！

胡莉塔 这也难说……因为等到把他们养大了……就像常说的：“孩子长大，操心更多……”我们家这会儿闹翻天了，都是因为达西娅……

多米尼卡 达西娅？她怎么啦？

胡莉塔 你想想看吧，她鬼迷心窍，想出家当修女。

罗莎 我觉得那是上天的感召，要是我的话，我就不阻止……

胡莉塔 你可没看见她爸爸那副样子。根本没法跟他讲话，而他讲的话也都不堪入耳！……可怕极了！……

罗莎 我那个倒霉的哥哥，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多米尼卡 可也是，他怎么能答应她那么做呢？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我要说说她……

胡莉塔 眼下他父亲准备带她到马德里去。

多米尼卡 是个很好的主意，让她去散散心。

胡莉塔 然后，他想带我们到托里霍斯去住一段时间。那儿我们有几个亲戚。罗木阿尔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坦白地说吧，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谁还敢娶她呀？

多米尼卡 那你们就在那边找一个好小伙子把她嫁了吧，不一定要有 钱，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你们有钱……

罗莎 怎么也不如让她进修道院，好为她父亲祈祷。他是很需要的。也可以为我们大家祈祷。

多米尼卡 别这么说，堂娜罗莎，咱们还是各人为自己祈祷吧，没有必要让任何人为此而活埋！……

胡莉塔 所以你就不要为没能在教堂里见到我们而感到奇怪了……罗木阿尔多用锁把我们锁在家里，一直关到现在。

罗莎 我想起了法国革命时期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我不敢想象西班牙是否也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仿佛看到我哥哥落到了罗伯斯比尔一样的下场……而我们呢，也都上了断头台……

胡莉塔 费利西亚诺呢，他到哪儿去了？

多米尼卡 他在翁布里亚……今天我等他……

胡莉塔 我以为他跟他兄弟一起回来了呢。

多米尼卡 跟何塞一起？何塞回来了？

胡莉塔 是啊，我们刚刚还在广场上见到了他呢，对吧？

罗莎 是的，太太，他还跟我们打了招呼……

多米尼卡 你可听见了？何塞回来了，一个人……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古维辛达 没事儿，太太。费利西亚诺可能留在那儿打猎呢。

多米尼卡 啊！打猎？我马上去翁布里亚。

古维辛达 你哪儿也别去！

胡莉塔 真抱歉，我们不该把这事儿告诉给你。不过，我们相信，这没什么特别的。

多米尼卡 特别的，没有……不过……好哇！好一个费利西亚诺！他一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的 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法国革命中死于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

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

胡莉塔 好啦，他没事儿的。

罗莎 请您保重……我走之前会来跟您道别的……我还要耽搁几天。我丈夫正在安置住处……这是我们第四次安家了！您瞧，这有多乱、又花多少冤枉钱啊！

多米尼卡 那当然！就像是结了四次婚一样……（堂娜罗莎和堂娜胡莉塔下。）

第八场

多米尼卡和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 你明白了吗？何塞回到村里来了，而他却留在那边！我却等在等他！我要到马利娅·胡安娜家去打听一下费利西亚诺为什么留在那边了。肯定又是跟什么人勾搭上了……我饶不了，这一次不管是哪一个，我都要好好地教训教训……还有他也一样！……他还想怎么样？你瞧吧，人家在满怀希望地等着要向他报告喜讯……可是他……这些男人！所以，就不能以对母亲的感情来对待父亲……他该受到这种惩罚，我的儿子将会只爱我一个人……

古维辛达 你别这么说！父亲总归是父亲……

多米尼卡 他将会更爱我，他将会知道我吃过的苦头，他将会知道他父亲让我吃过的苦头。

古维辛达 你不能把这些事情讲给孩子听的！

多米尼卡 你瞧，他还不回来，他还不回来！

古维辛达 从前呢，他一连多少日子不在家，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你并不在乎呀？

多米尼卡 从前，从前！现在能跟从前一样吗？从现在开始，他会给儿子做出坏榜样的！

古维辛达 准知道是儿子？

多米尼卡 我怎么会愿意是个女儿呢，让她也去受她妈妈受过的苦！儿子，一定是儿子！……让他替我去解心头之恨，让他搅得所有的女人都不得安生！……那个该死的儿子将会给我生一大群孙子！对孙子嘛，我会都喜欢的，不像对他的那些种。对那一帮子，我连见都不要见，别让他们再到我眼前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抢夺本属于我儿子的东西，对此，我将决不容许！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贝瓦大叔

贝瓦 古维辛达！古维辛达！太太！

古维辛达 你这是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贝瓦 怎么了……怎么了……这事情，该知道了，全村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多米尼卡 什么事儿？肯定是坏事，你快说吧！

古维辛达 能有什么坏事？还不是他和下人们的胡闹……

多米尼卡 不对，不对。快，你倒是说呀！ 事情是……是这样的，皮拉罗从牧场来村里找大夫。

多米尼卡 我的天哪！肯定是替费利西亚诺找的！他没在翁布里亚？没有。他昨天夜里骑马出来……可能是要到村里来的。

多米尼卡 何塞是回来了，他没回来？他出了什么事儿？干吗要找大夫？你知道吗？

贝瓦 皮拉罗说老爷受伤了。

多米尼卡 受伤了？是谁把他打伤的？幸好还没把他打死！是谁？快告诉我。是谁？ 我什么也不知道……皮拉罗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只是说 he 到村里来和受伤了。别的，我就知道了。

多米尼卡 你快去备马，咱们马上就走。我要立刻到那边去。走，还有你，古维辛达，都跟我去……嗨，他肯定是被打死了，只是还瞒着我！

古维辛达 别急嘛！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可能是打架……斗殴……或者什么事故……你本来应该打听明白了再说嘛，尤其是不该这么来通报……我们可是经不起吓的啊！至于你嘛，先别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么惊惊怕怕的……

多米尼卡 不，我不是惊怕……只是想弄清楚……可是，弄清楚什么呢？事情是明摆着的！肯定跟我想的完全一样！……何塞回来了，马利娅·胡安娜没去教堂……肯定是那么回事儿，肯定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为那个娘儿们回来的，何塞知道了，于是就打了起来……都是我，都是我不好！我是个坏女人，是我把他推进了那个娘儿们的怀里！……她爱他，她对我说过了……可是我……只要她能接近我，也就能接近他……我是了解他的！我也了解她……她用真话把我骗了！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古维辛达 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简直是疯了！

多米尼卡 你还在磨蹭什么？走，咱们走……我一个人去……哪怕是爬呢……不过，我得先去找何塞、找马利娅·胡安娜，我要问明白……走啊，古维辛达……跟我一块儿去…… 别那么急……再等等……

多米尼卡 啊！瞧，她来了……瞧她那副样子。

第十场

前场人物，马利娅·胡安娜和何塞。多米尼卡
见到马利娅·胡安娜后，立即向她扑过去

多米尼卡 你还哭呢，是吧？有你哭的，该死的东西！

马利娅·胡安娜和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对何塞。）是你干的吧，是你干的吧？你为什么不把她宰了，该宰的是她呀？

何塞 可是，你知道了……（对马利娅·胡安娜。）现在你看到了吧？你不是说多米尼卡知道他不是为你而来的吗？你瞧吧，她确实是知道！你再否认是在等他吧，你否认啊！你是个坏女人，看我不揭掉你的脸！……（打马利娅·胡安娜。）

马利娅·胡安娜 哎哟！你别打我嘛！我没做错什么！以我妈妈的名义

起誓！

古维辛达 喂，住手！你这是干什么？

多米尼卡 让他去，让他把她宰了才好呢！男人嘛，在某些时候，就该宰掉个把女人才是……由于她的缘故，你打伤了自己的哥哥……说不定已经把他杀了呢！……

何塞 你说什么？我没有打伤他！……不是我干的！……

多米尼卡 那……

何塞 是他自己。他从马背上跌了下来。

马利娅·胡安娜 你们让我说话嘛……他不是到村里来，也不是找我……

多米尼卡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你不想为开脱自己而说谎的话）……

何塞 我没说谎。事情就是那样。我知道，费利西亚诺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在翁布里亚……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自从费利西亚诺同意、而你也赞同他把翁布里亚那份产业卖给我那天起就……是我一直在找借口想同他一起再回到那边去……每天夜里我都监视着他，当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以后……昨天夜里我看见他骑着马走了，皮拉罗跟着他……我就步行抄小路和近道……赶到了他们的前头进了村子。没有人发现我，我就在自家门口守了整整一夜……

多米尼卡 你看见他进了你家？

马利娅·胡安娜 他什么也没看见！都是胡说八道！

何塞 我看见你的窗口有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

马利娅·胡安娜 因为你不在家，我害怕得要死……狗整整叫了一夜，说不定是闻到了你的气味儿！……

何塞 又是扯谎！费利西亚诺这几天一直带着那只狗，对他非常熟悉……全都策划好了！

多米尼卡 你讲完。费利西亚诺来了？

何塞 没有……算他走运，也算我倒霉，我真希望当场捉住他们……

马利娅·胡安娜 捉住我？你不知道，即使他来村子里，也不是来找我的，门都关得严严的，不管是谁来叫，我都不会开的……

多米尼卡 可是，他没来？

何塞 没有，因为，听皮拉罗说，他一边走一边卷烟，马突然惊了，他被摔伤……

多米尼卡 我的天哪！

何塞 你别担心！没什么要紧，只是胳膊摔了一下……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后来步行到了牧场，不想回来，怕吓着你，而且还想在你面前把事情瞒过去。

马利娅·胡安娜 你不知道，这不是真的！除了进村子，有好多条路可走，他可以任走一条嘛！……

古维辛达 说得对……我差不离儿已经能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了……

何塞 谁敢打保票？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感觉。

马利娅·胡安娜 你没理由，别人有，你也没有！

多米尼卡 我？我的看法跟何塞一样……我这样看，因为都怪我自己不

好……所以才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才会让你得到了他，这可是你一向的愿望啊！

何塞 她要达到这个目的，除非是我死了，否则我就会要他的命。那匹马也真不争气，既没把他驮到目的地，也没有让他得到应有的下场！不过，对前几夜他是否来过，我会搞清楚的，一共是三天，他没在翁布里亚过夜。我会搞清楚的！

马利娅·胡安娜 但愿你能搞清楚！

多米尼卡 我们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费利西亚诺不想毁了自己也毁了我们大家，我们就一定能搞清楚！……如果真是那样，如果真是那样……只要你杀了这个婆娘，我就不阻止你把他也杀掉！这一次我绝不宽容了。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费利西亚诺（从后台。）多米尼卡！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看见费利西亚诺进来。）啊，天哪，是他！他没受大伤……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费利西亚诺和皮拉罗

费利西亚诺 我没事儿，你已经看见了……你听见什么了？你们怎么都是这么一副神态？

多米尼卡 你要我们有什么神态？

马利娅·胡安娜 你不必打听，让我来告诉你吧。何塞看见你昨天夜里离开了翁布里亚，他以为你是来找我的。

多米尼卡 何塞知道你前几夜也来过……只是昨天夜里没能来成。

马利娅·胡安娜 就是这件事儿……他们不肯听我的……

费利西亚诺 你们都疯了！做梦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啊……我哪天夜里也没有回过村子，昨天晚上也不是……

何塞 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

费利西亚诺 皮拉罗知道……昨天晚上咱们要到哪儿去？

皮拉罗 前几天去过的地方呗……我能说吗？

费利西亚诺 当然能说！……

皮拉罗 是到磨房去……

古维辛达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去找欧费米娅，他眼下的相好……

费利西亚诺 我已说过了……你们该明白了吧。

何塞 我不信！

多米尼卡 我也不信！

费利西亚诺 随你们的便吧！我什么都不在乎！

马利娅·胡安娜 不行，费利西亚诺，我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的名声……

费利西亚诺 既然，说了他们不信，只有你知我知……

马利娅·胡安娜 我已经对天发誓了。

费利西亚诺 要是他们愿意，我也可以对天发誓……

何塞 要他们发誓吗？

多米尼卡 对，你可以发誓！……如果你发假誓，可要小心点儿噢……

你发誓吧！

费利西亚诺 我以我妈妈的名义，以上天之灵的名义，以一切……

多米尼卡 不行，还得……还得以你儿子的名义发誓说没有那回事儿！这可是你唯一可以称之为儿子的儿子，因为他也是我的儿子！

费利西亚诺 你说什么？……

多米尼卡 你没听见？咱们的儿子，咱们的，咱们俩的。这个可的的确确是我的儿子！

费利西亚诺 她说什么？……

古维辛达 这是真的！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费利西亚诺 你说得对……那就以我儿子的名义起誓……要是我说了谎，就让他生不出来，如果他生了下来而我又没有说实话，那就让他有一天会亲手惩治这个坏爸爸……你们还要我发别的誓吗？

多米尼卡 不要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可能因为说谎而让上帝降罪给儿子……何塞，你也该相信他……快说，你相信他，别皱眉头。他在我儿子的名义发过誓了呀！……

何塞 我相信，因为那是你的儿子！……

马利娅·胡安娜 你早就该相信我，而不必要什么人发誓！

多米尼卡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这个人也真怪！你呢，总算知道了，那个人不是你的老婆……可是我……好一个安慰！尽管不是她，但总归还是另外一个女人……

费利西亚诺 我才不在乎呢！

多米尼卡 当然，你对谁都不在乎，对谁都不真爱……只要是别人的老婆：我不爱归不爱，尽管送上门来。不过，你别以为我会再容忍下去……倒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得为咱们的儿子考虑……有很多事情，过去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好多时候都怪我自己不好：连你自己都还没有发现哪个女人迷上了你，我倒反而去提醒。我原以为，所有的女人都爱你这件事情本身可以提醒我，让自己对你的感情要比她们所有人的加在一起还深，只有这样才能压过她们。不过，从今以后就再也不会会有这种事情了……还有翁布里亚和牧场的那些人，也都到此为止，她们全都被解雇了……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波拉，霍尔哈及其两个孩子。后面几个人
早在多米尼卡讲话的过程中，就已经来到了门口

波拉 （听到多米尼卡最后几句话后。）哎哟，我的天哪！

霍尔哈 啊，上帝！

多米尼卡 你们还有脸到我眼皮底下来呀？你们就等着瞧吧！老爷会告诉你们……

费利西亚诺 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够啦！

多米尼卡 滚，给我滚！

波拉 太太……

霍尔哈 我的宝贝哟，咱们今后可怎么办呢？

古维辛达 多米尼卡！她们原来避开了，想等你消消气……可是，我看

你还是老样子……

多米尼卡 她们想怎么样，以为说说就完了？

古维辛达 听我说，多米尼卡：你是知道的，是我一直在劝你对很多事情都不应该放过去……可是，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大错是错，小错也是错……这些可怜的人能到哪儿去呢？还有这些孩子怎么办？……此时此刻正是你不能不关心她们的时候……说不定，上帝之所以会给你一个儿子，正是因为看到了你对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们的慈悲心肠呢！……

多米尼卡 你说得对，说得对。上帝可别惩罚我，让我失去儿子……不能……咱们何必要改变现状呢……人的思想方法可以改变，但感情是不会变的。

波拉 那您打算怎么办？

古维辛达 你别开口！一切都会解决的！

多米尼卡 谢谢……我真不知道该感谢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才是。

古维辛达 还能感谢谁呢！上帝心肠！慈母情怀！你生就是为了照护别人的！

多米尼卡 一看到这些孩子……特别是这个……长得最像了！

费利西亚诺（对何塞和马利娅·胡安娜。）你们今天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对吧，多米尼卡？今天是大喜临门，因为后继有人了……

马利娅·胡安娜 要是你从今以后不重新做人……

费利西亚诺 从今以后，立竿见影，我不敢说……不过，走着瞧吧，儿子会在一定程度上拴住我的心的……

古维辛达 你们都认准了是儿子，可是我却觉得肯定是个女儿。

费利西亚诺 好让她像妈妈，对吧？

古维辛达 那就糟了，其实会两个人都像的……要是儿子呢，最好容貌像爸爸，性情像妈妈；要是女儿呢，就让她只是容貌像妈妈，而性情却像爸爸……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多米尼卡 你说些什么呀！怎么能这么想！上帝给个什么都好！

费利西诺 哎！哪儿来的音乐？

古维辛达 我丈夫弄来的呗……我说呢，他不声不响地能到哪儿去？肯定是，他听见咱们在谈论孩子，并且看见大家都这么高兴，就去找乐队来给你们唱歌助兴。

费利西亚诺 把酒拿出来招待大家，让他们分享咱们的欢乐……（后台唱。）

这是一座幸福的宅第，
泥瓦匠将它筑起：
外面看屋宏伟壮丽，
屋里面洋溢着天国气息。

（贝瓦大叔、皮拉罗并数青年怀抱吉他上。）

费利西亚诺 你们好哇，小伙子们……拿酒来……

众人 祝你们幸福！大家全都知道了！

部分人 费利西亚诺老爷万岁！

另外一些人 多米尼卡太太万岁！……万岁！万岁！ 万岁！……咱们可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啊？

多米尼卡 依我的意思，就叫他费利西亚诺。 费利西亚诺万岁！
众人 万岁！（唱。）

诸位先生，请多包涵：
唱歌的人本是庄稼汉；
整天都同泥土打交道，
自然喉咙沙哑口发干。

一青年 唱过了歌，要酒喝……喝吧……来啊，从今以后，年复一年……
费利西亚诺 好啦，小伙子们，你们还是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去向姑娘们讨好、邀她们跳舞……谢谢大家！等孩子洗礼那一天再来好好热闹一番！
快唱告别曲！（唱。）

费利西亚诺是石竹，
多米尼卡是玫瑰；
我们恋恋不舍地
向你们说一声“再会”。
由我来说一声“再会”，
就像耶稣离开伯利恒：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
以后还会在天国重逢。阿门。

众人 再见！……万事如意！……万岁！……再见，谢谢！

多米尼卡 谢谢大家！（指着费利西亚诺。）快看，他哭啦！费利西亚诺！怎么，你哭啦？

费利西亚诺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你听那歌，我听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今天却觉得……我想到，那一天总是要到来的……可能我会死在你前面，也可能你会比我先走一步……总而言之是要分离……所有的亲人都都一样……父母……儿女……兄弟……都不能永恒……（乐声和最后一段歌曲从远处传来。）

多米尼卡 不会的……那歌词说得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以后还会在天国重逢，阿门！结果必然会这样，因为咱们今生今世没做过任何亏心的事情。

费利西亚诺 我？你是知道的呀！我做过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多米尼卡 得啦，别提那个了！……我原谅了你，我是你的老婆……上帝除了原谅你，还能怎么样呢？……

剧终
不该爱的女人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雷蒙达
阿卡西娅
胡莉亚娜
堂娜伊莎贝尔
米拉格罗丝
菲德拉
恩格拉西娅
贝尔纳维娅

加斯帕拉
埃斯特万
诺尔维尔托
福斯蒂诺
欧塞维奥
贝尔纳维
鲁维奥
男女村民多人

剧情发生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村庄里

第一幕

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的客厅

第一场

雷蒙达，阿卡西娅，堂娜伊莎贝尔，米拉格罗丝，菲德拉，恩格拉西娅，加斯帕拉和贝尔纳维娅。幕启时，堂娜伊莎贝尔坐在椅子上，其他所有的女人立着，向四五个中青年妇女道别

加斯帕拉 好啦，你们再待一会儿吧；祝贺你，雷蒙达。

贝纳维娅 祝贺你，堂娜伊莎贝尔……还有你，阿卡西娅，但愿你，还有令堂大人，一切如意。

雷蒙达 谢谢。咱们走着瞧吧。阿卡西娅，去送送她们。

众人 再见，再见。（一阵混乱。加斯帕拉和贝尔纳维娅及村妇同阿卡西娅一起退出。）

堂娜伊莎贝尔 贝尔纳维娅出落得多水灵。

恩格拉西娅 可是一年真不成个样子。谁也没法相信。

堂娜伊莎贝尔 听说她也马上就要结婚了。

菲德拉 要是不出意外，定在圣罗克节。

堂娜伊莎贝尔 村子里的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的那个家呀，真是一塌糊涂……我整天陷在自己的事情里。恩格拉西娅 怎么！您丈夫不是好些了吗？

堂娜伊莎贝尔 好好坏坏，把我们都烦死啦。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少出门，连礼拜天都难得去望弥撒。我嘛，说起来是应该的，可是却苦坏了我的女儿。

恩格拉西娅 得啦，得啦。你们还想什么呀？我说，你还没看见，今年可是结婚的好年头啊。

堂娜伊莎贝尔 是啊，她是个好姑娘。我却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称心的小伙子哟。

菲德拉 不会当修女的，我敢这么说。她会有主的。

堂娜伊莎贝尔 雷蒙达，你是不是对这门亲事不满意？我看你好像不怎么开心。

雷蒙达 结亲嘛，总是让人心里感到害怕。

恩格拉西娅 女儿嘛，如果你不让她自在地结婚，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议论别人，她就会像在挑选好的东西那样闹别扭。

菲德拉 他们总归是不会挨饿的。这就应该谢天谢地啦。这件事情是小看不得的。

雷蒙达 米拉格罗丝，你不快出去找阿卡西娅和小伙子们，看见你呆呆地站在那儿，我心里不是滋味儿。

堂娜伊莎贝尔 瞧见了吧，我这个闺女就是这副样子。

米拉格罗丝 那我走啦。（退出。）

雷蒙达 你们再吃块点心，再喝杯酒。

堂娜伊莎贝尔 谢谢，我可吃不下了。

雷蒙达 你们吃，这算什么呀。

堂娜伊莎贝尔 我看，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阿卡西娅也不像应该的那么喜滋滋的，人家可是来向她求婚啊。

雷蒙达 我这个闺女，就是那么个德性。好多时候，真让我没办法！凡事不开口，这也就算了，一旦开了口，你就听不下去，让你大出所料。

恩格拉西娅 一向娇生惯养嘛……还不是因为你们丢了三个儿子，只剩下她一根独苗，你不想想看……即使是她要天上的星星，她爸爸也会给去摘的；还有你，也差不离……后来，她爸爸去世了，孩子就特别依恋你，所以，对你再婚极为不满。这姑娘一向的毛病就是嫉妒。

雷蒙达 我又有什麼法子？我倒是不想再嫁……要是我的几个兄弟是另一种人……不过，依我看，要是没有男人来理这个家，我们娘儿俩早就要饭吃了，这谁还不知道。

堂娜伊莎贝尔 这是实情。一个单身女人是顶不了任何事儿的。再说，丈夫去世的时候，你还很年轻。

雷蒙达 可是，我真不知道这丫头会嫉妒谁。我是她妈，我不知道我们俩谁会更爱她、更宠她。埃斯特万对她来说，从来都不像后爹。

堂娜伊莎贝尔 就是嘛。你们也没再有孩子。

雷蒙达 他不论是到哪儿去，从来都没忘记给她带点儿什么回来……连对我都没那份心，我也从没放到心里去。说到底，她是我的闺女，看见别人那么爱她，我对她就疼得更没法说啦。可是，她……打从小儿，更不用说现在了，就从来都没有亲过他一下。说起来，你们信吗？我很少打过她，仅有的几次，为的就是这个。

菲德拉 可是我呀，不管说什么，我总觉得你女儿爱的是她表哥。

雷蒙达 你是说诺尔维尔托？是他一夜之间把她甩了的呀。问题就在这儿：谁也没法知道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啦。

菲德拉 我也这么说，咱们谁也弄不明白，肯定有点儿什么。

恩格拉西娅 她可能已经把表哥忘了，可是人家却还想着她呢。要不然，怎么会一听说未来的新郎同他父亲一起来向你女儿求婚，他一大早就跑到贝罗卡莱斯去了。看见过他的人说，他好像心事重重。

雷蒙达 在这件事情上，不论是埃斯特万还是我，我们可是连半句话也没跟她说过。是她自己不要诺尔维尔托的。你们都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订婚了，她又同福斯蒂诺好上了。他一向喜欢她，这是真的……他父亲同埃斯特万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两人在政治问题上、选举问题上从来都是互相支持的。每次我们在圣母节或其他什么日子去恩希纳尔，或者是他们到这儿来，小伙子见到我的女儿总是手足无措。不过，因为他知道阿卡西娅同她表哥好，所以从来都未曾有过任何表示……直到她不知什么原因同表哥吹了，他一直什么都没说过。这以后嘛，知道阿卡西娅同她表哥没关系了，福斯蒂诺的父亲找了埃斯特万，埃斯特万对我说了，我去找女儿，她不反对。就这样，你们瞧，马上就要嫁过去了，要说她不如意，那可是天理不容。我们顺了她的意思，她当然应该满意。

堂娜伊莎贝尔 会满意的。有什么可挑剔的？小伙子一表人材，看样子为人一定也不错。

恩格拉西娅 那倒是。这儿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本村的，尽管实际上不是。不过住得那么近，他们家又那么有名气，谁也没把他们当成外人。

菲德拉 欧塞维奥大叔要是愿意，在这边的地会比在恩希纳尔的还多。

恩格拉西娅 就是嘛。你就算算吧：马诺利托大叔的地全归了他，再加上两年前买下的土地。

堂娜伊莎贝尔 他们家可是这一带最有钱有势的了。

菲德拉 算让您说对啦。他们虽然是四兄弟，但每人都有自己可观的一份家产。

恩格拉西娅 女方家里也不是穷光蛋。

雷蒙达 她是她，别想带走什么。埃斯特万为她爸爸给我们留下的那点产业费尽心血，即使是她亲爹也不会那么精心照看的。（传来晚祷的钟声。）

堂娜伊莎贝尔 该祷告啦。（几个人同时默默祷告。）嗨，雷蒙达，我们该回家啦，得早点儿给特莱斯福罗弄晚饭。说起晚饭，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吃。

恩格拉西娅 就是说，咱们也该走啦，你看呢？

菲德拉 该走啦。

雷蒙达 要是愿意，就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吧……至于堂娜伊莎贝尔，我就不留了。她丈夫有病，不能丢下不管。

恩格拉西娅 谢谢啦，要是不回去，家里该乱套了。

堂娜伊莎贝尔 未来的新郎官留下来吃晚饭吗？

雷蒙达 不了，夫人，他们父子要回恩希纳尔，不会在这儿待到天黑。赶夜路不好，更何况这几天连月亮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耽搁的已经太久了。天已经短了许多，一下子就全黑啦。

恩格拉西娅 他们来了。咱们也正好该走啦。

雷蒙达 我就说嘛。

第二场

前场人物，并阿卡西娅、米拉格罗丝、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大叔和福斯蒂诺

埃斯特万 雷蒙达，欧塞维奥大叔和福斯蒂诺要走啦。

欧塞维奥 我们该回家了。要趁天黑以前。这两天雨水多，那路简直没法走。

埃斯特万 他们家里确实乱得不像样子。

堂娜伊莎贝尔 未来的新郎官说什么来着？他已不记得我了。可不，都快五年不见啦。

欧塞维奥 你不认识堂娜伊莎贝尔？

福斯蒂诺 认识，先生。愿意为您效劳。我还以为您不记得我了呢。

堂娜伊莎贝尔 是啊，那时候我丈夫当村长，快五年啦。那年圣罗克节，可把我们吓坏啦，你遇上了那头公牛，我们全都以为你非送命不可！

恩格拉西娅 正是那一年，欧多克西娅的丈夫胡利安受了重伤。

福斯蒂诺 我还清楚地记得，太太。

欧塞维奥 回家以后喝了个酩酊大醉……该喝……

福斯蒂诺 年轻嘛！

堂娜伊莎贝尔 我什么都不说啦，你找的可是我们村的尖子啊。当然，她挑的小伙子也不坏。我们走啦，你们还有些事情要谈的。

埃斯特万 该谈的都谈了。

堂娜伊莎贝尔 走吧，米拉格罗丝……

我让她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不敢对您说。让她留下吧，堂娜伊莎贝尔。

雷蒙达 当然要让留下，然后让贝尔纳维和胡莉亚娜送她回去。如果必要的话，埃斯特万也会送的。

堂娜伊莎贝尔 不必麻烦，我们会派人来接的。既然阿卡西娅这么说，你就留下吧。

雷蒙达 当然，她们俩有说不完的话。

堂娜伊莎贝尔 愿大家愉快，欧塞维奥大叔，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 您走好，堂娜伊莎贝尔……问候您的丈夫。

堂娜伊莎贝尔 我替他谢谢啦。

恩格拉西娅 愿上帝保佑，你们路上当心。

菲德拉 大家遂意……（所有的女人一起退出。）

欧塞维奥 堂娜伊莎贝尔好年轻啊！算起来，她应该同我差不多年纪。正如俗话说：年轻时的姿色，到老不衰……堂娜伊莎贝尔当年也算标致的姑娘。

埃斯特万 您再坐一会儿吧，欧塞维奥大叔。急什么呢？

欧塞维奥 别忙活了，我们该走啦，天都黑了。你也不必送我们；下人们会来接的。

埃斯特万 只送到河边，权当散散步嘛。（雷蒙达、阿卡西娅和米拉格罗丝上。）

欧塞维奥 你们俩还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

阿卡西娅 全都说过了。

欧塞维奥 别嘴硬！

雷蒙达 得啦，欧塞维奥大叔，别拿姑娘家开心啦。

阿卡西娅 非常谢谢啦。

欧塞维奥 瞧这丫头！有什么可谢的！

阿卡西娅 那首饰漂亮极了。

欧塞维奥 只是随便买到的。

雷蒙达 乡下女人用那种东西已经过分啦。

欧塞维奥 什么过分！不值一提。依我的本意，把托莱多城的圣体匣中的全部宝石都送给你还嫌不够呢。还不快去同你丈母娘告别。

雷蒙达 过来，孩子，我只有好好地疼你，才能原谅你把我心爱的东西抢走。那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呀！

埃斯特万 得啦！到此为止吧……瞧那孩子，都成了泪人儿啦。

米拉格罗丝 瞧你！……阿卡西娅。（也哭了起来。）

埃斯特万 又来了一个！得啦，得啦！

欧塞维奥 别这样……眼泪是留给死人的。至于结婚，皆大欢喜的婚事……，应该高兴……过些时候见。

雷蒙达 您走好，欧塞维奥大叔。告诉胡莉娅，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她虽然没来，我也不见怪。

欧塞维奥 你知道她眼神不好。本该备辆车，可是贝罗卡莱斯那个坡还不把牲口累死。

雷蒙达 替我们问候，希望她快些好起来。

欧塞维奥 替她谢谢啦。

雷蒙达 那就走吧，走吧，天色不早啦。（对埃斯特万。）会耽误很久吗？

欧塞维奥 我让他不要送……

埃斯特万 这有什么！我送到河边。别等我吃饭。

雷蒙达 当然要等。像今天这种日子，我们怎么好自己吃呢。晚点儿吃，米拉格罗丝也不会在乎的。

米拉格罗丝 是的，太太，没关系。

欧塞维奥 请留步！

雷蒙达 就送到门口。

福斯蒂诺 我还有一句话要跟阿卡西娅说……

欧塞维奥 差点儿得留到明天。你们谈了一天啦！

福斯蒂诺 是这么回事儿……有时是我没想起来，有时又太吵太闹……

欧塞维奥 那就快说吧……

福斯蒂诺 其实也没什么……早晨从家里来的时候，我妈妈让把这个披肩给阿卡西娅，算她送的礼物，是我们村的修女做的。

阿卡西娅 好漂亮！

米拉格罗丝 是箔绣！还有加尔默罗圣母像！

雷蒙达 阿卡西娅可没有那么虔诚！谢谢你妈妈。

福斯蒂诺 是经过神父祝福的……

欧塞维奥 好啦，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差一点儿又把这披肩带回去，那样的话，你妈可有得唠叨啦！你也真是笨得可以！我不知道你这是像谁……

（所有的人一起退出。在一段时间里，舞台上空无一人，逐渐转暗。雷蒙达、阿卡西娅和米拉格罗丝重又回来。）

雷蒙达 他们耽搁得太久啦，天都黑了……孩子，怎么样，你高兴吗？

阿卡西娅 您都看见了。

雷蒙达 您都看见了！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看见了……谁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阿卡西娅 我只是觉得累了。

雷蒙达 我们整整忙了一天！从大清早五点钟到现在，家里就没有清闲过。

米拉格罗丝 个个都来向你表示祝贺。

雷蒙达 是啊，可以说全村都来了。从神父先生开始，他是头一批。我嘱咐他办个弥撒，再给穷人分十个面包。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不该把任何人忘掉。谢天谢地，咱们是什么都不缺的！蜡烛在那儿吗？

阿卡西娅 在这儿，妈妈。

雷蒙达 那就点上吧，孩子，黑乎乎的，让人难受。（叫。）胡莉亚娜！胡莉亚娜！她跑到哪儿去啦？

胡莉亚娜（从后台，仿佛是在院子里。）什么事儿？

雷蒙达 拿把笤帚和簸箕来。

胡莉亚娜（从后台，仿佛是在院子里。）就来啦。

雷蒙达 我去穿条裙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阿卡西娅 您是不是要我也去把衣服换了？

雷蒙达 你就算了，什么都不必操心，享受一天是一天……（胡莉亚娜上。）

胡莉亚娜 要我在这儿打扫吗？

雷蒙达 不需要。把笤帚放在那儿。把那些东西全收掉，拿去好好洗一洗，放进碗橱。要当心那些杯子，那玻璃可都是很薄的。

胡莉亚娜 我可以吃块点心吗？

雷蒙达 吃吧，你呀，吃吧！就你嘴巴馋！

胡莉亚娜 可不嘛，我妈妈的这个女儿哪，任何东西可都还没有享受过呢。又是送酒，又是送饼，没完没了的人，我整整忙了一天……今天，今天可算看见这个家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还有欧塞维奥大叔，对他是小看不得的。可想而知，到办事儿那天该会怎么样啦。我都知道，谁会送给你一盎司金，谁又会送给你绣花丝床罩。床罩上绣的花是那么美，就像真的一样，让你恨不得摘下来。那一天肯定是个大喜日子。感谢老天！有欢笑，也会有眼泪，我就是头一个。我不敢说自己像你妈妈，任何人都是没法儿同一个母亲相比的，不过，除了你妈妈之外……不仅这个家对我来说非同一般，一想到我那死去的闺女，我的宝贝闺女！她那么……就像你现在……

雷蒙达 行啦，胡莉亚娜，快把东西收走，别也来让我们心烦。就这样，我们已经够烦的啦！

胡莉亚娜 我可不是成心让人心里难受……这几天也不知怎么了，好事、坏事一齐拥上心头。本来应该高兴，但却反而更加难过……你别说我，我本不想提起她那过世的父亲，上帝保佑！他要是能见到这一天可该有多好啊！他可是把这个女儿看成是心肝宝贝啊。

雷蒙达 你就不能别说了吗？

胡莉亚娜 别骂我，雷蒙达！别像对待家里的一条忠实的狗那样。其实，你是知道的，对这个家、对你、对你女儿来说，我就是一条忠实的狗，一贯

忠心耿耿。谁都清楚，按天理，吃了你家的饭；按人情……（退下。）

雷蒙达 这个胡莉亚娜！……她说得也是，她的确像条忠实的狗，对这个家忠贞不贰。（开始扫地。）

阿卡西娅 妈妈……

雷蒙达 孩子，什么事儿啊？

阿卡西娅 能把这只柜子的钥匙给我吗？我想给米拉格罗丝看几样东西。

雷蒙达 拿去吧。你们就待在那儿吧，我去看看饭做得怎么样了。（退下。阿卡西娅和米拉格罗丝席地而坐，打开柜子下面的抽屉。）

阿卡西娅 你看这副耳坠，是他送给我的……我是说，是埃斯特万……这会儿我妈不在，她总是想让我叫他爸爸。

米拉格罗丝 他很爱你。

阿卡西娅 那倒是，不过爸爸、妈妈都是只能各有一个……这些头巾也是他从托莱多给我带回来的，上面的字是由修女们绣的……这些是明信片，你看多漂亮。

米拉格罗丝 这些女人长得真美！

阿卡西娅 她们是马德里和法国巴黎的演员……你看这些孩子，多好玩……这个盒子也是他给我的，里面原来装满了糖。

米拉格罗丝 你还要说……

阿卡西娅 我什么都不说。我明白他爱我，可是我倒宁愿只和妈妈生活。

米拉格罗丝 所以你妈妈才不那么喜欢你啦。

阿卡西娅 我怎么知道！她对他盲目崇拜。我真不知道，要是她必须在我 and 那人中间进行选择……

米拉格罗丝 你说的是什么呀！你说吧，你现在要结婚了，要是你妈一直守寡，你丢下她一个人该有多孤独。

阿卡西娅 如果只是我跟妈妈一起过，你以为我还会嫁人吗？

米拉格罗丝 得啦！你不会嫁人？还不是跟现在一样。

阿卡西娅 没那事儿。到哪儿能比我跟妈妈住在这所房子里更自在吗？

米拉格罗丝 你说得不对。人们都说，你后爹待你不薄，对你妈很好。否则的话，你知道村里人都说……

阿卡西娅 他是不错，我没有二话好说。不过，要是我妈没改嫁，我肯定是不会嫁人的。

米拉格罗丝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阿卡西娅 想什么？

米拉格罗丝 人们说你不爱福斯蒂诺，而是爱诺尔维尔托。看来没错。

阿卡西娅 没那回事儿。我怎么会爱他！特别是他对我那样以后。

米拉格罗丝 人家都说是你不跟他好的。

阿卡西娅 是我，是我！要不是他使我不得不……总之，我不想再提这事儿……不过，人们说得不对，和从前对他的感情相比，现在我是更爱福斯蒂诺。

米拉格罗丝 理应如此。否则，你结婚就是个错误。诺尔维尔托今天一大早就从村里走了，你听说了吗？看来，他今天是不想待在村里。

阿卡西娅 对他来说，今天和往常有什么不同？你看吧，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随后我们就吹啦……我已经不想再见他了……我不知干吗还

要留着这封信……我这会儿就把它撕掉。（撕。）哼！

米拉格罗丝 我说，好大的火气！

阿卡西娅 就冲着那上面说的话……我要把纸片全烧掉……

米拉格罗丝 得了，别把烛火引大！

阿卡西娅（打开窗户。）好吧，扔到街上，让风吹走。结束了，这一切彻底结束了！……外面好黑呀！

米拉格罗丝（也走到窗口。）真让人害怕，没有月亮，连颗星星都没有……

阿卡西娅 你听见了吗？

米拉格罗丝 是突然关门吧。

阿卡西娅 像是放枪。

米拉格罗丝 别胡说！都这时候了，哪儿还会有人放枪？除非是哪儿着火了，可是哪儿也没有火光啊。

阿卡西娅 可吓死我了，你信吗？

米拉格罗丝 何必呢！

阿卡西娅（立即向门边跑去。）妈，妈！

雷蒙达（从外面。）怎么啦！

阿卡西娅 您什么也没有听见？

雷蒙达（从外面。）听见了，我让胡莉亚娜去打听啦……你别害怕。

阿卡西娅 哎哟，我的妈妈呀！

雷蒙达 别嚷！孩子，我就来。

阿卡西娅 刚才是枪响，是枪响。

米拉格罗丝 即使是枪响，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阿卡西娅 老天保佑！（雷蒙达上。）

雷蒙达 吓着了吗？不会有事儿的。

阿卡西娅 您也有点儿惊慌，妈……

雷蒙达 看见你……突然一下子，你爸爸又在外边，我是吓了一跳……不过，没有理由担心。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别出声！你听！谁在外面讲话？哎哟，圣母啊！

阿卡西娅 哎哟，妈妈，妈妈！

米拉格罗丝 他们在说什么？在说什么？

雷蒙达 你别动，我去看看。

阿卡西娅 您别去，妈妈。

雷蒙达 不知是怎么了，我觉得……我亲爱的埃斯特万啊，你可别有个三长两短的！（退下。）

米拉格罗丝 下面有好多……可是，从这儿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阿卡西娅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天哪，我想到哪儿去了！

米拉格罗丝 我也是，可是我不想跟你说。

阿卡西娅 你看会是什么事儿？

米拉格罗丝 我不愿意说，不想说。

雷蒙达（从外面。）圣母加尔默罗！真是不幸啊！那可怜的母亲要是知道儿子给人家打死了，可怎么是好啊！哎，我真不敢想！真不幸，大家都跟着倒了霉！

阿卡西娅 你明白了吗？……我妈她……妈……妈！

雷蒙达 孩子，孩子，你别出来！我就去，就去！（雷蒙达、菲德拉、

恩格拉西娅和几个村妇一起上。)

阿卡西娅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死了，是吧？肯定是死了人。

雷蒙达 我的宝贝！是福斯蒂诺，福斯蒂诺！……

阿卡西娅 您说什么？

雷蒙达 他们在村口一枪打死了福斯蒂诺。

阿卡西娅 妈妈！是谁，谁？

雷蒙达 不知道……没人看见……不过，大家都说是诺尔维尔托；这下子，咱们大家都跟着倒霉啦！

恩格拉西娅 不可能是别人。

众女人 诺尔维尔托！……诺尔维尔托！

菲德拉 法院已经来人啦。

恩格拉西娅 会把他捉起来的。

雷蒙达 你爸爸来啦。（埃斯特万上。）亲爱的埃斯特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埃斯特万 我知道什么？还不和大家一样……你们谁也别给我动窝儿，村子里没你们的事儿。

雷蒙达 他父亲可怎么受得了！还有那当母亲的，早晨看见儿子活蹦乱跳的离开家门，这会儿抬回去却死了，是被人用枪打死的，可让她怎么受得了啊！

恩格拉西娅 就是把那家伙吊死也不解恨。

菲德拉 应该把他带到这儿、带到这儿来处决。

雷蒙达 我想再见他一面，埃斯特万；在我见他之前，别让人抬走……还有阿卡西娅，本来就要当她的丈夫啦。

埃斯特万 别急，会有机会的。今天晚上，你们谁也别离开这儿，

我已说过了。眼下那儿是法院的事情，医生、神父也都帮不上什么忙。我得过去，会要我们出证的。（埃斯特万下。）

雷蒙达 你爸爸说得对。咱们还能替他做什么呢？替他的灵魂祷告……还有那个可怜的母亲，我怎么也忘不了她……你别这样，孩子，你这样更让我担心，还不如你哭、你叫呢。嗨！今天早晨无论如何也没法料到会出这种事儿呀！

恩格拉西娅 听说把他的心给打碎了。

菲德拉 一下子就从马背上滚了下去。

雷蒙达 这个村子多丢人、多不光彩，竟出了个如此狠毒的凶手！尤其丢人的是，竟然出在咱们的亲戚里面！

加斯帕拉 是谁还说不准呢。

雷蒙达 还能有谁？大家都说……

恩格拉西娅 大家都说是诺尔维尔托。

菲德拉 是诺尔维尔托，不会是别人。

雷蒙达 米拉格罗丝，孩子，你去把圣母像前的灯点起来，咱们替他念一段玫瑰经吧，反正除了替他的灵魂祷告祷告，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情。

加斯帕拉 愿上帝宽恕他！

恩格拉西娅 他没来得及忏悔就死了。

菲德拉 他的灵魂要受苦的。上帝原谅我们！

雷蒙达（对米拉格罗丝。）你来领着念吧，我连祷告的力气也没有了。
那个当母亲的，那个当母亲的！（众人开始祷告。）

（幕落）

一般情况下，场上人物每变化一次，就应作为一场。此幕第二场人物多次变化，但却一直未再分场。可能是作者疏忽了。

第二幕

一个农户的门厅。舞台深处是一个对着田野的大门，门的两边是带铁栅的窗口。舞台左右各有一门

第一场

雷蒙达，阿卡西娅，胡莉亚娜和埃斯特万。埃斯特万坐在一张小桌边吃午饭。雷蒙达也坐在桌边，但是在为埃斯特万搵菜。胡莉亚娜进进出出上菜。阿卡西娅坐在窗边的矮凳上做针线，身边放着一个装有白色衣服的针线筐

雷蒙达 不喜欢吃？

埃斯特万 喜欢，夫人。

雷蒙达 你几乎没吃什么。要他们再做点儿别的？

埃斯特万 别操心啦。我吃得够多的了。

雷蒙达 有话就说嘛！（叫。）胡莉亚娜，把水果端来。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

埃斯特万 哪儿来的不痛快！

雷蒙达 我还不知道你。我说你不该回到村子里去嘛。肯定听见人家说东道西啦。本来嘛，早就说好啦，决定到索托来，就是为了离开村子几天，可是今天早晨你却一声没吭就到那边去了。有什么非办的事情不可？

埃斯特万 我要……找诺尔维尔托和他父亲谈谈。

雷蒙达 可以嘛，打发个人去说一声，他们就会过来的。本来可以少跑这一趟，免得听闲话。我知道村里有这种那种议论。

胡莉亚娜 待在这儿什么人都避而不见也没有用。索托本来就是这周围的必经之地，凡是过往的人，就没有不在这儿落个脚、打听和传播东家长、西家短的闲事儿的。

埃斯特万 那你，肯定是跟每个人都胡扯一通喽。

胡莉亚娜 您错了，我可没有，我没跟任何人搭过腔。今天早上我还骂贝尔纳维来着，嫌他跟几个从恩希纳尔来的人说得出了圈儿。不管是谁来向我打听什么，我的原则是：你问得越多，我答的越少；你要是什么都不问，我倒要说上几句。这是从我妈那儿学来的，很有道理。

雷蒙达 得啦，住嘴吧。你可以进去了。（胡莉亚娜下。）村子里怎么说？

埃斯特万 说是……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几个儿子发誓要宰了诺尔维尔托。他们不赞成法院那么快就把他放了。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会到村里闹出事儿来。村里人分成了两派：有人认为欧塞维奥大叔有理，那事儿只能是诺尔维尔托干的；另外一些人说不是诺尔维尔托，法院之所以会放他出来，就说明有证据证明他没罪。

雷蒙达 我也这么想。没有谁能证明他有罪，不论是福斯蒂诺的父亲、还是他家的下人、还是你，都不能，而且你们当时都在场。

埃斯特万 当时欧塞维奥大叔和我正在点烟。确实，我们俩都乐得像傻瓜似的。我想显摆一下打火机，可是打不着火。于是欧塞维奥大叔掏出火石

和火绒，笑得前仰后合地对我说：“得了，你就用你的打火机点，好好显摆显摆那费钱的玩艺儿；我嘛，还是用这个，可以尽情……”糟就糟在这儿，我们说说笑笑，结果落在后面，枪响以后，赶过去，什么人也看不见了。这还不算，看见他死了，我们呆啦，要是人家也想把我们打死，我们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阿卡西娅突然站起来要走。）

雷蒙达 你要上哪儿去，孩子？瞧你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也确实是够吓人的！

阿卡西娅 你们就不能说点儿别的。这也成了嗜好！您也没有算过一共讲过多少次了，否则我们也不必听了又听。

埃斯特万 她说得也是……我压根儿就不愿提起，都是你妈妈。

阿卡西娅 我也不知道梦见过多少回啦……从前，我即使是一个人摸黑也不害怕，可是现在，连大白天也胆战心惊……

雷蒙达 不光是你。我也是，不论白天黑夜，睡不着觉也休息不好。我一向不是个胆小的人，就是让我半夜三更上坟地也不在乎，哪怕是既没星星又没月亮。可是现在什么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有声也怕，没声也怕……事情偏偏又有了变化：原来大家都以为会是诺尔维尔托。他是自家的亲戚，大家只好跟着倒霉、丢脸，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无计可施，那就……怎么说呢！我已经认了……总之，他要这么干肯定有他的理由。可是现在……既然不是诺尔维尔托，咱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了那个可怜的孩子。我平静不下来。如果不是诺尔维尔托，谁还会恨他？也许是结了什么仇，也许是他父亲的对头，谁知道是不是……谁知道是不是冲着你来的，因为是晚上，天又黑，搞错了。如果真是这样，一次未成，还会有第二次的，所以……直说吧，我坐卧不安，每次你离开家到那边去，我都提心吊胆……今天就是，见你老也不回来，我差点儿也要回村啦。

阿卡西娅 您都上路了。

雷蒙达 可不嘛。刚走到坡前，就看见你已经到了磨坊附近了，而且还有鲁维奥跟着，就赶紧跑了回来，怕你说我。我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不过真想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你的身边，否则我就不能安心。这种日子真没法过。

埃斯特万 我不信会有人要害我。我从未害过人。不管到哪儿，我都心安理得，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

雷蒙达 我以前也这么想，谁也不会想害咱们……咱们给过许多人好处。不过，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坏心，只要有一个人想打歪主意，就足够了。咱们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有人要使坏而咱们又没发觉呢！有了这一回，就可能还有下一回。法院放了诺尔维尔托，因为没能抓住他的罪证……我当然高兴。我不该高兴吗？他可是我姐姐的孩子，我最爱的姐姐的……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诺尔维尔托心肠会有那么坏，会干出那种事儿来……暗中杀人！不过，事情全完了吗？法院现在在干什么呢？怎么不去调查、怎么没人出来讲话？总会有人知道的，总该有人见过那天谁到过那儿、谁在那条路上转来转去……如果不是牵扯到了一件坏事，人人都会说谁怎么怎么，无需打听，就可以一清二楚；可是到了要紧的时候，就谁也不知道、谁也没看见啦……

埃斯特万 得啦！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坏事，无需隐瞒；心怀鬼胎，自然要躲躲藏藏。

雷蒙达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呢？

埃斯特万 我？说实话……也跟大伙一样，以为是诺尔维尔托。如果不是他，就不敢乱猜了。

雷蒙达 跟你说，我知道你要骂我的，你知道我打算干什么吗？埃斯特万 你就说吧……

雷蒙达 我要跟诺尔维尔托谈谈。已经派贝尔纳维去找了，大概快到啦。

阿卡西娅 跟诺尔维尔托谈？您想向他打听什么？

埃斯特万 我也这么说。你以为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雷蒙达 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他不会骗我。我要求他，看在他妈妈的份上，把一切的一切全都告诉我。哪怕就是他干的，他也应该清楚，我也是不会泄漏给别人的。我不能老是这么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啊。

埃斯特万 要是这事儿是诺尔维尔托干的，你以为他会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吗？

雷蒙达 听听他怎么说，我就满足了。

埃斯特万 随你的便吧，不过，人们知道他到这儿来过以后，会有更多的议论。再说，欧塞维奥大叔今天要来，如果他们碰到一起……

雷蒙达 不会在路上碰面的，方向不同……到了这儿，房子多得很，会注意的。（胡莉亚娜上。）

胡莉亚娜 老爷……

埃斯特万 什么事儿？

胡莉亚娜 欧塞维奥大叔快来了，我来通报一声，怕您不想见他。

埃斯特万 我？为什么？他早该到了。你要留心，别让另外一个……

雷蒙达 他再急……

埃斯特万 谁告诉你说我不想见欧塞维奥大叔？

胡莉亚娜 您别来怪我，不是我自己要来多嘴的。是鲁维奥说的。他说您不想见他，因为他对您在法官面前不支持他非常生气。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放了诺尔维尔托。

埃斯特万 我会去找鲁维奥的，看看是谁让他胡诌八扯。

胡莉亚娜 还有些事儿你也得跟他提提，好一阵子以来，他老对我们指手划脚。今天就是，要是我说错了，求上帝原谅，不过，我看他好像喝多了。

雷蒙达 这恰恰不行。我要找他。

埃斯特万 你别管。回头我会找他的。

雷蒙达 这个家全乱了。显然是以为我管不了……明摆着，稍一疏忽……人人都找机会偷懒！

胡莉亚娜 我可没有，雷蒙达，这话我可不爱听。

雷蒙达 谁多心，我说的就是谁；谁吃大蒜，谁就会觉得嘴里辣得慌。

胡莉亚娜 天哪，天哪！这个家是怎么啦！好像大家都踩到了刺似的，全都变了：谁都看不上谁，人人都冲我来……上帝保佑，但愿我能忍得下去。

雷蒙达 但愿我能容得了你们！

胡莉亚娜 好的，也包括我？我将是罪魁祸首。

雷蒙达 你也不看看我的眼色，好知道自己早该闭上嘴巴乖乖走开，免得让我开口。

胡莉亚娜 那好。我住嘴当哑巴，马上就走。上帝保佑我，上帝啊！你可以免开尊口。（退下。）

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大叔到了。

阿卡西娅 我走啦。他看见我会难过的……他现在已经有点儿魂不守舍，到后来准会说出难听的话来。他总以为只有他自己为他儿子难过。

雷蒙达 我不敢说自己比他更伤心，不过，我的眼泪淌得绝对不会比他母亲少。对欧塞维奥大叔，不必介意：他可怜得很，全垮了。不过，你说得也对，最好还是别让他见到你。

阿卡西娅 这件衬衫已经做好了，妈妈。我现在就去熨一熨。

埃斯特万 是给我做的？

阿卡西娅 您不是看见了嘛。

雷蒙达 她不做谁做！我懒得很……天知道！我也觉得自己换了个人似的。不过，她勤快、用心。（阿卡西娅朝后台方向走去，雷蒙达趁势亲热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难道老天就不想让你有个好命吗，孩子？（阿卡西娅退下。）我们这些当妈妈的！原来嘛，一想到她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嫁出去，心里好不是滋味；现如今……我真愿意她早已成了家！

第二场

雷蒙达、埃斯特万和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人都在哪儿呢？

埃斯特万 在这儿，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你们可都好啊？

雷蒙达 您好，欧塞维奥大叔。

埃斯特万 牲口都安顿好了吗？

欧塞维奥 跟我来的人管着呢。

埃斯特万 您请坐。大叔喜欢喝酒，雷蒙达，你去给倒一杯来。

欧塞维奥 我不喝，谢谢。别麻烦，我很不舒服，喝酒不好。

埃斯特万 酒可是药啊。

欧塞维奥 不，千万别喝。

雷蒙达 那就听您的。您可好，欧塞维奥大叔，可好吗？还有胡莉娅呢？

欧塞维奥 你就想想看吧，胡莉娅她……她会跟儿子去的，我有这个预感。

雷蒙达 老天保佑，那另外四个可由谁照看呢。

欧塞维奥 实在让人担心。一个作母亲的，不能整天想着儿子会倒霉。如今这事儿……这事儿到头来非把我们压垮不可。原以为可以报仇雪恨……因为大家都是那么对我说的，可我不那么认为……到头来，凶手没事儿了，放了出来，待在家里，正在嘲笑我们。我早就知道，这下子就更确信不疑了：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报仇雪恨，就只能自己动手。正是因为他们要这么干，昨天我才捎话给你，让你告诉人们，要是我的那几个儿子要想到村里来，千万不要让他们进来。我的家再也经不起变故了。尽管我儿子死了，凶手没有得到惩罚，那是上帝没有惩罚他。上帝应该惩罚他，否则就是没有上帝。

雷蒙达 您不要埋怨上帝，欧塞维奥大叔。即使是那么阴险地杀害了您儿子的家伙永远逍遥法外，我们谁也不愿意是他。让他受良心的折磨去吧！我可不愿意像他那样心神不定地活着。我们这些什么坏事也没做过的人所过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干出那种事情的人的日子肯定是更不好过。对此，您

就听我的吧。

欧塞维奥你说得对。不过，大仇未报，我还得跟在儿子的屁股后面不让他们自己报仇，以免他们最后进入班房，你说，这不是一件让人伤心而又滑稽的事情吗？应该听听他们怎么说！就连最小的，还不到十二岁，连他都像个大人似的攥着拳头发誓要找杀他哥哥的人报仇；不管怎么说……看见他那个样子，我就忍不住要哭……至于他妈妈，就更不用说啦。说实话，我真想对他说：“去吧，孩子，把他像条恶狗似的用石头砸死、碎尸万段，然后拖来见我……”可是，我却不得不强忍在心里，还要板起面孔，要他们连想都不能这么想，否则就会害了他们的母亲、毁了大家……

雷蒙达这么看来，欧塞维奥大叔，您也昏了头啦。既然法院判定不是诺尔维尔托，既然任何人也没有说是他干的，既然现在查明那天他在哪儿、都干了什么，每个钟点都对得起来，他是带着仆人到贝罗卡莱斯去了，恩希纳尔的医生堂福斯蒂诺还在那儿见到过他、同他讲过话，恰恰是在出事儿的那个时候……您说说吧，咱们谁也不会分身法……您会说，他的那几个仆人是串通好了的，不过让那么多人都跟着说谎可没那么容易，而且堂福斯蒂诺是您的好朋友，欠着您许多恩情……像他一样，还有许多人也都该向着您，结果却是众口一词。只有贝罗卡莱斯的一个羊倌说当时远远地看见了一个人，不过，按他说的那人的个头、样子和衣服，不可能是诺尔维尔托。

欧塞维奥我也没说肯定是他。不过，会不会谋划的和具体干的不是一个人、是他收买别人去干的呢？这是不用怀疑的……否则就没法解释我儿子是怎么死的……用不着帮我去瞎猜。我没有足以下这种毒手的对头。我从来没有坑害过人。我待人，不论是亲是疏，一律都宽宏大量。人们整天都在毁坏我的庄稼，我要是想去告的话，真是告都告不完的！他们杀了福斯蒂诺，就是因为他要娶阿卡西娅，没有别的理由；而有这个理由的，除诺尔维尔托外，没有别人。人们要是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事情早就弄清楚啦。可是，知道真情的人，偏偏又不愿意开口……

雷蒙达 您指我们，是吗？

欧塞维奥 我谁都没指。

雷蒙达 听话听音，不必指名道姓，也不必用指头去点。您的意思很清楚，诺尔维尔托是我们的亲戚，即使知道了些什么，也会闭口不谈的。

欧塞维奥 可是，你不觉得阿卡西娅知道的要比她说出来的多吗？

雷蒙达 不，先生。她知道的不比我们任何人多。是您鬼迷心窍，认定非是诺尔维尔托干的不可；是您认定，没人由于别的原因结下了仇。人非圣贤啊，欧塞维奥大叔。您可能做过许多好事；不过，一辈子当中，总会有些什么事情办得不很相当的。您会以为没人会记得的，可是，当事人却不一定这么想。再说，要是诺尔维尔托真的对我女儿痴心到了那种地步，这之前总会有所表现的。不是您的儿子来把她夺走的；是我女儿同诺尔维尔托断绝来往以后，福斯蒂诺才来找她的。我女儿同诺尔维尔托吹了，是因为他同另外一个姑娘纠缠不清，而且也不来解释明白。所以，依我们的看法，是他不要我女儿的。您总该清楚了吧，这一切绝不能促使他去杀人。

欧塞维奥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非说是他干的不可呢？你们自己不是也这么认为吗？

雷蒙达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想到谁呢？不过，只要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没有理由认为他、只有他才干得出那种事来。您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

包庇他。明白地告诉您吧，我们比谁都想一下子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您失去了一个儿子，可是我有一个并不会因此而受益的女儿。

欧塞维奥 这是实情。不会知情不报的。你们……可是诺尔维尔托和他父亲，要想让人消除怀疑，你们也不听听人们是怎么议论你们这一家人的，我要是信了的话……

雷蒙达 议论我们？有什么好议论的？你到村子里去过，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埃斯特万 谁去理那个呀！

欧塞维奥 我不信，对那些话我一点儿都不信，不过，人家说，他们很感激你们没去弄个水落石出。

雷蒙达 您这不是又转回原地了吗？欧塞维奥大叔，您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吗？直截了当地说吧，您这是要我像您一样，也赔出去一个亲人。不过，我也是当妈妈的，怎么说呢！您这是在侮辱我的女儿、在侮辱我们大家。

埃斯特万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我没侮辱任何人。我只不过是重复了大家的说法而已。你们是因为沾亲带故，村里人是因为不愿意蒙受耻辱，所以就串通起来遮掩真相。如果这儿的人都说不是诺尔维尔托，可是恩希纳尔的人却都认为除了他没有别人。要是不赶快伸张正义，两个村子之间会流许多血的，没人能阻止得了，咱们都知道，年轻人可都是血气方刚的啊。

雷蒙达 是您在挑大家嘛。怎么说您都不相信。您已经认定了，如果不是他干的，就是他花钱雇人替他干的，对吧？要知道，干这种事儿，是没法雇到人的……得啦，我这个脑袋真想象不出来！像诺尔维尔托这样的小伙子会去雇什么人呢？咱们总不该认为他父亲会参与这种事情吧。

欧塞维奥 找一个坏人是费不了什么大事儿的。远的不说，你不是不知道，巴尔德罗勃莱斯兄弟不就是为了三个半杜罗而杀了那两个羊倌吗？

雷蒙达 那事儿过了多久就包不住了？是他们因为分赃不均，自己漏的馅儿。谁要是花钱雇人去干这种事儿，他就一辈子休想得到安生。有钱有势的阔佬倒是有可能雇人去干掉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可是，诺尔维尔托……

欧塞维奥 谁家里还找不出一个唯命是从、忠心不贰的仆人呢。

雷蒙达 可能您家里有，而且您还让他干过类似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经验说什么样的话嘛！

欧塞维奥 你说这话，可要留神。

雷蒙达 该留神的是您。

埃斯特万 你不能不说吗，雷蒙达？

欧塞维奥 你都听见了。你有什么可说的？

埃斯特万 还是别再谈下去了，否则的话，大家都会发疯的。

欧塞维奥 我随便。

雷蒙达 您说，不找出杀害儿子的凶手绝不甘心，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也不能把大伙全都牵连进去。要说您想报仇，我还不是每天都在祈求天老爷帮忙实现这一愿望。这事儿即使是我儿子干的，也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鲁维奥

鲁维奥 对不起。

埃斯特万 什么事儿，鲁维奥？

鲁维奥 您别这样盯着我，我的老爷，我没喝醉……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没吃午饭，他们请客，只喝了一点儿，身体有些不舒服，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很抱歉，让您生气了。

雷蒙达 噢，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是很不得了嘛！胡莉亚娜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给我了。

鲁维奥 胡莉亚娜是个是非精。我正是来找老爷说这事儿的。

埃斯特万 鲁维奥！有话以后再说。欧塞维奥大叔在这儿，你没看见？

鲁维奥 欧塞维奥大叔？早看见了……他来干什么？

雷蒙达 他来不来和你有什么关系！真没见过！滚，滚，滚回去睡一觉，你的酒还没醒呢。

鲁维奥 您别这么说，我的太太。

埃斯特万 鲁维奥！

鲁维奥 胡莉亚娜是个是非精。我没喝……我的钱是我的，我不是贼，没偷过、没抢过……我老婆所有的一切也不是别的什么人给的……您说对吧，老爷？

埃斯特万鲁维奥！可以走啦，去睡觉，没睡足就别起来。欧塞维奥大叔会怎么说呢？你想过没有？

鲁维奥 想得不能再想了……好吧……您不必指点我什么……（退下。）

雷蒙达这就是您所说的仆人，欧塞维奥大叔。这可是还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遮遮掩掩呢，就已经不得了啦……您想想看吧，要是在他们面前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过，鲁维奥今天这是怎么了？最近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从前没有这个毛病啊。你可别宠着他，这只是刚刚开始……

埃斯特万 女人家，你说的什么呀！正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毛病，所以今天才喝了一点儿就撒酒疯。事情是，我在村子里办这个那个事儿的时候，人家请他下酒馆……我已经说过他了，让他去睡觉，看来没睡够，到这儿来了以后，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胡说了些什么……不必大惊小怪。

欧塞维奥 当然不必。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

埃斯特万您这就要回去了，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该走了。真抱歉，来这儿惹你们不高兴。

雷蒙达 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怎么能跟您生气？

欧塞维奥 这就对啦。要知道，我遇上的可是个什么事情啊！这口气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掉的，深深地憋在心里，要一直带进棺材的。你们要在索托住很久吗？

埃斯特万住到星期天。在这儿没事儿可干。只是，这几天不想待在村子里，因为诺尔维尔托一回来，各种流言蜚语……

欧塞维奥的确如此。我只想嘱咐你，回村以后，注意着点儿，要是我的那几个儿子去了，别让他们给我惹出什么事儿来，我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埃斯特万您就放心吧。有我在，要是还出事，那我还算个人吗！

欧塞维奥那我就不对你多说了。这几天我把他们打发到河边的地里干活去了……只要没人到那儿去煽动他们……好啦，你们留步。阿卡西娅呢？

雷蒙达 怕您伤心，所以没露面……她要是见了您，也会联想起许多事

情的。

欧塞维奥 说得在理。

埃斯特万 我去让人把马牵过来……

欧塞维奥 你就别费心啦。我喊一声……弗朗西斯科！那不来了吗？你就别出来啦，雷蒙达，留步。（同埃斯特万一起向后台走去。）

雷蒙达 您走好，欧塞维奥大叔。替我给胡莉娅带个话儿……就说我很想她，我为她作的祷告比为您儿子作的还要多，因为那孩子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不该有那样的结局，上帝会宽恕他的……可怜的孩子。（埃斯特万和欧塞维奥大叔退下。）

第四场

雷蒙达 和贝尔纳维

贝尔纳维 太太！

雷蒙达 怎么？见到诺尔维尔托了吗？

贝尔纳维 他已经到这儿了，是跟我一起来的。紧赶慢赶！他早就急着要见您啦。

雷蒙达 你们没碰上欧塞维奥大叔？

贝尔纳维 我们老远就看到他从河边过来，于是就调换方向，钻进了院子。我让他躲在那里，直到看见欧塞维奥大叔回恩希纳尔。

雷蒙达 你去看看他是不是已经上了大路。贝尔纳维 从这儿我已经看见他快走到十字路口了。

雷蒙达 可以去叫诺尔维尔托啦。你先告诉我，村子里怎么样？

贝尔纳维 人心坏极了，太太。您要是知道了，准会气死的。

雷蒙达 不过，没人相信是诺尔维尔托，对吧？

贝尔纳维 谁要是说是他干的，还不得给揍扁了才怪呢。昨天，他回来的时候，半个村子的人都到半道上去迎他。后来全村都拥了过去，人们简直是把抬回家的。所有的女人都哭了，所有的男人都跟他拥抱，他爸爸都傻了……

雷蒙达 可怜的孩子！不会，不会是他！

贝尔纳维 因为传说恩希纳尔的人说不定哪一天会来对他下毒手，全村的男人，包括那些老头子在内，身上都藏着棍子和武器。

雷蒙达 上帝保佑我们！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上午老爷在村里没碰上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吧？

贝尔纳维 有人跟您说过什么了？

雷蒙达 没有……我是说，对，我已经知道了。

贝尔纳维 鲁维奥进了酒馆，好像在那儿说了些什么……有人传话给了老爷，老爷就去找他，连拉带推地把他弄出了酒馆。他对老爷也老大不恭……喝醉了……

雷蒙达 你知道鲁维奥都说了些什么吗？

贝尔纳维 一派胡言……他喝多啦……您愿意听听我的意见吗？在最近几天里，你们最好还是别在村里露面。

雷蒙达 这你尽管放心。要按我说，永远也不回去……啊，圣母！我真恨不得顺着那条大路一直跑下去，跑到山顶上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我老觉

得背后有人，不仅是想杀我……老爷……老爷他现在在哪儿？贝尔纳维 在鲁维奥那儿。

雷蒙达 你快去把诺尔维尔托叫来。（贝尔纳维退下。）

第五场

雷蒙达和诺尔维尔托

诺尔维尔托 雷蒙达姨妈！

雷蒙达 诺尔维尔托！孩子！过来让我亲亲你。

诺尔维尔托 听说您想见我，我真高兴死啦。除了我爸爸和我妈妈，妈妈多亏已经去世了，要是她也像别人那样也把我当成……杀人凶手……除了爸爸和妈妈，您就是我最亲的人啦。

雷蒙达 尽管大家都那么说，可是我压根儿就不信。

诺尔维尔托 这我知道。您是头一个出来袒护我的。阿卡西娅呢？

雷蒙达 她没事儿，只是这个家算是倒霉透顶啦。

诺尔维尔托 说我杀了福斯蒂诺！您就想想看吧，要是我最终未能证明自己那一天都干了什么。要是像我原来想过的那样，扛起猎枪，一个人去胡放一通，又因为没人证明使我没法说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就会被终身关在大牢里的。

雷蒙达 男子汉，哭什么！

诺尔维尔托 这不是哭，我的眼泪已经在监狱里流光了。要是有人对我说，有一天我还得……可是，事情还没完呢。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恩希纳尔所有的人，都想杀了我，我知道……他们不肯相信我同福斯蒂诺的死无关，不肯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

雷蒙达 因为还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因为什么也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明摆着嘛，他们不甘心……你，你心里就不怀疑什么人？

诺尔维尔托 何止是怀疑。

雷蒙达 你就没跟法院说？

诺尔维尔托 为了洗刷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把什么都说出来的……可是，既然没必要去指控别人……到如今，我要是说了……可能会落到福斯蒂诺同样的下场。

雷蒙达 是报复，对吗？你认为这是一场恩怨报复……那你觉得可能是什么人干的？我想知道，因为，你别忘了，欧塞维奥大叔和埃斯特万的仇家肯定是同一批人，因为，不论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们俩总是搭伙结伴而干的，所以我放心不下……那种报复行为，既然是针对欧塞维奥大叔的，也是针对我们的，目的是想破坏两家联姻，不过，也可能不止于此，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对我丈夫下此毒手。

诺尔维尔托 您倒是尽可以对埃斯特万大叔放心。

雷蒙达 你认为……

诺尔维尔托 我什么也不认为。

雷蒙达 你把知道的全告诉我。不过，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知道实情的人不止你一个。很可能就是我已经了解到的那样。已经人所共知了。

诺尔维尔托 可不是我告诉给您的……您也不可能知道，只是村子里的

私下议论而已。您休想诈我。

雷蒙达 看在你那已经过世的妈妈的面上，你必须把一切全都告诉我，诺尔维尔托。

诺尔维尔托 您别逼我。我可是对法院都没说啊……我说出来，他们会杀了我的，肯定会杀了我的。

雷蒙达 谁会杀你？

诺尔维尔托 就是那些杀了福斯蒂诺的人呗。

雷蒙达 是谁杀了福斯蒂诺？是花钱雇来的，对吧？今天上午，鲁维奥在酒馆里说……

诺尔维尔托 您知道了？

雷蒙达 埃斯特万去把他弄了出来，不让他说下去……

诺尔维尔托 为了不牵连上他。

雷蒙达 噢！为了不牵连上他！……因为鲁维奥说他……

诺尔维尔托 说他才是这一家之主。

雷蒙达 一家之主！因为鲁维奥是……

诺尔维尔托 正是，夫人。

雷蒙达 是他害了福斯蒂诺……

诺尔维尔托 对。

雷蒙达 鲁维奥！我明白啦……村里全都知道了吗？

诺尔维尔托 是他自己在张扬，每到一个地方就显摆自己的钱，还有大票子呢……今天上午，因为有人当着他的面唱了那支歌，他就跟大家干了起来。埃斯特万大叔闻讯赶来，把他连推带搽地拉走啦。

雷蒙达 歌？还编了一支歌……一支关于……那歌是怎么唱的？……

诺尔维尔托 索托那位姑娘的恋人啊，
已经注定要被判处死刑；
正是由于爱她的人的缘故，
人们称她“不该爱的女人”。

雷蒙达 住在索托的人是我们，人们是这么称呼我们的，是指这个家……“索托那位姑娘”只能是指阿卡西娅了……我的女儿！而那支歌……人人都在唱……大家说她是“不该爱的女人”……是这么说的吧？是谁对她不该爱？是谁对我的女儿不该爱？你爱过她，福斯蒂诺爱过她……可是，还有谁会爱她，为什么说她是“不该爱的女人”？……你过来……你既然爱她，又为什么半道上不跟她好了？为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听着，没有什么会比我已经知道了的更糟啦……

诺尔维尔托 您别害我、害大家。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即使是关在监狱里，我也什么都没说……我不清楚您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从鲁维奥嘴里，也许是从我爸爸那儿，我只跟他说过……我爸爸的确曾经想向法院告发，可是我没答应，因为人家会杀了他，也会杀了我的。

雷蒙达 你不必再说了，住嘴吧……我全都看见了，全都听到了。“不该爱的女人”，“不该爱的女人”！你听着。把一切全都说出来……我对你起誓：要想杀你，必须先把我杀了。不过，你是明白的，有仇必报，只要此仇一天不报，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几个儿子就不会放过你，你是逃不出他们之手的。他们杀了福斯蒂诺，为的是不让他娶阿卡西娅；你不跟阿卡西娅好了，为的是不被人家杀掉，对吗？这就是你要说的一切。

诺尔维尔托 他们告诉我别跟阿卡西娅好啦，因为她早已许给了福斯蒂诺，是很久以前就跟欧塞维奥大叔讲定了；还说，不管是好是歹，我都得认可；还说，要是我把这事儿讲出去……那就……

雷蒙达 宰了你。对吧？于是你……

诺尔维尔托 我全信了。不过，说实在的，也有点儿害怕。为了让阿卡西娅恨我，我就去讨好另外一个原来根本没看上眼的姑娘……可是，后来我知道了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欧塞维奥大叔也好、福斯蒂诺也好，根本就没跟埃斯特万大叔说定任何事情……福斯蒂诺被杀以后……我马上就明白他是为什么而死的了。当他向阿卡西娅求婚以后，已经没法再用对付我的话去搪塞啦，因为不能拒绝把她嫁给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拒绝不了，于是就假装答应下来，甚至还采办了许多结婚用品。我这是在自己找死啊。还能有谁呢？阿卡西娅的未婚夫，出于嫉妒……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老天有眼，那天保护了我！他终于因为犯了罪心里受不了，才自己张扬了出来。

雷蒙达 也就是说，这一切全是真的啰！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是不行的啰！……是什么东西蒙住了我的眼睛？……如今一切全都再清楚不过啦……可是，我怎么能那么胡涂啊！

诺尔维尔托 您要上哪儿去？

雷蒙达 我也不知道。我已经神志不清啦……这打击对我来说是如此之大，反倒使人觉得像没事儿了似的。你瞧，说了这么半天，我只记住了那支歌，那支关于“不该爱的女人”的歌……你要教我怎么唱……咱们按那个调调来跳舞，一直跳到死为止！阿卡西娅，阿卡西娅，孩子！……你出来。

诺尔维尔托 您别叫她，您别这样，她没有过错！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阿卡西娅

阿卡西娅 什么事，妈妈？诺尔维尔托！

雷蒙达 你过来！看着我的眼睛！

阿卡西娅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

雷蒙达 没有，你没有过错！

阿卡西娅 妈妈，你听到什么了？你对她说了什么？

雷蒙达 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该爱的女人”！你的名声已经被编进歌了，你还不知道呢！

阿卡西娅 我的名声！不可能！他们不会对您说这个的！

雷蒙达 别瞒着我啦。全都说出来。你为什么从来不叫他爸爸？这是为什么？

阿卡西娅 因为爸爸只能有一个，这您很清楚。那个人不可能做我的爸爸，因为我一直恨他，自从他走进这个家门、使这个家变得让人没法待下去以后，我就恨他。

雷蒙达 不过，现在你要叫他，按我说的，叫他爸爸……你的爸爸。明白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让你叫他爸爸。

阿卡西娅 您是让我上坟地去叫爸爸啊？除了那儿的那个，我没有别的爸爸。那个人……是您的丈夫，您爱过他，可是对我来说只是“那个人”、“那个人”，我不会叫他别的。您既然什么都知道了，那就别折磨我啦。让

法院把他捉起来，让他得到报应！

雷蒙达 你是指福斯蒂诺的死，对吗？还有……你就全都说出来吧。

阿卡西娅 没别的了，妈妈。要是我知情，他们就不会杀了福斯蒂诺的。您以为我不会自卫啊？

雷蒙达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告诉给我？

阿卡西娅 您已经让他给蒙住了眼睛，难道还会听我的？您是让他给蒙住了眼睛，否则早该看清……即使是当着您面，他都恨不得用眼睛把我吞掉。他无时无刻不魂不附体般地跟在我屁股后面打转转……您还要我再说下去吗？我恨他，我讨厌他，真希望他能再露骨一些，以便能够除掉您的遮眼罩，让您看清他是个什么东西。是他夺走了您对我的爱，是他迷住了您的心窍，您从来也没那么爱过我爸爸。

雷蒙达 这可不是真的，孩子！

阿卡西娅 我这么说，是想让您像我一样讨厌他，像我爸爸嘱咐的那样讨厌他，有好多次我仿佛听见他从阴间这么对我说过。

雷蒙达 别说了，孩子，别说了！过来，到我身边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啦，感谢上帝，我还能保得住你！（贝尔纳维上。）

贝尔纳维 太太，太太！

雷蒙达 看你气急败坏的，有什么事儿？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贝尔纳维 我是来给诺尔维尔托报个信儿，让他无论如何也别离开这儿。

雷蒙达 这是因为……？

贝尔纳维 欧塞维奥大叔的几个儿子带着家人埋伏起来等着他呢。

诺尔维尔托 我怎么说来着？您这会儿知道了吧？他们要杀我！他们会把我杀了的，肯定会杀了的。

雷蒙达 让他们把大伙全都杀掉好啦！不过，肯定是有人跑去通风报信的。贝尔纳维 是鲁维奥。我刚才看见他跑到河边欧塞维奥大叔的地里。肯定是鲁维奥给他们报的信儿。

诺尔维尔托 我怎么说来着？为了掩护自己，他们就挑唆别人来把我杀掉，免得往下调查。那些人以为害死亲兄弟的凶手既然已经除掉，就会心满意足……他们会杀了我的，雷蒙达姨妈，肯定会杀了我的。好多人对付一个，我没法进行自卫。我身上可是连把最普通的刀也没带啊。我不愿带凶器，免得伤人。我是宁愿被人杀死也不愿意再回到监牢里去的……您救救我吧，无辜而死，像落进陷阱的野兽，实在是太惨啦！

雷蒙达 你别怕。除非他们先把我宰掉，我已经说过……跟贝尔纳维到里面去。你去拿猎枪来……他们不敢闯进来，谁要是那个胆子，你就毫不客气地打死他，不管是什么人。明白了吗？不管是什么人。你们不必关门。你，孩子，跟我待在这儿。埃斯特万！……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阿卡西娅 您要干什么？（埃斯特万上。）

埃斯特万 你叫我？有什么事儿？

雷蒙达 你听清楚。诺尔维尔托在这儿，在你家里。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躲在那边要杀他。可是你枉为男子汉，连站出来自己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埃斯特万（想掏枪。）雷蒙达！

阿卡西娅 妈妈！

雷蒙达 你就算了吧，你不行！还是去把鲁维奥叫来，让他把我们一个

一个全都杀掉，以便掩盖你的罪恶……凶手，凶手！

埃斯特万 你疯啦！

雷蒙达 我早就疯了，早在你迈进家门、像小偷一样抱着偷走我最宝贵的东西的目的迈进我的家门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

埃斯特万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雷蒙达 我什么也没说，是人家全都在这么说，用不了多久法院也会这么说。如果你不想现在就把事情闹大，不想让我喊出来，不想让人知道……那就听清楚：那些想乘人不备杀害无辜的家伙，是你叫来的，你去把他们打发掉。诺尔维尔托除非是有我陪着，否则是不会走出这间房子的。要想杀他，得先杀了我……为了保护他，为了保护我的女儿，我一个人足以对付得了你和所有你花钱雇来的凶手。坏蛋！还不快滚，快到深山老林里去找个兽洞躲起来！人们全来了，你已经不敢对我下手……即使是只有我和我的女儿，你也不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的女儿！“不该爱的女人”！不过，有我保护她不受你伤害，别忘了，她爸爸还活着……你要对她下手，他就会来撕碎你的心肝肺！

（幕落）

第三幕

布景同第二幕

第一场

雷蒙达站在门口焦急地四处张望。随后，胡莉亚娜上

胡莉亚娜 雷蒙达！

雷蒙达 有什么消息？他是不是有危险？

胡莉亚娜 没有，你别害怕。

雷蒙达 他怎么样？你怎么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胡莉亚娜 他好像睡着了，不哼不叫，阿卡西娅守着呢。其实你比他更让我放心不下。他的情况嘛，谢天谢地，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你这一天就这么不吃不喝了？

雷蒙达 别管我！别管我！

胡莉亚娜 你进去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在这儿干什么？

雷蒙达 我在看贝尔纳维是不是快到了。

胡莉亚娜 要是接诺尔维尔托的人跟他一块儿来的话，不会有那么快。要是法院的人也……

雷蒙达 法院的人……法院的人要到这儿来。哎，胡莉亚娜，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胡莉亚娜 走吧，进去，别再东张西望了。你等的不是贝尔纳维，是另一个人，是你丈夫，说到底，他还是你丈夫。

雷蒙达 是啊，那么多年啦，不可能说完就完了。虽然我已经知道了一切，虽然知道已经不可挽回、知道这下半辈子见到他，我就会骂他、恨他，可是却站在这儿四处张望，甚至用眼睛搜遍山上的每一个石缝昏晃，仿佛仍像从前一样，希望能看见他高高兴兴地回来，然后就像两个年轻人一样，手拉手地坐到桌边，一面吃饭一面各自讲述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笑也好、吵也好，不过总是那么无比地亲热。你想想看吧，这一切全完啦，这家里的一切都显得多余，永远也不会再有昔日的和睦安宁！

胡莉亚娜 可也是啊，这世界上的事情，什么也不能让人相信。就拿我来说，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福斯蒂诺的死嘛，愿他得到上帝的恩泽，本来还可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可是，糟糕的是，他居然打起了阿卡西娅的主意。可真是的，至今我也不敢相信。不过，要是把这两件事情截然分开，也真没法解释。

雷蒙达 你过去就真的没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胡莉亚娜 连半点儿都没有。你是知道的，自打他跨进这个家门占有了你的心，我就从没给过他好脸色。你知道，我喜欢你从前的丈夫。可真是世界上最好、最没可挑剔的人啦……得啦，我说到哪儿去了！要是我看到了这种事情的苗头，我怎么能在心里憋得住呢？……如今知道了真相以后，这才发觉他对姑娘过分热心。尽管姑娘对他百般轻蔑，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自从你嫁给他以后，姑娘压根儿就没和颜悦色地跟他讲过话，而且还因为不是亲生，所以动不动就当面骂他。不管别人怎么规劝、你怎么毒打，都不管用。

要是姑娘从小对他亲亲热热，他也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也许就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雷蒙达 你是不是要替他开脱？

胡莉亚娜 瞧你说的，我会替他开脱，这种事情开脱得了吗！至少也该想到她是你的女儿呀！不过，话再说回来，那孩子，除了是你的女儿这一点以外，简直就像是个人。我说过了，要是她打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爸爸，事情就会不一样的，因为他不是个坏蛋。坏蛋什么时候都是坏蛋。你们刚结婚那会儿，阿卡西娅还很小，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因为姑娘像逃避瘟神似的躲着他而淌眼泪呢。

雷蒙达 的确，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的话，就是那丫头啦。

胡莉亚娜 姑娘后来长大了。咱们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她总是躲着他，对他像陌路人似的，连看都不看一眼。谁又能够去坏处想呢。

雷蒙达 的确没那么想过，也根本不该那么去想。除非心术不正，否则谁都不会那么想。可是像他干的那样，为了不让我女儿嫁人、不让我女儿离开这个家、离开他的身边，竟然会杀人，肯定是一直在谋划，像个凶手似的，一直在用歪心眼打主意。我本来也想替他开脱，可是越想就越觉得实在是没法开脱……一想到我女儿每时每刻都有被毁的可能，一想到连人都敢杀的家伙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你可以相信，我会把他俩全宰了的，真的，否则我就不是雷蒙达。杀他，因为他太无耻；杀她，因为她没有以命殉节。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贝尔纳维

胡莉亚娜 贝尔纳维来啦。

雷蒙达 你一个人回来的？

贝尔纳维 一个人。村里人都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我不想耽搁。

雷蒙达 你做得太对啦，真把人急死了。他们怎么说？

贝尔纳维 说起来也真让人生气。

雷蒙达 他们打算来接诺尔维尔托吗？

贝尔纳维 他爸爸准备来。可是医生说，不能用车，会加重伤势，让用担架抬。这还不算，还说得让法医来验伤、法官来取证，因为他昨天不省人事没法讲话，怕等到把他抬回村里，人又不行啦……您不知道，一个人一个主意，谁也不听谁的。今天谁也没下地干活，男的三五成群，女的走家串户，这几天，就没有一户人家是按时吃饭的。

雷蒙达 他们应该知道了，诺尔维尔托伤势不重。

贝尔纳维 没法儿跟他们说清楚。昨天，一听说他在这儿被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截住打得半死，人人都痛哭失声。可是今天，知道他伤得没那么重，很快就会康复，他那些最亲近的朋友又说不能那么轻易算完。既然打伤了他，就得有个了结，得让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们得到报应。要是他的伤一下子就治好啦，过上一次堂也就一了百了，谁也不甘心。

胡莉亚娜 看来，他们很爱诺尔维尔托，不过又希望事情闹大、恨不得人家把他杀了才好。真是些畜生！贝尔纳维 正是这话。我跟他们说了，这

得感谢您，因为您给老爷报了信儿，老爷才赶去干预，甚至还端起枪来，逼得他们没能对诺尔维尔托下毒手。

雷蒙达 你是这么说的？

贝尔纳维 凡是有人问起，我都是这么说的。我这么说，一方面因为事实，另一方面因为您还不知道村子里是怎么议论这儿的事情的。

雷蒙达 你什么都别说啦。老爷呢？他没到村里去？你没听说他在什么地方？

贝尔纳维 我听说今天上午有人在贝罗卡莱斯看见他和鲁维奥同恩希纳尔的羊倌在一块儿。看来是在那边找地方过的夜。依我看，倒不像是个逃犯的样子。再说事情还没到让人胡乱猜疑的程度。只是诺尔维尔托的父亲在到处胡说八道。今天上午，他见到了欧塞维奥大叔，跟他说，他的儿子们没有理由同诺尔维尔托过不去。

雷蒙达 欧塞维奥大叔到村里去了？

贝尔纳维 今天上午，他的几个儿子被捉了，给人家拴成一串，从恩希纳尔押解到了村里。他领着小儿子一路哭着跟了来。看见这种情景，连心肠最硬的人也都跟着落泪。

雷蒙达 那边有一个做母亲的，我也是个母亲！男人们要是能够理解就好啦！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卡西娅

阿卡西娅 妈妈！

雷蒙达 什么事儿，孩子？

阿卡西娅 诺尔维尔托叫您。他醒过来啦，要水喝，他说，渴死了。我没敢给，不是不想给。

雷蒙达 医生说过，橘子水可以尽管喝。那儿有一罐，他还哼吗？

阿卡西娅 不了，现在不哼啦。

雷蒙达（对贝尔纳维。）医生开的药，你买来了吗？

贝尔纳维 全在褡裢里，我去拿。（退下。）

阿卡西娅 您没听见吗，妈妈？他在叫您。

雷蒙达 我来了，孩子，诺尔维尔托。

第四场

胡莉亚娜和阿卡西娅

阿卡西娅 那家伙还没回来？

胡莉亚娜 没有。自从出了那事儿以后，他像疯了似的拿起猎枪就走了，鲁维奥也跟了去。

阿卡西娅 他没被人捉起来吧？

胡莉亚娜 据说还没有。要捉他，得先向好多人取证。

阿卡西娅 不过，人们都知道了，是吧？都听见我妈喊了。

胡莉亚娜 家里只有我和贝尔纳维知道。不该说的，我们不会说的。我们只会说，他是个好人，对这个家忠心耿耿。别人是不会发现的。他们听见你妈妈喊，不过，都以为是因为诺尔维尔托，因为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要来杀他。要是法院来问我们，大家都会照你妈妈的意思讲的。

阿卡西娅 我妈会让你们知情不报吗？难道她自己不会全都说出来？

胡莉亚娜 你希望她说出来？难道你不顾忌这个家会多丢人？特别是你，每个人都会随心所欲地瞎猜。有人会怀疑你只不过是宽宏大量而已，有人会不信。可是，女人的名声可不能让人随便议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阿卡西娅 我的名声！我知道自己清白。别人爱怎么说，就随他们说去好啦。我不会出嫁的。要说我对这事儿感到高兴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没有嫁出去。我之所以同意嫁人，也只是为了气他。

胡莉亚娜 阿卡西娅，可别这么说，你这是在赌气。

阿卡西娅 我那么讨厌他，能不赌气。何止是现在，我一直都在赌气。

胡莉亚娜 全都是他不好，你讨厌他完全有道理，这谁还不知道？跟你说吧，我一直都怪你妈妈决定嫁给他。不过，你从前很小，还不明白，可是我却亲眼看见他是怎么疼你的。

阿卡西娅 我只知道我妈一个心眼儿地爱着他，整天吊在他脖子上，我一直妨碍着他们。

胡莉亚娜 可别这么说，你妈可是一直把你当成心肝儿宝贝的啊。他也如此。

阿卡西娅 我妈才不呢，他倒是真的。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胡莉亚娜 听你这么说，好像倒满高兴的。本来嘛，要是你待他好一点儿，他也不至于对你起坏心。

阿卡西娅 是他使我不喜欢我妈的，我怎么还能对他好得起来？

胡莉亚娜 你说什么？你不喜欢你妈？

阿卡西娅 不喜欢，要是那个家伙从来就没有踏进这个家门的话，我会很喜欢我妈的。记得，我忘不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把刀藏在枕头底下，整夜没睡，一心想要走过去捅一刀子。

胡莉亚娜 天哪，傻丫头，你在胡说什么？你会有那个胆子？要是你真的过去了，会把他杀了吗？

阿卡西娅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杀人呢？

胡莉亚娜 天哪！圣母！快别说了。你这是鬼迷心窍啦。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责任也不小啊。

阿卡西娅 我有责任？

胡莉亚娜 对，你有责任。我对你说吧，要说恨，你本来只该恨他。嗨，你妈妈要是知道了的话！

阿卡西娅 知道什么？

胡莉亚娜 你所恨的不是他，原来是你妈！明摆着，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已经爱上了他。

阿卡西娅 你说什么？

胡莉亚娜 要只是恨的话，没有这种恨法。恨成这个样子，说明爱得根深。

阿卡西娅 我什么时候爱过那家伙？你可知道你是在说些什么吗？

胡莉亚娜 我什么也没说。

阿卡西娅 你说了，而且还会去把这话告诉我妈。

胡莉亚娜 你害怕了，是吧？你这不是在不打自招吗？不过，尽管放心。我不会去说的！她已经够受的啦！上帝保佑咱们大家！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贝尔纳维贝

尔纳维 老爷回来了。

胡莉亚娜 你看见啦？

贝尔纳维 看见了。他已经筋疲力尽。

阿卡西娅 咱们快走吧。

胡莉亚娜 对，咱们走，你什么也别再说，别让你妈知道你差点儿跟他打了照面。（两个女人退下。）

第六场

贝尔纳维和提着猎枪的埃斯特万及鲁维奥

贝尔纳维 您有什么吩咐吗？

埃斯特万 没有，贝尔纳维。

贝尔纳维 要我告诉太太吗？……

埃斯特万 你什么也别再说。她们会来的。

鲁维奥 诺尔维尔托的伤怎么样了？

贝尔纳维 在好起来。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就把这些药给他送去。（退下。）

第七场

埃斯特万和鲁维奥

埃斯特万 我就在这儿，有什么话，现在你就说吧。

鲁维奥 我有什么可对您说的？您本来就应该待在这儿。这是您的家，在这儿您才踏实。躲躲藏藏不露面，无异于自我暴露，自找倒霉……

埃斯特万 我是说，我就在你面前，你已经如愿了，把我找了回来……有话现在就说吧。等一会儿那个女人来了，又要对我大吵大闹，还会把人全都找来，法院以及欧塞维奥大叔会跟他们一起来的……有什么话，你就快说……

鲁维奥 要是你让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自己去找那个……如今只是受了点伤的家伙去了结，就什么事儿也没有啦……可是现在，那小子要开口，他爸爸要开口，两个女人也要开口……她们俩其实是不该多嘴的。福斯蒂诺的事儿，谁也抓不着咱们的证据。您跟他父亲在一起，谁都没有见到过我，我腿脚很灵便，差不多就在同时，我已经到了二里地以外。我还把那家人家的钟拨快了，临走时还特意让他们看了看钟点。

埃斯特万 这一切都安排得不错，要不是你以后又给露了馅儿，到处张扬了。

鲁维奥 您说得对，那天您就该先宰了我。不过，那天我头一次心里觉得害怕。我没有料到诺尔维尔托会给放出来。您不听我的，我早就说过：“要对法院加把劲儿，让阿卡西娅出来作证，就说诺尔维尔托曾经当着她的面发誓要杀了福斯蒂诺……”您要说，您设法强迫她那么做……本可以找别人证明曾经听见诺尔维尔托说过类似的话，对吧？要是那么做了……如今可就不一样啦，我看法院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把他放出来。我早就说过，倒不是我想否认那天干的坏事儿，一看见诺尔维尔托被放了出来，我就想到法院，欧塞维奥大叔就是紧盯着法院，人们就会朝别的地方去找凶手。正像我刚才说的，我头一次心里感到害怕，于是就想还是胡里胡涂的好，所以就去喝酒。因为过去没喝过，一喝就胡说八道了。我说过，那天你差点儿把我宰了，完全有理由宰了我……再加上村子里已经在风言风语了。这也让我心虚，特别是听了那支歌。事情就出在这儿。请您相信我说的没错，问题就出在您同诺尔维尔托说过的话。他跟他父亲已经在怀疑您在打阿卡西娅的主意……无论如何得把这根线掐断，否则会毁了咱们的。有了犯罪的动机，就不难查出犯罪的人。至于其他的……要是弄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看他们到哪儿去找凶手。

埃斯特万 如今我倒是在想，干吗要死人呢？干吗要杀人呢？

鲁维奥 这您自己清楚。您相信我，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要是那个女人归了别人，我就豁出去了。”后来您又告诉我：“她要出嫁了，这回我可没法儿把那家伙吓跑；她要出嫁，她会被人娶走，一想到这个……”好多天，天一亮您就来把我叫醒，您不记得了？您对我说：“喂，鲁维奥，快起来，我一夜都没合眼，咱们到野外去，我想去转转，去消耗精力……”于是咱们俩就提上猎枪走了，两个人手拉着手，但却一连几个钟头连句话也不说……出去打猎，却又什么也不打，怕让人看见了说闲话，于是就冲着天空放上几枪：我说是为了吓跑猎狗，您说是为了排解心头的烦恼。就这么走啊走的，最后累得不行，就找个山坡躲下来。您一直闷声不语，后来，您大吼一声，仿佛卸掉了沉重的包袱，搂着我的脖子，滔滔不绝地讲啊讲啊。现在，即使是您用心回忆，恐怕您也想不起来当时都讲了些什么。不过，讲到后来总是说：“我已经疯了。我不能这么活着，我要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啦，这是一个惩罚，这是在受罪……”就是这些话，重复过来，重复过去，说到最后总是落到一个死字上……过了好久，有一天……商量好了，您都知道，我何必还要说呢。

埃斯特万 你不能闭上嘴吗？

鲁维奥 请您注意，老爷，请别对我发威风。如今可不是从前了。那时候我们刚来，我还没有看透你的心思，好几次您都失魂落魄似的，想开枪自尽。您不能再那样了，老爷，不能。从现在起咱们就同命相连啦……我很清楚，您已经为这一切后悔莫及了。要是可能的话，您这一辈子都不会愿意再见到我……要是那样您就能得到心灵上的安宁的话，您早就把我打发了。您必须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无利可图的。您给了我好处，那是因为我愿意。我是什么都不缺的，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就是随心所欲地到野外去转游。我最大的奢望，这倒是真的，就是能够发号施令……我希望您同我亲如兄弟。我之所以干了那些事情，是因为您信任我。请记住，我永远都是靠得住的。如果咱们俩都完蛋的话，我可是孤立无援。对此，我已经想过

了。即使把我碎尸万段，您也不会说句话的。我会从此销声匿迹。我说我孤立无援，孤立无援，因为……以我的情况，没人会去关心……我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可能会被判上十年、十五年。可是，您有权势，判不了几年，然后，经人说情，还会减免。干出比这更坏的事情的大有人在，关上三年五载就没事儿啦。我希望您别把我忘了。等您出来以后，我说过了，要把我当成亲兄弟。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呢。咱们一条心，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我一心想发号施令，这是真的。我希望掌有很大的权势。不过，在您面前，我将永远唯命是从……太太来啦。（看见雷蒙达走过来。）

第八场

前场人物。雷蒙达拎着一个双耳水罐出来。
看到埃斯特万和鲁维奥后惊异地收住脚步，
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在水缸里把双耳罐灌满

鲁维奥 别见怪，太太。

雷蒙达 滚，你给我滚。别往我跟前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不愿意看见你。

鲁维奥 不过，您不仅必须见我，而且还得听听我的意见。

雷蒙达 这可是在我自己的家里。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

鲁维奥 跟您说吧，我们早晚得吃官司。从大伙的利益着想，最好咱们还是拧成一股绳。要能这样，不管人们怎么说，也都不会把任何人送进班房。

雷蒙达 要进班房的不是一个。你难道还想逃不成？

鲁维奥 我说的可不是您的这个意思。要进班房的只能是一个人，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雷蒙达 你说什么？

鲁维奥 不过，我也不会任人胡说八道而连个屁都不放的。再说，事情也并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村子里的各种流言都是诺尔维尔托和他父亲造出来的。还有那支让您信以为真的下流小调……

雷蒙达 你们利用这一段时间把什么都商量好了！我不必去听信什么，小调也好，流言也好。我只相信事实，我所知道的事实。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几乎用不着别人再对我说什么了。我猜到了，看见了。不过，至于……你嘛，你是不会的，你怎么可能会那么高尚。可是他却可能会有向我坦白一切的胸怀。要知道，我是不会去告发任何人的。倒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这个家，我祖上传下来的家，为了我女儿，为了我自己。不过，既然人人都已知道了，我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连山上的草木都已知道并且在四处张扬吗？

鲁维奥 让他们去张扬好了，只是您却应该守口如瓶。

雷蒙达 这是你的愿望。可是，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大声疾呼，让人人都知道。

鲁维奥 您不能这么做，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雷蒙达 还没有理由？你们杀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差点儿由于你们的原因而送了命。

鲁维奥 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雷蒙达 住口吧，你给我住口，杀人犯，胆小鬼。

鲁维奥 这是说您哪，老爷。

埃斯特万 鲁维奥！

鲁维奥 怎么？

雷蒙达 在他面前你本应低声下气才是。这是造的什么孽啊！一辈子都得和他同命相连，这可算是有什么惩罚呀！这个家算是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啦。谢天谢地！他会比你更看重这个家的名声！

埃斯特万 雷蒙达！

雷蒙达 怎么？我也要这么问一句了。你可只是敢在我的面前逞能！

埃斯特万 你说得对，说得对。我不是人，应该挨个枪子儿，一了百了。

鲁维奥 老爷！

埃斯特万 滚，滚！你快走吧，走吧！要我怎么求你才行呢？还要我跪下求你吗？

雷蒙达 嗨！

鲁维奥 那可不必，老爷。您不必对我这样。我这就走。（对雷蒙达。）要是没有我的话，那个人不会死，不过你的女儿说不定已经毁了。此刻，他就在您的面前，像个吓破了胆的孩子。一切都已发生，是场风波，是流血事件。他已经清醒！我本可以当个医生。告诉您说吧，您得为此而感激我！（退下。）

第九场

雷蒙达和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你别再哭了，我不愿意看见你哭。我不配让你流眼泪。我本来应该永远也不回到这儿来，应该在荒山野地里死掉，或者像只野兽似的让人捉住，因为我是不会反抗的。不过，我也不希望你再说什么了。你能对我说的，我自己早就都已想过。超出你的想象，我已无数次地称自己为凶手、杀人犯。别管我，别管我了，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家。别管我，我只是在这儿等到受审。我没去投案自首，是因为我支持不住了，已经无力挪动脚步。要是你不愿意我待在这儿，我就到大路上去，像一头被人丢弃的死牲口一样死在草场上。

雷蒙达 投案自首，毁了这个家，让我女儿的名声挂在人们的嘴上，那可不行！审判你的法官只能是我，你应该只想到我！你以为我会因为没看见你哭过而就相信你现在的眼泪吗？打你起了那种坏心那天起，就应该把眼睛哭瞎，免得去看不应该看的地方。你哭，那我该怎么办？我就站在你的眼前，不管是谁看见我这个样子，也不会相信我所遇上的一切，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我，我不愿意回想过去，一心只想遮掩咱们大家所蒙受的羞辱，只想不让人家对这个家说长道短，不让人家说这家有人去蹲了班房，而那个人又恰恰是我给自己的女儿找来的第二个爸爸。这个家可是我的父母兄弟住过的。他们全都正直无比。从这里出去的男人不是为国效忠，就是娶妻成亲或者另有营生。当他们再踏进这儿的大门的时候，全都像他们离开时一样光彩荣耀。别哭了，别捂着脸，要是有人前来探访查问，你应该像我一样挺起胸脯。哪怕是家里失火，也万万不可让烟冒出去。擦擦眼睛，大概都哭出血来

啦！喝点儿水吧！那不是毒药！你喝吧，别那么急，你浑身是汗。瞧你，全身上下全都让草刺扎破了！简直就像是刀子割的一样！过来，我给你洗一洗，真让人见了就起鸡皮疙瘩！

埃斯特万 雷蒙达，亲爱的！可怜可怜我吧！你设法儿知道！我不愿意再说什么了，可是我自己却想把一切全都告诉你。我多想像死前忏悔一样，向你坦白一切啊。你没法儿知道这段时间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的！仿佛白天黑夜我都在同一个比我强壮而又要带我去我不想去的地方的人抗争！

雷蒙达 你到底是怎么、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产生了那个歪念头的？

埃斯特万 我也说不清楚。仿佛是突然中了邪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过某种邪念的，不过，那邪念很快消失，并且不再去想它。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骂了我，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一气之下，我记得脑袋里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愿他死掉。”不过，那只是想想而已，刚刚想过之后，立即感到非常难过，深怕上帝真的会把他召去。过了几年以后，我已经长成了大人，父亲死了，我痛哭了一场，一方面是为了他们，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曾经有过那个邪念。所以，我以为这次也一样。可是，这次的邪念却极其顽固，我越想打消它，它越是顽固。你是知道的，你不能说我不爱你了，我对你的爱与日俱增。你不能说我对别的女人打过主意。对她，我也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相看。可是，只要感觉到她在我身边走动，我的血液就开始沸腾。每次咱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是有意不去看她，可是，不管我的眼睛转到哪儿，又总是看见她就在我的面前。到了夜里，你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然而，在空寂的房间里，我总觉得睡在自己身边的是她，仿佛还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我气得直哭。我也曾向上帝求助。我甚至自己责罚自己。真恨不得自杀，同时也把她杀掉。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难得有的那么几次我单独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每次我都是像发了疯似的逃掉了。我真不知道，要是不逃掉会怎么样，是搂住她亲吻呢，还是捅她几刀。

雷蒙达 你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疯的，并且肯定要有有人为此送命。要是她早就嫁出去了，要是你没有阻止她嫁给诺尔维尔托……

埃斯特万 问题不是出嫁，而是她要离此而去，是我不能每天都感觉到她在我的身边。她一向对我怀有憎恨，她一向对我不屑于正眼相看。她一向对我表露出来的蔑视，的确让我非常痛心，但是这一切却也变成了我活得自如的必需条件。这就是一切！几乎可以说，只是此刻我自己才真正意识到。直到对你说出这些话之前，我仿佛还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呢。不过，事实如此，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事实，哪怕是你愿意原谅我。

雷蒙达 问题倒不在于我原谅还是不原谅你，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我觉得对你即使是千刀万剐也不过分。可是现在，我也说不清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你会坏到能干出那种坏事情来。因为你一向很好，我都亲眼见了，无论是待我、待这个女儿——你刚进这个家门时她还是孩子，还是待下人和身边其他所有的人。同时你又是那么勤快、那么顾家。一向那么好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又变得那么凶残。可这一切又都是真的，我完全胡涂了……想一想都害怕。我那已经过世了的妈妈跟我讲过好多次。我们都笑她，不信她说的话。事实上，她预言的许多事情都应验了。死人是不会丢开我们这些活人不管的。当把他们抬到坟地埋葬的时候，原以为他们就离我们而去了，其实不然，他们是日夜守候在生前爱过和恨过的人的身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本以为压根儿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埃斯特万 你认为……

雷蒙达 这是对咱们的惩罚，我女儿的父亲不能原谅我为他的女儿又找了一个父亲。人世间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没法解释的。像你这么一个大人居然会变坏。你一向都是个大好人。

埃斯特万 我一向是的，一向是的。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感到莫大的欣慰！

雷蒙达 别出声，你听。好像有人从后门进来了。说不定是诺尔维尔托的父亲带着人来找你的。不会是法院的，他们会走这边。我去看看。你快进到里面去，去洗洗、换件衬衫，别让人看见你像个……

埃斯特万 接着说下去。你想说像个罪犯，对吧？

雷蒙达 没有，没有，埃斯特万，咱们何必还要自我折磨呢。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堵住人们的嘴巴。然后再仔细安排。我要把阿卡西娅送去同恩希纳尔的修女们住上几天。她们都很喜欢她，老是打听。随后给住在阿德拉达的嫂子欧赫尼娅写封信。她很疼爱这丫头。就把她打发到那儿去。谁知道呢。她可以在那边找婆家。会有门第家产相当的小伙子的。而她在这儿本来就是瞩目的对象。她结了婚以后还可以回来，然后生儿育女，咱们也就当上外公外婆啦。等咱们都老了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家里又会充满欢乐的。要不是……

埃斯特万 要不是什么？

雷蒙达 要不是……

埃斯特万 你是指那个死了的人。

雷蒙达 正是。他将永远在这儿、在我们中间徘徊。

埃斯特万 你说得对。永远。任何事情都可能淡忘，唯有此事不能。（退下。）

第十场

雷蒙达和阿卡西娅

雷蒙达 阿卡西娅！是你啊，孩子？

阿卡西娅 是我。我已经在这待了一会儿啦。诺尔维尔托的爸爸带着下人来了。

雷蒙达 他怎么说？

阿卡西娅 好像挺心平气和的。看见他没有什么危险……他们在等法医来给他作一次检查。法医到索蒂约去处理一个案子，很快就到这儿来。

雷蒙达 那么咱们就过去吧。

阿卡西娅 不过，我想先同您谈谈，妈妈。

雷蒙达 你要同我谈谈？可真是让我大出所料！你是尊口难开的呀！什么事啊？

阿卡西娅 看来您已经想好怎么安排我啦。

雷蒙达 你在偷听？

阿卡西娅 我可没有那个习惯。不过，就算今天是偷听了吧，因为您同那家伙谈的事情跟我有关。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碍事儿的是我。没错的倒要替有错的挨罚。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您能跟您的丈夫过舒心日子。您对他是一切全都原谅了，却要把我赶出家门，好让你们无牵无挂。

雷蒙达 你在说什么？谁能把你赶出这个家门？谁想把你赶出这个家门？

阿卡西娅 您知道自己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要把我送到恩希纳尔修道院，要把我在那儿关一辈子。

雷蒙达 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难道不是你告诉我说想去跟修女们住几天的吗？难道不是我怕你住不惯一直没有答应吗？至于欧赫尼娅舅妈，你跟我求过多少次让我允许你到她那儿去？如今，为了大家好，为了这个家好，这也是你的家、是你自己的家，咱们人人都需要能够仰着脸跨出家门……你想怎么样，难道要我去告发你本应视之为父亲的人吗？

阿卡西娅 您是不是像胡莉亚娜一样，想说过错在我？

雷蒙达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知道，他没有把你看作女儿，那是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把他当成父亲。

阿卡西娅 是我让他把我当成那样的女人的吗？是我让他去杀福斯蒂诺的吗？

雷蒙达 住口，你快住口！那边听得见的！

阿卡西娅 您的如意算盘是实现不了的。如果您想救那个家伙而隐瞒真情的话，我就去告诉法院、告诉所有的人。我只要维护我的名声。我绝不维护现在没有、从来不曾有过高尚品德的人的名声，因为他是个杀人凶手。

雷蒙达 别说啦，孩子，别说啦！你的话让我打寒颤！我几乎要原谅他了，可是你却在恨他！

阿卡西娅 对，我恨他，一直恨他，他很清楚。要是他不想被我告发，可以先把我的宰了。看您到那时是不是能够不再爱他！

雷蒙达 别说啦，孩子，别说啦！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埃斯特万

雷蒙达 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她说得对，她说得对！应该离开这个家的不是她！但是我也愿意被她送上法庭。我去自首。请放心！不必等他们找上门来，我去找他们。你让我走吧，雷蒙达！你保住了你的女儿。我知道你本来是会原谅我的。可是，她不原谅！她一向恨我！

雷蒙达 别这样，埃斯特万。我亲爱的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让我去吧，让我去吧，要不我就叫来诺尔维尔托的父亲，就在这儿向他坦白一切。

雷蒙达 孩子，你可看见了。他可是为了你。埃斯特万，埃斯特万！

阿卡西娅 您别放他走，妈妈！

雷蒙达 啊！

埃斯特万 你是想亲自告发我？你为什么要这么恨我呢？我甚至没有听见你叫过我一声爸爸！你不知道我一直是多么爱你呀！

阿卡西娅 妈妈，妈妈！

埃斯特万 我并不是成心使你变成了个不该爱的女人。可是，这之前，我是多么爱你的呀！

雷蒙达 你就永远都不叫他爸爸吗，孩子？

埃斯特万 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

雷蒙达 会原谅的，孩子，你快去拥抱他。让他听听你叫他爸爸。就连死去了的人也会原谅我们的，也会同我们一起高兴的！

埃斯特万 孩子！

阿卡西娅 埃斯特万！我的上帝，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啊！

雷蒙达 你还不叫他爸爸？怎么，她昏过去了？啊！嘴对着嘴，你还搂着她？滚，闪开，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叫他爸爸！现在我才明白原来祸根是你，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阿卡西娅 对，对。您就杀了我吧！这是真的，是真的！他是我唯一爱过的人！

埃斯特万 啊！

雷蒙达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宰了你！该死的东西！

埃斯特万 你别过来！

阿卡西娅 您快保护我！

埃斯特万 听见了吗，别过来！

雷蒙达 啊！好哇！你们已经漏馅儿啦！这样也好！死我也不在乎啦！快来人啊！快来呀，来人啊！捉住那个杀人凶手！捉住那个女人，她不是我女儿！

阿卡西娅 您快逃，快逃！

埃斯特万 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你身边！哪怕是下地狱！这是我爱你的报应！咱们一起走！他们要是能够，就让他们到荒山野岭去捉咱们好啦！为了爱你、为了保护你，我将是凶神猛兽，六亲不认！

雷蒙达 来人啊，来人啊！凶手在这儿！捉住他！快捉凶手！（鲁维奥、贝尔纳维和胡莉亚娜及村民从不同的门上。）

埃斯特万 让开，看谁想找死！

雷蒙达 你逃不了的！快捉凶手！

埃斯特万 让开，听见了吗？

雷蒙达 除非你杀了我！

埃斯特万 那好！（用猎枪打伤雷蒙达。）

雷蒙达 啊！

胡莉亚娜 天哪！雷蒙达！孩子！

鲁维奥 您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村民 打死他！

埃斯特万 要打死我就打吧，我绝不反抗！贝尔纳维 不能打死他，要把他活着交给法院！

胡莉亚娜 是那个家伙，是那个坏蛋！雷蒙达！他把她杀了！雷蒙达！你听见我叫你了吗？

雷蒙达 听见了，胡莉亚娜，听见了！我不愿意没有忏悔就死去！我还不会死！你看，有多少血啊！不过，没关系！这是为我女儿流的！我的女儿！

胡莉亚娜 阿卡西娅！她哪儿去了？

阿卡西娅 妈妈，妈妈！

雷蒙达 啊！还算好，我还以为你的眼泪是为他流的呢！

阿卡西娅 不是，妈妈，不是！您是我的妈妈！

胡莉亚娜 她要死了，她要死了！雷蒙达，孩子！

阿卡西娅 妈妈，我的妈妈！

雷蒙达 那个家伙再也伤害不了你啦！你得救了！这血，像我主的血一样，是救人出难的，是神圣的！

剧 终

佩帕·东塞尔
(三幕两景话剧)
剧中人物

| | |
|-------|-------|
| 费莉莎 | 贡萨洛 |
| 西拉 | 西尔维里奥 |
| 赫诺维娃 | 主教 |
| 索菲娅 | 莱奥 |
| 侯爵夫人 | 侯爵 |
| 多罗特娅 | 主教秘书 |
| 堂娜索伊拉 | 仆人 |
| 费伊塔 | |

第一幕

外省一户人家的客厅，家具古色古香。有一架钢琴。桌子上放着咖啡和酒具

第一场

费莉莎、寡居的洛斯·阿雷纳莱斯侯爵夫人和主教先生坐在长沙发上。堂娜索伊拉、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和主教秘书另成一堆。索菲娅在弹钢琴；赫诺维娃、西尔维里奥、费伊塔和莱奥，或坐或立，围在她的身边。幕启时，索菲娅刚刚弹完一支凄婉动人的曲子。众人发出一片赞叹之声

侯爵夫人 嘿，好极了……可是你还说弹不好呢！……

索菲娅 我至少都有四个月没开过琴盖了……

侯爵夫人 你自己那么说呗。

主教 很好，堂娜索菲娅，很好；很有韵味儿，很有感情。你弹的这支曲子是很难的。德国曲子，是吧？您，马尔蒂内斯，那么欣赏德国音乐，肯定知道这支优美的曲子吧？

秘书 知道，大人。和莫利纳神父一起，曾多次演奏过它的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改写曲。

主教 莫利纳神父也是个音乐大师。而且人极聪明！遗憾的是思想那么不安分！……

侯爵夫人 主教大人您只说是不安分？主教大人的心肠太好啦，因为，别的不说，就说最近那段丑闻吧！……

主教 不必再提啦。请堂娜费莉莎原谅，请诸位原谅，我要告辞了。明天有圣事，得早起。对吧，马尔蒂内斯？嗨！我是说，明天是好日子！（同众人告别。）堂娜费莉莎，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众人吻他的手。）

费莉莎 那么……就算说定了，主教大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召集我们开会，对吧？……

主教 对，夫人。我会及时通知的，免得有人缺席。应该推动，应该推动那件大好事。对你们就无需多说什么了。要不是你们……不过有些人总是能躲就躲，得促使他们。

侯爵夫人 人人都答应，可是到了兑现的时候，钱出手总是很困难的。提到这一点嘛，我是这么说了，同时我就是头一个不能兑现的。这不怪我。我早就吩咐过管家了，可是，看样子，管家只是管自己的家。他们也都是些出手小气的……

主教 得了吧，侯爵夫人！您从来都不缺钱。费莉莎、索菲娅、费伊塔、赫诺维娃，上帝保佑你们……（众人再一次吻他的手。遵照费莉莎此前的吩咐，两名仆人擎着点有蜡烛的银烛台走了进来。）

费莉莎 咱们一起送大人到门口吧。

主教 太麻烦啦！……（众人非常庄重地下。片刻之后，除主教及其秘书外，又都返了回来。）

第二场

前场人物，只是除主教及其秘书之外

侯爵夫人 西尔维里奥，明天你别忘了告诉管家把那笔钱给主教大人的秘书送去。

西尔维里奥 我会对他说的。

侯爵夫人 你也有必要出一点儿啊。

西尔维里奥 我已经想到了。

莱奥（旁白，对赫诺维娃和费伊塔。）我也想……想敲诈我妈妈一下，自己好从中赚一点儿。西尔维里奥也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逢人就敲诈，然后全部放进自己的腰包。

费伊塔 别胡说，莱奥。都怪你，我们才遭人嫌……雷托尔内罗家的几个姑娘已经听到了你对她们穿到游艺场舞会上的衣服的议论了。所以那天下午在街心公园里，她们对我出言不逊、恶语相加……

莱奥 我也跟她们的哥哥打了一架。问题却正是他先嘲笑他的妹妹们的呀……

费伊塔 那是自然的……我们人人都能知道自己家里的缺点，但是却不喜欢别人指出来，尤其不愿意人家宣扬。我就很清楚你是怎么一个人！可是，当别人对你品头评足的时候，我就非常不高兴。

莱奥 我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关于我，人们又能说什么？说我干蠢事。不过，如今，哪个年轻人不干蠢事？要是我们不干蠢事，又怎能讨姑娘喜欢呢，姑娘就喜欢人家干蠢事……

费伊塔 你可别把我打进去，还有，我觉得赫诺维娃也是的。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蠢事有什么趣味儿。

莱奥 自以为是。不过，过一会儿你们可别说我没意思啊……

费伊塔 就差你当着主教大人的面出洋相啦……

莱奥 别以为主教大人不会嬉闹，只是没有时机罢了！……

费伊塔 莱奥，看在上帝的面，别胡说八道！……

西尔维里奥（走近。）小菜奥，你又在遭践谁呢？

莱奥 人们早就自我遭践够了。

西尔维里奥 你真的觉得在莫拉莱达这个地方就没有一点儿可取的地方了？而这话又是当着你妹妹和赫诺维娃的面说的……她们两个虽然各有特点，但却都是迷人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如今已经少有而珍贵喽！你知道我是个“落伍”之人，你们都这么说。尽管我还不能说自己老了……

莱奥 我二十二岁了，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这个样子。

西尔维里奥……从所受的教育，从生活习惯上来讲，我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你们如今这些青年人……

莱奥 人们称我们为毛头小伙子，以示疏远之意。

西尔维里奥 其实差不多。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即使有差别，与其说表现在年龄上，倒不如说是在办事认真的程度上。

莱奥 只有债权人才看重办事认真。而在那方面，我认为你我仍是同代人。

西尔维里奥 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和相信的话……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你别听我哥哥胡说。

赫诺维娃 他挺有意思……

西尔维里奥（旁白，对莱奥。）你刚刚言辞欠妥。

莱奥 开个玩笑嘛，伙计。

西尔维里奥 当着赫诺维娃的面！……

莱奥 啊，真的！对不起，伙计，我忘了你们的关系。

西尔维里奥 我可是把你当成朋友啊……

莱奥 对，伙计。是朋友，直到……你们办婚事的时候为止。你们结婚，不论你的债权人还是你的朋友，我们都不会蒙受任何损失的。债权人有可能增加收益，而我们这些朋友们呢，则可以乘着豪华汽车出去玩玩，你会请我们去打猎、去享受高水平的娱乐……当然，是在马德里喽，因为这儿……天狭地窄。在这儿所能干的只是蠢事而已。这也是人们唯一能允许你做的。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件事儿。

赫诺维娃 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什么也没有提起过，我也不相信侯爵夫人跟她说过。

费伊塔 这是真的，已经做好安排了。不过，归根结底，对于作为男人来说……西尔维里奥倒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年龄上有些差别，这是真的；可是，你知道，既然所有的小伙子都不可能……真是个愚蠢的安排，像我哥哥说的。换了我的话，我可不干，你呢？

赫诺维娃 我不想结婚。我压根儿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你信不信？

费伊塔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中任何人。

赫诺维娃 当然没有。

费伊塔 可也是。在莫拉莱达这个地方……漂亮的小伙子倒是有，不过都没受过教育，是非常没有教养吧？

赫诺维娃 有几个念过书的。

费伊塔 对，有几个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个个都是丑八怪，再加上那种卖弄学问……我倒宁愿找个没有教养的。莫体部有几个小伙子，特别是守门员……

赫诺维娃 喂！莫体部是什么？

费伊塔 你呀！……你还不知道？莫体部就是莫拉莱达体育俱乐部。守门员叫胡利托·卡萨努埃瓦，是足球泰斗。你怎么能从来都不去看足球比赛呢！……

赫诺维娃 妈妈没兴趣。你是知道的，没有妈妈陪着，我是哪儿也不去的。（继续小声交谈。）

侯爵夫人 主教大人想得非常美。我并不愿意往坏处想，不过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办成。

堂娜索伊拉 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过，在事情还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发生以前，我什么都不想说。

侯爵 这样最好不过。

费莉莎 那可就太遗憾了。为残疾儿童所做的一切……

侯爵夫人 的确人人都认为是件好事；可是在这个城里呀，人们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大家都想出头露脸，否则的话……

费莉莎 如果是因为主教大人同意让我出任主席……是不是别的那些夫人、太太们不高兴啊？您是知道的，我一向主张您来领导我们……谁都不如

您……

侯爵夫人 您也知道，是我首先提您的。您的捐款居于首位。您是清楚的，任何人无论如何都拿不出那么多钱。您比任何人都具备在必要的时候帮我们一把的条件。总之，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任命都是最恰当不过的啦。

费莉莎 不过，要是我知道如果我出任主席会妨碍别的太太们认捐的话……

侯爵夫人 您就让她们去生气、去发火好啦……她们在莫拉莱达管得够宽的了。您只要有我们支持……

费莉莎 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难得的朋友。

侯爵夫人 她们不敢拿我和索伊拉怎么样。我们清楚她们每一个人的老底儿。在我们面前，她们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侯爵 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侯爵夫人 对，对，咱们该走了。我可不愿意让你的夫人说我们搅乱了你的生活规律。那个可怜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侯爵 还是老样子。病了三十五年了……多亏人是能够适应任何情况的。等到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一天，我们还会觉得不习惯呢。

侯爵夫人 那个可怜的人真是受罪。

侯爵 大家都在受罪。我们人人都在受罪。

侯爵夫人 您别忘了，费莉莎，星期天你们到我家去吃饭。就咱们自己，都是自己人，就像一家人似的，有好多事情可以谈的。（对侯爵。）对你嘛，何塞·马努埃尔，我就什么也不说啦……如果费洛梅娜的病情不恶化……

侯爵 恶化是不会的。

侯爵夫人 那我们也等你来。在你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我妹妹索伊拉和您的姻兄会谈得投机的……你们别失去这个聊天的机会。索菲娅，你还不走吗？已经很晚了……

索菲娅 赫诺维娃想听点儿欢快的音乐，那是不能当着主教大人的面弹的。

侯爵夫人 这个时候啦，还听音乐……

索菲娅 还不到十一点……我们在家里睡得很晚。

侯爵夫人 你不像我们要起早……那么，你要留下了……（告别。）费伊塔……

费伊塔 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 再见，莱奥。我听说你给索伊拉起的外号啦。她要是知道了，有你瞧的！

莱奥 我？那不是真的！……人家那么叫，我不能不跟着叫。

侯爵夫人 别紧张……那个名字非常贴切……堂娜墨索里尼！……但愿她别知道，但愿她别知道……费莉莎，明天见。像每天一样，咱们总是要见面的。对教堂圣事，我们不会缺席。

费莉莎（招呼。）堂娜索伊拉。

西尔维里奥 费莉莎……

侯爵夫人（告别。）赫诺维娃，你也是个不喜欢多讲话的人，这样好。你很有头脑。我那么喜欢你，不是平白无故的。家里人都知道。

费莉莎 您太客气啦，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 咱们走吗？（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西尔维里奥和圣西尔

维斯特雷侯爵下。费莉莎和赫诺维娃去送他们，只剩下索菲娅、费伊塔和莱奥。）

索菲娅 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早就传开了。洛斯·阿雷纳莱斯侯爵夫人很精明……

费伊塔 我看不出赫诺维娃怎么起劲儿……

索菲娅 赫诺维娃还不是听她妈妈的。为了能在莫拉莱达站住脚，还有什么能比跟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攀亲更好的办法？她很清楚，有了那些钱，她就像用别针给别住了一样。

莱奥 你把她的那些钱说成是别针？在如今这个年月，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你说的别针应该是钉子。今天晚上咱们都看见了。有主教先生作为座上客……等着瞧吧，现在谁还能说不应该到这个家里来呢？

索菲娅 主教大人应该以某种方式表示他的谢意，因为不管有什么需要，这家的钱总是头一份。而基督的使徒永远都会记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历史的。

莱奥 我认为，这个抹大拉的马利亚也好，别的什么抹大拉的马利亚也好，对主教大人来说，都不过是贮藏室而已；只要里面存货尚丰……

索菲娅 孩子，你说什么呀！……

费伊塔 费莉莎回来了！……（费莉莎和赫诺维娃上。）

费莉莎 你们还没有怎么烦吧？莱奥今天晚上一直都很严肃嘛！……

莱奥 简直是噤若寒蝉！……

索菲娅 这样倒好，因为他的蠢话给我们找麻烦……当然了，在莫拉莱达不管人们说什么，最后都要栽到他的头上去。

莱奥 这种事情只有克维多、贝纳文特和我碰到过。

索菲娅 因为我们留了下来，侯爵夫人心里很犯嘀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她知道我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我了解您的缺点。缺点嘛，咱们谁没有啊？不过，她应该明白，既然我知道了你们之间在商量的事情，就不会冒冒失失地去讲她的坏话。

费莉莎 看在上帝份上，索菲娅！……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人们的嘴也太快了。

索菲娅 得啦！我的朋友，这一结合对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和对你们都是非常有利的。由于传统的关系，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在莫拉莱达是一股势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幸的是，那个家族在钱财方面早就大不如从前了。那个家族现在是靠侯爵夫人的妹妹堂娜索伊拉支撑着，她还保有从丈夫手里接过来的资产。您别看她表面上不起眼，可是在家里却唯她之命是从。她几乎从不讲话，但只要开口就只是：“我说过，希望能把这件事办了。”作为回答，只能是办或者不办。所以我的莱奥才把她叫作堂娜墨索里尼。可是，谢天谢地，她姐姐，也就是那位侯爵夫人倒非常喜欢这个称呼。上帝保佑别让她知道的那一天，因为堂娜索伊拉可是个需要提防的人。可是，天哪！……无意中，倒好像是我想要挑唆您似的。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一切都很好。赫诺维娃怎么说？西尔维里奥是个正派人。年轻的时候有点儿

《圣经·路加福音》中的改邪归正的女人。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系本剧作者。

放浪，两三年里就把继承来的一点儿产业败光了，不过也不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家境破落了。现在倒是个正经人。年龄差一点儿，这倒是真的，西尔维里奥今年大概有……您别急……我结婚的时候……我是说，我想按自己的年龄来推算，这一算倒发现自己老了……可是，子女都这么大了，还能骗得了谁呢？要是我跟您说西尔维里奥可以做她的父亲……

费莉莎 我丈夫也大我几岁，可是我的婚姻生活却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索菲娅 看得出来他是很爱您的。

费莉莎 我对他留有最美好的回忆。他是我一辈子所受过的苦的补偿。那个人的善良天性……那么质朴，要是我不了解这种善良在他那凄凄惨惨、艰苦拼搏的一生中的价值的话，就不会这么看重了，因为他的善良就像常言所说：无时无处不在流露。这是真的，质朴、自然，就像是他的天性。

索菲娅 西富恩特斯家的人个个都是完美无缺的绅士。您的姻兄，这位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也是个大好人。

费莉莎 非常之好。他待我极好。自从我和我女儿来到莫拉莱达以后，他一直都处心积虑地照顾我们、帮助我们。

索菲娅 那个可怜的人受到了老婆的拖累，正像他说的，那个女人三十多年来都是半死不活的，拖累了她丈夫，也拖累了我们大家。这种久病不死的人是最可怕的啦。我有亲身体会。我婆婆就是，拖累了她所有的儿子和儿媳妇，只有我算是逃过去了。她倒没能拖累着我。甚至对孙子孙女都有影响。您的姻兄多象他的弟弟啊！……我一向都说，他是个标准的西班牙绅士。

费莉莎 非常标准的西班牙绅士。对，他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的生活足迹遍及全世界。

索菲娅 尽管他的大部分产业都在莫拉莱达，但却不愿意住在这儿。我不明白的是，您怎么会愿意死守在这个地方呢。

费莉莎 我不能对自己的利益、女儿的利益放手不管哪……我丈夫活着的时候有大公司、大买卖，这儿的产业根本无所谓。现在情况不同啦：我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了。

索菲娅 这已经足够了，我的朋友……从各种角度来看，赫诺维娃都是令人垂涎的对象。侯爵夫人是有谋算的。遗憾的只是西尔维里奥不能再年轻一点儿。

费莉莎 看在上帝的份上，索菲娅！跟您讲实话，什么都没说定。侯爵夫人什么也没有提起过，西尔维里奥也未曾对赫诺维娃有所表白。是吧，闺女？

赫诺维娃 没有，妈妈。我只是听见了一些风言风语。

索菲娅 你是怎么想的？

赫诺维娃 我怎么知道。

索菲娅 你妈妈怎么说、你妈妈怎么决定，就怎么是。

赫诺维娃 那当然。

费莉莎 别听她说得好。她那小心眼里和小脑袋瓜里，比表面上有主意、有打算。这样好。没有主见就不是我的女儿。

索菲娅 噢！……她性格像你？

赫诺维娃 我多可怜！……不过，我们母女相处很好，尽管那么多年不在一起。

费莉莎 那是因为我要奔波，你要上学……

赫诺维娃 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不过现在我不想再同你分开了。

费莉莎 我的好闺女！……

索菲娅 我们该走啦。你们知道，我一向真心希望你们一切都能如意。我这个人不喜欢奉承，不过，我真的非常喜欢您。我的儿子、女儿可以证明，我喜欢您的一切、一切……您明白，是吧？

费莉莎 谢谢，索菲娅。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什么时候再见？

赫诺维娃 明天见。

莱奥（告别。）费莉莎……

费莉莎 再见，莱奥。不要跟莫拉莱达所有的人过不去，惹你妈妈和妹妹生气。

莱奥 问题是，只要某人对某人有所非议，就肯定会推到我莱奥的头上。有些事情无聊极了，我真讨厌人家要栽给我。

费莉莎 这就是名声的好处嘛。你知道，法国人说：“有钱只应借给有钱的人……”

索菲娅 再见，费莉莎。赫诺维娃……咱们走吧。（众人一齐下。片刻之后，费莉莎和赫诺维娃又回来。）

第三场

费莉莎和赫诺维娃

费莉莎（坐下叹了口气，仿佛感到了轻松似的。）嗨！……

赫诺维娃 你累了？

费莉莎 不累。

赫诺维娃 不高兴？

费莉莎 没有。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我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现在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一直没把你带在身边，你一定以为我不爱你。

赫诺维娃 没有，那可没有。我知道你不能把我带在身边，你得陪着你的丈夫去周游。

费莉莎 是你父亲。他像我一样，很喜欢你。咱们一起生活的那段短短的时间里，你都亲眼看到了。

赫诺维娃 对，他是很好。我知道自己应该多么感激他。

费莉莎 是啊，咱们不能忘了他为咱们所做的一切。他非常之好！……（稍顿。）晚饭做得不错，是吧？巴西莉莎干得不赖。

赫诺维娃 得感谢多罗特娅，她一直紧盯着。

费莉莎 要不是有多罗特娅……这个多罗特娅也真是少有啊。我去叫她。（摇铃，一男仆上。）太太有何吩咐？

费莉莎 你们都吃过了吧？吃过了，太太。我们在老爷、太太们用餐之前就吃过了。是堂娜多罗特娅让这么做的。

费莉莎 安排得非常好，否则你们就要很晚才能吃上饭，您去让堂娜多罗特娅来一下。太太还有别的事情吗？

费莉莎 没有了。（男仆下。）我叫她来，是想夸她几句。她喜欢听好话。这要比送给她一件贵重礼物都强。只要我称赞她一句，她就美得没边儿

啦。她以为我好歹不分。我们争过吵过无数次了……她在我身边已经多年。年数是够多的了，每逢多罗特娅和我坐下了回忆往事的时候，能想起那么多的事情，有好些事情又那么久远，真好象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似的。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多罗特娅。多罗特娅衣着
俭朴，像一副总管的打扮

费莉莎 过来，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你想怎么样？是要数落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费莉莎 瞧你，怎么尽往坏处想？恰恰相反，我是想夸夸你的。一切都弄得太好了。

多罗特娅 谢谢……谢谢你这份心。

费莉莎 多亏了你，我是知道的。

多罗特娅 我对任何人都不敢放手。巴西莉莎很能干，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有那么多话……我知道你希望今天一切都能弄得妥妥帖帖。你满意了吧？……我的孩子，连主教都来了！……没有你干不到的事情……

费莉莎（指了指赫诺维娃。）多罗特娅，谢天谢地……

多罗特娅 对。她呀，什么都明白……懂的比人家教她的、比亲眼看见的要多得多。否则就不是你的女儿了……

赫诺维娃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妈妈？

费莉莎 你要去睡了？

赫诺维娃 一会儿就睡。先要给贡萨洛小叔写封信。

费莉莎 我想他不久就要到这儿来的。你知道，不出两个月，他总得来一趟。你给贡萨洛叔叔写了不少信。

赫诺维娃 他要我把这儿的的事情、咱们的生活情况全都告诉给他……

费莉莎 没有多少可讲的……不过，我知道今天你可以给他写点儿有趣的事情了……

赫诺维娃 你没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吗？

费莉莎 替我问候几句吧。

赫诺维娃 明天见。

费莉莎 明天见，闺女。

多罗特娅 明天见。

赫诺维娃（对多罗特娅。）妈妈对你很满意。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

多罗特娅 你学得倒快！……快去吧，鬼丫头……睡个好觉！……（赫诺维娃下。）

第五场

费莉莎和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她真喜欢贡萨洛啊！……

费莉莎 她一向待他很好……尽管他没做出什么值得让人家待他好的事

情！这就是某些男人的福气。真怕她会爱上他的，要不是我敢肯定她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尽管我什么也没对她说过……

多罗特娅 贡萨洛是她父亲的事儿？……你用不着怀疑，她肯定知道，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这丫头肯定是要超过你的……

费莉莎 求求你！哪怕是开玩笑，这话也是不能说的！……

多罗特娅 我说这话没有一点儿恶意！……你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知道你女儿是没有任何理由要走你的老路的，你会亲眼看见她嫁个好丈夫，成为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或者什么贵夫人。我要说的是，不管她将来到了哪儿、成了什么人，她都会应对自如、压倒群芳的。跟你一样，不论你到了哪儿，马德里也好，巴黎也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好，你都是拔尖的……等到需要讲排场摆个谱的时候，就像现如今吧，也没谁能赶得上！……就说主教大人走的那一对端烛仆人吧，真叫绝啦！

费莉莎 我说，多罗特娅！像你说的，你好像还停留在什么马德里、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年代。老是没有长进……听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全都白费了？……

多罗特娅 可别这么说，都装在心里呢。我只是说不出来罢了，不过心里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对。

费莉莎 现在几点钟了？

多罗特娅 差不多十二点了吧……

费莉莎 听我跟你讲，你留点儿神……有位太太，我的一个朋友，你认识的，就是西拉，她要来……从车库旁边的花园小门进来……

多罗特娅 西拉？……是那个西里拉？耶稣啊，上帝！……有好多次我都想问问你有没有她的消息呢……上帝保佑她，西拉！……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费莉莎 她现在跟女儿住在一起。女儿是歌舞班的演员，跟这儿的奥林匹亚—帕拉塞签有合同。她知道我住在莫拉莱达，给我写了封信，说想见我，想跟我聊聊……那么多年不通音讯了……不过，你该明白，她来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免得又生议论……

多罗特娅 那是当然的！……

费莉莎 我已打电话到旅馆去约她今天夜里演出结束以后，把女儿安顿好就来……我跟她说了从哪儿进来，由你照应。那你就去吧，注意别让仆人们发现。

多罗特娅 放心吧，我负责去打发他们。

费莉莎 还有！你拿点儿冷菜、糕点来……还有一小瓶香槟，可别让别人知道。

多罗特娅 还有什么要说的？的确，我可没有安排这种半夜幽会的习惯！……我马上去。（多罗特娅下。费莉莎在舞台中间摆了一张小桌子，挪动了一下其他家具。多罗特娅端来了要的酒菜。）全拿来了。还有一块小桌布……西拉在这方面，（用手比划钱的样子。）怎么样？

费莉莎 女儿好像收入不错。听说真像个艺术家呢……

多罗特娅 要是再长得漂亮……西拉可不是个傻瓜。会捞油水的。这个女儿就是在马德里生的、你曾经怀疑是那位弄得你们个个都神魂颠倒的先生的姑娘吧？

费莉莎 那是瞎猜！……后来我打听到谁是那孩子的父亲了。

多罗特娅 这么说你倒比那母女俩都幸运了，因为她们可能知道得还没有你清楚……这个西拉风流得很，还真有她那种女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她和奇里丝两个人揪着头发打架的事儿吗？……当时……可不像现在，光是那假发就足够揪上半个钟头的……

费莉莎 我把这儿再收拾一下。你快去吧，别让她在门外等着。

多罗特娅 我去，我去。耶稣啊，上帝！西拉！可真是想都没法儿想得到！……（多罗特娅下。费莉莎布置好桌子。）

第六场

费莉莎和西拉

费莉莎 嗨，太让人高兴了！……你很不错嘛！……

西拉 你才真叫是个美人儿呢！……我还怕你不想见我呢，你信不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你是不会理解的。

费莉莎 你怎么会想到我不愿意见你呢？……

西拉 那倒是。不过我很明白，我来看你会多么引人注目。你现在是同本城的精华联系在一起的西富恩特斯的遗孀、堂娜费莉莎·罗德里格斯·德·梅迪纳太太！……已经不是咱们鬼混那年月的佩帕·东塞尔了！……天哪！……有那么多话要说，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咱们至少有十年或者十二年没再见过面了……自从你满肚子不高兴地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你不得不丢下女儿和一心迷恋的贡萨洛……这家伙我倒常见……至今保养得不错。喂，他现在有钱了。哪儿弄来的？

费莉莎 得了他姑妈的一点儿遗产。谁知道呢……他是那么说的。那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婆……

西拉 好啊，倒是个受恩不忘报的主儿！……倒也不错！要是像以前几次那样，他又能怎么样……说到底，他是你女儿的父亲……谁能说你嫁给西富恩特斯、跟他走是被迫的、是出于无奈呢？这就是啊，谁也说不好自己的命运，因为，你瞧命运是怎么安排的吧！……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娶了你，承认了你的女儿，把所有的产业都留给了你们。这会儿，在这儿享起福来，成了阔太太。你今后想把女儿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有了钱，少不了来攀亲的人……

费莉莎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我没什么可讲啦。

西拉 我不是说常能见到贡萨洛吗？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也知道，他时不时还来看你们一趟。他跟女儿很亲热……喂，她知道……贡萨洛？……

费莉莎 我从来都没跟她说过，不过我相信她是知道的。

西拉 她叫他爸爸？

费莉莎 不合适。不应该忘了那个好人，尽管不是他的女儿。只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他就把自己的姓氏给了她，还为她的前途打下了根基。要知道，他对我在嫁给他以前曾经爱过别人这一点是非常吃醋的啊。

西拉 那么，她叫他作教父喽？

费莉莎 没有。教父是什么意思是谁都知道的。她叫他贡萨洛叔叔，用她自己的叫法是贡萨洛小叔。

西拉 我看，对贡萨洛来说，叫叔叔也不错……而且也不该贬低他，因

为他本来可以做他想做的人的，并且可爱而又本份……

费莉莎 你很喜欢他……

西拉 咱们都喜欢他……说起来了，你没有理由猜疑我……这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啦。

费莉莎 别提啦！……当时我甚至对自己的影子都吃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荒唐！这一切早就过去了！……你怎么样？说说吧。都经历过些什么事儿？现在如何？

西拉 现在很好，不过，可吃过苦啦……一直到女儿参加了歌舞班。我本来没抱任何希望，这孩子不像是有天分的，可是谁知道，刚刚上了几堂课，老师就傻了……她于是开始脱颖而出，跟你说吧，如今红得少于七百比塞塔一天的合同不签。而且合同都不少于二十天，可以净赚一半。倒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才这么说。我真希望你能见见她……她能歌善舞，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形容。到哪儿都轰动……对了，星期四，公司专为夫人、太太和女眷安排了日场演出。你为什么不去看呢？要我给你留个包厢吗？对了，包厢不好。因为会引人注意，不过你还是来吧。你不知道她该会多高兴……当然了，那天下午，你也不一定见得着她，因为给女眷演出，她是不大出场的；不过你可以想象……

费莉莎 我知道她非常漂亮。可是，心计呢？

西拉 可有心计啦。你没看见，那么小小年纪就能挣那么多钱？……她需要靠什么人吗？有什么怪癖？……都说不上……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全都是些想靠她养活的无赖。她对此很清醒。所以啊，除非是有了什么……直说吧，就像你，除非有了非常合适的人，否则她是不会出嫁的。在这一点上，她的想法跟我一辈子的观点一样。这样也不错，像她妈妈一样，一个人过。我没带她来，一是怕引人注意，二是想咱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些。每天夜里演出之后，我们都到埃尔多拉多咖啡厅去聚会。到场的有其他演员和本地的名门子弟，也就是我的埃斯特拉的崇拜者们，还有报社的记者。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离不开观众啊。今天晚上我借口说头疼，他们陪我们到了旅馆，我丢下埃斯特拉……

费莉莎 我了解演员们的生活习惯，并且想到今天晚上你匆匆跑来，肯定没吃晚饭，就给你准备了点儿冷餐。

西拉 我看见了，看见了。当然，我不会客气的。只有到了这个钟点儿，才有可能安安心心地吃点儿东西，因为日场接晚场，收了这个、准备那个，人总是丢三拉四，不吃不喝，即使吃了东西也不受用。

费莉莎 那就坐过来吧，坐过来。

西拉 我是真饿了……今天一整天，光想着要来看你……别那么望着我，我会全吃光的。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是专为来吃你的。

费莉莎 随便吃吧。要香槟吗？（想起开瓶盖儿。）我干这个可不怎么在行。

西拉 拿过来。我这一辈子开香槟的次数比所有毕尔巴鄂 人的加在一起都多。香槟是我的嗜好之一。倒不是想喝，每次最多不过两杯，而是愿意看。香槟跟别的酒大不一样……这……这……这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我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同香槟有关！……你瞧，我这儿甚至还有一块香槟酒

瓶子留下的伤疤呢。真可怕，我不想提了……我的心大概就像乡下某些庄园的围墙似的：插满了碎瓶子的玻璃碴子……你不吃点儿喝点儿啦？来点儿香槟吧，来点儿。

费莉莎 好吧，来一点儿。（举杯。）干杯！……

西拉 高兴点儿，高兴点儿！……过去了的，已经过去！

费莉莎 是那么久远了！……

西拉 说句心里话，你从来都没有想念过那一切？……

费莉莎 过去了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年华。我们的年龄在安排我们的生活。现在的一切，我觉得很好，至少，更符合我们的年龄……还有为女儿着想……

西拉 那倒是。看到女儿受人敬重应该说是件乐事！再说，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听到人们在谈论你：你的馈赠，你的捐款，你给莫拉莱达守护女神比尔亨·德·尼纽的华丽披巾，你为医院捐建的病房……如此等等！……因此而受到敬重……你也是出于无奈。人所共知，人们要的是拿钱来，至于钱是哪儿来的，无关紧要。你心里有时候一定觉得好笑……

费莉莎 并非总是。

西拉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概是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

费莉莎 没有。我运气好。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就是我丈夫唯一的哥哥，他跟大家想象的相反，待我们很好。他因为很有钱，但却没有子女……对弟弟的遗产并不眼红。早在马德里时就听说，我丈夫的几个甥男甥女想跟我打官司，并且拒不承认我的女儿。正是由于这位侯爵伯伯的劝说，再加上我把他们利用丈夫的宽厚、在他生前就霸占了的庄园让给了他们，他们才算改变了主意。丈夫在世的时候，他们把凡是能从他手里弄走的东西都弄走了。除了亲戚之外，洛斯·阿雷纳莱斯家的寡妇侯爵夫人和她的妹妹堂娜索伊拉，一位在本地政界非常有影响的先生的遗孀，你已经听说了吧，这姐儿俩是这儿的上流社会的真正主宰，她们对我也很客气……当然，她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和理由，侯爵夫人想利用我来支持她的那些福利和社会事业：这是需要心计和资本的呀。不需要我来说谁出主意、谁拿钱了……

西拉 而你也就只好甘心受其剥削……因为如果你不从，就把你的老底儿全都抖露出来，让你没法生活。这就是咱们想要结交的实际上并不那么高尚的上等人？

费莉莎 是啊，这的确是一切需要小心对待的人物。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有个弟弟，年纪不小了，还是个光棍儿，人嘛，不好不坏，我怎么跟你说呢？……是个老式的外省公子哥儿，唯一能够胜任的事情是传播城里的各种是非，从家里传到游乐场所，再从游乐场所传到家里。这个人，没出两年就把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点儿产业花光了。早先每年要到马德里去住一个时期，每次都要带回来最时髦的服装式样，于是那些豪门子弟们就争先恐后地跟着学，弄得他们的父母大伤脑筋，因为得向裁缝额外付款……总之，现如今连这也做不到了，因为已经是个人老心不老的四十多岁的人啦。这个人，在莫拉莱达当然是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啦，有钱人家的姑娘看不上他，穷人家的闺女又不合适，而且那两个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的姐姐也不会赞成……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好主意……

西拉 让你嫁给他？……

费莉莎 不是我。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可是，如果她们是这么想的，

倒好了。她们想得更美。她们大概是听说过那种说法：娶到父亲是强盗的干净女儿是最美的事情。她们正是这么想的，打算给弟弟找这么个媳妇：有钱而又白璧无瑕。她们想打我女儿的主意，打我的赫诺维娃的主意！

西拉 噢！……你已经有了这一切，不值得再牺牲女儿，让她嫁给那么一个人，去过那种乏味的，甚至连一点儿指望都不会有的生活……

费莉莎 当然不值得。我知道她们如果达不到目的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知道我将要为自己而付出什么代价……

西拉 要是把女儿这么嫁出去，倒不如……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怎么了！……

费莉莎 倒不如让她走我走过的路，是想说这个吧？不，那不行，那不是办法。倒不是我心里内疚，也不是我后悔。我这一辈子的确吃过苦头，不过也有过……有过无比欢乐的日子。如果我能活一百次，我愿意再过一百次那样的生活……

西拉 这是真的？……特别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费莉莎 就是嘛，当你真正爱过一个男人的时候，甚至连想起为爱他而淌过的眼泪都是甜滋滋的……我想起了我们吵过架和好之后贡萨洛常常给我唱的民歌……我们吵了那么多架！……但最后又总是和好！……于是他就在我的耳边，用最优美的声音，唱这支我一直没忘的歌：

你的脸就像是四月的天，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一阵阵的笑声和一串串的泪珠，
能使它们融合的，只有那真挚的爱情。

西拉 你别引我伤心啦！……你瞧我有事儿没事儿都想流泪！……来，再干一杯。（干杯。）为男人干杯！……我说男人，你是明白的，尽管你认识很多，真正的男人却只有一个……

费莉莎 只有一个，是的……啊，我亲爱的西拉！……见到你，真让我高兴！……

西拉 我也是……咱们相识好多年了……同甘共苦，斗过气、吵过架，不过，我一直非常喜欢你。

费莉莎 我也喜欢你，这是真的……

西拉 啊，佩帕，佩帕！……我是说，不，对不起：堂娜费莉莎·罗德里格斯·德·梅迪纳，西富恩特斯的遗孀，现在的……

费莉莎 别提什么现在的！……佩帕！……佩帕·东塞尔！……从前的佩帕·东塞尔！……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费莉莎家的小客厅。装裱一新，家具色彩欢快、式样新颖。
舞台深处有一个玻璃门阳台，摆有盆景、鲜花和几个鸟笼

第一场

赫诺维娃和贡萨洛走进来

赫诺维娃 我已经让人把咖啡端到这儿来了。这儿是这个家里我唯一愿意待的地方。

贡萨洛 这种老式房子很有气派，但是不舒服，阴惨惨的……

赫诺维娃 这儿因为是后加的……妈妈原来也想把房子布置成古典式的，可是我不干，至少这儿有点儿欢快气氛，有阳光……我把花儿、鸟儿都养在这儿……过去的人大概都怕见空气和阳光……

贡萨洛 因为他们不常洗澡嘛！……

赫诺维娃 我可是喜欢到处都是明亮的……也许是因为我是在黑暗中长大的吧！……

贡萨洛 你所知道的，孩子……（仆人端咖啡上。）

赫诺维娃（请贡萨洛。）要烟吗？

贡萨洛 是你妈妈留着等主教大人……法院院长……大学校长以及其他大人物来吃饭时抽的吧……

赫诺维娃 是为你来准备的。（拿起一支香烟。）

贡萨洛 你抽烟？

赫诺维娃 当着你的面，我敢。妈妈不喜欢我抽烟。这儿的人还看不惯……不过，我喜欢，觉得好玩……好了，现在你就把在饭桌上开始讲的故事讲完吧，妈妈没让你讲下去，是因为有我在、有仆人在，特别是因为有仆人在，他们马上就会把饭桌上讲的话传出去……不过，对我嘛，你尽可以讲啦。

贡萨洛 不，我不讲。说不定你妈妈会闯进来，她会跟我生气的，他说我不懂道德观念……

赫诺维娃 妈妈不会来的。主教大人的秘书在，她需要耽搁一会儿呢：要签不知多少个委员会和团体的收据、新的孤寡收容院认股通知，以及数不完的别的事情……

贡萨洛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钱。真是好兴致！……你妈妈多么喜欢这一套啊！……

赫诺维娃 她有时候说是不喜欢，只不过说说而已；其实她都着了迷。

贡萨洛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你觉得怎么样？

赫诺维娃 我嘛，我有什么好说、好想的……妈妈说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可是我不知道她做了这一切想拿我干什么。

贡萨洛 想让你嫁个好人家。为女儿考虑的，一向都是这件事情。

赫诺维娃 我向来都不知道妈妈想些什么。她说的是一码事儿，做的又

是另一码事儿。看起来她不希望某件事情发生，心底里又希望那件事情发生。而我又一直是她生活中的难题……我从小就是她的累赘！……她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安顿我、怎么打发我……送到学校去！……有的学校，我刚进去两个月，人家就告诉她不能留我，又不说明原因；另外一些学校倒是讲了：其他女孩子的父母不愿意学校收留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我终于进了一所要求不高的学校，那儿倒是也有没有父亲的女孩子。有的呢，父亲死了；有的嘛，父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出生……直到妈妈结婚了，我们住到了一起……不过，你知道，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啊！……她的丈夫已经病入膏肓！……

贡萨洛 他对你很好，对吧？

赫诺维娃 你知道他对我不错……他是个大好人，很喜欢我。亲生父亲待我也不过如此……不过，人好不一定就会让人爱。我因为亲眼看见他是个好人，知道他为妈妈和我所做的一切……说实话吧……我的确是爱他的，但是那爱却从来都不是我应该对他有的那种爱……这是真的。有时候我很内疚……可是，有些人，不知为什么，也没做过什么事情，一点儿都没做过值得让人爱的事情，但却招人爱，人家也爱他……你就是这种人。你觉得奇怪？从来都没人对你说过？……

贡萨洛 我奇怪，因为你刚才的话，人家跟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很耳熟，真不知道是惊讶、是高兴，还是想哭……你真的爱我？……可是，你妈妈肯定是一向跟你讲我不好……

赫诺维娃 我妈妈，恰恰……没有。

贡萨洛 那么……是别人？……

赫诺维娃 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声！……

贡萨洛 小家伙！……谁又能跟你讲……？

赫诺维娃 我从这个学校转到那个学校，在家时，家里也有仆人。那些仆人私下里什么都讲，没有不议论的。他们总是说：“别让那小丫头听见，别让那小丫头知道。”可是那小丫头什么都知道了……仆人不怎么喜欢你。有几个女仆倒确实对你评价相当不错……

贡萨洛 这会儿要是让你妈妈听见……可是……你都知道啦！……要是有一天我能对你讲明我一向的难处……

赫诺维娃 对，对！……别说了，别说了！……妈妈也总是拿这一套来搪塞：“难处！……生活！……”当然，生活应该对人活着时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左右我们，还是我们左右生活。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真的爱其所爱，想要怎么生活就可以怎么生活。如果是两个人，就更当如此。

贡萨洛 你可知道……！

赫诺维娃 我像某个人，对吧？

贡萨洛 谁能不说我……！

赫诺维娃 到头来会喜欢上你的……喜欢你这个小家伙……

贡萨洛 你愿意跟我去马德里吗？

赫诺维娃 去马德里！……那还用说！……不过想都别想。现在尤其不可能……

贡萨洛 为什么？

赫诺维娃 因为，因为……你是知道的，因为妈妈心事很重……依我看……因为由于她总是举棋不定……她好像是要我拿最后的主意。

贡萨洛 是指跟那个穷得丁当响的年老多病的人的婚事？你当然没有考虑过喽？但愿你妈妈也别考虑。太不像话了。如果那两个古董老太婆想甩掉亲兄弟那个讨厌的包袱的话，那让她们去给他找一个更能配得上她们的古董脑筋的对象好啦。不过，你！……不过，你妈妈把那两个老太婆提亲的事当真了？

赫诺维娃 我妈妈还是老样子，跟我说没有，可是又说，仔细想想，不管怎么说，那倒是个有头脑、正派的人……

贡萨洛 好一个正派！……

赫诺维娃 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靠山……

贡萨洛 靠山？……指什么？你们有那么多钱，难道还不牢靠？你妈妈还想怎么样？

赫诺维娃 妈妈害怕。怕跟那两个女人闹翻。

贡萨洛 那两个女人跟你们有什么相干？难道离了她们不能活？

赫诺维娃 在这儿不行。在这儿离了她们就不能活，至少不能像我妈妈想的那么活着。

贡萨洛 还讲什么新政要取代权贵政治呢！对贵妇们在省城和乡镇搞的权贵政治，即使是到了世界末日也取缔不了。因为到了那一天，她们也会指使司号天使分派：“这些人去左边！这些人去右边！这些人升天堂！这些人下地狱！……”

赫诺维娃 你取笑，是因为你不认识她们，你不住在这儿。跟你说吧，自从知道了她们的打算以后，在莫拉莱达就没有一个小伙子敢于哪怕是远远地、匆匆地跟我打个招呼，怕她们会以为，既然知道她们想让我嫁给她们的兄弟，还敢对我有意……

贡萨洛 这样可不行！……不管你妈妈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回我可真的要带你去马德里了。我在马德里给你找个对象，你就在马德里成亲。我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的话！……你在这儿没有意中人吧？……那个小菜昂，你们这儿都叫他莱奥……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你喜欢他吗？

赫诺维娃 他呀，过去常来，或者是自己来，或者是跟他妹妹一起来。他是头一个被他妈妈禁止再那么频繁地往我们家跑的，免得引起侯爵夫人怀疑她儿子有意向我提亲。可怜的堂娜索菲娅！……别忘了，她可是个革命派妇女……可是，见了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就打哆嗦。

贡萨洛 哆嗦也好，不哆嗦也好，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她的儿子小菜昂不错。

赫诺维娃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呀！……再说，他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伶牙利齿；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好、是坏。从这儿的青年人的生活当中，没法儿判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天到晚只是胡闹而已！……所以，我倒是觉得时不时地应该出点儿大事儿：战争啦，革命啦……

贡萨洛 怪念头！……有什么必要？

赫诺维娃 可以知道这些如今不值一提的青年到底能有什么作为呀。在那种情况下，也就是出了大事儿以后，谁知道呢，他们说不定……甚至会成为英雄……

贡萨洛 在婚嫁的问题上还是别提什么英雄不英雄吧。做丈夫、过平常的家庭生活，我不主张你找英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至于勤奋，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从来都不十分清楚聪明人是怎么干工作的……不过，说

真的，你喜欢小菜昂吗？因为我可以保证对他进行全面考察……甚至包括他是否有英雄气度！我带他到马德里去，不出几天……

赫诺维娃 带到马德里去，是你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贡萨洛 因为我认为那儿是最好的学校了。我没有进过别的学校，因而我觉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不是生在和一直住在马德里……妙处恰恰就在这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又不想解决任何问题。对外省人来说，课堂就在马德里。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费莉莎。费莉莎手里
拿着一张卷了起来的大证书

费莉莎（坐下。）要我签字的东西比部长的都多！

贡萨洛 搞的就是这种把戏嘛。你很开心，对吧？……

费莉莎 只要是有益的事情，尽可能地减轻那些个残废人的痛苦和贫困……（旁白，对贡萨洛。）你别笑！……这个马尔蒂内斯可真是个机灵鬼！

贡萨洛 马尔蒂内斯？……

费莉莎 就是主教大人的秘书。

贡萨洛 他是个机灵鬼？……多少？

费莉莎 什么多少？

贡萨洛 我是说，用他的机灵挖走了你多少钱……因为他的机灵只是用来干这个的，用来向你们这些一心向善的女人挖钱的……

费莉莎（指赫诺维娃。）求求你啦！……

贡萨洛 对不起。你拿的是什么？

费莉莎 你又该嘲笑啦……

贡萨洛 上帝保佑。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一大长处就是识趣。没有一出社会滑稽戏是因为我而塌台的……

费莉莎 是一个证书。你看，赫诺维娃。

赫诺维娃 真郑重其事！……

费莉莎 尼纽守护女神会名誉会长证书。莫拉莱达妇女界只有十二个人有这种证书。需要一致同意才能颁发。其他名誉会长为四票，主教大人为十二票。大人的秘书说这真是一大胜利，因为有几位太太反对再任命新的名誉会长。由于侯爵夫人明确力争……

贡萨洛 又是侯爵夫人！……你要不要给她做一个大镜框啊？……

费莉莎 当然要啦！……

贡萨洛 这会儿，侯爵夫人理所当然地要马上来替那位年龄比她或大或小的亲兄弟——比她小就以弟弟的名义、比她大就以先生的名义——向赫诺维娃求婚了。

费莉莎 用不着取笑。年龄上有差别？……不就是这么一点嘛。如果赫诺维娃仔细想想，如今的青年人那种样子……

贡萨洛 我说，费莉莎，作为排练可以；不过，作为正式演出，又是在我们面前！你别忘了，正是你首先嘲笑那个老家伙的呀！现在，因为对你有利，你就想让我们改变看法……

费莉莎 开口讲话之前，你还是考虑考虑后果。

贡萨洛 赫诺维娃，劳驾你让你妈妈和我单独谈一谈。我可不愿意她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警告。

费莉莎 你别以为，单独谈你就可以信口胡说……

赫诺维娃 你们不会打架吧？

贡萨洛 放心，不会的。你妈妈和我打过的架可是不止一次……

费莉莎 只有一次！……

贡萨洛 对，一次就恼了一辈子！……（赫诺维娃下。）

第三场

费莉莎和贡萨洛

费莉莎 这会儿，你怎么又想起来要找碴儿打架呢？

贡萨洛 喂，请你把那个证书放下，这证书太让我肃然起敬。

费莉莎（丢掉证书。）真无聊！……你都跟赫诺维娃说了些什么？

贡萨洛 我们谈了好多事情，而我又想起了多少往事啊！……同样的语气，有时候是同样的词句和同样的暗示着令人痛心的事实的方式，天真无邪的神情，就好像什么也没说似的。你眼睛中偶尔出现的……急剧的闪亮，尽管还只是闪亮而已，但却预示着在你的眼睛和言词里即将出现我熟悉而且亲历过的风暴……（亲昵地凑过去。）我的吉卜赛女神，你到底爱过谁？

费莉莎（推开他。）得啦，贡萨洛！……

贡萨洛 别生气嘛……

费莉莎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怎么样了。你问我是不是爱过你，可是，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是不是爱过我呢？不该见到你，也不该听你表白，这样我倒可以觉得自己曾经是有多么爱你。

贡萨洛 如果仅仅回忆一下我就能这么幸运，真不知道，要是死了该会有多么幸运……归根到底，在人的一生中，只有回忆才真正地多少带有一点儿永恒的性质，只要回忆尚未终结……

费莉莎 照这么说，如果我能活一百岁，一百年我都会记着你的。

贡萨洛 这就是感情。要是我们不曾以与爱同等程度的恨去恨我们最爱的人，要是爱与恨不冲突，要是爱占着上风，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爱在我们心中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呢？……

费莉莎 得啦，贡萨洛……咱们就不能严肃地谈谈吗？

贡萨洛 我很少能象此刻这么严肃。

费莉莎 你很能说，是的，你非常会讲话。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找到最恰当的言词。我刚才问的是你都跟赫诺维娃说了些什么。从你的话里，可以知道你不赞成这门亲事；可以断定，你不赞成是因为赫诺维娃不赞成，并且她明确地对你讲过。她跟你说过，对吧？

贡萨洛 你应该明白，这不会是一个姑娘所幻想的，我还相信也不是你所幻想的。

费莉莎 我认为，为了能够过上我们称之为平静的生活，靠的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条件，而平静就是人一生中所能希望的幸福……

贡萨洛 也就是你已经得到了的一切！……是这样吧？……你现在所享

受的平静……你从来都没有觉得有过更幸福的时候吗？

费莉莎 我从来都没有活得这么平静、这么满足。你在笑我，你会说我在玩装阔太太的游戏。对，是这样，我像孩子们、像自己小时候过家家一样，把全部心思都放到这个游戏上了……我受到人们的敬重，而不会看到与自己同等身份的女人的妒忌眼神，不会看到不敢妒忌的清白女人的轻蔑神情！……且不说某些男人自负地以为，既然我们曾经属于过别人，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会俯首帖耳；更不必提另外一些自视高人一等，甚至不屑于打我们的主意的男人的狂妄态度……如今，我堂堂正正，可以选择自己的好恶和朋友……

贡萨洛 如今你可以选择……和收买，可以肆意品评选择和收买对象的价值。

费莉莎 一个长期自卑自贱的人，一旦看到自己能够居于他人之上，难道不该感到极大的乐趣吗？……难道你不理解这种乐趣、这种骄傲？

贡萨洛 理解，我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了得到这种乐趣、这种骄傲，你竟然准备牺牲自己的女儿。

费莉莎 牺牲！……如今已经不是特鲁埃尔的爱侣所处的时代了，不会再硬把女人拖进教堂逼她嫁人。我只是将要规劝赫诺维娃……对她晓以利害……让她懂得……

贡萨洛 还是请你免操那份心吧。赫诺维娃是不会嫁给侯爵夫人的弟弟的。

费莉莎 是你反对吧？

贡萨洛 我反对是因为她不愿意。

费莉莎 看来你比我更爱她，比我更关心她。

贡萨洛 至少不比你差。她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

费莉莎 这可说不准。

贡萨洛 现在又说不能了？你一向非常肯定……

费莉莎 我那么说可不是因为有某种考虑……你是知道的，要你做她的父亲，对我来说，是无利可图的……

贡萨洛 显而易见，现在不要我做她的父亲，倒是有利可图的。

费莉莎 关系不大。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子女只是母亲的，因为你从来都没为她操过心……

贡萨洛 咱们还是不要去衡量和比较谁关心她、谁不关心她、谁爱她、谁不爱她为好。你一向都可以对她摆出一条爱她的证据，那就是：尽量让她永远不缺钱花……可是，为了这个，我却必须离开你、离开我的女儿！

费莉莎 我为了让我的女儿、你的女儿不吃苦受穷，为了让你不落到比吃苦受穷更糟的境地，你还要怪我？

贡萨洛 在知道我的所作所为的动机之后，你万万不该那么做的。

费莉莎 看在上帝的份上，贡萨洛，这话谁都不会相信的！……怪我？……你当时是想娶蒙特西诺斯的女儿，以便挤进政界……所以你不能承

这里指的是关于迭戈·德·马尔希亚和伊莎贝尔·德·塞古拉的悲惨恋爱故事。事情发生在十八世纪。由于迭戈出去同摩尔人打仗误了约定的婚期，伊莎贝尔被父亲逼着择偶另嫁。就在伊莎贝尔成婚的当天，迭戈回来了，并躲在新房里亲眼看见伊莎贝尔拒绝丈夫的要求，因而悲愤而死。伊莎贝尔也跟着去世了。两人被同穴合葬。

认自己的女儿，所以你离开我远远的，深怕毁了你的……女婿前程。可是，你又像以往一样，一时冲动干了蠢事，把一切全都弄糟了。你自己最后能够解脱出来，都是靠我的关系，靠我当时的一些好朋友。如今你倒来指责我，同时还要嘲笑我如今的朋友。说我玩装阔太太的游戏！……要不是男人们都是胆小鬼，不敢娶漂亮但却穷的女人作老婆的话，我早就应该是阔太太了。我曾经涉水过河，但你知道我并不是生在河沟里，我现在的名字本来就应该这是我的……你认识我时我叫的那个名字，东塞尔，佩帕·东塞尔，只是为了让人在叫我的时候别使我想起自己的姓氏，我父亲那洁白无瑕的姓氏。父亲生前担任过重要职务，一向廉洁奉公。正是因为他廉洁了，我们作女儿的就廉洁不了啦。你一点儿都不必奇怪我不顾一切地要做现在已经做到了的这种人，因为你是知道我一向非常自重的。为了能够自重，就必须非常有派头……或者根本不讲派头。你很清楚，不管人家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都没有让人出过丑……正是因为这样，我一向跟阿根廷人处得不错……尽管他们是以狂傲出名的……他们喜欢和自己在一起的女人高雅而有风度……如果说有人使我降格自贱的话，那个人就是你。你是唯一的一个曾经一度让我沉沦堕落的男人……而现在，好像你不喜欢、不愿意我自强自立，并且又像过去一样，跑来阻止，跑来干扰。

贡萨洛 我阻止？……我干扰？……你别胡说啦！

费莉莎 你想阻止赫诺维娃结下这门好亲事。

贡萨洛 好亲事？还不是为了满足你跟外省陈腐的贵妇攀亲的虚荣心。而那些贵妇高贵得很，竟然不惜采取讹诈手段，因为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善心让你踏进莫拉莱达的上层社会，条件是你要肯于掏腰包……因为你的女儿，对你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在她们眼里却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的女儿无足轻重，她们所看重的就只能是你的钱了，为什么不是你嫁过去呢？

费莉莎 这就是你的主意？

贡萨洛 并不荒唐。既然只是想甩掉包袱、找一个人来供养她们的弟弟挥霍，只能是挥霍而已……她们怎么会在乎那个人是谁呢？

费莉莎 你别以为我没考虑过，可是你不应该出这种主意……

贡萨洛 为什么？

费莉莎 因为你不同意我改嫁，因为你应该会想如果我改嫁……

贡萨洛 就嫁给我？……咱们俩结婚？……那我……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愿意……

费莉莎 当然不愿意，想都别想……可是这并不排除我希望你这么想过。

贡萨洛 喂，我说，费莉莎，不，佩帕，随你喜欢我怎么叫你都行。都到这种岁数了，咱们也用不着相互欺骗了。不等你开口，我就知道你想讲的是什么。尽管我那么说，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很清楚，那门亲事对你来说并不坏……

费莉莎 倒不是我不愿意：我只是想我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环境。

贡萨洛 那帮要你掏腰包的人给你们的……我提醒你一句，这种人常常是非常苛刻的。

费莉莎 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麻烦，只得如此，因为我很清楚否则会有什么麻烦。我丈夫的几个外甥一直想跟我打官司，他们忍着，一方面是出于

对侯爵伯伯的敬畏，另一方面是怕莫拉莱达上层社会反对。他们知道上层社会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儿！……可是有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律师一直在鼓动他们打官司，控告他们的伯伯的遗嘱和对我的女儿的承认是假的。我知道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丈夫全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可是，打起官司来，既麻烦又要花钱……谁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不能跟那些人闹翻，我必须不惜代价避免闹翻……不过……你也该明白，即使我觉得那门亲事合适，他们也不会这么看。

贡萨洛 既然结婚只不过是个借口，为什么会不赞成呢？

费莉莎 是借口不假，可是那些人有他们的顾忌。

贡萨洛 顾忌，可笑。

费莉莎 我的经历……作为丈母娘可以，作为老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本人也许还通得过，他的两个姐姐却是不会同意的。她们不会赞成。

贡萨洛 你的困难是什么？你很善于克服一切困难。

费莉莎 困难？首先……刚才我就想说的，可是咱们吵了起来，我不愿意你会误以为我是为此而……

贡萨洛 怎么样？……

费莉莎 你不宜到莫拉莱达来得这么勤。

贡萨洛 他们能想到哪儿去？我每次来都住在旅馆里。我只是到这儿来看看你们，而且除非你们请我吃饭……你不是对仅有的几个认识我的人说了我是你妹妹的丈夫吗？……那叫什么来着？……是妹夫……

费莉莎 说了。这种事情，本来在说的时候就知道没人会相信。这件事就跟我的经历一样：远亲也好，旧友也好，作为丈母娘，无所谓；作为自己的老婆，可就关系重大了。

贡萨洛 那好。如果这算是你的一个难处的话，我今后不再来啦，决心不再见你们。

费莉莎 不必，也不必那样。咱们还是可以偶尔见见面的。不管有过多少不快，怎么能说是不快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总想见到你的。你瞧，开始吵了半天，现在又和好了。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贡萨洛 这还不重要啊？一辈子每时每刻都是如此……幸福又痛苦……希望又失望……笑而后再哭……你还记得那支歌吗？

费莉莎 怎么能不记得？……

贡萨洛 你的脸就像是四月的天，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一阵阵的笑声和一串串的泪珠，
能使它们融合的，只有那真挚的爱情。

费莉莎 让笑声和泪珠融合在（吻贡萨洛。）热吻里。

贡萨洛 仍然如此！

费莉莎 永远如此！……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可以吗？

费莉莎 啊！……是多罗特娅……快进来。有什么事儿？

多罗特娅 侯爵夫人家和堂西尔维里奥少爷送来了一大篮子花。

费莉莎 是给赫诺维娃小姐的？

多罗特娅 不是，是给太太，给你的。送花来的仆人说的，还有这个便柬。

费莉莎 太费心了！……（读。）“真诚祝贺荣任吾守护神会名誉会长。问候赫诺维娃。谨此……”你听见啦！……

贡萨洛 听见啦……

多罗特娅 给送花篮来的人多少小费啊？

费莉莎 给二十五比塞塔吧。

多罗特娅 应该的……

费莉莎 这个多罗特娅！……

费莉莎 让他们把花篮送过来，告诉赫诺维娃，让她看看摆在哪儿好。

多罗特娅 好的。（下。随即，一男仆提着个大花篮上。）

贡萨洛 从托篮上就可以看出……

费莉莎（对仆人。）放到阳台上吧。

仆人 太太还有什么吩咐吗？

费莉莎 没事儿啦。（赫诺维娃上。）

赫诺维娃 叫我什么事儿啊，妈妈？

费莉莎 让你看看西尔维里奥派人连同这个便柬一起送来的花篮。

赫诺维娃（读完便柬。）很好。（看花篮。）很美。你们吵得厉害吗？

费莉莎 没有。我们是不会吵架的。谈的是你，我们必须达成协议。

赫诺维娃 达成了什么协议？……

贡萨洛 这就告诉你，免得你怀疑你妈妈和我已经达成的协议你听着，我的孩子，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严肃的一次讲话。

费莉莎 天哪！……你吓死我啦！……

贡萨洛 你也听着，你也会有兴趣听听的。如果子女是意外出生的，没人期待、没人希望，他的出生被看成不幸、被当作罪行瞒着藏着，随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母亲是个累赘，而对父亲，你看，我并不为自己辩护，对父亲甚至连个累赘都算不上，这样的子女只应该感谢上帝让他们出生，没有义务爱我们……顺从我们……尊敬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自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他们觉得应该给我们一点儿爱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他们宽恕了我们将他们带到人世来的罪行。我说完了。

费莉莎（搂住赫诺维娃。）贡萨洛，你都把她感动哭了！……你干吗要对我女儿讲这种话？

贡萨洛 我要让她知道，她是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命运的唯一主人，你和我甚至都不配向她提出任何建议。我已经事先声明，要最严肃地讲讲这个问题，……我这样讲也因为我还从来都没有这么真心地像爱这个小家伙一样爱过别人……（搂住赫诺维娃。）

（幕落）

第二景

景同前景

第一 场

赫诺维娃，索菲娅，费伊塔，贡萨洛和莱奥

索菲娅（对赫诺维娃。）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回事儿，她们不是为别的事情而来的，人们全都知道。我们是听罗梅罗家的女人说的，她们是从蒂莫内达家知道的，蒂莫内达家的人又是早晨在望弥撒时听说：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为了壮声势，将由你伯父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陪着，于今天下午来找你妈妈谈。不是来向你求婚，那显得太匆忙，不过，是来求你妈妈同意，当然要有你的默许了，求你妈妈同意让西尔维里奥常到你们家来，并且，不用说啦，把同你的关系正式化起来。这回你应该知道此刻他们在谈什么了，是在谈你的终身大事。你作何感想？

赫诺维娃 坦率地讲：糟糕透了。

索菲娅 你对你妈妈说过吗？

赫诺维娃 到时候会说的……

索菲娅 什么都不在乎？

赫诺维娃 什么都不在乎。

索菲娅 这就好。你有个性。

赫诺维娃 当然有！……从今以后，个性更强。（对贡萨洛。）对吧？

贡萨洛 既然你说了……

索菲娅 听你们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说实在的，这门亲事，年龄差得那么大，而且还有两个婆婆……那是两个什么样的婆婆啊！……我真想听听她们都说了些什么……

赫诺维娃 是现在呢，还是过一会儿？……

索菲娅 过一会儿就不光是听了。不过，要是能听……我主张是现在。她们肯定会用尽心机和手段要让你妈妈明白跟她们过不去要冒多大的风险。

赫诺维娃 您要是真有兴趣，咱们现在就可以听到。

索菲娅 好哇！怎么听法？

赫诺维娃 大厅旁边有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些旧家具，这类大房子里都有这种旮旯角落……小房间通到大厅的门用个大帘子遮着。咱们可以把那个门打开，不让他们发觉，躲在帘子后面，什么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索菲娅 哎哟，我可不敢！……要是他们知道了该有多不好！……我觉得不该这么好奇……你的贡萨洛叔叔又会说什么呢？……

贡萨洛 既然你们愿意，我……

费伊塔 走吧，走吧 - …小心点儿就是了……莱奥别来，他不是胡来，事后也会把听到的到处乱讲。

莱奥 好。你们会给我机会的。

贡萨洛 莱奥不去，我要同他谈谈。我很喜欢莱奥。

莱奥 您太客气了，先生。

赫诺维娃 您来吧，索菲娅。咱们走，费伊塔。

索菲娅 跟你们说，我非常不好意思……（赫诺维娃、索菲娅和费伊塔下。）

第二场

贡萨洛和莱奥

莱奥 一眼就可以看出您是外地人，而且是马德里人……

贡萨洛 为什么？

莱奥 因为您说很喜欢我，而在此地，我可实在不大讨人喜欢。

贡萨洛 我不信。就我所听到的，至少在这个家里……

莱奥 这家里的也都是外乡人。再说，这是莫拉莱达我唯一愿意出入的人家。这儿的气氛与别处不同。费莉莎让人喜欢，而赫诺维娃，更不用说了！她们不该住在这儿。每到这里来过一次以后，我都觉得自己变得聪明了一点儿，唉，我是说，不那么蠢了。

贡萨洛 不过我听说，最近一个时期你不来啦。是赫诺维娃告诉我的。

莱奥 啊！……赫诺维娃想起过我？

贡萨洛 她对您的回避作了解释。

莱奥 可是，她对我不来那么放在心上？

贡萨洛 好感和恶感，几乎总是相互的。你觉得这个家可爱，这个家里自然也会喜欢你。不要什么都怀疑，小伙子。您比自己想象的要价值得多。

莱奥 别挖苦我啦……啊，对不起，我太放肆、太粗鲁了！……您瞧见了么？我就没法儿跟别人讲话。请您原谅。

贡萨洛 没关系。

莱奥 赫诺维娃跟您说过她认为我为什么不来了么？

贡萨洛 因为你母亲不让。

莱奥 说实在的，正是因为这个。我一向来得很少，母亲老是跟我唠叨：“要当心，莱奥，当心别做傻事。别让人家以为你存心……千万千万不能让费莉莎和赫诺维娃觉得你曾经有过要跟赫诺维娃交朋友的念头。”

贡萨洛 您的母亲那么说？

莱奥 是的，先生，是的……其实我并不需要她提醒。如果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常来的话，那是……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因为我喜欢来。我在这儿觉得很舒服。不过，别的事情，绝对没有想过。赫诺维娃如今是莫拉莱达最招眼的姑娘。当然，讲招眼指的是金钱问题。其他的，温雅，贤慧，教养……并不算数。可是我却更看重这一切。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打赫诺维娃主意的念头。只要想到她的高尚，我就会觉得自己过于渺小。至于她的财产，即使我自认为完全配得上，也会觉得不配。

贡萨洛 好极了，莱奥。您明白了么？

莱奥 我明白什么？……

贡萨洛 您的确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

莱奥 啊，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跟您说吧，人人都知道，我们家日子过得很简朴，完全靠我母亲善于治理……当然，如果我不是个傻瓜的话，我们的庄园会管得更好……总之，只求体面地生活。我们是什么都不缺的，不过，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结婚的，因为聪明的姑娘看不上我，而这儿的笨丫头，即比她们还要笨的女人生的笨丫头们是唯一能看得上我的……可是我又看不上她们。图个什么呢？只是为了接二连三地生产笨蛋？再次请您原谅！……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想赫诺维娃呢……不可能的，先生。

我们清苦，但却非常自重。

贡萨洛 我觉得这很好。可是，为什么没有所追求呢？如果一方的地位能够被另一方的长处补偿，就不是不相配的婚姻。

莱奥 在这一点上，即使赫诺维娃只有有钱这一个条件，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拿什么长处去补偿，没有学历，也无一技之长，什么也不懂……

贡萨洛 您从来没念过书？

莱奥 中学毕业……可是父亲去世了，母亲已经无法再供我念书……后来，这种日子……这儿没有任何可以刺激人上进的东西。如果你讲蠢话，很自然，因为你本来就是笨蛋。如果你讲点儿正经的，你就是好卖弄，书生气……在这儿讲书生气是骂人。就这样，任何事情……有时候我对自己烦透了，因为人们都以为我很得意，我真想到马德里去，或者走得更远一点儿……干脆去美洲。可是，我母亲……要知道，我母亲并不是个畏畏缩缩、虚情假意的人，不过是位西班牙老式太太。一跟她提到外面去闯荡，她就以为我会吃苦，甚至会挨饿……为了不惹她生气，直到二十三岁了，我还待在这个地方，无所事事，一无所长，什么事情也不懂，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贡萨洛 您认为自己毫无用处？

莱奥 毫无用处。只是发傻、卖呆、干蠢事……

贡萨洛 发傻，卖呆，干蠢事……可是，您的名字的意思不是小雄狮吗？……这也就是说您并非一无是处。

莱奥 真的？

贡萨洛 可以参加克罗内马戏团啊！

莱奥 您可以嘲笑我。

贡萨洛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证明就是我要向您提出一个建议。

莱奥 请说吧。

贡萨洛 跟我到马德里去。

莱奥 去马德里！马德里！……我的幻想，我的美梦！……可是，到了马德里，我能对您有什么用处呢？……

贡萨洛 不是要您为我干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邀请。您到马德里去，住到您讨厌我的时候为止……

莱奥 住到您讨厌我的时候，因为我可以肯定自己是绝对不会有讨厌您的那一天的。

贡萨洛 好吧，就算是住到我讨厌您的时候吧。这样您就可以不去听那些议论了。这些日子，这儿可有得议论啦……

莱奥 唉！您想象不出的！……我早就预感到了。母亲也跟我提起过，可是，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不管是西尔维里奥能还是不能娶到赫诺维娃，这几天，我都将躲在家里不出门。无论是出来了什么样的议论，好听的、难听的，善意的、恶意的，都将同我无关。我可不想代人受过。谁说的，谁负责。您说得对：我是应该出去走一走，可是开口向母亲要钱出去玩乐……

贡萨洛 我说过，是我邀请。

莱奥 对，不过，无论如何……

贡萨洛 您不必放在心上。我负责让您的母亲同意您去。等着瞧吧，您就等着瞧吧。您肯定不会为这次出游后悔的。

莱奥 那我相信。马德里……！只要能去看看，只要能去走一走，只是

因为您的这个请字……！

贡萨洛 怎么？

莱奥 我就应该向您表示十二分的感谢了。可是我这个人太不懂事，居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

贡萨洛 不必介意。去偷听的回来啦。

第三场

前场人物，赫诺维娃，索菲娅和费伊塔

索菲娅 她们已经起身告辞了。

贡萨洛 这么说，你们可要把最精彩的部分漏掉了，因为，谁不知道，女客告辞，没完没了……

费伊塔 是的，不过，她们路过那儿会发现我们的。

贡萨洛 很有趣吗？

索菲娅 我对您说过了：一流外交家。堂娜索伊拉甚至都讲到聘礼啦。

贡萨洛 啊！……都谈到结婚了？……

索菲娅 就算说定啦。

贡萨洛 堂娜索伊拉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索菲娅 替兄弟把庄园赎回来。我告诉您，押金是一万四千雷阿尔。我用雷阿尔来计算，是让数字显得大一点儿，也因为那庄园在当时……庄园根本不值什么。一两年也出产不了一万四千雷阿尔的收益。我这么说，因为已经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了。否则，上帝保佑我吧……

贡萨洛 你妈妈对此怎么说？

赫诺维娃 她说要跟我商量。还说，原则上，她觉得不错，西尔维里奥可以常到家里来……

索菲娅 她还能说什么？不过，我相信，她不会强迫你去干连她本人也不喜欢的事情的。在子女前程的问题上，父母不该包办。

贡萨洛 您说得对极了。是的，太太，在子女的前程问题上……

莱奥（旁白，对贡萨洛。）我看该提去马德里的事情了。

贡萨洛 对了。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索菲娅 您就说吧。我一定……

贡萨洛 放您的儿子跟我去马德里吧。

索菲娅 天哪！……带莱奥走！……您看他会对您有好处吗？

莱奥 我跟您说过了吧？即使一个人能够有所作为……啊，这就是家庭！

贡萨洛 这难说，太太，这难说。眼下只是跟我去。开始的时候，先玩几天……

索菲娅 这您会安排的。

贡萨洛 学习、上进的路子有千条万条。这么说……就算是讲好了？

费伊塔 对，妈妈，就让他去吧。他离开一段时间，对咱们也好。

索菲娅 对咱们好！……贡萨洛会怎么想呢！咱们是不是也跟侯爵夫人

和堂娜索伊拉一样，也想甩包袱啊？……

贡萨洛 太太，我可没说什么。我非常高兴能让莱奥到我那儿去住几天。

索菲娅 从我这儿来说嘛……

贡萨洛（对莱奥。）你已经听见了。

莱奥 我可以拥抱您吗？马德里！……马德里！……我拥抱您，仿佛就是拥抱阿尔卡拉门似的……

费伊塔 你真走运！……

赫诺维娃 你有福气！……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费莉莎

费莉莎 他们刚刚告诉我说你们来了。真对不起。

索菲娅 别客气。我们早就知道您有贵客。

费莉莎 贵不贵，也只是相对而言。

索菲娅 谈的是什么呢？如果可以问问……

费莉莎 得啦！你们早就什么都听到了！

索菲娅 我敢肯定，要是别人，侯爵夫人也好，堂娜索伊拉也好，都不会说那些话的，我想象得出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尤其是在利益问题上，绝对不会像我预料的那么坦率……

莱奥 别以为自己能未卜先知，妈妈。谁知道她们都说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

费莉莎 很容易猜嘛，既然全都听到了。

莱奥（旁白，对赫诺维娃。）看来你们没能骗过你母亲。

费莉莎 初步谈谈而已，什么也没说定……

索菲娅 对，对……您总是这么说，说不定哪一天你爆出个大新闻，让我们出其不意。

费莉莎 我不认为……

索菲娅 我倒有一条让您出其不意的新闻。

费莉莎 是吗？什么新闻？

索菲娅 贡萨洛一定要莱奥跟他去马德里。

费莉莎 是个好主意。什么时候走？

贡萨洛 今天晚上。

索菲娅 天哪，今天晚上！……那咱们赶快走吧，得给他收拾行李。

贡萨洛 只带随身用的就够了。我虽然是个老光棍儿，但家里却一应俱全，缝、洗、烫……

索菲娅 不需要您讲。单身男人家里，女仆是最惬意、最听使唤的。每个人或多或少，不是想着要嫁给主人，至少也指望着能从他那儿继承点儿什么。实在是荒唐，因为那样一来可就没有仆人了，连一个也不会有啦，因为谁也不会愿意去侍候一个仆人出身的太太。这话应该对莫拉莱达的女仆们说，她们人人都做过这种梦！……再见，费莉莎。这次真是来去匆匆，不过……

您知道，突然要出远门……

莱奥 我要来辞行的。

费莉莎 我正要说你已经不愿意登这个家的门了。这下子可好，更得有好长时间见不到你啦！……

索菲娅（对贡萨洛。）贡萨洛，谢谢您啦，倒不是为了别的，您觉得我的儿子可爱，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这儿的人都说他不好……您会知道，他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贡萨洛 我知道，太太。

莱奥 所有不同凡响的人都是如此，妈妈。了不起的人物在本乡本土都是被人看不起的。需要有外面来的人发现我们才行。索菲娅 别说蠢话，孩子。到了马德里可不能这样！……

贡萨洛 放心吧，太太，在那儿可没人去注意这种事情。（索菲娅、费伊塔和莱奥下。）

第五场

费莉莎，赫诺维娃和贡萨洛

费莉莎 你怎么想起来要带莱奥去马德里？

贡萨洛 这有什么！……想让他高兴高兴。人到了我这种年纪就会有作父亲的心态。既然我不能带走赫诺维娃，因为她跟我在一起会觉得没意思，我又不能老陪着她……以什么名分？……天知道人们会怎么想。你又从来都不想去马德里……

费莉莎 我不去，那儿还有许多我不想见的讨厌东西。咱们还是直截了当为好。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小伙子……

贡萨洛 我什么也没有想过。

费莉莎 我以为……你是要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人选呢。

贡萨洛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咱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切由她自己决定。

费莉莎 那么，我认为不行，因为这孩子没有地位，没有专长，没有营生……

贡萨洛 跟另外一个完全一样。

费莉莎 表面上有点儿小聪明，实际上挺傻。

贡萨洛 跟另外一个、跟所有的人差不多。唯一的是不容怀疑莫拉莱达的那些太太，她们和萨洛蒙欺骗自己的丈夫……另外一个有一点不如他有优势……

费莉莎 哪一点？

贡萨洛 年龄。对青年人是可以寄予一切希望的。对年轻这个问题，可以用那位法国将军的话来形容：“战斗失败了，不过现在才是下午三点钟：输的次数再多，也都有时间赢回来。”

赫诺维娃（看见多罗特娅上。）多罗特娅，妈妈。

费莉莎 让她进来吧。你有什么事情？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侯爵夫人的弟弟西尔维里奥少爷问你能不能接待他……噢，他问太太能不能接待他。

费莉莎 他当然是这么问了。

贡萨洛 这是前两位来访的自然继续。我要回旅馆去收拾一下。临走之前就不来了。那么咱们就……

费莉莎 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赫诺维娃会随时向你通报的。

多罗特娅 我怎么回答那位先生？

费莉莎 让他到这儿来吧。他来不必那么郑重其事。

贡萨洛 再见。

赫诺维娃 我送送你。你知道，对这种客人我不宜在场……（赫诺维娃、贡萨洛和多罗特娅下。）

第七场

费莉莎和西尔维里奥

西尔维里奥（吻费莉莎的手。）费莉莎……

费莉莎 您请进，西尔维里奥，请这边坐。坐过来点儿嘛，咱们的谈话应该是极其坦诚的，也可能是极其微妙的。

西尔维里奥 您的信任，您要对我所说的一切，我都会觉得是一种荣幸。我的两个姐姐说，您赞成她们的建议，我是说，我们的建议……所以我就急着来向您道谢。

费莉莎 您的姐姐大概也跟您说了，我只是讲了我的意思。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女儿商量过，不知她是怎么想的。当然，不管她怎么想，都绝对不会是看不起您、有辱于您。早在提出这件事情之前，我女儿和我就曾经多次谈起您，我们对您的看法一向没有分歧。

西尔维里奥 能够得到你们的器重，我实在是荣幸之至，与此同时，我也因为配受你们的器重，而感到十分高兴。

费莉莎 您太客气了，西尔维里奥。您想喝点儿什么吗？我不请您喝茶，因为时间还早。

西尔维里奥 谢谢，别麻烦。

费莉莎 来杯鸡尾酒怎么样？……如今随时都喝这玩艺儿……自从被引入上层社会……我亲手来调制。自认技术不坏。（叫人，多罗特娅随即而上。）是在海上坐船旅行的时候学的。我去过那么多地方……

多罗特娅 对不起……

费莉莎 让他们把鸡尾酒用料送来……您想喝什么口味的？多罗特娅，你叫欧赫尼奥来，我要的东西你不懂。

多罗特娅 我怎么不懂？有什么难的？波尔托苹果酒，杜松子汽酒，玫瑰酒，四九酒，勒奈酒……等等，等等，我全都拿笔记了下来。

费莉莎 看来你已经精通啦。您都听见了。好吧，那你就拿香槟、杜松子酒、菠萝汁和量杯来吧。

多罗特娅 好的。（下。）

费莉莎 这是贵妇人喝的鸡尾酒，很爽口，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的创造。

西尔维里奥 那就肯定好喝了。

费莉莎 您没有乘船远行过吧？

西尔维里奥 噢，无数次了！……往北到过马德里；最远去过巴黎。

费莉莎 您好福气。我可是再也不想出远门啦。可是，赫诺维娃却幻想着能出去走走。她生性好动……恰恰跟我相反。

多罗特娅（端着鸡尾酒酒具上。）全都在这儿了。

费莉莎 放在那儿吧。让欧赫尼奥来开香槟。

多罗特娅 我会。用不着别人。

费莉莎 嗨，那好哇。

多罗特娅 讲究的是不出响声。你还要别的吗？

费莉莎 不要了。

多罗特娅 那我走啦。（下。）

费莉莎 这些老仆……不过，这个多罗特娅实在难得。当然，她很本分。我家里向来都非常有规矩。很多人不会相信。人们造了我很多谣言！……

西尔维里奥 我不信。

费莉莎 不信的是谣言？还是不信有人造我的谣言？

西尔维里奥 天哪，瞧您说的！……我怎么会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听说过……

费莉莎 您知道，我带着女儿刚来这儿的时候，人们对我不怎么友好，莫拉莱达至今还有太太们……

西尔维里奥 肯定不是常到我们家去的那些人。您是知道的，在我们家里……

费莉莎 我知道。从第一天起你们就待我很好，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才是。感谢您的两个姐姐，因为她们对我热诚；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一直非常关心。所以，请您相信，我一直因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报答您的关心和美意而感到非常遗憾。我不知道……我还没同女儿谈过，请您相信，是因为担心……我觉得很抱歉……她那方面……我女儿……说不清楚……生活中有着各种情况……她不是在我的身边长大的……性格跟我那么不同……所以我不知道……不知道……（看到西尔维里奥喝鸡尾酒。）好喝吗？

西尔维里奥 好喝极了。您不想喝一点儿？

费莉莎 不喝。我只喝香槟，只喝一口……（稍顿。）

西尔维里奥 费莉莎，我想冒昧地说几句话，不知您听过之后会作何感想；不过，我很想知道您在听我开口之前是怎么看我的。

费莉莎 天哪，西尔维里奥！……我能怎么看您呢？

西尔维里奥 对，费莉莎，对。我也这么想，您，还有赫诺维娃……您听我说，费莉莎：您是个聪明的女人，跟您可以有一句说一句。您听我说……

费莉莎 您在看什么？怕有人偷听您的话？

西尔维里奥 不是，对不起。这是我的习惯。我总以为两个姐姐在身边、在窥探，您是不知道……我这个人从来都不能有自己的主意。父亲在世时我还很小。我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母亲生性专断，是个地地道道的卡斯蒂利亚大贵族。两个姐姐，也是贵族，好大喜功……她们结婚了，没有孩子，很快又都守了寡，于是就把她们那无以寄托的感情全部倾泄到了我的身上。她们那本来应由丈夫、子女、女婿共同分担的淫威一股脑儿……全部都要我一

个人来承受……兄弟、老小、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就只差给套上裙子，把那男人的外表也扫除殆尽了。我一事无成，因为她们不愿意。我没有结婚，因为她们执意反对。我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因为我的爱会招致她们的恨。而如今，您就说吧，已经一大把年纪了，百病缠身，对任何事情都已失去了热情和兴致，她们却想让我去向一个年轻、漂亮、妩媚迷人的姑娘求婚。不，费莉莎……我一直就想象现在这样跟您谈谈。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居然敢让您知道我不……我不……我还没有蠢到没有自知之明的地步、没有蠢到不清楚自己的年龄、自己的长相的地步，脸皮也没有厚到明明知道、明明清楚自己的情况还要梦想同赫诺维娃结婚的程度。我不知道您在听了我的表白，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是说明，不知您听了我的表白以后会有多么惊讶；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您不能再像从前那么看我。

费莉莎 您的这些话把我的脑袋搅糊涂了，真不知该对您说什么好。

西尔维里奥 这是自然的。您想好了的那些推托、婉拒的言词，已经完全都不必再说了。

费莉莎 总之，如果因祸得福……您也就毫无损失。我只希望您别以为我会觉得您会有什么恶意，其实我很能理解您的两个姐姐的一片苦心。她们是出于对您的爱，怕您晚年孤苦伶仃。所以，肯定是忽略了年龄方面的某些差异。既然您讲得那么坦率，我也就实话实说。唯一能使我们犹豫的也正是这一点。想到您，也想到她。她是我的女儿嘛。怕您娶了她以后，你们不会幸福。年龄不同，性情相左，这是自然规律。这就一定要有一个人作出牺牲。如果说是有感情的，或者说至少是尊重对方的，我不知道是自我牺牲更可悲呢还是牺牲对方更可悲。我这是经验之谈。不过，您的姐姐觉得您应该结婚，这么想是没什么不对的。您很清楚，我的女儿不可能是您的理想对象。赫诺维娃的实际年龄比看上去的还要小呢。

西尔维里奥 可是我……看起来更老……

费莉莎 您的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您和我之间一切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可是我不应该把您说的这些话告诉您的两个姐姐。

西尔维里奥 不能，天哪！……那可绝对不行……

费莉莎 我也不能跟她们说我们不愿意。我不敢。我也坦率地跟您说，我不敢。我很愿意给她们某种报偿，因为我实在是太感激您的两个姐姐啦。我很清楚……她们会很不高兴的。她们对赫诺维娃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青春会为心灵上的美德增色！……不过，说到底，您的两个姐姐所关心的是您能结婚。我说了，她们怕您晚年孤寂。孤寂是很凄惨的。我也怕孤寂。我女儿总是要出嫁的。在人生最悲凉的年月里，我也将是孤苦伶仃……如果您能娶一个条件很好，而且在年龄上、经验上……不知道您的两个姐姐该会怎么说呢？有人怕提经验，可是我却认为，如果过去的经验能够教育我们过正当的生活，这一改变本身就证明过去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真正面目，因而经验也就成了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我们按本来的面目生活，是好、是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的生活就好比是一条直线，不容扭曲，也无需任何改变。您说不是吗？

西尔维里奥 我也是这种观点。

费莉莎 您的两个姐姐也会这么想吗？

西尔维里奥 嗨，费莉莎！您不了解我的那两个姐姐……

费莉莎 了解，我以为自己是了解她们的。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很害

怕她们。

西尔维里奥 那么，要不是因为她们，您以为本该……

费莉莎 难道您自己就没这么想过？

西尔维里奥 我不知道自己想的跟您想的是不是一码事儿，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想再结婚。

费莉莎 西尔维里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我的，不过您的想法有点儿放肆。

西尔维里奥 您不知道，费莉莎，从很早以前……

费莉莎 咱们最好还是不提从前，只讲现在……您是说……

西尔维里奥 自从在马德里认识了您以后，您一直就是我崇拜的对象之一。当然，我只是见过您而已。我不愿意人家介绍我同您结交。我的一个朋友跟您关系十分密切。

费莉莎 是吗？……那人是谁？

西尔维里奥 何塞·马利亚·乌特里约。

费莉莎 啊，对！……乌特里约……很讨人喜欢。是个很不错的朋友。

西尔维里奥 记得，有一天，我同他一起去为您买了件礼物，是一只戒指……

费莉莎 啊，对。想起来了。对，是在我的教名日那天送的。

西尔维里奥 对。我记得。是圣约瑟节……

费莉莎 对，圣约瑟节。跟您说了没有关系。您可以猜想得到，我从来都以为您不知道呢！……以为没人会知道！……所以应该讲清楚。那么，您认为，您的两个姐姐会在乎我的教名日是圣约瑟节吗？……

西尔维里奥 只有您能够促成这件事情。没有您办不到的事情，费莉莎！

费莉莎 您应该明白，这事不该由我去办。

西尔维里奥 可是我……我不敢。

费莉莎 您不敢，使您畏怯的是过去呢，还是未来……

西尔维里奥 哎，费莉莎……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来日已经不长，过去还能算得了什么。

费莉莎 那么，咱们怎么跟您的两个姐姐谈呢？……

西尔维里奥 我试试看敢不敢。我跟她们说，我认真地考虑过……

费莉莎 认真考虑过？……

西尔维里奥 认真考虑过，费莉莎，认真……

费莉莎 为了防备万一，作为决定性的理由，您就跟她们说，除掉人这一点之外，别的照旧，就照今天下午说好的办。

西尔维里奥 利益问题！您瞧见了把？这个问题我实在是不愿意谈。

费莉莎 不能罗曼蒂克，西尔维里奥……我们的把握恰恰是在利益二字之上！在利益问题上，罗曼蒂克就是忠诚。既然我们自己是清醒的，就永远都不要互相欺骗！……说不定我们还会是幸福的呢……不过，我不愿意去想它，因为幸福是喜欢不期而至的公主，越是希望她来，她就越不来。咱们别想什么幸福不幸福……只希望到了往事如烟、一切回忆都变得甜蜜的时候，能有一个宁静的晚年……一旦生命接近死亡，就象天际的海面也变成了天……说归这么说，有点儿罗曼蒂克没有坏处，会使人感到年轻……

西尔维里奥 您真是个迷人的女人！……

费莉莎 对不起。今天下午在主教大人处还有一个妇女界会议，时间差不多了……

西尔维里奥 （告辞。）费莉莎！……

费莉莎 您没有不高兴吧？……结果不如预想，是吗？……

西尔维里奥 您说了，不要提起幸福二字，也不要望眼欲穿地去期待，免得把它吓跑……

费莉莎 不是幸福，是安宁的晚年……这就已经足够了……不要有奢望……安宁的晚年……再见，西尔维里奥，再见！……（西尔维里奥下，费莉莎走到桌边，喝了一口香槟。）

（幕落）

第三幕

景同第一幕

第一场

索菲娅和贡萨洛。贡萨洛在读报，
看过后，将报纸递给索菲娅

贡萨洛 影射是很明显的。

索菲娅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这是公开宣战。

贡萨洛 看来那两位太太……

索菲娅 您不知道……我是说，不知道费莉莎是否写信对您说过了。

贡萨洛 没有。费莉莎从来都不敢对我讲明知我要笑她的事情。

索菲娅 没什么好笑的，贡萨洛。您不了解这些人……我是说，在费莉莎这件事情上，我的确觉得好笑：要是我的话，我就把话跟她们挑明，然后一走了之。

贡萨洛 可是，她们就那么不喜欢这个新的联姻方案？我一向认为，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母亲也好，女儿也好，其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西尔维里奥和费莉莎结婚……我认为人人都会觉得更加合情合理，谁都不会明显地觉得她是个可怜牺牲品，而那两位太太和她们的弟弟在这出戏中也就不会变成可恶的阴险奸诈角色。

索菲娅 您就等着瞧吧，她们绝对不会同费莉莎妥协的：什么过去啦……什么现在啦……

贡萨洛 现在是指我，对吧？

索菲娅 我真喜欢您的坦率劲儿。

贡萨洛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索菲娅 指的是坦率？

贡萨洛 不是，太太。我是说没有想到要讨您的喜欢。

索菲娅 天哪，贡萨洛，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真滑稽！所以，您让我儿子对您都着了迷。他说就没见过像您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这次的马德里之行对他来说……让我怎么说呢！他会念叨一辈子的。

贡萨洛 对，我们玩得很好。

索菲娅 我全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不过我宁愿什么也不打听。你们男人就是福气！

贡萨洛 太太，我不知道您都想象了些什么，不过，我知道您一定想错了。我们在马德里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责的。跟您说吧，就连外乡人到马德里之后非去不可的马尔廷和阡特克莱尔，我们都未曾涉足过。

索菲娅 不必说了，我对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

贡萨洛 可是我却不行，至今我还对许多事情不能习惯。您知道费莉莎会耽搁很久吗？要是知道她一时还回不来，我就到旅馆去一下，然后再回来。

索菲娅 您别走，您的位置在这儿，在这个家里。

贡萨洛 您觉得？……

索菲娅 是的，先生，是的。有谁能比您更合适呢？相信我吧：如果费莉莎还想结婚的话，那个人就是您。你们结婚以后，就把费莉莎和她的女儿

赫诺维娃带到马德里去。

贡萨洛 对，把赫诺维娃带走。您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索菲娅 这还用怀疑？

贡萨洛 我就怀疑。费莉莎跟我结婚，我们是不会幸福的。我们这一辈子相互之间过分信任，谁也骗不了谁。我说的骗不是指夫妻生活上的那种……我们都这么大了……我说的是日常生活中那种必不可少的相互欺骗一下。没有这种欺骗，也就不可能有幻想和幸福。我倒是还可以冒险结婚，肉体上的袒露已经够危险的了，推心置腹的危险却绝对不敢再冒。

索菲娅 这么说来，您认为夫妻之间不该说真话喽？

贡萨洛 您以为什么是有教养？

索菲娅 您是说教养同坦诚是不相容的？

贡萨洛 绝对没这个意思。我以为，教养恰恰在于能够做到让坦诚变成教养。如果有人对您说“要不是因为有教养，我就会把心里想的告诉您”的话，您千万别信，因为有教养就是永远不该想到要对人家讲在有教养的人中间不能讲的话。

第二场

前场人物，赫诺维娃，费伊塔和莱奥

索菲娅（对赫诺维娃。）你瞧谁来了。

赫诺维娃 贡萨洛小叔！你什么时候到的？

贡萨洛 刚到。（招呼。）费伊塔，莱奥。

莱奥（拥抱贡萨洛。）亲爱的堂贡萨洛。马德里有什么新闻？

贡萨洛 自从你走了以后，显得十分凄凉。

莱奥 我不信，不过，我会尽力报答的。

赫诺维娃 你来了，为什么不叫我？

贡萨洛 你母亲不在，我想先跟索菲娅聊聊。

赫诺维娃 对，妈妈可能是去见主教先生了。

贡萨洛 当然！……

赫诺维娃 索菲娅大概已经跟你说过了……

贡萨洛 对，我已经知道了。

赫诺维娃 应该劝说妈妈尽早离开这儿。

莱奥 就是。到马德里去，到马德里去。

赫诺维娃 你不知道，贡萨洛小叔，这儿都是些什么人哪：瞧他们说的，瞧他们写的！

贡萨洛 我知道，既看过了，也想象得到。我不能相信的是，你母亲那么快就认输了。

赫诺维娃 怎么能以寡敌众？你都看到了，如今已经没人到这个家来啦；只有索菲娅，这份情永远也都报答不完，因为她知道这要担什么风险。

索菲娅 没什么，孩子。所以……我这个人嘛，要是喜欢，就真的喜欢。担风险，当然是真的，您就想不到人们是怎么议论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啦。

莱奥 别让我听见，别让我听见。

赫诺维娃 听我说，妈妈不愿意我们离开这儿。要是她不想去马德里，

咱们去，我跟你走。

贡萨洛 你跟我走？真的？你跟我走？

赫诺维娃 对，对。跟你走，我一个人跟你走。

贡萨洛 我的小家伙！你不知道这让我多高兴！不过，在感情上我可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千万别告诉你的母亲。

赫诺维娃 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告诉她的。我不愿意待在这儿，不愿意住在这个小城里。

贡萨洛 好的，不过，你别对你母亲说你宁愿跟我走，独自跟我走，这会让她非常难过。

索菲娅 您真是个大好人，贡萨洛。

贡萨洛 那么，您原来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太？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费莉莎

费伊塔 费莉莎回来啦。

赫诺维娃 你看谁来了。

费莉莎 我已经知道了。你好吗？

贡萨洛 很好，你都看见啦。

费莉莎 赫诺维娃给你写信了吧？

赫诺维娃 对，给他写了，也把事情都告诉给他了。

费莉莎 那么，你知道了。

贡萨洛 知道了。

索菲娅 我们要走啦。

费莉莎 别走，索菲娅，你们是熟人，像自家人一样，是我们在莫拉莱达唯一的真正朋友。

索菲娅 对此，您可以确信无疑。

费莉莎 这个家里，没有任何事情要瞒着你们。

索菲娅 非常感谢，费莉莎，您是知道的，您永远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有什么新闻吗？

费莉莎 你们不知道：我丈夫的那些侄子终于决定跟我打官司了。都是那两个娘儿们鼓动的，她们还让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交出一些足以证明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丈夫不在西班牙也不可能认识我的文件和书信。

索菲娅 侯爵跟他那些外甥一向关系不好，现在也帮起他们来了？……

费莉莎 他们会不断地跟他磨的呀！你就想想看吧，他们甚至还想利用主教先生的影响呢。我知道，大人他至今为止，一直都没有参与。可是今天上午我去看他，结果没有见到。拒不接待，我该怎么想？

索菲娅 别往心里去。

费莉莎 往心里去，我才不呢。走着瞧吧，走着瞧吧。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呢。我是要离开这儿啦，不过在我走之前，她们得听我把话说完：首先，就是那两个娘儿们。

索菲娅 就是，就是。

费莉莎 那两个娘儿们以为可以一点儿一点儿地把我的钱抠走，以为我

会牺牲自己的女儿，所以可以不追究我的过去：一切都好……不过，她们得听我把话讲完，我肯定是要讲的，至于大人嘛……

贡萨洛 天哪，费莉莎！还是别让莫拉莱达闹翻天吧。

费莉莎 你别以为这是开玩笑；你是了解我的。

贡萨洛 正因为了解你，所以我知道你会怎么想就怎么干的，尽管你心里想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

费莉莎 我想明天就到马德里去。

莱奥 就是嘛，到马德里去，到马德里去。

赫诺维娃 对，妈妈，咱们尽快走吧。要是你不打算走的话，我就一个人跟贡萨洛小叔走。

费莉莎 这是你的主意：你一个人跟他走。亏你想得出来。男人都是非常自私的。

贡萨洛 （对索菲娅。）您听见了吧？

索菲娅 您这就不对了，费莉莎。

费莉莎 我不对？您都听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想着让我和女儿分开，丢下我一个人。

贡萨洛 对，这都是真的，不过，不是我的主意。

费莉莎 啊！……是她，是我女儿？所差的就是这个了。她爱你胜过我，胜过我，可是我为她牺牲了一切。如果说，我至今还待在这儿，勉强同那帮伪君子周旋，强忍着没有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以戳穿他们对我的金钱的阿谀和贪心，也都只是为了她，完完全全是为了她。我自己，还图个什么呢？

赫诺维娃 你说是为了我？那你可就错了，大错而特错了；我这可是说的真心话。

费莉莎 对，现在你可以说了；不过，你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为你弄到了你所蔑视的一切，因为你不缺吃不缺穿，因为如今已经可以说咱们衣食丰足。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现有的一切，如果你也经历过我为得到这一切所经历过的事情……啊！……那时你就会知道你向往的自由、独立意味着什么了。不过，尽管你反对我、责怪我，我还是为此而感到骄傲的，因为你可以说我做得不对，可是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对。如果你跟我一起过屈辱、贫穷的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努力使我摆脱苦难。到那时候，我虽然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去指责你，但也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我倒宁愿提出指责的是你，宁愿原谅我的是你。这是我的骄傲，我的骄傲……

赫诺维娃 我指责你？……我所指责的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是现如今的生活，现如今这虚假的生活。

贡萨洛 说得对。硬要做那种本来对你毫无意义的事情。你有什么必要花钱去买那种人的器重？

费莉莎 对，你说得对。在生活中，只有那些别人夺不走的、也不受别人的看法和议论左右的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这也就是：经过生活波折充分考验过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受我们是好是坏的影响，只表现出我们的本色，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相爱的……是这样，就是这样！……从今天起，我要这样生活，你，我的孩子，尤其应该这样生活。（多罗特娅上，同贡萨洛说了几句话，然后下。）

贡萨洛 费莉莎……

费莉莎 什么事儿？

贡萨洛 主教大人的秘书想见见你。

费莉莎（高兴地。）啊！……请进，马上让他进来。他会有什么事情呢？

贡萨洛 谁知道呢？很可能是，如今你已决定弃他们而去，而他们却又不想放你走了。

费莉莎 要是这样……

索菲娅 贡萨洛说得对。等着瞧吧，他们什么都会接受的……我们让您。

费莉莎 你们别走，等一等……

莱奥 我要到游艺场去一下，要见一个人。

费伊塔 天哪，莱奥，你别到那儿去说……

莱奥 不会的，我什么也不说。

赫诺维娃 妈妈要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话……

贡萨洛 是说到做到，还是想到做到，我不清楚。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这倒是真的，对此，我毫不怀疑。（索菲娅、费伊塔、贡萨洛和莱奥下。）

第四场

费莉莎。稍后，主教的秘书上

秘书（问候。）堂娜费莉莎……

费莉莎请进，堂伊西多罗，您请进。请坐。

秘书 谢谢，我就不坐了。大人知道您今天上午去过，想同他谈谈。他为没能见到您深感抱歉……我不清楚您是否知道大人今天上午要参加圣安琪儿学校的按手礼仪式。

费莉莎我什么也不知道。

秘书 这是真的，我要说的是，大人为您白跑一趟深感过意不去，特地派我来向您道歉，并要我转告，他一向对您至为关切和敬重。也许您很快就能验证大人对这个家的感情。说不定今天下午他就会亲自前来看望您的。

费莉莎对这份盛情该如何感谢呢？……

秘书 这几天大人很惦记您。（告辞。）堂娜费莉莎，我不打搅啦，要是您没有别的吩咐……

费莉莎请转达我对大人的敬意，非常感谢他的盛情。

秘书 您不必送了，堂娜费莉莎。（费莉莎送到门边，独自待了一会儿。）

第五场

费莉莎和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就你一个人哪？

费莉莎 什么事儿？

多罗特娅 西尔维里奥少爷问你能否见他。真是鲜廉寡耻！

费莉莎 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别以为我会对他说这个的。

费莉莎 你干得出来。请他进来。

多罗特娅 他进来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主教大人的秘书，两个人正在前厅说话呢。

费莉莎 他们说完了，就请他到这儿来。

多罗特娅 好的，不过，我要是你呀……我听到的事情多着呢！当然，你跟我一样，不再在乎那一套的。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费莉莎 啊，多罗特娅，瞧你说的！

多罗特娅 我什么也没说。（下。）

第六场

费莉莎和西尔维里奥

西尔维里奥 谢谢，费莉莎，谢谢。我原以为您不会愿意见我的。

费莉莎 为什么，西尔维里奥？

西尔维里奥 因为我早就该来，因为我不该让您以为我会支持我的两个姐姐。

费莉莎 您的两个姐姐，当然，是出自对您的爱。您不能有自己的主见，您是老小，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西尔维里奥 您是完全有理由嘲笑我的。不过，要是您知道……

费莉莎 知道什么？

西尔维里奥 今天早晨看了《舆论报》……

费莉莎 《舆论报》都说了些什么？……那是份当地的报纸，对吧？

西尔维里奥 您没看过？

费莉莎 没有，我不看报，也不知道报上说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这几天我是那么忙：家里的开支帐目，那么多福利事业的种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莫拉莱达出了什么事情。报上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报纸大概还在，每天都收到的，可是我很少有时间去翻翻……

西尔维里奥 在社会反响栏里，有一些含沙射影、别有用心话，您已经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您没看过倒好了。我非常气愤。

费莉莎 不值得。

西尔维里奥 说了您也不会信的，我已经把一直憋了这么多年的话，全部对我的两个姐姐讲了出来。

费莉莎 这可能吗？……您能有那个时间？

西尔维里奥 跟您说吧，我刚刚到商业旅馆订了房间！为自己订了个房间，我不打算再和两个姐姐住在一起了。

费莉莎 可是，西尔维里奥，天哪，人们会怎么议论呢？他们会说是我挑唆的。

西尔维里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是像原来那么考虑的，我的主意未变，要是我……

费莉莎 您应该明白，我不能违背您的两个姐姐的意愿，我只能堂堂正正地进入您的家门，就像如果是我的女儿一样，得大家都满意才行。

西尔维里奥 不满意也照样。

费莉莎 您的说法太令人敬佩了。对我来说，就像是您的两个姐姐一样令人敬佩。

西尔维里奥 现在说的不是我的姐姐，而是我本人。

费莉莎 我没有办法将你们分开。坦率地讲，对我不合适。

西尔维里奥 您这就不对了。我要告诉您，半个莫拉莱达都支持咱们。

费莉莎 对，不过是与我不相关的那半个莫拉莱达。我可是没有丝毫平民气的；由于我的血统和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有着极高的贵族品性。我们都见过、佩服过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您认为征服别的国度会需要付出比收复原属于自己的两个省份付出更大的代价吗？我在生活的道路上之所以要降格，完全只是为了复升，不过是要走正面的台阶，而不是通过后门，这您是知道的。

西尔维里奥 我的两个姐姐一向都会接受既成事实的；她们接受了，整个莫拉莱达也就会接受。

费莉莎 不，我不接受怜悯，不愿意听人说“既然没有办法……”因为我很傲气，为此，我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西尔维里奥 您会挽着我的胳膊到任何地方去的，而且堂皇、正大。

费莉莎 堂皇、正大需要条件。挽着胳膊、成双结对！那需要我们年轻，而且真心相爱。只有这样，才可以冒孤立之险，不计方式，甚至也不怕没钱花。咱们两个谁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了。

西尔维里奥 难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跟姐姐闹翻的吗？

费莉莎 问题是您压根儿就不该跟您的姐姐闹翻。

西尔维里奥 可是……您要知道，这可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满足啊！请您相信：我讲啊，讲啊，竟然觉得讲话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我听得极为开心，讲话的人也越讲越来劲儿，我们谈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事情，我的两个姐姐永远也不会再原谅我的啦。我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费莉莎 天哪！您的日子，还不是依然如旧。您的两个姐姐一切都会原谅您的。您还是今天就回到她们家里去，对，就是今天。您别再让莫拉莱达有更多的议论材料了，已经够多的啦。我明天就动身去马德里。我会回来搬家的，如果可能，也以合适的条件把庄园卖掉。

西尔维里奥 费莉莎，您不知道，我是抱着多大的幻想啊。

费莉莎 我也是，我也有我的幻想：过平静的日子，做点儿慈善事业，尽可能干些好事，以无愧于人们对我的器重和爱护……可是，您已经见到了：不可能。您的姐姐们……怎么能跟她们抗衡呢？她们有无可指责的节操作护卫。如今，是的，当这节操变得令人反感……

西尔维里奥 您要跟我说什么呀。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索菲娅

索菲娅啊，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请您原谅，费莉莎。

费莉莎 没什么。

索菲娅 我……您不知道，他们刚刚告诉我。

费莉莎 您吓死我了。出了什么事儿？

索菲娅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告诉您。

西尔维里奥（告辞。）费莉莎，我还不死心，我永远等下去，请您再考虑考虑。

费莉莎 不管怎么说吧，都谢谢您啦。

西尔维里奥 不敢，该我谢谢您才是。要是您知道……尽管是只有今天这么一天，但我总算是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听：“你穿那么单薄的大衣要到哪儿去呀？”“你别坐在那儿，那儿有风。”“你别吃那个，你消化不了。”“你今天晚上别出去，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的今天家里某某死了。”天天如此，都是这一套话。您成了我的救世主啊！……

费莉莎 我对您说过，我不赞成革命，也不主张自由。我非常奉公守法，不过有点儿老式，属于宪政体制。再见吧，西尔维里奥。（西尔维里奥下。）

第八场

费莉莎和索菲娅

费莉莎 出了什么事儿？

索菲娅 别提啦。我的儿子，我的莱奥，从游乐场带信来，让贡萨洛马上就去。我吓坏了，打了个电话，尽管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全说出来，但却告诉我，我的莱奥跟帕科·曼萨纳雷斯发生了口角，动了手。当然了，我的莱奥占了便宜。不过，他把贡萨洛找去，可能是因为事情没完，要决斗。

费莉莎天哪！决斗，这已经不时兴了呀。这是过了时的，您不必担心。

索菲娅帕科·曼萨纳雷斯老是自命不凡，我的莱奥早就讨厌他。今天两个人好像是在游乐场谈起了……您想象得到的，谈起了这几天人们都在议论的事情。我的莱奥跟我们大家一样，也很喜欢你们，听不得……您不知道游乐场是怎么回事儿。我想是人们开始起哄，有人支持我的莱奥，有人支持帕科·曼萨纳雷斯……而这一切全都是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策划的。我一向都跟您说什么来着？不过，我已经看见西尔维里奥来拜访您啦。他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他是什么态度？

费莉莎西尔维里奥说他也跟自己的两个姐姐大闹了一场。

索菲娅您说什么？我不信。

费莉莎可能的，可能的，应该相信。他还说已经从家里搬了出去。

索菲娅没有保姆了？来向您求婚，对吧？

费莉莎对，是来求婚的。

索菲娅您瞧，费莉莎：我不想多嘴，可是有些事情……直说吧，要是我不说出来……这一切全是个计谋，精心策划的计谋，你不可认为是别的事情。她们看到了您的态度，那么庄重，那么威严……

费莉莎谢谢，索菲娅。

索菲娅可能非常后悔，无需怀疑，但是又不想服输，所以才想造成弟弟脱离她们的假像……然后……有什么法子呢！归根到底是亲兄弟嘛，而她们又是心地善良的贵族小姐，不原谅还能怎么样！这样，什么也不答应，什么也都承认，真是省事多了。

费莉莎对，是非常省事，她们又很露脸；可是，我不配合。

索菲娅这样一来，那两个女人又会怎么说呢？真是太可怕了！她们一直撺掇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联合他的侄子们一起跟你们打官司。可是可怜的侯爵是个正人君子，不肯听她们摆布，所以她们竟敢造出谣言，说我的莱奥要娶赫诺维娃，而圣西尔维斯特雷又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因为……人能坏到什么地步，说出来您都会吃惊的……因为我在守寡之前，甚至是在守寡以后，曾经跟圣西尔维斯特雷有过瓜葛，而我的莱奥，我的莱奥！您就想想看吧，我的莱奥简直就是他父亲的翻版……您想象得到竟然能够坏到这种地步吗？费莉莎谁会相信呢？

索菲娅还有一件事儿，尽管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主教大人的秘书来干什么？

费莉莎他是代表主教大人来向我解释上午没有接待我的原因的。还说大人对我很关心，很可能马上就会验证他的关心。

索菲娅肯定无疑。我对您说什么来着？一切都是计谋。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您溜掉的。现在，他们以为您会受宠若惊，会无条件地拜倒在他们的面前。

费莉莎所以您认为……

索菲娅主教大人很快就会带着讲和条件前来看您的。不过，提条件的不该是他们，而应该是您。当然，条件再苛刻，他们只不过是受一次辱、生一点气，可是，像以往一样，需要大掏腰包的是您。

第九场

前场人物，赫诺维娃，费伊塔，贡萨洛和莱奥

贡萨洛快向英雄致敬吧！

索菲娅谢天谢地！哎哟，我的儿子！……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惹我生气呀？

莱奥可是，妈妈……

贡萨洛不，您今天可不应该责怪他。他的表现像个绅士。

索菲娅你要是不去游乐场该有多好！……你到游乐场去干吗呀？

莱奥不管是到了什么地方，结果都是一样，都会碰上帕科·曼萨纳雷斯。因为，我讨厌他！……

索菲娅我想这事情不会再发展了吧？

莱奥就我而言……要是他愿意……

索菲娅贡萨洛，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贡萨洛您不必担心，太太，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到此为止。您的儿子做了该做的事情，倒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对游乐场里的那些人所讲的那一席话，有理而又有力量。（拥抱莱奥。）干得好，莱奥。

费莉莎谢谢，莱奥。

莱奥没什么。即使涉及到的不是我所敬爱的人，我也会这么做的。我只是做了人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对贡萨洛。）您刚刚提到的那两句非常贴切的诗是怎么说的来着？

贡萨洛为了维护女人的名节，
正直的人都该挺身而出。

莱奥正是。您说这是卡斯特拉尔 说的？

贡萨洛是埃切加赖 说的。

莱奥对，我要记下来。（对费伊塔。）你不知道，我要把一些东西记下来，我想逐渐增加点儿知识。

贡萨洛（对赫诺维娃。）你不是想找个英雄吗？

赫诺维娃他是不错。你知道，莱奥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

莱奥（对费伊塔。）你已经看到了，我安然无恙。帕科可就不能这么说喽，尽管他精通各项体育运动。运动管什么用！我要说的是，人人都拍手称快，大家都对帕科的吹牛逞能烦透了。至于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反对她们的人很多。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莫拉莱达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反动。许多有自由思想的人全都支持一切代表……

贡萨洛不要做政治演说，亲爱的莱奥。

费莉莎我也不希望莫拉莱达会因为我而打起内战。

索菲娅尤其是在我们即将讲和的时刻。

贡萨洛好哇！主教的宫殿就是洛迦诺。这是我们的猜测。

索菲娅是我们的希望。（一男仆上。）对不起。侯爵夫人和她的妹妹及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来访。

贡萨洛我说了嘛！比我们期望的还要快。

费莉莎（高兴地。）啊！请进，快请进。请你们原谅。

索菲娅没得可说。

费莉莎要是你们想从那儿听听……（指一扇门的方向。）

索菲娅天哪！我们没那么放肆。您会原原本本讲给我们听的。祝贺您，费莉莎，祝贺您，这意味着您的胜利；不过，别让他们提条件，别忘了，您是胜利者，而且有半个莫拉莱达支持您。（对其他人。）咱们走吧？

赫诺维娃（对贡萨洛。）你看见了吗？她把刚刚说的话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贡萨洛你不高兴，是吗？

赫诺维娃对，我们本来可以很幸福的！（除费莉莎外，其余的人下。）

第十场

费莉莎，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和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

费莉莎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何塞·马努埃尔。太好啦！……请坐。侯爵夫人我不知道您对我们的到来是否感到意外，也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我们的。

费莉莎天哪，侯爵夫人，还能怎么看！

侯爵夫人我们也不认为您会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费莉莎当然不信。

侯爵我知道，人家跟你说过我想跟外甥们一起同你打官司。你知道我在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作家。

埃切加赖（1832—1916）：西班牙剧作家。

瑞士南部城市。

这件事情上的一贯想法。对我来说，弟弟的临终愿望是神圣的，永远都是神圣的。

费莉莎我知道，何塞·马努埃尔，我从未相信……

侯爵夫人要不是看了今天那份报纸上讲的那些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来作解释的……

费莉莎谁去理那个呀！……

侯爵夫人对；不过，有些事情……您应该明白，报上提的那两位可敬的夫人，不可能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赞成西尔维里奥的婚事，我们只是劝他考虑几天。您知道，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您该明白，既然赞成他同赫诺维娃结婚，就没有理由反对他同您结婚。再说，西尔维里奥的理由非常充分，把我们说服了。

侯爵夫人 今天上午，我们姐弟三个心平气和地商量过以后……

费莉莎 对，我知道……

侯爵夫人 您知道了？您见过西尔维里奥？

费莉莎 是的，他来过。

侯爵夫人 那么他肯定对您说了……

费莉莎 对，他把什么都告诉给我啦。这一次是我请他给点儿时间再考虑考虑。

侯爵夫人 这就好。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一切考虑……不过最好能尽快替我们大家堵住人们的嘴巴，杜绝那些猜测，因为人们在说……人心太坏……

费莉莎 不必过虑，说说而已，您知道，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因为主教大人一直支持我。

侯爵夫人 就是。主教大人是头一个……

费莉莎 给你们出主意的？……

侯爵夫人 出主意倒不需要，他是头一个赞成我们的想法的。

侯爵 听说你想离开莫拉莱达。这不可能。

侯爵夫人 我们很需要您。那些慈善事业可怎么办？……

侯爵夫人 主教大人已经对我们讲了您最近的一笔捐助，他非常感谢。

费莉莎 不必谢我，那不是我的事情。（一男仆上。）主教大人到。

费莉莎（起身到门口去接。）啊！……（众人起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主教及其秘书

费莉莎（吻主教的手。）主教大人……您太宽宏了！

主教 诸位太太，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们。大家应该和好，我们应该永远和睦相处。马尔蒂内斯已经对您讲了我上午没在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抱歉。

费莉莎 您不必对我道歉，主教大人。

主教 你们已经把事情全都说开了吧？

费莉莎 当然。

侯爵夫人 就我们这方面来讲……

主教 我为此感到高兴，这样一来，您就会觉得自己跟莫拉莱达这个崇

高的城市更加休戚相关，因为您为它做了许多好事。马尔蒂内斯已把您的最新捐助转告给我了。

费莉莎 是的。因为这一次不是我的事情，没有必要张扬。（交给主教一个信封。）我请求您接受以用于您认为最迫切的善事上。

主教 捐助者没有留下姓名？

费莉莎 是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把款子从远处寄来，让我用在慈善事业上。那位朋友非常不幸，不愿意留下姓名。

主教 那好。但愿你的左手不要知道你的右手所做的施舍。遗憾的是，事实告诉我们，匿名捐赠不如具名捐赠更能激励人们从事善举。一个人的名字，特别是名人的名字，很能打动其他捐赠者的慈悲心肠。所以，您要是能够允许我们公布那个名字，我将非常感激。

费莉莎 不知道我的朋友……总之，为了满足大人的愿望……我朋友的名字是佩帕·东塞尔。（尴尬的沉默。）

主教 这样，我们还是登记作：“由西富恩特斯遗孀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之人的委托交来。”您可以告诉她，我们将会特别为她祈祷，愿上帝报答您的朋友和您本人。我听说，这个家不只是一个人要结婚，是真的吗？

费莉莎 很可能。

侯爵夫人 对，我们听说赫诺维娃和莱奥……

费莉莎 谁知道呢？我们很高兴。

侯爵夫人 索菲娅是个很好的朋友，她配有这种福气。（对主教。）如果下星期六大人肯赏光……

主教 非常高兴。最好是家庭式的便餐，我一定去。

侯爵夫人 费莉莎，您已经知道了。我也要邀请索菲娅和她的女儿、儿子。我们告辞了。（告辞。）费莉莎，您满意吗？

费莉莎 怎么能不高兴呢？费莉莎，尽管我没说什么，不过，您是明白的。

侯爵 我很高兴索菲娅的儿子和赫诺维娃……

费莉莎 我知道，可是，并非是为了人们说的那个理由。

主教（告辞。）堂娜费莉莎，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看到笼罩在我亲爱的信徒间的乌云能化解消散。

费莉莎 大人说得好：只是乌云而已，（众下。片刻之后，费莉莎重又返回。）

第十二场

费莉莎和贡萨洛

贡萨洛 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啦，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是心满意足……心满意足！

费莉莎 我胜利了。

贡萨洛 是他们战胜了你。没有一个胜利者不是自己的胜利的俘虏，就像你一样。

费莉莎 对，我知道，对你来说……

贡萨洛 你说，对我来说？……你真是好忘性啊。

费莉莎 忘什么了？

贡萨洛 只有那些别人夺不走的、也不受别人的看法和议论左右的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这也就是：经过生活波折考验过的感情。你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女儿，她不像我那么了解你，所以对你说的话信以为真。她希望那是真的。然而，你的骄傲，你的幸福，是在莫拉莱达取得的这次胜利。那好：你就和你的人留在这儿，赫诺维娃跟我去马德里，她将在那儿结婚。

费莉莎 结婚？你如愿以偿了，那门亲事是按你的意思订下来的。

贡萨洛 你以为要不是我觉得莱奥是个好小伙子……？

费莉莎 你知道，我并不反对，尽管我认为，索菲娅用跟侯爵夫人及其妹妹不同的手段，装作对心里想的、求的不感兴趣，却更快地达到了目的。

贡萨洛 你不能否认，更巧妙，也更讨人喜欢。

费莎莉正是。不过，赫诺维娃不会跟你去马德里的。

贡萨洛 想去的是她，她会对你说的。

费莉莎 她？……可是，这可能吗？……现在也……一向如此！你竟弄得我必须妒忌自己的女儿啦。

贡萨洛 这应该是你的最大满足，这才应该是你的骄傲。你的骄傲并不是对那帮子卑鄙小人的胜利，其实是他们把你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份子，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份子。本来一切都可以是那么美好……

费莉莎 你指的是什么？

贡萨洛 看到他们自行羞辱之后，蔑视他们，用事实鞭打他们，恢复你本来的自我。

费莉莎 可是，你还以为我不是——以前从未是的——现在的我？从前的我，也就是佩帕·东塞尔，一心想的就是成为……不对，就是恢复成为现在的我，这你是知道的。

贡萨洛 知道。而且你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你为此而承受的损失值得吗？

费莉莎 我损失了什么？我们的感情早已枝枯花谢，想用假花来替代是徒劳无益的。

贡萨洛 那么，我们的女儿呢？难道她不是我们的感情开出来的最美的花吗？……她希望我们一起生活。

费莉莎 现在，的确是这样。如你所说，三个人现在一起去马德里，咱们结婚，让我的女儿在众人的眼里重新变成佩帕·东塞尔的女儿，这的确很美；可是，以后呢，会有那么一天，她有了丈夫，也有了子女，同我们分开另立门户。到那时候，她自己就会不这么想啦。你以为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女人虚荣心的表现、是征服莫拉莱达及其所有伪君子的又一次冒险，对吧？不对！不止于此，这是我作为母亲的骄傲！是在为自己争得虚假的敬重——我很清楚这敬重的意义和代价——的背后，为我的女儿赢得真正的敬重的骄傲。

贡萨洛 要是你的女儿宁愿面对事实而厌弃这一切虚假的伪装呢？

费莉莎 事实？有什么能比我为她做出牺牲更能令人信服的事实呢？……不，你不相信，你不愿意相信。

贡萨洛 相信什么？……你说呀！

费莉莎 你是知道的：你是我所爱过的唯一的男人，唯一的！而如今我

的女儿爱你胜过爱我。你奉迎她的年轻、她的感情。她爱你胜过于爱我，我不在乎；因为是你，我才不在乎。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必然会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没被你占有？我所做的牺牲就是你的爱和女儿的爱融为一体跟我为难。除了这个牺牲之外，你还要什么事实？你们两个都说：“她愿意过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她宁愿为那种生活而无视我们相爱的事实。我们本来可以是幸福的！……”

贡萨洛 那么，如果你相信，我们为什么不会幸福呢？费莉莎别说啦……别说啦！我仿佛觉得这话是出自于自己的嘴里，而不是出自于你的嘴里，我不愿意，不愿意，那是不可能的。你会知道为什么不可能的。赫诺维娃，我的女儿！赫诺维娃！……

贡萨洛 你要对她说什么？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赫诺维娃

赫诺维娃 什么事儿？

费莉莎 你要记住有一天贡萨洛……也就是你爸爸对你说过的话。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我们之间，应该由你来决定。你希望怎么样？说实话，你希望我们怎么样？

赫诺维娃 我听你的。请原谅我从前对你说过的话。你比我更了解生活，即使是错，我知道也是出于爱。

费莉莎 宁愿是我后悔，也不能让你后悔。（对贡萨洛。）你已经听到了：她也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且因为犹疑不决，而要我来作出决定，要我犯错误。可是，正是由于看到她不知该怎么为我作出抉择，我知道我的决心没有下错。从前我可以相信，在我的虚荣心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我是那么兴奋，以至于把心中渴望的牺牲看作是胜利了。现在痛苦使我看清了事实，因而也抚慰了我的良心。这事实将是在那么多的虚假现象中唯一真实的东西。那么多的虚假现象，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贡萨洛 对我来说，你只有一个名字，你知道指的是哪一个。

费莉莎 佩帕·东塞尔！……你的佩帕·东塞尔……只有这一个名字。

赫诺维娃 对我来说，你也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母亲。

费莉莎 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正是为了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我原来的名字，我在生你时叫的名字，就是一个骄傲。那个名字，你喜欢的名字就是：佩帕·东塞尔。

赫诺维娃 你为什么哭成了这个样子？

费莉莎 为佩帕·东塞尔哭。

贡萨洛 得啦。这一切没什么好哭的。难道这一切不正是你所希望的、你所向往的吗？现在你就吩咐我们该怎么办吧。

费莉莎 你今天就回马德里去。

贡萨洛 我已经这么考虑了。我一个人回去。

费莉莎 赫诺维娃不能跟你走，因为她的走又会招来新的议论，而如今已经到了应该堵塞那些闲言碎语的时候啦。几天之内，等我们确定了日期之后，我们就去马德里做衣服、买东西。我们还要到巴黎去待几天。（对赫诺

维娃。)你记得吗?……那时你几乎还是个孩子。你记得咱们看见过的一件结婚礼服吗?……是在卡洛特店里还是在马蒂亚尔—阿曼德?我记不清啦。我只记得你看得出神,然后对我说:“等我结婚的时候,就想穿这么一件衣服。”你父亲觉得特别好笑。

贡萨洛 她父亲?

费莉莎 得啦,你知道我指的是谁。我还想把一些首饰,非常好的首饰,只是镶得不好,带到巴黎去重新镶一下。阿佩尔斯或者卡蒂尔工艺都非常之好。你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吧!……我要让你的嫁妆比得上公主的,尽管女婿不是我理想的。不过,他也不是个坏孩子,会得到调教的。

贡萨洛 你也想按你的意思去摆布他呀?不过,我愿意听你讲这种话。你该满意了吧?一如既往:哭了笑,笑了哭,一如既往……

你的脸就像是四月的天,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费莉莎 这会儿你干吗要提起那些傻话呢?

贡萨洛 是啊,往事还是什么都不提了吧。

费莉莎 你是想说我没正经,有事儿没事儿就会笑、就会哭,对吧?我现在是、过去一直是像生活本身一样:既快乐又悲伤。生活就像航海:有风平浪静的日子,也有风暴突起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当好船长。

贡萨洛 就像你似的?

费莉莎 抵达想到的地方、该到的地方。要能驾御生活。

贡萨洛 如果出现障碍呢?……

费莉莎 你干吗要说这个?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妨碍得了我。

贡萨洛 这倒是真的:你善于利用一切。

费莉莎 是指责?那好,我接受。你清楚我是多么爱你的,但是我也知道不能爱得过分。你明白,为的是能够让这爱的精华部分不被我们自己毁掉。今天你能有我们真心喜爱的女儿靠的是什么呢?只要可以骄傲地确信,正是由于我们,甚至是由于我们的过失所带来的羞辱和痛苦,他们肯定会比我们强……

剧终

良家子弟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 | |
|----------|-------|
| 皮拉尔 | 伊西德罗 |
| 阿尼塔 | 恩里克 |
| 堂娜艾米莉娅 | 马诺洛 |
| 马利娅·安东尼娅 | 堂莫伊塞斯 |
| 帕基塔 | 拉法埃尔 |
| 女仆 | 佩佩 |

第一幕

简朴的客厅。有一部电话机

第一场

女仆拿着几件刚从裁缝店取回的男人衣服从一个门里走出。恩里克从另一门上，与女仆相遇

恩里克（注视女仆手中的衣服。）这是什么？

女仆 刚从成衣店里取来。是马诺洛少爷的。

恩里克好的。送去吧，送到他的房间里去。（女仆下。）

第二场

恩里克忧心忡忡地坐下。皮拉尔上

皮拉尔 你好，孩子。

恩里克 你好，妈妈！

皮拉尔 瞧你冷冰冰的样子吧，我的孩子。

恩里克 你要怎么样都行，妈妈，就是求求你别这么跟我讲话！

皮拉尔 对自己的儿子，我还能要怎么样呢？只是我不喜欢你这副样子。

恩里克 你希望我像马诺洛似的，对吧？

皮拉尔 他比你亲切。

恩里克 对。

皮拉尔 他比你懂得生活，也比你会生活。

恩里克 对。

皮拉尔 你这是怎么了？好像老是不高兴似的，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

恩里克 对，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

皮拉尔 就说吧，你就不愿意像你弟弟一样学一门专业。

恩里克 当然不愿意！像他那么学……我想尽快挣钱自立。

皮拉尔 以便于胡乱地娶个老婆。

恩里克 正对，娶一个跟我一样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姑娘。

皮拉尔 咱们最好还是别谈这个了。

恩里克 对，妈妈，最好别谈。我不听话、不讨人喜欢，像现在人们说的，不合群。

皮拉尔 我不知道现在人们怎么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不能埋怨父母的。凡事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有了自己找的工作，虽然不会有有多大前途，总归是挣有一份薪水。你还觉得有足够的的能力跟自己看上的女人结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总是愁眉不展……

恩里克 这倒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只想着自己，如果我那么自私……

皮拉尔 你真像你舅舅莫伊塞斯。不过，说到底，他因为生有残疾，从

小就脾气古怪。可是，你呢？……说说看：你为什么跟弟弟、妹妹相处不好？……特别是跟马诺洛！……他比你贪玩、比你露脸、比你更讨大家喜欢，这都是因为他的性格。你要是像他该有多好！……

恩里克 不，你还是别跟我说这个吧。我要是像他就好啦！……不，我可不愿意像他。

皮拉尔 多让我伤心哪，孩子，多让我伤心！

恩里克 多让你伤心，对，多让你伤心啊！……我喜欢忌妒。是这个意思吧？你以为我是个喜欢忌妒的人！

皮拉尔 我不愿意相信，不过，看起来是的。

第三场

前场人物。马诺洛上

马诺洛（同母亲拥抱、亲吻。）我的好妈妈，你好吗？睡得怎么样？

皮拉尔 好，孩子，好，（对恩里克。）你看见了吗？

马诺洛 他是不是在说我坏话？

皮拉尔 没有，那倒没有。

马诺洛 肯定是的，他一向如此。

皮拉尔 我走啦。你们可别吵架。（对恩里克。）你别对弟弟这样嘛。（下。）

第四场

恩里克 和马诺洛

马诺洛 什么事情，喂，什么事情？……看得出来，你有话要对我说。你看见我的新衣服了？我就知道。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吧？

恩里克 我何必要说什么呢！你又希望我说什么呢？……既然父母胡涂，你的脸皮又厚，我能有什么办法？

马诺洛 你听好了，我的脸皮跟你的一样，真不知道你怎么还能说我呢。

恩里克 可是，你是不是也想骗我呀？……是不是也想让我变得象你和你的那帮朋友那么卑鄙无耻、没脸没皮？可是，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出钱为你买衣服、让你过这种日子和为什么要出这笔钱吗？我生气的、我看不惯的是咱们的父母居然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

马诺洛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明白、别人又有什么可明白的。你是善于猜测的，如果不能确切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应自以为是地去瞎猜。

恩里克 你别想在我面前撒谎，你骗不了我。对此，你是非常清楚的。

马诺洛 我说，恩里克，我已经受够了。有那么一天，不是你离开这个家，就是我走。

恩里克 不用你走，我会走的，很快就会走的。

马诺洛 好去娶你那位品德堪称楷模的姑娘：一位售货员，站在柜台后面谋生的现代青年。

恩里克 正正派派地用自己的劳动谋生，你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马诺洛 好了，好了。我要出去，得换换衣服。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爸爸说又给我送衣服来了。

恩里克 有这个必要吗？

马诺洛 也对。有这个必要吗？帐单不会送给他的，他又何必操心呢？幸亏爸爸不像你。

恩里克 对，是不像我！咱们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符合自己的身份的，实在太可悲了！太可悲了！（马诺洛下。）

第五场

恩里克。随后堂莫伊塞斯上。

莫伊塞斯，上了点儿年纪，驼背

莫伊塞斯你好，小恩里克。

恩里克莫伊塞斯舅舅！好多天没见到你啦！

莫伊塞斯 这个家里谁还会想我呢？按照你妈妈的说法，你们这个家是个欢乐的王国，我除非是有什么扫兴的事情要报告，否则是不会来的。

恩里克 对，舅舅，对；遗憾的是……

莫伊塞斯 欢乐，除了好听之外，跟自私是一个意思。

恩里克 我不能这么说，因为牵涉到我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不当的慈祥。对我母亲来说，她很可能是缺乏处世经验。巧得很，所有诚实的女人全都缺乏处世经验。可是，对我父亲，我就不知该怎么解释了。

莫伊塞斯 你父亲一辈子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恩里克 不对，不能这么说。他为我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操劳，爱我们，爱我们，甚至……甚至……只要看到我们快乐、高兴，就以为我们很幸福，所以连我们高兴的缘由都不敢去探究。在他看来，只要我们高兴，就肯定是有着正当的理由。

莫伊塞斯 我知道，他不必为你担心，因为你自食其力，而且也不铺张。可是他怎么能不为你弟弟马诺洛担心呢？……他不伸手要钱，对吧？……这就更加让人担心！我，作为父亲和丈夫，我的妻子儿女没用我的钱或者超出我的经济能力之外的奢华，会让我更加担心。如果只是活一天算一天什么都不考虑的话，等到要算总帐的那一天，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谁都逃不过这一天的，到了那时候，就会因为视而不见、见而未管而大为吃惊：“谁能知道呢！谁能想得到呢！”无忧无虑地活着、肆无忌惮地挥霍，的确非常舒服，自己惬意，身边的人也都皆大欢喜……自己不找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我觉得你爸爸做得很对。

恩里克 不对，莫伊塞斯舅舅，你知道他不对。不过，谁又会理睬你和我呢！

莫伊塞斯 你妈妈说我是算命先生，见不得别人高兴，以预卜祸凶为乐；说我与世不容，因为生就这么个德性而仇恨全人类。所以，我不愿意到这个家里来。今天我也是为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才来的。不过，不能怪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父母的。上帝保佑我吧！我告诉你，也得对马诺洛讲清楚。他极力推荐到我办公室来的那个小伙子，没法跟你说……像我们那种管收款付款的地方都有警察把门，因为常有坏人在周围窥探，守门的警察告诉我们说，你兄弟的那位朋友是在公安局里备了案的。你怎么说？马诺洛从什么地方找

到了这种朋友的？

恩里克 还能从什么地方？从他所过的那种生活里呗；用不着算命先生，也不是太悲观，可以肯定他所过的那种生活总有一天要给这个家带来……我真不敢想象！……对此，我的确不敢想象！……不过，说实在，这是大家的一个极大耻辱。

莫伊塞斯 可是，你是不是对你兄弟的生活有所了解？你是不是知道或者猜得出是谁供他花销的？有人看见他开着一辆汽车，说不定是他的。如果他没有付款，不是好事；如果他付得起那笔款子，事情就更糟。

恩里克 还没付款，但是会付的。

莫伊塞斯 那么，他是不是借了高利贷？是不是欠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放高利贷的人最会让良家子弟上钩的。要是他中了圈套，你爸爸可就要倾家荡产啦！

恩里克 不是的。他有时借钱，但总是还的，也还得起。事情要比这更糟！……丢人透了，可耻透了！……

莫伊塞斯 啊，对！……他在利用自己的容貌！……对！不能说这是如今这个备受诋毁的时代的产物。尽管咱们都说大战把世界搅得一塌糊涂，我认为在此之前本来就够乱的了。我看在放荡和堕落方面，战后也没有出现什么新花样；有的只是少了一点儿虚伪，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多了一些无耻。就是这么回事。

恩里克 是的，在放荡和堕落方面的确没有什么新花样，而且也并非是某一个种族或者某一个阶级的专利。堕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事情，而且越是卑鄙无耻，就越平等。在它的网络上有军人、法官、女人、奴仆和乞丐。所以我的兄弟才结上了各种朋友：从西班牙的贵族到监狱释放犯。

莫伊塞斯 可是，你在说什么？我真怕是听错了。

恩里克 这是事实。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敢正视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所以，正是由于人们的怯懦，真理就永远也到达不了那堕落的深渊。在那里，一方面是受害者，腐化了的可怜虫，永远也得不到理解；另一方面是受益者，处处受到宽容和怂恿。我也是个胆小鬼。我追踪着弟弟以及他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良家子弟和朋友的足迹，也曾探身那个亲眼看见他们跌落的深渊，只是被吓得及时退了出来，我也是那么怯懦，不敢高声讲出事实真相，因为那是我弟弟的耻辱和丑行。要不是由于我没有胆量做好事也缺乏勇气作恶的话，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耻辱和丑行……怯懦也有其某种好处！

莫伊塞斯 你别自卑自贱。我这是第一次将我个人的骄傲扩大成家族的骄傲。你很像我，在这个家里，唯有你像我。当然，值得庆幸的是，不是指肉体上的相像。不过，你像我一样，有着强烈的正义感。正是这种正义感，使你像我一样，能够断然拒绝接受你父母的不正当的严厉和温柔。所以，你像我一样，是独立成人的。所以，你把你自己的生活从你家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人和强者，正是因为我们与我们的父母不同，而不是因为我们像他们。你去研究一下伟人的生平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的民族的品德和时代的特点，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着不合时代潮流及非固有的特质。我所指的不是我的驼背，尽管我对自身非常感激，因为正是这个纯粹肉体上的特征决定着我有了使自己的意志和性格更加坚强的精神特性。当然了，一旦摆脱了家庭，如果你不能成为圣贤或天才，就将是个祸害、刺头、丧门神。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上帝不帮忙的话，这也将是你在家里的命运。

恩里克 对，我就是这样，而且还不止于此，还妒忌成性！值得庆幸的是，我很快就要结婚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尽管我已经预感到这个家不会放弃我的。对我来说，摆脱亲人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莫伊塞斯 为此，需要有确信，也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满意你侥幸出生的家庭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毅然断绝家庭关系。上帝！……个人的过失和蠢事已经够多的了，何必还要再背起我们家庭的过失和蠢事呢！

第六场

前场人物。马诺洛上

马诺洛 你好，亲爱的舅舅。

莫伊塞斯 你好，外甥！

马诺洛 女仆说你找我，要见我。

莫伊塞斯 对，是有这么回事。

马诺洛 又是要教训我吧？

莫伊塞斯 绝对没这个意思。我不相信教训的效用。教训就像急转弯处的告示一样：对小心驾驶的人没用，对决心撞车的人更没用。

马诺洛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疯子。

莫伊塞斯 所有自作聪明的人都这么说。不过自信总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险路和有坏旅伴的情况下。

马诺洛 咱们不是说好不进行说教的吗？

莫伊塞斯 是这样的。那么咱们就结束说教！马上开始做弥撒！

马诺洛 你可真风趣，舅舅。

莫伊塞斯 这是我滑稽的体形所要求的：说笑中间藏有真理。我今天来……

马诺洛 你就说吧。

莫伊塞斯 你推荐到我们公司来做事的小伙子可真是块好料啊，所以不得不当即辞掉了。我提醒你这一点，是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请你给推荐个什么人的。

马诺洛 我怎么能知道呢？是一个朋友把他介绍给我的。

莫伊塞斯 那么，你可就要对你的朋友们和你的朋友的朋友们当心喽。

马诺洛 要想对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调查一番，并且……

莫伊塞斯 倒也是。调查总该是相互的，那可就会非常危险喽。

马诺洛 此外，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是恩里克的朋友。

恩里克 在我真正了解他们之前，他们是我的朋友。既然你不想和他们断绝来往，那就应该尽量让他们少来咱们家，哪怕出于对母亲和妹妹的尊重也好。

马诺洛 得啦，真可笑！我只好听从喽！

恩里克 我可能要不得不跟爸爸讲清楚，你明白吗？讲得清清楚楚！看他到底想不想管。

马诺洛 你倒是真会洗刷自己啊！……你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你呢？你对我和我的朋友能说的，还不是适用于许多人……适用于所

有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的人。妒忌心理总要发泄嘛，而且还得找个适当的方式，所以就以道貌岸然的面貌出现。我的朋友全都是良家子弟，自由出入于最上流的社会。禁止他们来咱们家，是一种污辱，我绝对不能接受。你听着，恩里克，以后咱俩最好别再讲话，你就权当没有我这个人算啦。

恩里克 如果这是可能的，我倒宁愿！不幸的是，你自己就会发现你是存在的。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塔。阿尼塔听到了最后几句对话

阿尼塔 你们又在吵架啦？

莫伊塞斯 没有。是在讨论政治。你好吗，阿尼塔？

阿尼塔 你好，舅舅！我们不知道你来了。我去告诉妈妈。

莫伊塞斯 不必啦，你妈妈并没有多大兴趣要见我。

阿尼塔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干吗要以为人家不喜欢你呢！你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是你不喜欢别人？

莫伊塞斯 很有可能。

马诺洛（对阿尼塔。）你看没看到我送到你房间里的一个小包。

阿尼塔 啊！看见了。谢谢。你可真是个好哥哥。糖嘛，好吃极了；香水，更是没得说。你一定花了好多钱，好一点的香水如今贵极了。姑娘们要是知道，还不得拼着命地抢你啊。你会是个好丈夫的，你非常大方。（电话响起。）

恩里克（接电话。）谁？……对……（对阿尼塔。）是找你的，阿尼塔。

阿尼塔 啊，对！你放在那儿吧。（接电话。）对……不是……真蠢！……是你奶奶……白痴！……再见……你别撒野……真该死！……

莫伊塞斯 你是在跟路易斯十四讲话吧？

阿尼塔 我？……

莫伊塞斯 从你们文质彬彬的对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想必对方也是同一个腔调。

恩里克 你看见了吧，舅舅，你看见了吧。可以知道你用那种，真遗憾，一个小姐所特有的语气跟谁讲话吗？

阿尼塔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那天在帕拉塞人家介绍给我的一个小伙子。我们一起跳过舞，他跳得好极了，没比的！马诺洛，你知道他是谁，肯定知道他的名字。

马诺洛 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拉法埃尔认识他。如果是我想到的那个人的话，可能是个阿根廷人或者墨西哥人。管他呢！

阿尼塔（指恩里克。）堂塞维里亚诺的脸拉得都快拖到地上了。要嫁给你的那个姑娘会有得受的。如果可能，我真想找她谈谈……

恩里克 对你不无益处。你肯定会学到一些东西的。

阿尼塔 学你的恋爱经？……谢谢喽！（对马诺洛。）今天下午你跟朋友去帕拉塞吗？

马诺洛 真的，今天是星期日。我想他们没这个安排。我在等他们，说好要去试一辆汽车。现在还不知道。

阿尼塔 你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喽。

马诺洛 谁？

阿尼塔 我，还有马利娅·安东尼娅和帕基塔。

马诺洛 她们的妈妈怎么办？……不行，谢谢啦。

阿尼塔 我们可以说服她们的妈妈留下。我们自己去。

马诺洛 没有她们的妈妈，倒还可以考虑。

恩里克 不行，阿尼塔。不管堂娜埃米莉娅去还是不去，你都不能跟马诺洛的那些朋友搅和到一起去。

马诺洛 你听见了。在发号施令啦。

阿尼塔 你真让人受不了！你就见不得别人玩一玩。落后了两个世纪。

恩里克 我不是落后，而是先进。你们的那种生活才真正是落后的。你们以为自己的无所用心是最大的时髦，因为你们以为，你们以为！生活里面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朋友？头一次见面，不知姓甚名谁和何方人士；娱乐吗？愚蠢到了极点的！笑……不对！是揶揄一切，并非一码事，因为笑是健康和欢乐的象征，而揶揄则是残忍和不快的表示。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们的道德观和你们的举止有着同一个逻辑的话……可是，一旦你们因为生活中出现的意外的悲剧而遭到人们以你们在事实面前没有勇气公开挑战的社会道德准则所给予的谴责时，又会首先惊慌失措。（对阿尼塔。）就拿你来说吧，从你的言论和行动上来看，可以认为，你想找的是一个情夫而不是丈夫……

阿尼塔 你不要危言耸听。

恩里克 看见了？你已经被吓坏了！你的道德观和你的行为相矛盾。（对马诺洛。）而你呢，……请原谅，我又要跟你说话了……你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向最起码的廉耻挑战……

马诺洛（对阿尼塔。）你听见了吗？……他忍不住啦！

恩里克 耐心一点。如果有一天，由于你自己失足或者由于别人蓄意陷害，你的生活中出现了重大波折，你会怎么样？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的自然后果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侈谈什么落后、先进？你们明明是在最陈旧的框框、最虚伪的道德观的掩护下生活，并没有勇气公然宣布：“我们这样生活，因为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生活，因为我们不在乎人们如何议论，因为我们不怕受到谴责、不怕丢人出丑。”要是能够这样的话嘛，倒还真可以说是时髦。因为，请相信我的话，一个正在瓦解的社会、正在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崩溃而不知继之而来的将是什么社会的道德观，本身就是最陈旧、最古老的东西……你们明白了吧！你们两个人都感到吃惊了！我比你们要先进！我什么都不怕，我觉得你们的问题不在于行为的大胆，而是在于没有勇气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并一生一世始终不渝。

莫伊塞斯 得啦，恩里克，这会儿让我害怕的倒是你了。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先进。

恩里克 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我会有多么先进。不应该的是，我们明明过着一种生活，却让人以为是在过着另一种生活；明明是目空一切，却让人以为是彬彬有礼、可敬可佩。这就是之所以会有社会滑稽戏：没有信仰的宗教，没有理想的政治，欺骗的艺术，不是夫妻的夫妻，不是家庭的家庭……堂皇的外表……堂皇的外表，重于一切……可是，一旦真相毕露，就可以看到在那外表的背后空空如也，而那一天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才是我们生活

中的最大灾难，因为原来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一派谎言……

马诺洛 看来只有你一个人会生活喽。

恩里克 不，我也不会！……在生活中，我也是个胆小鬼。不过，我不像你们那样硬要逞能、硬要装作无忧无虑。

阿尼塔 我看不出咱们有什么可以忧虑的。我所做的一切和当今所有的姑娘们有什么不同？是我们没有整天拴在妈妈的裙带上或者没有随身带着用几片面包和两个杜罗就能收买的保镖吗？你是不是说如今的姑娘要比连你自己都没见过的上个世纪的姑娘要坏得多这种让人笑掉大牙的话？莫伊塞斯我嘛，我的确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进步。

阿尼塔 而你呢，按你自己说的，你最讨厌虚伪，我们恰恰不是伪君子。

恩里克 你们是放肆的伪君子。

阿尼塔 不过，对规矩的伪君子却要更加小心，因为他们常常会出其不意。

第八场

前场人物。皮拉尔上

皮拉尔 啊，莫伊塞斯！……你还好吗？……

莫伊塞斯 你看见了啊。

皮拉尔 他们没告诉我说你在这儿。

莫伊塞斯 我没让他们去叫你。我是来给孩子们传个口信儿。绝对不是坏事，你别大惊小怪。

皮拉尔 你倒又来啦。

莫伊塞斯 伊西德罗呢？

皮拉尔 他去散步了，这是每个星期天上午的例行公事。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会保养啦。那个可怜虫每个星期都太忙了。那个公司会把他毁了的。他对自己的职务那么认真……尽管我们星期日午饭要晚点儿吃，不过他就快回来了。马诺洛今天起了个早嘛。

马诺洛 我可能不在家吃饭。我正在等几个朋友。我们要去试车。

皮拉尔 听说试车我就害怕。昨天你开了辆车，这可是真的？

马诺洛 你已经听说了？

皮拉尔 还听说是你的，是你买的。

马诺洛 我倒真想能买下来。你们知道，拉法埃尔在搞买、卖、租车的这种生意。手头总有现成的车，我们几个朋友趁机用用而已。

皮拉尔 我也这么说。可是人们……有人这么跟我说，是存心不良。有人看见你有朋友、你玩、你露脸觉得不舒服……

马诺洛 我也这么认为。他们以为我会让你们倾家荡产，要不就是我欠了债，总有一天要还的。

皮拉尔 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知道你有头脑，尽管有人不这么看……我听见伊西德罗的声音了。阿尼塔，去告诉他你舅舅来了。（阿尼塔下。对莫伊塞斯。）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吃饭吗？我就知道你会说不的。

莫伊塞斯 我这个人非常古板。

皮拉尔 随你的便吧。对你嘛，只能由着你的性子。你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算你幸运。在这点上，你外甥恩里克随了你。你该称心如意了。在做人方面，他更像你，而不像他爸爸。

莫伊塞斯 不过，我并不为此而祝贺他，因为他将非常倒霉。（女仆上。）

女仆 对不起。拉法埃尔少爷和佩佩少爷来找马诺洛少爷。

马诺洛 他们到我房间里去了吗？

女仆 是的，少爷。

马诺洛 我这就去。（女仆和马诺洛下。）

阿尼塔 他们是不是开车来的？我去看看。（从阳台上探身张望。）开车来了。多漂亮的车啊！太好了！你看，恩里克。

恩里克 我见过了。

第九场

前场人物。伊西德罗上

伊西德罗 你好啊，莫伊塞斯。

莫伊塞斯 你好，伊西德罗！

伊西德罗 有什么新闻？公司里忙吗？

莫伊塞斯 还好。生意都停滞了。

伊西德罗 跟我们公司一样。动荡问题都快把咱逼疯了。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完。你有什么看法？

莫伊塞斯 我从来都没有政治见解，仅有的一点儿也都是个人的看法……我不像你，一向关心政治。

伊西德罗 我认为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莫伊塞斯 对，对，从政、从仁政是一种责任。当然了，总是从自我开始、从自己的家开始。

伊西德罗 我不认为我的家里存在治理不善的问题。

莫伊塞斯 谁这么说啦？

皮拉尔 没有人，你什么都没说，不过你心里正是这么想的。

伊西德罗 我的子女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对他们也没什么可以抱怨。你是知道的，我在家里从来都不专横武断。再说也不容许我们对子女进行我们所受过的那种教育了。我们所受的教育过分严厉，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超凡脱俗。如今，幸运的是，习俗已经变了。自由一点儿已经不再可怕，人们也不再那么虚伪。女孩子和小伙子们相互来往，我觉得他们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因而结婚的时候心里就会更加踏实。至于男孩子们嘛，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我们年轻时想都想象不到的选择机会。人所共知，当时，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的青年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一门专业或者是到国家机关里谋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如今，工业、商业、航空，甚至是电影、体育，都为他们展开了我们当时难以料到的广阔天地。今天，一个青年人，只要主动和机灵一点儿，用不了几年就能达到体面的地位。可是我们呢，就是在非常走运的情况下，也得等到将近暮年的时候才能够有能力养家、买房子……不，毫无疑问，即使

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吧，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承认时代在进步。也许精神上的负担重了一些，变革的要求强了一些，我这个人虽然倾向于保守，但也还明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一个人不能停滞不前。我们都得对后来人负责，所以我从来都不愿意我的子女在我的面前失去天真、感到拘束。你都看到了，两个男孩子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接触的是同样的人，可是却截然不同。我不是说一个好、一个坏……可是性情……我不说更喜欢哪一个：恩里克非常严肃认真；马诺洛好象有点儿轻浮，可是骨子里却有做人的长处，那就是可亲可爱。至于阿尼塔嘛，对女孩子，在她们嫁人之前是说不清楚的。她们的生活是个未知数。她们幸福还是不幸，全看是不是选对了丈夫，你说呢？难道我没有理由知足吗？

莫伊塞斯 谁说不是呢？我真羡慕你的无忧无虑。

伊西德罗 就是，我们的无忧无虑，我们这个家堪称井然有序、无忧无虑的楷模，因为由于恩里克的性格问题，兄弟俩之间发生的小口角……

恩里克 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再也不会发生口角啦。

伊西德罗 好极了，本来就该这样嘛。（对皮拉尔。）咱们还不吃饭？（对莫伊塞斯。）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吃？

皮拉尔 我已对他说过了。他不愿意。

莫伊塞斯 我走啦。

伊西德罗 我不勉强。我知道你很固执，一向如此。

莫伊塞斯（对恩里克。）再见，恩里克。我知道你忧虑什么，可是，你还能怎么样？你爸爸觉得很幸福。

恩里克 但愿他的蒙眼布永远也别掉下来！再见，舅舅。

莫伊塞斯（对阿尼塔。）再见，阿尼塔。听你哥哥的，我就不必说是哪个哥哥啦。

阿尼塔 听恩里克的？要是听他的，我可就有好日子过喽。

莫伊塞斯（对皮拉尔。）再见，姐姐。你总不该说我今天又是来算命的了吧。

皮拉尔 谁知道你会怎么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呢。

伊西德罗 咱们一块走吧，我们去吃饭。叫一声马诺洛。

皮拉尔 马诺洛不在家里吃啦，有朋友来找他。

伊西德罗 那好。他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皮拉尔 没有，他跟朋友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不相信他会不打招呼就走的。

伊西德罗 那么咱们去吃。他什么时候愿意来就来吧。

皮拉尔 走吧，（全体退下。台上空场片刻。）

第十场

马诺洛，拉法埃尔和佩佩

马诺洛（探头。）没人。他们可能在吃饭。我已经对妈妈说过要跟你们一起吃了，所以才没叫我。我去跟他们打声招呼，马上就回来。（下。）

拉法埃尔（对正在翻过来掉过去看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期票的佩佩。）看什么？放心吧，完全合乎手续：他签了字，他爸爸也签了字……我是说，

他也签了字……效力是一样的。

佩佩 是一样的……咱们可别自找麻烦，哎？你认为我妈妈不会损失那笔钱的吧？

拉法埃尔 怎么会损失呢？你以为如果我觉得可能会损失掉那笔钱会让你向你妈妈要吗？怎么能在钱的问题上跟你妈妈开玩笑呢。

佩佩 说实话！别坑我！……再说我妈妈还得给别人回话呢。

拉法埃尔 那笔钱已经在你家里了。期票一到期，堂特里丰就付款。

佩佩 谁是堂特里丰？

拉法埃尔 还能有谁？对他，我每次都换一个叫法，就是不叫他的名字和他的外号。

佩佩 你认为他会向外掏钱吗？要知道，你们已经狠狠坑过他几回啦。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跟咱们这帮子人断绝来往的。

拉法埃尔 说不定哪一天？真有了那么一天，对他将会更加不利。他知道不能那么做，他的义务就是掏腰包，而且还得高高兴兴的。马诺洛已经完全控制住他了。

佩佩 你控制着马诺洛。

拉法埃尔 他的运气是从哪儿来的……他哥哥要不是那么傻的话……

佩佩 我正是对那家伙放心不下。说不定哪一天，他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他父亲的。

拉法埃尔 他不会讲的，要是讲的话……快把期票收起来吧。别担心，你妈妈一个钱也不会丢的。如果期票不能兑现，他要坐牢的。不论是堂潘克拉西奥，你知道我指的是谁，还是，说到底吧，马诺洛的家庭，都不会答应的。

佩佩 可是，他们家有钱吗？

拉法埃尔 他爸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还有一些不错的朋友。不会为了一万五千比塞塔就让马诺洛进监受审的。你要知道……别说啦，他回来了。（马诺洛上。）

马诺洛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什么时候走，你们说吧。

拉法埃尔 就走。喂，你哥哥看见汽车了吗？

马诺洛 当然会看见的。

拉法埃尔 他对你说过什么？

马诺洛 我哥哥说什么，我才不在乎呢。（齐下。）

（幕落）

第二幕

景同前幕

第一场

伊西德罗坐着看报。后台传出留声机放出的舞曲。堂莫伊塞斯上

莫伊塞斯 你好哇。

伊西德罗 啊，是莫伊塞斯！非常感谢你能来。不过，我写信给你可不是这个意思。这几天我本来可以到你的办公室去走一趟的。

莫伊塞斯（递给他一张纸。）这是你要的资料。我认为就是这个。

伊西德罗 没那么急。谢谢，莫伊塞斯，我非常感激你。皮拉尔不在家。她跟埃米莉娅一起，就是帕洛马雷斯太太，你认识的，去看望一位刚在疗养院里做过一次大手术的朋友。可怜的太太！阿尼塔和埃米莉娅的女儿及马诺洛一起在阳台上跳舞。你已经听见唱机的声音了。

莫伊塞斯 听见了，听见了。他们跳的就是眼下到处、随时、跟什么人都可以跳的那种舞。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有什么新闻？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我知道这是鸵鸟政策，不过，只要没有让人捉到，倒也是满舒服的。

伊西德罗 今天谈的都是昨晚发现的那起罪行，据推测，当是两三天前作的案。

莫伊塞斯 有神秘案件？

伊西德罗 到现在为止还有些神秘，而且非常恶心：被害者是，作案原因是，作案人也是。我看了个头，不想再往下看了，实在是让我感到恶心。对了，（将报纸塞进衣袋。）我把报纸收起来，别让阿尼塔……你无论如何遮掩，她也总是能知道的！我最反对遮遮掩掩了，可是有些事情……一想到连孩子都能看到报纸、知道……一想到那些事情……本来不应该登出来！……警察可以运用各种手段调查、研究。可是，那么肮脏的事情干吗要登出来呢？……是女仆们最先把报纸带回家来的。你想象不到她们是怎么议论的。皮拉尔骂了她们一通，把报纸全收了起来，深怕阿尼塔看见。

第二场

前场人物。阿尼塔、马利娅·安东尼娅、帕基塔和马诺洛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地上

阿尼塔 你好，莫伊塞斯舅舅！

马利娅 你好吗，莫伊塞斯？

帕基塔 堂莫伊塞斯！

马诺洛 亲爱的舅舅！

莫伊塞斯 你们跳够了？兴致不错吧？

伊西德罗 这些年轻人只知道玩。

马利娅·安东尼娅 您别这么想，我们都厌烦死啦。对这个问题我们都

谈了一个下午了：这日子真让人过得厌烦。

帕基塔 我甚至连坐汽车兜风都觉得没有意思。

莫伊塞斯 那就去试试飞机好了。

马利娅·安东尼娅 我们坐过一次，一点儿也没意思。

莫伊塞斯 那我可就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好啦，姑娘们。我只能说，我觉得你们很可怜。

帕基塔 我深信，女人不到四十岁或四十五岁是不会懂得玩的。您没发现，上层社会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太太玩得多开心吗？

莫伊塞斯 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青年是最幸福的年龄。

伊西德罗可也是。我对年轻时的记忆也不是最美好的。

莫伊塞斯 年轻和春天这一对孪生兄弟的这么好那么好都是蹩脚文学造出来的。

阿尼塔（对马诺洛。）你怎么了？

马诺洛 我累了。让我跟你们一个接一个地轮着跳舞，你想我能不累吗？

阿尼塔 今天下午，你带我们去看电影吧，好吗？妈妈和埃米莉娅不想去，她们已经说过了。

马诺洛 不行。今天下午我不能陪你们。你们可以像从前一样，自己去嘛。

阿尼塔 马利娅·安东尼娅和帕基塔的父亲说，我们自己哪儿都不许去。他甚至都禁止我们独自到帕拉塞去喝茶。关于我们在那儿认识的几个小伙子，不知道他听到了些什么。那些小伙子介绍我们认识了他们的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他们的姐妹，而这几个女人曾经参加过歌舞班，现在又拍起电影来，个个都可爱极了。

马诺洛 你也认识她们？

阿尼塔 当然，而且还不打算跟她们断绝来往。你知道电影是我的癖好。

马诺洛 知道。不过，听我说，你不应该跟她们来往。你在交朋友方面应该当心才是。

阿尼塔 可是，你这话可是认真的？你？……我还以为是恩里克呢！你也说……？真滑稽！

马诺洛 对，是滑稽！……

阿尼塔 你一定有什么事情。

马诺洛 我？……

阿尼塔 我会知道的！……从开始跳舞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忧心忡忡。又跟恩里克吵架啦？

马诺洛 没有。你知道，我们是不讲话的。

阿尼塔 那么，是不是有人逼债？

马诺洛 更不是啦。

阿尼塔 得啦！你不相信我？跟你说吧，我还有点儿小积蓄，也许能为你救救急。我的积蓄要是不够，还可以找个借口向爸爸去要。我早就知道，这里面有鬼，早晚得露馅。你这一阵子肯定花了不少钱。我可不像爸爸、妈妈那么傻，我才不会相信你跟你的朋友们合伙倒卖汽车能赚那么多钱呢。我甚至开始怀疑你们是不是在干那种买卖。你现在开的车是你自己的，你买下来了，别想否认。

马诺洛 住嘴！……住嘴！……你知道什么？

阿尼塔 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你看见我们每隔四天就能收到的连环信了吧？总是有人不乏耐心地来誊抄这些信的。通过这些信可以了解到发生在全马德里的事情。你抄了寄给我，我抄了寄给他，形成一个网，很快就能知道全马德里每一个人经历的事情。

马诺洛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是在不停地编造和散布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全都是谎言。

阿尼塔 喂，我说！……马诺洛！……你今天严肃得出奇，跟你一向的无忧无虑态度完全不同……还说你没事儿呢！你肯定有烦心的事情！

马诺洛 你别让人讨厌。我没什么烦心的事情。我累了，这是真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厌烦这种愚蠢的生活。

阿尼塔 要是连你都烦，那你就想想我、想想我们吧。（对帕基塔和马利娅·安东尼娅。）咱们才真叫烦呢，对吧？

马利娅·安东尼娅 当然，烦透了！……

帕基塔 烦透了！……

莫伊塞斯 啊，上帝！……我听着都打冷战！……真像是下五月雪！你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烦吗？

马利娅·安东尼娅 不想知道秘密，倒是愿意知道解救的办法。

莫伊塞斯 秘密同时也就是办法。就是那天我外甥恩里克对他弟弟和妹妹说的。你们自以为非常先进，其实是落后得很。那种轻浮和冒牌的勇敢模式，正如如今所说，早已有之。先进应是做点有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也不分性别和阶级。不工作就没有权利生活和享乐。

帕基塔 说到我们……你以为我们的父亲会让我们到外面去找事做吗？

莫伊塞斯 任何一项工作都会使你们感到更加充实，都要比像现在这样奔忙于旅馆的舞池中间强。这种娱乐把现在的姑娘们降低到了昔日的拉米列特宫和现代爱丽舍宫星期舞会舞女的水平。人们对这些舞女可是记忆犹新的。我们年轻时，姑娘们是在家里跳舞的，至少父母可以知道女儿是在跟什么人跳舞吧。

伊西德罗 我看你是言过其实了，莫伊塞斯。别忘了，我们那时在家庭舞会上……

莫伊塞斯 不言过其实，伊西德罗。那时候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今这种危险的混杂局面。

伊西德罗 那是因为今天阶级界限不那么、也不可能那么清楚了。

莫伊塞斯 别这么说。体面的人和厚颜无耻之徒永远也不能为伍。

马利娅·安东尼娅（对阿尼塔。）你父亲和你舅舅争论得很激烈。

帕基塔 你说服马诺洛今天下午陪咱们去看电影了吗？

阿尼塔 马诺洛今天不通情理。

马利娅·安东尼娅（对马诺洛。）你怎么了，宝贝？……

马诺洛 你也……

帕基塔 喂，你现在有汽车了，星期天咱们干吗不组织一趟进山旅行呢？

马诺洛 去！……车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我们代管，人家交给我们，是让我们代找买主。你们瞎想、瞎说，会让人家以为……

马利娅·安东尼娅 哎！你说得对，阿尼塔：马诺洛一定有什么事儿，现在居然顾忌起人家怎么看来啦。

马诺洛 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以为我不知廉耻？
伊西德罗 皮拉尔和埃米利娅回来了。

第三场

前场人物。皮拉尔和埃米利娅上

皮拉尔 我们回来了。

莫伊塞斯 埃米利娅！

埃米利娅 见到您非常高兴，堂莫伊塞斯。

伊西德罗 那位太太怎么样？

皮拉尔 真是一次可怕的手术。不过，感谢上帝，已经没有危险了。

埃米利娅 真是进步多了。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害怕做手术啦。至于疗养院呢？好极了！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片欢乐！

莫伊塞斯 那好，都去做吧……都去做。

埃米利娅 噢！那倒不是。不过，至少，我总可以说，到了需要的时候，反正不必像从前那么胆战心惊了。

莫伊塞斯 不必了。现如今即使有人只是出于乐趣而做手术，我都不会感到惊讶。今天人人都患有忧虑狂，个人也好，民族也好。仿佛都希望最大的灾难都落到自己的头上，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忧虑狂。

伊西德罗 你说的可不包括我。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希望过有什么忧虑。

莫伊塞斯 你没有去找，可也没有去避免。正是由于你的生活过于宁静，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出点儿让你措手不及的事情。

皮拉尔 你又在发挥所长了：当算命先生。

莫伊塞斯 真的，对不起。为了避免再犯这个老毛病，我就告辞啦。

皮拉尔 说起这个嘛，我倒是要提醒你：你预言的灾难并不让我害怕，因为，谢天谢地，你从来都没有说准过。别忘了，这一辈子，你为我预言过好多灾难……我结婚的时候……后来在我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总是认为重得不得了……关于孩子们的教育，你一向觉得路子不对！……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所有的事情上！

莫伊塞斯（对堂娜埃米利娅。）您听见了吗？您说我是不是该走了？再见，诸位。再见，姑娘们，别因为我的告诫而记恨我。

马利娅·安东尼娅 您说得很有道理。您以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阿尼塔 我们当然知道！不过，你也明白，舅舅，人们对别人的缺点总是比长处看得清楚，所以一个人总是有可能遭到议论的……当可怜的卡尔梅莉塔·米利亚雷斯出家当修女的时候，人们讲得难听极了：因为不知道原因，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于是就胡诌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

莫伊塞斯 可能，可能是你说得对。你们谁都不要出来送我。（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除堂莫伊塞斯之外

皮拉尔 我这个弟弟啊……

伊西德罗 你就别说什么了。他是有点儿怪，可是我每次需要他的时候，都能得到他的帮助。他非常乐于助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判断人的好坏，也就是说，要看在需要的时候，是否肯帮忙。

埃米利娅（对马利娅·安东尼娅和帕基塔。）你们想好了怎么打发今天下午吗？你们知道，你们的爸爸可不愿意你们独自到任何地方去的呀。

皮拉尔 下午就在这儿过吧，跟阿尼塔一起。你们就在这儿喝茶。要是马诺洛在等朋友，他们可以陪你们这些姑娘们跳舞。我们有新的美国舞曲唱片。

阿尼塔 马诺洛很累了，而且情绪不高。

皮拉尔 情绪不高？我不信！你有什么事儿吗，孩子？

马诺洛 没有，妈妈。阿尼塔瞎说。轮番陪她们跳舞，还不许我累。

皮拉尔 啊！你们跳过舞啦？

伊西德罗 没停过，从你们走了以后一直在跳。

皮拉尔 只有马诺洛一个人陪你们？

马利娅·安东尼娅 没别人。

皮拉尔 真可怜！……他能不累吗？（女仆上。）

女仆 马诺洛少爷，拉法埃尔少爷来啦。我没有把他带到您的房间里去，因为少爷起得晚，房间还没有收拾。

马诺洛（对伊西德罗。）他可以进你的办公室吗？

伊西德罗 不行。我要写几封信。

皮拉尔 让他到这儿来吧。我们到阳台上去喝茶。我们在那儿等你们把自己的事情谈完。

马诺洛（对女仆。）你已经听见了，让拉法埃尔少爷到这儿来。（女仆下。）

皮拉尔 咱们走吧，埃米利娅？

阿尼塔（对马诺洛。）你让拉法埃尔留下来。

马诺洛 好吧。我们今天不出去，整个下午都陪着你们。

马利娅·安东尼娅 过一会儿你们可以陪我们，不过现在我们到阿尔卡拉大街去转一趟，这会儿那儿可热闹了，挺好玩的。

阿尼塔 不过，你们可不能背着我们溜掉啊。

马诺洛 不会的，放心吧。我们把今天下午交给你们啦。

阿尼塔 当他顺气的时候，倒是个好哥哥。（皮拉尔、阿尼塔、埃米利娅、马利娅·安东尼娅、帕基塔和伊西德罗下。）

第五场

马诺洛和拉法埃尔。两个人相互望着，不敢开口

马诺洛 怎么样？……（拉法埃尔伸手到衣袋里去掏报纸，马诺洛用目光阻止。）不必啦，我全都看过了。（拉法埃尔坐下，显得很颓丧。）

拉法埃尔 咱们应该离开马德里。

马诺洛 到那儿去？……怎么去？那样会更糟的！

拉法埃尔 今天上午他们到佩佩母亲家里去问过了。

马诺洛谁？

拉法埃尔 他们什么也没说。四处搜查。到那个家里去的人太多啦！会有人告发的，我怕的就是这个。

马诺洛（绝望地。）都怪你！……都怪你！……

拉法埃尔 怪我？……对！……怪我？……不对，马诺洛，不能这么说。不管出了什么事儿，都是咱们俩的。

马诺洛 别说啦，别说啦！……我哥哥肯定会知道的！……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一场恶梦！……我本来希望你能来，可是现在又不想见到你……

拉法埃尔 不必为难，我马上就走，我不想在这儿遇见你哥哥……我来……我也说不清楚……我来只是因为不想待在家里……为了躲开那边，省得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议论。不过，我马上就走。

马诺洛 别走，你别走，等一会儿。我跟我妹妹说了，咱们要在这儿过下午。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坚持得住，没有睡好觉，还得装出没事儿似的，今天下午我还在这儿陪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跳舞来着……跳舞！……你知道了吧！……

拉法埃尔 这几天里，我的生活也是照旧……你别这么望着我。有什么话想说吗？

马诺洛 有什么话想说？……没有！……没有！……（垂头丧气地远离拉法埃尔坐下。）

拉法埃尔（看看烟盒，见里面没有烟了，对马诺洛。）有烟吗？（马诺洛扔给他一支雪茄，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

马诺洛（看见恩里克进来。）我哥哥。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恩里克。谁都不开口讲话

拉法埃尔 有什么新闻，恩里克？

恩里克 有什么新闻？你问我？你还问我？

拉法埃尔 随便问问罢了。

恩里克 都有谁在家里？

拉法埃尔 我不知道，马诺洛会告诉你的。

马诺洛 家里人都在，还有埃米利娅和马利娅·安东尼娅及帕基塔，她们要在这儿过下午。

恩里克 还有你们，胆小鬼们？

拉法埃尔 胆小鬼！……

恩里克 我早就知道出事是免不了的，可是没有想到你们脸皮居然这么厚，一点儿都不害怕。不过我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儿，这种丑闻；没有想到会到这种地步。

拉法埃尔 我想象得到你指的是什么，我看你不会以为是我们……

恩里克 我不怀疑你，我不愿意，也不能那么想。不过，你们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光顾那个家。警察当局立了案，对很多经常到那儿去的人都立了案，很快就会逮捕那些头面人物。别指望他们会替你们保密。为了保住自己，他

们会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进去。而你们，这些良家少爷，首当其冲。西班牙的司法部门早有名声。他们会想，阔少们及其亲属为了怕丢人和想免受牵连，肯定要调动关系，于是案子就会不了了之。尽管罪犯将会逍遥法外，因为受害者，人们都说，也是罪有应得。那些无知的坏蛋们会以为把自己的命运同你们拴在一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但是，你们心里很清楚，时代变了：如今，只要知道或者怀疑牵扯到了良家子弟，人们就会穷追到底、弄清真相。而你们是了解真相的，那就是：无情地盘剥一个无赖、一个即使是在被自己的盘剥者以卑鄙手段杀死之后也得不到人们同情的可怜虫。你们了解真相，因为凶手就是那些盘剥者中间的一个、良心最黑的一个；不过，罪行却是你们这些以一种更为丢脸的堕落形式来盘剥一种堕落表现的人共同犯下的，因为他的过错只不过是象我们的舅舅莫伊塞斯一样天生驼背而已。可是你们，你们，是人啊！你们怎么解释？……有些人做了坏事，说是饥寒和贫穷所迫；可是你们，连这么一种理由也提不出来呀。你们该当何罪？……你们哪，真是只能让人唾弃……

马诺洛 够了，恩里克，够了！……你别那么得意！……别以为让你说中了，你就幸灾乐祸！……

恩里克 我真愿意自己过去说的全都错了！

拉法埃尔 我知道，你是不会把我放在心上的。可是，事情牵涉到了你的弟弟，牵涉到了我们的家庭。

恩里克 过去，你们对你们的家庭想得太少了一点儿啦！当然，你们的家庭对你们关心得也不多。少爷玩乐没向家里要钱？何必要去查问呢？人们有议论？是妒忌，是别有用心。有什么可议论的？有什么可打听的？其实，全都议论过、全都清楚，只是不到弄出无法遮掩的丑闻，就没有必要过问。而如今，道德准则失调了，因为你们侵犯到了它的核心，也就是宁静。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再不知道、再不了解啦。一旦了解到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后，就会惶恐地想到，同样的事情可能自己家里也有。如果有一天能够弄明白，为什么许多收入不高或者只靠微薄薪水维持的家庭能够比富裕、奢华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拉法埃尔 我不知道我们的家庭怎么奢华啦。不要吓人，你知道，我们的家庭也没有大惊小怪。

恩里克 你们的家庭？……你们别逼着我往我不愿意想的地方去想。对，我知道，错不全在你们。我甚至都认为，你们并不怎么看重那种游手好闲的少爷生活，因为，在马德里，维持这样一种生活开销不算太大，也没有难到非得堕落否则不足以供给的程度。你们的问题在于别的许多方面，诸如：炫耀无忧无虑，吹牛说大话，逞能或粗俗，以能跻身堕落行列为荣，因为你们因其带有某种近似宗教的神秘而视之为一种荣耀。这就是你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奥秘，正是因为这个奥秘你们自视高人一等。由于这一奥秘，许多人拜倒在你们的面前，但是却没有看到你们自己也因此而听命于所有那帮子人。不幸得很，很快你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你们现在所能指望的只是能够尽快查明犯罪动机、只是凶手能够尽快捉到。否则，你们就得去作令人怀疑的证明。谁知道呢？甚至你们自己也会成为怀疑对象，因为不会没人想控告你们的。

拉法埃尔 看来你就是最想控告我们的。

恩里克 我？……要是能救得了你们、救得了我们大家不蒙耻辱、不受

牵连，要我干什么都行！可是，你们还没有明白吗？你们怎么还能无所谓似的待在这儿呢？你们没看见报上说已经知道哪些人常到那儿去，因此你们的名字没法隐瞒了吗？

拉法埃尔 看过了，恩里克，看过了。我们全都想过，全都知道，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马诺洛（对拉法埃尔。）你走吧，走吧！让我跟我哥哥谈谈！……我不想见到你！……我要跟他……只跟他一个人谈谈！你走吧！……走吧！

拉法埃尔 当心，咱们可不能发疯。要当心！

马诺洛 你还要威胁我呀？

拉法埃尔 不是威胁，是警告。难道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啊？

马诺洛 当然是啦，当然是啦。

恩里克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着都害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们都知道些什么？……（对拉法埃尔。）你说！（使劲儿抓住他的一只手。）

拉法埃尔 哎哟！

恩里克 你怎么了？我没用那么大的劲儿呀。

拉法埃尔 我这儿有伤……是在换汽车轮子的时候……

恩里克 不，不，我不愿意这么想……这不可能……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

拉法埃尔 什么不可能呀？你在想什么？你想到哪儿去了？

恩里克 不知道，不知道……我全信了……我全信了！……那么，你们怎么办？你们，还有大家怎么办？……（放声哭了起来。）

马诺洛（搂住恩里克。）别哭，恩里克，你别哭，别哭！……你不能这样！

恩里克（搂住马诺洛。）兄弟！……兄弟！……

拉法埃尔 好啊。你们全疯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阿尼塔上

阿尼塔 你们有那么多话要说啊？我们已经等得够久的了。怎么？……你们是怎么啦？……啊，当然！恩里克在嘛。肯定是他搅的！

恩里克 对，是我。

阿尼塔 怎么，你在哭？

拉法埃尔 别理他，没事儿。

阿尼塔 我就说嘛，马诺洛肯定有不痛快的事情，是钱的问题。恩里克肯定知道了。

拉法埃尔 对，大概是这么回事儿。

阿尼塔 你不知道？

拉法埃尔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阿尼塔 你的脸色也……

拉法埃尔 我能怎么样？

阿尼塔 得啦，哪至于呢。跟我们来吧。马利娅·安东尼娅和帕基塔会怎么说呢？

拉法埃尔 不，我不去了，我有事儿。

马诺洛 我也要出去。

阿尼塔 好哇！就是为了这个，你们说要跟我们一起过下午的啊？我们让人耍了。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像仆人似的，谈今天的罪案。真的，爸爸把今天的报纸全藏起来了。真荒唐！不必了，你们不必说啦，你们吵了一架。（对恩里克。）马诺洛怎么了？（对马诺洛。）恩里克对你说什么啦？你欠了好多钱，是吧？是这么回事吗？哎哟！瞧你们的样子。

马诺洛 求求你，别管我们，别管我们。

阿尼塔 别以为爸爸、妈妈会不知道，就你们这副样子……那好，我尽量替你们解释吧。（下。）

第八场

前场人物，除阿尼塔外

拉法埃尔（对马诺洛。）胆小鬼！

马诺洛 胆小鬼，对，胆小得要命。我不像你。

拉法埃尔 现在，现在你不像我了。再见。

马诺洛（拦住他。）你想干什么？

拉法埃尔 我？……我没想什么，也没什么可想的。去你的吧。（下。）

第九场

恩里克和马诺洛

恩里克 说实话，无论如何，你也要说实话：你们知道是谁干的？不会是你们，那不可能；不过，当时你们像往常一样，也在那儿？说不定你们全都看见了？说实话，兄弟，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更爱你。正是因为我是那么爱你，我才变得怯懦起来。我本来不该隐瞒的，可是说出来又让人非常难过。我不相信任何人，就是，不相信任何人！是那么让人难过，那么让人难过，可是我又不相信、不能相信父亲会在心里做出公正的判断。我怎么没能明白、没能看到这一步、这一切呢？（看到伊西德罗进来。）别开口，别作声。（伊西德罗手拿文件夹上。）

第十场

前场人物和伊西德罗

伊西德罗 你们怎么了？是瞒不住的，你们吵架啦。那么说，你哥哥已经知道了？（递给马诺洛一封信。）给你，你看看吧。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收到这种丢人的匿名信。要是信上说的是真事儿……

恩里克（从马诺洛手中夺过信。）说些什么？（对马诺洛。）你看过

了？

马诺洛 看过了。

恩里克 还能指望那种贱人会干出什么好事儿来？

伊西德罗 可是，那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认识那个人？……你常到那个人家里去、是常到那个家里去的那些人的朋友、甚至有可能跟那个令人恶心的案子有牵连，对吧？那封匿名信，一看就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混蛋写的。他是想要咱们出钱买他的沉默，免得让你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们家族廉洁的名字不和那帮子其中许多只有一个诨号的人的名搅和到一起。可是，你仔细看过吗？那一切能是真的吗？恩里克 那一切全是真的。那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不过，这又能怪谁呢？

伊西德罗 你现在倒维护起你弟弟来了？……你？……你？……

恩里克 对，我是要维护他。过去我提醒你们注意他的行为举止的时候，你们说我妒忌。晚了，爸爸，现在对他严厉已经晚了。此刻只能表示同情。你不要让我们觉得，你只有在担心会损失金钱的时候才会显出做父亲的威严。

伊西德罗 放肆……

恩里克 我只是说出了实情，实情，因为你在看到弟弟过着一个中等家庭子弟所不能过的、就连我这个挣有薪水的人也过不上的生活时，并没有觉得不应该警惕，你们甚至也从未关心过他的钱是不是来自正路。

伊西德罗 难道你怪我相信你们、相信我的儿子都不会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吗？难道你怪我不是一个专横霸道的父亲、怪我给了你们我一向认为你们应该享有的自由？

恩里克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们配享受那种自由？你凭什么那么相信？你什么时候了解过我们有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想到过要关心一下我们是否有某种信仰、是否信教？我们也了解你吗？子女几乎永远都不了解父母，父母也几乎永远都不了解子女！任何一个外人都会更了解我们。我们的生活中不管出什么事情，最感到吃惊的是你们，象现在这件使咱们家蒙受耻辱的丑闻就是。

伊西德罗（对马诺洛。）你今天晚上就离开马德里，恩里克陪你走。

恩里克 不可能啦。

伊西德罗 你敢违抗我的决定？

恩里克 问题是已经逃不了啦。只能等待，等待，不管会出什么事情。我相信弟弟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这一严峻的教训也许是必要的。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去弥补罪过和错误。（搂住马诺洛。）那不是真的吧，弟弟？……弟弟！你哭吧，对，哭吧！你看见了吗？哭得这么伤心的人不可能是坏人。（皮拉尔上。）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皮拉尔

皮拉尔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阿尼塔说你们吵架了。（对马诺洛。）你哭什么？肯定是怪你哥哥，向来如此。

恩里克 对，是我不对，一向如此。错误向来是我的！

马诺洛 不对，妈妈，不对。恩里克没责任，是我，是我！

皮拉尔 得啦，真孩子气！你们就像是两个胆小的孩子。

马诺洛（搂住母亲。）孩子，对。谁又能重新变成孩子呢！只有这样，

在你的怀抱里，才可能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啊！

皮拉尔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对伊西德罗。）你知道吗？

伊西德罗 我知道什么！谁又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恩里克说得对：我们是一家人，但却又非常陌生，互不了解。子女不了解父母，父母不了解子女！

（幕落）

第三幕

景同前幕

第一场

阿尼塔和恩里克

阿尼塔 你别说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信。你很清楚马诺洛是怎么了。是钱的问题，不对吗？还不起债？我早就想到了。不可能是别的事情。我真不明白，爸爸、妈妈怎么会相信什么买卖汽车的奇妙生意。当然，马诺洛已经这么生活了很久啦，没向家里要过钱，也没人来家里讨债，的确是可以相信的。可是，或早或晚……这就是一切，对吧？得啦！真讨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呢。又不是犯了什么罪。怎么，钱数很大吗？债主们会理解的，也会等的……啊呀，我说，你真让人受不了！

恩里克 住嘴吧，阿尼塔，请你别再说啦，我求求你好不好。

阿尼塔 好吧。我什么都不再问了。

恩里克 马诺洛在干什么？

阿尼塔 妈妈想让他躺着。他病啦，在发烧，又不想躺着。妈妈总算说服他躺了一会儿，尽管没脱衣服。妈妈想叫个医生，可是他不愿意，爸爸又没在家……

恩里克 爸爸出去了？

阿尼塔 对，看样子很生气。妈妈很伤心，哭了……我不相信至于到了那种地步。像马诺洛那种年龄的人，哪一个没干过傻事儿啊？不能人人都像你。

恩里克 像我！……家里的人都是怎么看我的？不必深入探究你们的想法，你们对我的看法全都摆在明面上：和弟弟相比，对你们来说，我……咱们何必要自欺欺人呢？说得好听一点儿，我是个懦夫；说得直接一些，我是个傻瓜。

阿尼塔 那倒不是。只是对你的年龄来说，你过于严肃啦。

恩里克 我们再严肃，也严肃不过生活本身。如果我们想跟生活开玩笑，也算是找错了对象。只有非常严肃地对待生活，我们才能偶尔有一点儿真正的快乐。生活绝不会赐予任何东西，同时也不容许被盗窃。一切都必须用高价去购买，一切都必须用辛勤的劳动去换取。（堂莫伊塞斯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堂莫伊塞斯

莫伊塞斯 你们好！

阿尼塔 莫伊塞斯舅舅！

莫伊塞斯 听说你父亲不在家。我要和他谈谈。不过碰不上他，我几乎又有点儿高兴。我宁愿跟你说：是一件烦人的事情。你能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吗，阿尼塔？

阿尼塔 不会是什么坏事吧？你一天里就来了两趟！……我可是有点儿心惊肉跳啦。

莫伊塞斯 愿上帝保佑！生活中，我们只是在后果面前才感到害怕，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你去吧，去吧。（阿尼塔下。）

第三场

恩里克和堂莫伊塞斯

恩里克 什么事儿？

莫伊塞斯 跟你说吧，是件我最没有想到的事情。今天上午你父亲坐在这儿看报纸，我问他有什么新鲜事儿，他说昨晚发现了一起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让人恶心的罪案。我毫不在意，因为，怎么说也轮不到要我去澄清案情啊。

恩里克 你说什么？

莫伊塞斯 是这么回事儿：我一回到家就看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要我立即出庭。好像是在被害人的文件里面发现了一封我用我任董事的银行的信笺写的一封信，是对那家伙求见我谈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的信的回复。法官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人求见的动机，是不是同我们银行的某项业务有关。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要接待那么多人……于是法官问我是不是记得我的一个外甥向我推荐过那个人。我想起马诺洛向我推荐过他，谈的是关于一个条件优厚的阿根廷票据抵押问题。后来没有办成，因为那家伙没再到银行里去。法官没再问什么了。不过，临走的时候，法官说他非常抱歉，希望我能和我外甥一起再去澄清几个必要的情况。你有什么想法？你已经看到了你兄弟结交那些朋友所惹出的麻烦来了吧。你父亲也非知道不可啦，他会怎么说？你兄弟在家吗？

恩里克 在家。出庭的事情非常急吗？

莫伊塞斯 你是知道的，法庭这种事情，是越早去越好，免得一次次传唤的麻烦。要是他能马上跟我去……你怎么了？你很担心嘛。

恩里克 是的，舅舅，是很担心，也的确让人担心。事情要比你想象的严重，甚至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尽管我已经往最坏的地方想过了。

莫伊塞斯 你别吓我。

恩里克 父亲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威胁要作重大揭发。

莫伊塞斯 讹诈，不是吗？不过，你父亲应该立刻把那封匿名信交到法庭去。

恩里克 不行，那可不行。

莫伊塞斯 为什么？怕宣扬出去你兄弟是那个人的朋友？我不相信他们交情会有那么深，以至于让人怀疑他卷了进去。事后我为了了解情况看了一下报纸，作案的旅馆是什么人都去的，只是没有一个是好人罢了。看样子，那家旅馆适于作案：地处偏僻，没有邻居，没有仆役，只有一个隔三差五才去一趟的花工。也许你兄弟去过一两趟。你就担心这个？怕警察在调查中发现你兄弟是其中的一份子、可能会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因为这样，就更该抢先。让他现在就跟我去，把知道的全都讲出来，讲出全部真相。这是上策。你去把你兄弟叫出来。

恩里克 不，不；你不知道……我担心一切……一切！……

莫伊塞斯 你担心什么呢？……没有必要！……是担心你兄弟……

恩里克 他不会干的。他，不会……可是他的那些朋友……某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人干得出来。我担心他在现场。

莫伊塞斯 你说什么？……他有可能亲眼看见……

恩里克 对，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有理由这么担心。

莫伊塞斯 太可怕了。上帝，上帝啊！你知道你兄弟都跟什么人厮混？

恩里克 对，知道。

莫伊塞斯 那么为什么不跟你父亲讲清楚呢？

恩里克 我兄弟过的那种没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比塞塔维持不下来的生活，不是比什么都清楚吗？

莫伊塞斯 而那钱？

恩里克 对，是那个坏蛋的，那个为那帮子家伙利用并最后被杀的坏蛋的。这是必然的结局。你说我没有把事情挑明？我还能再怎么说呢！他们不听我的、不想听我的。我甚至都为此感到羞愧！谁也不知道为了那可恶的金钱人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的！人们把钱奉为唯一的上帝，尽管都虚伪地装作信仰宗教、崇尚道德。只是为了互相欺骗。

莫伊塞斯 你说得对。所以，我这个肉体上的驼背在那么多的精神驼背中间，竟可以感到自豪了。快去把你兄弟叫来，他应该知道，应该把真情告诉我们。

恩里克 他跟我母亲在一起。我不想让她怀疑，尽管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知道一切的。

莫伊塞斯 那封匿名信呢？那封匿名信都说了些什么？匿名信里讲的只能是诽谤。

恩里克 诽谤，对。可是那些诽谤却因为我兄弟的行为举止而变得顺理成章。好像人们最后一次见到那家伙进旅馆的时候，我兄弟和他最好的朋友拉法埃尔正在那儿。有人看见他们进去了，并且断定他们在里面。那人自己也想进去，但是没能达到目的，因为没人开门，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仿佛他们要给人以里面没有人的印象。于是那人就潜藏了下来，出于好奇或者是别有用心，结果是，夜深人静以后，就看到拉法埃尔和我兄弟两个人出来了。他再叫门，仍然是没有人应。两天之后，罪案暴露。

莫伊塞斯 可是，谁能肯定那是真的呢？罪犯理所当然地要让人们怀疑所有到那儿去的人啦。不过，我们不能相信你兄弟和他的朋友会……

恩里克 他不会，我不相信他会干那种事。不过，对他的朋友，那个拉法埃尔，我什么都不怀疑。他到这儿来过。他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冷静，让我害怕。不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镇定，而是惯犯的厚颜无耻。

莫伊塞斯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信，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去叫吧，去叫你兄弟来。

恩里克（看见伊西德罗进来。）不行，现在不行。

莫伊塞斯啊！是你父亲来啦。（伊西德罗上。）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伊西德罗

莫伊塞斯 伊西德罗……

伊西德罗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你受我儿子牵连不得不出庭作证。嗨，子女啊，子女！

莫伊塞斯 你怎么知道的？

伊西德罗 我知道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从未料到过会知道的事情！……你看，恩里克，（递给他一张票据。）这是一张由你兄弟和我签署的期票。

莫伊塞斯 由你？

伊西德罗 天知道是什么人。还能怎么样？谁还不了解放高利贷的那些家伙们的伎俩？（对恩里克。）把那个期票撕掉、烧掉，要不是及时收了回来，会变成控告你弟弟的一大罪证。那张期票本来是要用通过最不名誉的方式赚来的钱贴现的。幸运得很，我如今可以证明是由我还的。不过，那帮坏蛋指控你弟弟，以为他去了旅馆、去了那个黑窝，去要、去威胁……不过，能让人相信吗？不能！不会是我儿子！我的儿子不可能干出那么卑鄙的勾当。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可是你的弟弟啊！……（佩佩在门边出现。）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佩佩

伊西德罗（看见佩佩。）又是您？我不是说过，请您不要再到这儿来了吗？您还有什么要求吗，坏蛋？

佩佩 别急。我是要找您的儿子、找恩里克谈谈的。

恩里克 找我？

佩佩 请你们原谅。

伊西德罗 不行。您就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讲好啦。您有什么话要说？

佩佩 不，对不起，有点儿事情，我只能跟恩里克讲，请您……（对恩里克。）请您让您的父亲允许我同您谈谈，只同您一个人，只要一會兒的工夫。

恩里克（对莫伊塞斯。）你带我父亲走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不幸得很，他很快就会知道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啦。

莫伊塞斯（拉着伊西德罗。）咱们走吧，伊西德罗。让恩里克跟他谈吧，要相信他。（伊西德罗和莫伊塞斯下。）

第六场

恩里克和佩佩

恩里克 怎么？出现了严重事态，对吧？

佩佩 正如担心的那样，拉法埃尔被捕了。很多人都招供了。有的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有的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而且有的人知道得太多。

恩里克 不过，您觉得？……

佩佩 我可以肯定。那天只有拉法埃尔和您的兄弟在。他们是去要钱以便收回一张即将到期的期票。我没有看见，但是可以想象得出事情的经过。那位好先生已经被勒索够了，而且当时手头比较紧，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您

要提醒您的兄弟。拉法埃尔会矢口否认的，我可以肯定。他是老奸巨猾的。不过，那种罪名可以推到……您是知道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不可能不留下一点儿证据的。

恩里克 您还能告诉我点儿什么呢？

佩佩 不论是拉法埃尔还是您的兄弟，都不会有所防范的。我不相信他们早有预谋。是在火头上一时性起，很可能是那人先威胁他们的……

恩里克 您说的是什么呀？听您这么说，我们还不得羞愧死、恶心死啊？您走吧，您快走吧，不管会出什么事情，请您马上走吧！

佩佩 那好。请您注意，您的兄弟说不定还有时间可以逃走。也许他之所以还没有被捉起来，正是因为法官考虑到你们这个家庭，想给你们一点儿时间……

恩里克 请您住口！请您住口！我不想听您再说下去了！我的兄弟不会像个罪犯似的潜逃，因为他不可能是罪犯。尽管他可能在场，尽管你们逼他与你们为伍，但是他干不出那种事情。

佩佩 我非常心安理得，那几天我根本不在马德里。我昨天夜里才回来，并且有人能证明我在什么地方来着。

恩里克 当然！您是有所防范的。重要的是拿到钱。您更聪明，您是不冒险地向冒一切风险的人收利。您走吧！……走吧！……

佩佩 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是对您，刚刚是对您的父亲，我可以原谅你们。（下。恩里克独自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站起来走进马诺洛的房间，随之与他一起出来。）

第七场

恩里克和马诺洛

马诺洛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我受不了啦。

恩里克 趁妈妈还没有回到你的房间……趁没人来、没人能听见咱们的话……拉法埃尔被捕了。

马诺洛 （惊恐地。）不可能！

恩里克 一切都对你们不利。你们身边所有那帮子人都会提出对你们不利的证据……现在，你说真话吧……要对我说真话！……对我，兄弟！

马诺洛 对，对……最好……说真话……只对你一个人说出真情！

恩里克 真情……是那样的吗？……

马诺洛 是的！……不过是拉法埃尔……只是拉法埃尔一个人干的！……不是我们的过错……是命中注定的……威胁……胡乱的一击……恐惧……恐惧！……我们都吓傻了！……是他……都是他！……我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我是想把他们拉开……想跑，可是跑不动……像是一场恶梦，像是一场恶梦……这恶梦至今也还没有做完……尽管我亲眼看见了，但是还是不能相信……当时的情景一直都在我的眼前！……

恩里克 可是，你在场？……你真的在场？……你可怎么办哪？……我们大家可怎么办哪？

马诺洛 不，不能，不能连累你们。我知道怎样使你们免受耻辱，我知道怎样惩罚自己。

恩里克 不行。你在想什么？如果你说的是实情，你还是可以有救的。
马诺洛 不，没救啦；不，不可能有救啦。怎么能够证明我……？别管我，别管我……（想进入自己的房间。）
皮拉尔（从后台。）马诺洛！……孩子！……你在哪儿呢？
马诺洛 放开我，趁妈妈还没来，你快放开我！（进入自己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恩里克（敲门。）弟弟！……弟弟，快开门！……快把门打开。弟弟！……（推门，正在这时候里面响了一枪。）啊，我的弟弟！（皮拉尔从舞台深处的门里、阿尼塔、伊西德罗和莫伊塞斯从一个侧门里同时出来。）

第八场

恩里克，皮拉尔，阿尼塔，伊西德罗和莫伊塞斯

皮拉尔（冲上。）儿子，儿子！……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声音？
伊西德罗 什么事儿？
莫伊塞斯 出了什么事儿啦？
阿尼塔 我的上帝啊！
恩里克（拦住母亲。）别进去！……你别进去，别进去，妈妈，你不能进去！……真可怕！……
皮拉尔 放开我，放开我！……我儿子怎么了？（走进房间里去。）
伊西德罗（对恩里克。）怎么？……他自杀了？……
恩里克 对！
阿尼塔（也想进入马诺洛的房间。）啊，哥哥！……哥哥！……
莫伊塞斯（拦住她。）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跟你爸爸、跟我留在这儿。
皮拉尔（发疯似的跑出来。）不，不会是他！……不可能是他！……（对恩里克。）是你！都是你的过错！
恩里克 妈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妈妈？……就是因为你这么说，就是因为你这么想，所以你才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啊。
伊西德罗（对皮拉尔。）住口，住口！你知道什么？
莫伊塞斯 恩里克说得对。不能再胡涂了！不能再那么不讲公道啦！
皮拉尔 为什么？……为什么我儿子要自杀？……我想知道……我需要知道！……是谁的过错？（女仆上。）
女仆 老爷。
伊西德罗 什么事儿？
女仆 有几位先生，几个人，他们说是警察，我不明白他们讲的是什麼。
莫伊塞斯 让我去，我去。（随女仆下。）
皮拉尔 伊西德罗，伊西德罗，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
伊西德罗 你别打听啦，你什么也别打听。怎么回事儿？……一切都是谎言：家庭、父母、子女……全都是谎言！你已经看到了，大家如同陌路之人！我们对子女了解些什么？我们对刚刚永远失去了的儿子都了解些什么呀？我们对还活着的这两个孩子又了解些什么呢？……（莫伊塞斯带着两名警察上。）

莫伊塞斯（带他们朝房间走去。）请进吧。（跟在警察后面走进了房间。）

皮拉尔 那两个人……是谁领他们来的？

伊西德罗 那又有什么重要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我们，我们没有做好父母。

恩里克 对，你们没有做好父母。

伊西德罗 我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受人的裁判之前，已经受到了上帝的裁判。

剧终

女贵族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 | |
|--------|--------|
| 堂娜安帕罗 | 何塞·马利亚 |
| 堂娜伊莎贝尔 | 马丁 |
| 马尔西亚娜 | 堂帕勃利托 |
| 皮拉尔 | 堂波基丁 |
| 莱昂西奥 | 梅尔乔尔 |
| 拉法埃尔 | |

剧情发生在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村庄里。

第一幕

村中一处深宅大院的楼下客厅

第一场

皮拉尔和何塞·马利亚

皮拉尔 谁跟我讲话、谁不跟我讲话，同你有什么关系？

何塞·马利亚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就是和我有关系，因为一点儿都不成体统。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了，有你瞧的。

皮拉尔 你会去告状的，你在急着要去告状，好让他们骂我。

何塞·马利亚告诉我，你在跟谁讲话。是个小伙子。你告诉我，我没看清楚，因为他一见到我就赶快跑掉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怕我认出来，如果你们是偶然碰到一起的……

皮拉尔 就是偶然碰到的嘛，因为我从喷泉回来。

何塞·马利亚 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在那个时候到喷泉去……你到喷泉去干什么？这儿不是有水吗？你别让我再在那个时候在村子里见到你！不怪你，都怪妈妈，她对你管得不紧。因为你老是袒胸露背的……

皮拉尔 我怎么袒胸露背了？

何塞·马利亚 好啊，那你就再多露一点儿！你们女人就不该知道自己的长处：要是知道自己眼睛漂亮，就会一个劲儿地挤眉弄眼；要是觉得嘴长得好看，就会有事儿没事儿地笑个没完；要是皮肤白一点儿或者黑一点儿，就会变着法儿去显摆。

皮拉尔 瞧你说的是什么话！

何塞·马利亚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有谁能比我更爱你？

皮拉尔 既然你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我也没说不让你关心我。可是也没有道理不允许我和别人讲话呀。我知道该和什么人来往，还没有那么笨。我连对象都没有，怎么会嫁人呢？

何塞·马利亚 你也不需要有什么对象。

皮拉尔 人们已经都在说我早就该出嫁啦，已经在议论我连个不像样的对象都没有一个……因为人人都怕你。

何塞·马利亚 因为我不愿意你轻信任何男人，因为要是你也跟其他人一样……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

皮拉尔 我能出什么事儿，别人又出了什么事儿？一结婚，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何塞·马利亚 要是结不了婚，可就要一辈子丢人。再说，你干吗要结婚嫁人？你现在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又有这么栋房子，简直就跟是咱们自己的一样，太太压根儿就不来，即使来了，像现在似的，既见不到她的人，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你到哪儿去能比现在更好啊？太太都在这儿住了一个月了，我最多也只见过她两次，像个影子似的。

皮拉尔 你干吗那么盯着我？

何塞·马利亚 我想从你脸上看到你的心思。

皮拉尔 你放开我！

何塞·马利亚 我爱你！……

皮拉尔 得啦，何塞·马利亚，放开我。

何塞·马利亚 我不嘛！（马丁和马尔西亚娜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马丁和马尔西亚娜

马丁 这是怎么了？

何塞·马利亚 没什么。

皮拉尔 你都看见了，何塞·马利亚……

马丁 看见了，对。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你们打打闹闹、拉拉扯扯吗？
兄妹之间不能这样。这太亲昵了。希望别再让我看见这种事情！

皮拉尔 您别骂他，爸爸，您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马丁 可是我不愿见到这种事情。（对马尔西亚娜。）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还不愿意相信呢。

马尔西亚娜 你到外面去吧，孩子，别让你爸爸骂你。

何塞·马利亚 好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下。）

马丁（对皮拉尔。）也不能全部怪他……

皮拉尔 就是嘛，你也骂我吧。

马尔西亚娜 你也去吧，去吧。没看见你爸爸在生气吗？

皮拉尔 我，我又有什么错啊？（下。）

第三场

马尔西亚娜和马丁

马丁 我一直都在对你说，何塞·马利亚太恋着皮拉尔啦。对他来说，皮拉尔是妹妹。

马尔西亚娜 可是实际上不是！……我不明白你干吗要这个样子。

马丁对他来说，就应该像是妹妹才是。他不知道真相，就应该把她当成妹妹。

马尔西亚娜 你想得倒好！他是不知道，可是他心里却感觉得出来。

马丁他只知道皮拉尔是他妹妹。除了你和我，别人也不可能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我现在不告诉，将来也永远都不会告诉他的。

马尔西亚娜 我可不说这种话。他需要知道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

马丁你可要留心啊，马尔西亚娜，留神你的嘴巴！你们女人，哪怕是掉了脑袋，也守不住秘密。可以肯定，既然有人扬言谁要是泄露了秘密就宰了谁，八成这事儿早已经就泄露了出去啦。

马尔西亚娜 那些杀了人的人不受惩罚也真没有道理，尤其是因为那些人杀人不外乎是想侵吞自己不应得到的财产，侵占那份照理应该属于，不管是谁吧……反正对她来说，要比自己的兄弟、外甥以及任何亲戚都更为亲近的人的财产。

马丁 马尔西亚娜！

马尔西亚娜女东家的哥哥是来干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把她弄走，以便确保那些，如果她有了儿子，按天理、人情和法律都不可能再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

马丁 马尔西亚娜！

马尔西亚娜 我就住嘴，就住嘴。你不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的嘴已经闭得够紧的了吗？我兄弟死了，仇还未报。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也知道，谁是凶手，又是怎么杀了他的，可是却不能说出来……

马丁 不说出来，对咱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马尔西亚娜 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说。不过，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咱们会被扫地出门的。

马丁 那就等着瞧吧。

马尔西亚娜 他们权势极大。他们既然能够解决了我的兄弟，就能解决咱们，还有那个孩子，尽管在他出生的时候，他们没能把他弄死。

马丁 他们可能不敢……

马尔西亚娜 他们来就没安好心。东家对此是明白的。自从知道他们来了以后，她就落落寡欢，肯定是有原因的。

马丁 她一向就落落寡欢，就像个受了气的女王似的。

马尔西亚娜 是女贵族。自从那位前来为孩子们施按手礼的主教那天在讲经时这么称呼她了以后，人们一直都这么叫她。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如今上了年纪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傲、更盛气凌人，尽管她只要想想自己做过的亏心事儿，本该低头做人的。

马丁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她会参与谋害你兄弟的事儿。

马尔西亚娜 我没说她参与了。可是，她在自己的丑事儿败露以后，要是能够实话实说，而不是让她的两个哥哥以为是我兄弟强奸了她，就不会出这种事儿啦。咱们可是都清楚事情的原委，要不是她先看上了我兄弟，我兄弟一辈子也不会敢打她的主意的。这可是咱们亲眼见的啊……

马丁 那倒是。你兄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你可瞧见……伊莎贝尔小姐了吗？怎么能让人相信她会看上我呢？”我呢，因为跟他想的一样，所以每次都对他：“你别相信，别相信，等到哪一天你稍失检点，立刻就会明白：她是东家，你只不过是下贱的仆人……”谁都知道瓦罐碰不过石头，结果只能是这样，也果然是这样。咱们该做的也一直这么做的就是闭紧嘴巴，尽量从中捞点儿好处。

马尔西亚娜 要是换成别人，早就捞到更大的好处啦。如果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咱们也一定能捞到更多的好处。

马丁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马尔西亚娜 你觉得何塞·马利亚对皮拉尔的感情超出了兄妹的界限，是吗？

马丁 因为我看出来……

马尔西亚娜 要是他知道皮拉尔不是自己的妹妹呢？

马丁 我想象不出来他怎么会知道的。不可能是从咱们嘴里，也不可能从村里人的嘴里。

马尔西亚娜 好多人都已经有所察觉。想来套我的话的人就不止一个……什么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是不是已经告诉给他们了……再说，事实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不知怎么就能传播开来。离这儿好多里以外发生了

点什么事情，就像哪家失火了、天上掉石头啦、什么人死了或者其他别的事情，没人见过、没人讲得清楚，但却传开了、议论开了。这种情况咱们见得多了。谁又能知道是怎么传开的、又是怎么议论的呢？何塞·马利亚很可能就是这么知道的，并没有人对他讲过什么。所以，我觉得从他对待皮拉尔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像是知道了她不是自己的妹妹。你设想一下，要是何塞·马利亚，像理所当然的那样，成了庄园以及本来就属于他的一切的主人并且娶了皮拉尔……

马丁 你们女人总爱做非分之想。何塞·马利亚是咱们的儿子，因为出生登记簿上是这么写着的。所以，即使他不愿意，也得当皮拉尔的哥哥。再说，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也不能指望堂娜伊莎贝尔会愿意重提旧事。即使她想提，她的那两个哥哥也不会允许她提的。

马尔西亚娜 这倒是。不过，事情……有点儿怪，因为东家到这儿来了。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她只来过一回。每次去罗勃莱达和翁布里亚，途经这里都是不过夜的。可是这一回住了一个多月，逼得她的两个哥哥来找她，肯定是有原因的。她的哥哥肯定有所担心。堂娜伊莎贝尔要是能像外表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个好人的话，她在良心上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她总是爱过自己的儿子的父亲，至今还忘不了他，特别是忘不了他是受她连累才死的。这一切肯定是她良心上的沉重负担。我可不愿意是她，因为会没有一天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的……

马丁 咱们走着瞧吧。两位老爷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马尔西亚娜 全都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来都行。

马丁 东家说他们今天就到。

马尔西亚娜 你跟她谈过了？

马丁 就算是谈过吧。

马尔西亚娜 她什么也没问？

马丁 关于那孩子，只字未提，就像根本没他似的，就像是对他毫无所知。

马尔西亚娜 她很清楚，堂娜安帕罗把他抱给了咱们。堂娜安帕罗是她的亲信，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孩子在什么地方，知道何塞·马利亚是谁。

马丁 她的哥哥们可能以为那孩子已经死了，或者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马尔西亚娜 他们可能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来调查清楚。谁能知道他们干得出什么勾当啊！……

马丁 所以，咱们……

马尔西亚娜 谁也说不出来咱们待他同自己的孩子有所不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的父亲被人杀了，而且不知道他能否有同母亲相认的一天，咱们待他才更好。难道不是吗？从我这方面……

马丁 我也是的。从待他这一点来说，谁都不会觉得他不是咱们的亲生。

马尔西亚娜 天哪，他们来了。

马丁 是老爷们？

马尔西亚娜 哪来的什么老爷！……是堂帕勃利托，堂梅尔乔尔，堂波基丁，那几个无赖。

“波基丁”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丁点儿”的意思。

马丁 他们没去打猎？

马尔西亚娜 好个打猎！……他们要猎取的是……混一顿好吃好喝。连枪都没带……这会儿嘛，到这儿来也是为了吃喝……胡糟践一通。咱们可是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才打扫干净的啊……我真不知道东家干吗要把那位堂帕勃利托养在这儿。

马丁 他是家里的一个亲戚或者好友，没处安身，东家就让他住在这儿啦。

马尔西亚娜这倒没什么，不过，他自己倒也罢了，别再可招些狐朋狗友：教师的丈夫，那个堂波基丁……还有那个一辈子没干过正经营生的酒鬼梅尔乔尔。

马丁 堂波基丁……这个名字对他倒很贴切。

马尔西亚娜 这么叫他，还不是因为他走家串户地讨这个要那个……“您能给我一丁点儿这个吗？……”“要是您能给我一丁点儿那个……”他就是那么“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向所有的人都伸过了手。他本人嘛，倒也确实长得只有“一丁点儿”大小……他们在门外干什么呢？我去看看。大概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马尔西亚娜下。随后带着堂帕勃利托、堂波基丁和梅尔乔尔上。）

第四场

马丁，马尔西亚娜，堂帕勃利托，堂波基丁和梅尔乔尔

马丁 你们好，堂帕勃利托，还有你们两位。

堂帕勃利托 你好，马丁。

马丁 你们打到什么野味了？

梅尔乔尔 今天我们没去打猎。

堂波基丁 我们是去野餐的。

堂帕勃利托 堂娜安帕罗对我说，要是我们去打猎，就走得远远的，因为堂娜伊莎贝尔讨厌枪声。

马尔西亚娜 当然！

堂帕勃利托 到远处去，得走好多路；走远路就得多带吃的东西……

马尔西亚娜 你们带得不少了。

堂帕勃利托 吃的东西嘛，没得可说；可是喝的……可就太少啦。

马尔西亚娜 只有一丁点儿，对吧，堂……？我总也记不住您的名字。

堂波基丁 你不是都说出来了嘛：堂波基丁。我根本无忌讳。

马尔西亚娜 用不着忌讳。有些人的外号更难听呢。

梅尔乔尔 我也不忌讳。

马丁 对您，人人都称呼名字……

堂帕勃利托 只不过是他的名字称呼村里所有的醉鬼罢了：“那人梅尔乔尔了”，“那家伙有点儿梅尔乔尔啦”，“那小子可真是梅尔乔尔得可以啊。”

梅尔乔尔 除此之外，我倒没有别的毛病，再说这对谁也没有妨碍。我

“梅尔乔尔”原系《圣经》故事中的“东方三博士”之一。

甚至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打老婆，说到打嘛，倒是她打我。

马尔西亚娜 我倒真希望能够前去帮她一把。

梅尔乔尔 大可不必，她一个人就够了。

堂帕勃利托 喂，马尔西亚娜，快去随便拿点儿什么来和几个杯子。

马尔西亚娜 你说的“随便拿点儿什么来”是什么意思？

堂帕勃利托 我们要在这儿赌一局，没有吃的和喝的，提不起兴头来。你就去切点儿火腿、香肠，再拿几只杯子来吧。

马丁 你们都知道，东家的两个哥哥今天要来，刚刚把家里打扫干净，你们又要抽烟、吐痰，祸害得一塌胡涂了……

堂波基丁 东家的哥哥要来？堂莱昂西奥和堂拉法埃尔要来？

马尔西亚娜 正是他们。

堂帕勃利托 他们可是好久没到这儿来了。

马尔西亚娜 好久啦：从打他们和我兄弟一块儿去打猎、我兄弟出了事儿以后，就没来过。

马丁 马尔西亚娜，那些旧事儿，就什么也别提了吧。

梅尔乔尔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还没太搞清楚呢。听说是偷猎的人把你兄弟给打死了。

马尔西亚娜 是这么回事儿。

梅尔乔尔 那些偷猎的人一定是从远处来的，然后又远走高飞了，因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嘛。不太可能是这儿的或者这附近的。说实在的，本村也好，附近几个村子也好，没人会跟你死去的兄弟过不去。他跟所有的人都相处不错，特别是那些打猎的，因为他总是睁一眼闭一眼，不跟任何人找麻烦。当然，那天东家少爷跟他在一起，只有他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马丁 只有他们才能知道。所以，既然不知道，最好也就别去议论了。

马尔西亚娜 给你们香肠、火腿，还有杯子。

堂帕勃利托 光是杯子？

马尔西亚娜 这是你们要的啊。

堂帕勃利托 对，对。不过，你应该明白，说杯子，也就意味着要拿几瓶或者一坛子酒来的呀。

马尔西亚娜 我本来倒是想到了，可是你们没说。

堂帕勃利托 要知道，我没好意思开口。

马尔西亚娜 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要是真不好意思，就根本不会来要了。

堂帕勃利托 嗨，马尔西亚娜，我对你不错，你这么来报答我可就不应该了！……

马尔西亚娜 您可以不对我好嘛。我待您也不错。如果您只是一个人的话，我会对您更好的。

堂帕勃利托 要是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你会心疼的。

马尔西亚娜 是啊，不过可跟现在不一样。您现在也让我心疼，因为您尽结交些狐朋狗友。

堂波基丁 您这是有所影射吧，马尔西亚娜？

梅尔乔尔 不是影射，她指的是咱们。

堂波基丁 这就是我所说的影射……影射……

梅尔乔尔 这么说，您觉得跟咱们无关喽？

堂波基丁 绝对无关。影射是婉转表达，而婉转表达是一种修辞方法。马尔西亚娜用了这种修辞方法，但却并不知道其含义，因而她的话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我们无损。

马尔西亚娜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要伤害你们。

堂帕勃利托 那是当然啦，马尔西亚娜，那是当然啦。这个新酒不如去年的陈酒。陈酒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马尔西亚娜 下一次，就连这新酒也没有了。

堂帕勃利托 我不知道收成会这么坏。

梅尔乔尔 葡萄园一年比一年管得差。没人干活。你们到村中广场去看看，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全村的人都游手好闲地待在那儿……真是莫大的耻辱。

堂波基丁 问题倒不在于那些不干活的人，而在于那些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督促他们干活的人。

马尔西亚娜 说得好听。

堂波基丁 牌在谁那儿？

梅尔乔尔（掏出牌来。）在这儿。

堂帕勃利托 我有一副新点儿的。

堂波基丁 我也有一副，不过更旧点儿。（三人坐下，开始赌博。）

堂帕勃利托 来吧。您发牌，堂波基丁。

堂波基丁 咱们赌什么？钱嘛，可不行，这几天我……这个月我们还没有收入呢。

梅尔乔尔 赌酒吧。

马尔西亚娜 这样的话，你们就都是赢家喽。

堂波基丁 先赌这儿有的，然后再赌你过一会儿给我们拿来的。

马尔西亚娜 实话实说吧，没了。

马丁 东家吩咐过，只能给你们可以给的，到此为止。

马尔西亚娜 你们假冒打猎名义拿走的和这会儿喝的，就是今天中午的份儿。

堂帕勃利托 你们可听见了：限量啦。这叫什么牌呀！您给我的全都是次牌。你们看吧。（把牌亮开。）

梅尔乔尔 发给我的也是……这种牌能有什么用？（将牌丢下。）

堂波基丁 你们可别以为我作弊了。

堂帕勃利托 来，来，您重发，这次不算。

梅尔乔尔 不算。

堂波基丁 先生，手气就是手气。玩牌靠的就是手气。

堂帕勃利托 玩就是玩，没有牌怎么玩。

堂波基丁 好吧，我重发。不过，这一次可得认了。（重新发牌。）

堂帕勃利托 得啦，我说，您还是把这副牌收起来吧！（再一次将牌丢下。）

堂波基丁 您这是……

梅尔乔尔 这一次可就是您不讲道理啦，堂帕勃利托。

堂波基丁 这一次该讲话的是我，可是我却没有吭声。好吧，我再发一次。

梅尔乔尔 得啦，干吗还得由您来发呢？牌不好，就受着吧。这就叫赌。

堂帕勃利托 当然啦，这次您的牌好嘛。你们已经弄得我扫兴透了。见你们的鬼去吧。

堂波基丁 是懒得玩了吧。要玩就得认真。你们哪，两杯酒一下肚……

堂帕勃利托 怎么？难道你没喝？

梅尔乔尔 比你我喝得都多。

堂帕勃利托 他会说……一丁点儿。

堂波基丁 又提这一丁点儿啦……要是您知道村里人怎么叫您的话……

堂帕勃利托 要是您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您的话……

堂波基丁 只不过是小事而已。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叫您“女教员的丈夫”。

梅尔乔尔 就是。

堂帕勃利托 对于一个丈夫来讲，最大的污辱莫过于没有自己的人格。

堂波基丁 要是一个人不想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儿可不是您的家呀，不是您的家……

堂帕勃利托 也不是您的。

马丁 天天如此。你们能不吵吗？（看到进来一会儿了的何塞·马利亚。）你来有什么事儿啊？

何塞·马利亚 老爷们马上就到。您去吧，爸爸。

马丁 你也来。他们会带行李来的。

何塞·马利亚 不，我不去。我不想见他们。

马丁 你不想见他们？为什么？

何塞·马利亚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见。

马尔西亚娜（对马丁。）你去吧。

马丁 那我走啦。

马尔西亚娜 你们可听见啦？老爷们来啦。你们不该再待在这儿了。

堂帕勃利托 对，对。我去看看他们。好久没见啦，怪想的。他们也一定想我。

梅尔乔尔 我们走啦。您说吧，堂帕勃利托，咱们什么时候再见？

堂波基丁 就是。

堂帕勃利托 老爷在这儿的期间，咱们在村里见面。托尔迪略饭馆。

梅尔乔尔 听说那儿从佩罗安苏雷斯进了一种上好的酒。

堂波基丁 的确不坏，的确。

梅尔乔尔 糟糕的是到那儿去的人……是村里最差劲儿的。

马尔西亚娜 不必瞧不起……

堂帕勃利托 只是几天罢了……我不相信两位老爷会在这儿久留。他们是来找妹妹的，然后一起走。好啦，我走了，我走了。对不起啦。

堂波基丁 走吧，咱们也走。（堂帕勃利托和堂波基丁及梅尔乔尔下。）

第五场

马尔西亚娜和何塞·马利亚

马尔西亚娜 你怎么了？

何塞·马利亚 没什么，妈妈。您希望我怎么样？东家的哥哥们好久没

到这儿来了。

马尔西亚娜 是啊，好久啦。

何塞·马利亚 自从舅舅跟他们一起去打猎时被打死了以后就没再来过。对吧？

马尔西亚娜 是的。你不知道吗？

何塞·马利亚 听人家这么说。

马尔西亚娜 有人跟你说过别的什么事儿吗？

何塞·马利亚 没有，妈妈。即使跟我说了别的……也不值得相信。

马尔西亚娜 这就好。东家来了。

第六场

前场人物，堂娜伊莎贝尔和堂娜安帕罗

马尔西亚娜 您好吗，堂娜伊莎贝尔？您好，堂娜安帕罗。

堂娜安帕罗 （对马尔西亚娜。）你好，马尔西亚娜！

堂娜伊莎贝尔 我哥哥他们到了吗？

马尔西亚娜 大概快到了。马丁去接啦。（对何塞·马利亚。）你倒是去打个招呼啊。

何塞·马利亚 听您吩咐。

堂娜伊莎贝尔 也是你的儿子？

马尔西亚娜 是的，东家。是老三，也是三个儿子中间唯一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叫何塞·马利亚，为您效劳。你说呀！

何塞·马利亚 愿意为您效劳。

堂娜伊莎贝尔 多大啦？

何塞·马利亚 快满二十一岁了。是吧，妈妈？

马尔西亚娜 罗莎里奥女神节满二十一。

堂娜伊莎贝尔 我去接我的哥哥们。走吧，安帕罗。

马尔西亚娜 你陪两位太太去吧。

堂娜伊莎贝尔 不必啦。我们自己去就行了。（堂娜伊莎贝尔和堂娜安帕罗下。）

何塞·马利亚 你看见了吧，东家也不愿意我去见她的哥哥。

马尔西亚娜 干吗不愿意你去见他们呢？

何塞·马利亚 您知道，我知道，人人都知道。因为是他们杀了您的兄弟、我的父亲。

马尔西亚娜 天哪！是谁跟你说的？

何塞·马利亚 没人跟我说，人人也都在跟我说。而如今，那个女人，又以其沉默予以证明。

马尔西亚娜 那个女人？你别那么叫她，她是东家，是堂娜伊莎贝尔，是……

何塞·马利亚 是什么都行，可就不是您还没有说出口的那个身份。她不是我的母亲！即使是，我也希望她不是。那个女人不可能是我的母亲。她是女贵族，一副傲慢的样子，来自于血统的傲慢。那种傲慢没有妨碍她做一个女人，却妨碍她放下东家的架子做一个母亲。正是由于她的缘故，我的父

亲才惨遭杀害。让她不得好死！……

马尔西亚娜 不能这样，孩子！不能这样！快别这么说，孩子！不应该这样去诅咒一个母亲的。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背着你而为你哭过呢？咱们怎么能知道别人会怎么样呢？走吧，孩子，跟我走。别让人家听见，也别让人家看见你这副样子。孩子，孩子！……

何塞·马利亚 对，我是你的！是你的儿子！对，我是你的！你就是我的妈妈！我没有，也不想有别的母亲！

（幕落）

第二幕

景同前幕

第一场

堂娜安帕罗，马尔西亚娜和堂帕勃利托

马尔西亚娜（对堂帕勃利托。）您别以为是我说了什么……

堂娜安帕罗 对。马尔西亚娜、马丁以及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什么都没对我说过。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事情不需要什么人说就能知道的。

马尔西亚娜 我也是这个理儿。事实不说自明，想掩盖都掩盖不住。

堂帕勃利托 那好吧，我的堂娜安帕罗太太。不过，我不明白，我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对这个家爱护备至，因为这是堂娜伊莎贝尔太太的家，正是靠着她的慷慨和慈悲心肠，我才没有流落到收容所里去。对此，我怎么能忘呢？请您相信，堂娜安帕罗，我只要一想到堂娜伊莎贝尔会以为我不感激她的大恩大德……问题是有人对堂娜伊莎贝尔太太讲了不符合事实的情况……

堂娜安帕罗 没人跟她讲过什么。所以，我才要在堂娜伊莎贝尔听到以后不高兴之前提醒您，她的烦恼够多的了。您结交的那些人并不值得赞赏。

堂帕勃利托 堂娜安帕罗太太，您是知道在这些村子里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一个人又可能跟什么人来往呢？

堂娜安帕罗 可以不和任何人来往嘛。不过，即使要和什么人来往，您在交朋友的时候，总该有所选择，不能结交那个靠可怜的老婆养活的堂波基丁、女教员的丈夫，还有那个跟他差不多的梅尔乔尔。

马尔西亚娜 这个还不如那个呢。因为女教员是个好人，谁都对她不可能有半点儿挑剔；不过，对梅尔乔拉，人们都这么叫她，对那个女人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早在很久以前，该说的就都已经说过了。在这一带，就没有一个人不了解梅尔乔拉的短长。我真高兴这话是堂娜安帕罗对您说的……因为要是我的话……尽管我已经对您讲过无数次了……您可能会以为我不愿意您的那些朋友到这儿来吃、来喝。其实，这倒是小事儿，糟糕的是人们对你们议论纷纷。因为你们，又牵连到了这个家和东家本人。不能让这个家供人说长道短，因为由于这种那种原因，已经被议论得够多的啦。

堂帕勃利托 那好，从今以后，我就过隐士的生活。（梅尔乔尔在门口出现并对堂帕勃利托做手势。）

马尔西亚娜 瞧吧……良好的开端……来叫您啦。

梅尔乔尔 没、没什么。对不起，太太。

堂娜安帕罗 您请进，请进。

堂帕勃利托 什么事儿？

梅尔乔尔 我们在帕尔迪约饭馆等您哪。摆了局。

堂帕勃利托 我去不了啦。在老爷们在这儿的期间，我哪儿都不去了。

梅尔乔尔 问题是我們有了开销，而帕尔迪约又说再也不赊帐啦，因为已经赊得太多了。

堂帕勃利托 全都会还清的。这几天你别再到这儿来。别给我找麻烦。

好啦，希望你的老婆快点儿好，但愿不是大病。替我问候她。

梅尔乔尔 一定替您转达。祝您一切如意。（下。）

堂帕勃利托 他是来……

马尔西亚娜 知道，我们都听见啦：他老婆病了，因为从来就没好过。您为什么不帮他去找找大夫和神父先生那两个大好人呢？

堂帕勃利托 大夫和神父先生尤其不愿意和这个家里的任何人发生瓜葛。

马尔西亚娜 不愿意跟这个家有瓜葛？

堂帕勃利托 就是嘛！实话实说吧。神父先生认为这个家里的人从不信教。

堂娜安帕罗 他知道什么？……他不认识堂娜伊莎贝尔？

堂帕勃利托 他说，自从东家的父亲以及后来东家本人和她的两个哥哥来到这儿以后，他不记得看见他们进过教堂。还说，他们那么有钱，但却从来都没有捐过任何物品、也没有赞助过教堂的圣事。还说，也没人听说过他们对穷人有过什么施舍。还有其他许多话，我不好再重复。不过，我听不下去，因为我不能容许当着我的面议论堂娜伊莎贝尔和这个家。村子里和附近一带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像你们说的，专找败类来往。可是，正是你们眼睛里的败类闲话最少，也许是因为他们有免开尊口的理由。不过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说。

堂娜安帕罗 看来倒是您对啦……

堂帕勃利托 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愿意自己是对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忘恩负义和老大不恭吧。

堂娜安帕罗 好啦。他们在等您，您就快去吧。这事儿，我绝不再提。

堂帕勃利托 如果您不介意……问题是你们，由于不常到这儿来……你们总有一天是会明白的。

堂娜安帕罗 您就快去吧，堂帕勃利托，快去吧。（堂帕勃利托下。）

第二场

堂娜安帕罗和马尔西亚娜

堂娜安帕罗 他说得倒也不无道理……

马尔西亚娜 出了那么多事情，不能不让人议论。您和我比谁了解得都清楚。我们原以为何塞·马利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却全知道了。

堂娜安帕罗 他知道……

马尔西亚娜 是的，太太，他知道了。他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也知道是谁杀了他的父亲。不是我们告诉他的，这是实话，不是我们告诉他的。

堂娜安帕罗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伊莎贝尔的两个哥哥参与了他的死。

马尔西亚娜 那还能有谁呢？是在知道妹妹失身以后，又听信了她说的假话，哥儿俩才假装没事儿似地来到了这儿。我兄弟毫不知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知道……也的确没法儿知道。他就跟那哥儿俩一起出去了，跟往常一样。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堂莱昂西奥一直就要杀了我的兄弟，说什么他向着偷猎者，不赶他们、也不告他们。“你马上去看看是谁放的枪……”我兄弟就按老爷的吩咐赶到前面去了。接着又响了几枪，我兄弟就

没再回来。两位老爷说，他们去找他，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不仅被枪打死了，脑袋也被石头砸烂。抬回来的时候，几乎无法辨认。这就是所能知道的一切。不过，关于那些偷猎的人嘛，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谁都没法儿知道他们是哪儿来的。官府嘛，咱们都知道在当时官府是怎么回事儿……如今可就不同了……老爷们那时候就很有势力，谁也不敢说一句话。议论嘛，的确是有的，现在仍然有……没过多久，您就抱着那个孩子来了，并且告诉了我们是谁的。于是我们就更加清楚了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有必要杀死我兄弟啦。对那个孩子，我们一直瞒着众人，直到我能够让人相信是我生的，又生了一个儿子！有人信了，有人压根儿就没信。我不清楚东家的两个哥哥是否知道。

堂娜安帕罗 他们怀疑。伊莎贝尔一直告诉他们孩子已经死了。他们知道，如果活着，就只能是在你家里，由他父亲的姐姐养着。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打听的。

马尔西亚娜 他们对父亲下了毒手，同样也会对儿子下毒手的！……

堂娜安帕罗 不会，那不会！

马尔西亚娜 您想得太好了，堂娜安帕罗！您不了解他们，我们可都很了解他们，尤其是堂莱昂西奥……那家伙，为了霸占弟弟和妹妹的财产……为了独吞一切……甚至都会杀了他们的。他一生中一直都在置田产、敛钱财，不择手段。这一带地方，就没有哪一家哪一户没有欠他这个或那个的。他对大家可好啦！糟糕的是，他一手造成了在这儿的对头们得不到权势，否则早就找他算帐啦，也就不必再受他的折磨！不过，他真走运，总是那么顺手，而且越来越有钱。如今他又想把弟弟和妹妹的产业最后弄到手。拉法埃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完全被他哥哥给控制住了。至于堂娜伊莎贝尔的产业……您知道赶明儿个到底应该名正言顺地落到谁的名下，如果堂娜伊莎贝尔还有良心的话，不过她也受着她哥哥的辖制。

堂娜安帕罗 可怜的伊莎贝尔！只有我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也真值得可怜。

马尔西亚娜 我不说别的。不过，她怎么就不记得自己是个母亲这件女人一生一世的头等大事呢？除了做母亲，不管是怎么做的，除了做母亲的骄傲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值得骄傲的呢？咱们谁都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尽管她用谎话蒙骗了她的哥哥们。是她爱上我兄弟的，的确如此……世上从未有过的好小伙子，长得那么帅，那么有男子气，外加上那对眼睛、那副笑容，简直就跟孩子的一模一样，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只要看看他的笑容，就肯定可以相信他绝对不可能有一点儿坏心。

堂娜安帕罗 是的，伊莎贝尔爱他，爱他。要是没有那两个哥哥，她会不顾门第的差异嫁给他的。她对我说过。她肯定会嫁给他的。

马尔西亚娜 您看到了吧？可是一想到那两个家伙……！对这儿的官府及其下属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不过，我一向寄希望于上帝，尽管可能会晚一点儿。

堂娜安帕罗 “上帝的磨盘缓缓地转”，人们常这么说；不过上帝磨出来的面粉白而干净，用这种面粉做出的已经不是人间的食品，而是天庭的珍馐。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堂娜伊莎贝尔

堂娜伊莎贝尔 我的两个哥哥不在呀？

马尔西亚娜 堂拉法埃尔到村里去了。堂莱昂西奥跟马丁去罗勃莱达莱斯了。

堂娜伊莎贝尔 尔是天黑了，还是阴天？这儿光线很暗嘛。

马尔西亚娜 东家要点灯吗？

堂娜伊莎贝尔 不必，这样挺好。（对堂娜安帕罗。）你是在跟马尔西亚娜聊天啊？

堂娜安帕罗 是呀，我们在聊天。这么久不见面，总是有话可说的。

马尔西亚娜 东家要在这儿住下吗？

堂娜伊莎贝尔 对。

堂娜安帕罗 你的两个哥哥怎么说？

堂娜伊莎贝尔 我几乎还没跟他们谈过呢。我知道他们来是想把我带走，可是不走。我不走！已经到了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啦。

马尔西亚娜 就是，对，东家。

堂娜伊莎贝尔 你的儿子何塞·马利亚过于眷恋他的妹妹，是真的吗？……结果你丈夫不得不骂他，是吧？

马尔西亚娜 就是。不过也没有理由要骂他。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不是他妹妹……

堂娜伊莎贝尔 他知道这件事？……

马尔西亚娜 知道，东家。他全都知道了。其实，早晚都是这么个结果。不是我们说出来的……东家应该跟他谈谈……

堂娜伊莎贝尔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不想知道。

马尔西亚娜 大家以为，东家到这儿来……

堂娜伊莎贝尔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只是要到自己从不去的地方！是逃避！

马尔西亚娜 总不会是为了忘掉什么的，因为这儿的一切只能唤起回忆。

堂娜伊莎贝尔 我一生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避开了一个回忆又陷进了另一个回忆，最后连自己也胡涂了，不知道是否都是真的，或者有的只不过是一个恶梦而已……

马尔西亚娜 那个孩子……

堂娜伊莎贝尔 那应该是个恶梦，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

马尔西亚娜 请您原谅，我不得不跟您讲一句心里话：您的做法不合天理。那个孩子是一个您爱过、一直爱着的人。您不必说您不爱他，不必说他跟您门不当户不对……这一点从未妨碍您爱他。您很清楚，尽管您爱他，他也将永远是您的奴仆、是陪伴您的山民，您同他说说笑笑，博得他的信任，从他因为猜不透您这位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东家的人在想什么而显出的惊慌失措的样子中寻找乐趣。可是，不能这样玩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也不能这样玩弄自己。

堂娜伊莎贝尔 够啦，马尔西亚娜！够啦！你对我有多少了解？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你没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资格。只有上帝可以以其无边的仁慈来评判我。我是基督徒，是的，我是基督徒，同时我又犯有至死难赎的罪孽。我甚至都不敢迈进教堂的大门，不能忏悔自己的罪过。

因为一旦跪在神父面前讲出自己的心事，我就会因恐惧和羞愧而死去的。

马尔西亚娜 怎么会呢？我再一次请求您的原谅。这只能是您的骄傲吧？只有上帝可以评判您？正是这话……跟上帝平起平坐。您不好意思忏悔？骄傲，只能是骄傲而已！……

堂娜伊莎贝尔 你听见了，安帕罗？……骄傲！……我骄傲！……从打一小人们就这么看我……你还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吗？在所有的老师、在所有的同学中间，只有你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去找你。所以我就让你来陪伴我，所以你就成了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你成了我的保护人！保护人！在我凄惨的生活中，你一直充当着我的保护人！

马尔西亚娜 是啊，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每次跟您的哥哥来这儿的时候，您跟谁都不讲话，甚至连跟您打个招呼，您都不理睬。后来……您大了……老爷已经去世了……您就变得更加傲慢。您是知道的，我们都叫您女贵族，其实也只是听到过人家这么称呼而已，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尽管我这么说，可是顾名思义，这一定是个非常尊贵的称呼。所以，看到您只和我兄弟有说有笑，我们就感到奇怪了。要是您对他也像对我们这些人那么傲慢该有多好哇！

堂娜伊莎贝尔 骄傲！我什么时候可曾能够骄傲得起来呢？我一生下来妈妈就死了。这就是我一生的恶兆。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那种恶运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而且注定要跟我一辈子。不管到了哪儿，我都能听见身边的人说：“这个小姑娘一生下来就要了她妈妈的命；这个小姑娘一生下来，她妈妈就死了。”听得多了以后，我终于觉得自己有罪，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母亲。一生下来，就因为自己的出生犯了罪！终生都将感到良心不安！……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小极了的时候，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学校，每年只有那么一两次把我带回家里。在家里，在同他们一起度过的短短的几天里，我妨碍着、搅扰着他和两个哥哥的正常生活。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老师也都不喜欢我。所有的人都认为我骄傲。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你，我的安帕罗，有一天你贸然地说道：“这个孩子不像你们以为的那么骄傲。她那表面上的骄傲，其实恰恰相反，是畏怯。这个孩子很怯懦。她有着一种心灵尚未开启的羞怯，因为在有人能够坦诚地跟她交心之前，是不会有了解她的心。可是至今还没人跟这孩子交过心。”我听到了你的话。表面上看，大家有充分的理由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你却比任何人都讲得在理。我很爱哭，听了你的话以后，我本该放声大哭、本该感激地扑到你的怀里，坦率地对你说：“对，对！就是，就是！我的畏怯是以骄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我却像只受惊的小兽一般撒腿就跑，羞红着脸躲了起来。结果大家都以为我生气了。人们继续不了解我……还嘲笑你，说你自以为对我很了解。

堂娜安帕罗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我的经历跟你一样，也没见过母亲的面；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继母，跟小孩故事书里讲的完全不同，她唤醒了我的心灵。你至今还不了解自己的心呢……没法了解。我嘛，我却了解了。

堂娜伊莎贝尔 我的安帕罗！我的好老师！我的朋友，我一生中遇到的唯一的好心人！

堂娜安帕罗 你看见了吧，马尔西亚娜？讲话就得讲到人家的心里去才行。

马尔西亚娜 东家！您为什么不敢进教堂向万众之母圣母马利亚请求……？您为什么不愿把自己的全部罪孽都忏悔出来？忏悔之后，所有的坏

念头就会好像飞走了一般。

堂娜伊莎贝尔 我要是能像你似的做一个清贫而平凡的女人就好喽！在你面前，我更觉得自己的生活可怕。你别以为我骄傲，马尔西亚娜。如果说我骄傲，我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不是的，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女人、不知道我有多少可鄙的罪孽！……我的灵魂是不可能得救的啦。是的，我愿意忏悔。我愿意忏悔。

马尔西亚娜 那么，那个孩子呢？您说您不想知道他的情况？……您说您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还能为了什么呢？……是您的良心驱使您来的，因为您知道，对您来说，那个孩子重于一切。您不能剥夺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我知道您的哥哥……那个坏的……知道了真相以后，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可是，谁会比自己的儿子更能保护您不受别人的伤害呢？

堂娜伊莎贝尔 不，不。

马尔西亚娜 您该想想，您正是在妨碍他亲自去找杀死自己父亲的人报仇啊。

堂娜伊莎贝尔 不要报仇。

马尔西亚娜 告诉您吧，他说过好多次了！告诉您吧，自从您的两个哥哥来到这儿以后，他就没再露过面，也不愿意见到他们。

堂娜伊莎贝尔 他没有什么好宽恕的。他也不必去惩罚什么！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有那个权利！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拉法埃尔

堂娜安帕罗 您的哥哥拉法埃尔……

堂娜伊莎贝尔 你是从村里回来的？

拉法埃尔 对。莱昂西奥不在？

堂娜伊莎贝尔 不在。他跟马丁一块儿出去了。我猜是到罗勃莱达莱斯去啦。

拉法埃尔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啦，我本不想来的。

堂娜伊莎贝尔 我知道。

拉法埃尔 都是莱昂西奥。

堂娜伊莎贝尔 你不必对我说这个。总是他！

拉法埃尔 他想让你跟我们回去！

堂娜伊莎贝尔 强迫？他要逼我？

拉法埃尔 我真不希望自己到这儿来。

马尔西亚娜 这儿的一切不会引起你们美好的回忆……

拉法埃尔 我没有，马尔西亚娜，我没有！我不想归咎于谁，但不是我。我本该阻止的，可是我哥哥却认为应该雪耻。

堂娜伊莎贝尔 雪耻！他的面子！为什么不说是他的面子？

马尔西亚娜 要杀人至少也得面对面啊，不过还得让人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他本应先找我兄弟谈谈，听听他怎么说……这样，我兄弟总可以知道他是否有道理……尽管对他来说，道理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他妹妹的钱别落到别人的手里去。这也是这会儿要把她弄走的道理。要让她离开所

有我们这些希望她好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她受着那个没有良心、那个只想着自己的欲望……想着霸占一切……土地、金钱、雇工的家伙的辖制，觉得可怜。可是，难道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也跟别人一样是要死的呀？他是没法把田产、金钱、文契全都带进坟墓的，恰恰相反，到了阴间，地狱里的所有鬼怪会一起为他活着时让人们淌的眼泪、流的血和受的苦去找他的魂灵算帐的呀。

堂娜伊莎贝尔 他是我哥哥，马尔西亚娜！……

马尔西亚娜 正是因为他是您的哥哥，您才比我更了解他，正像您这个哥哥也了解他一样。你们俩最先落入他的掌握之中。这还没完呢。不到你们的一切全都转入他的手里，他就不会让你们安生的。您是不可能娶老婆的，也不可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正如您的妹妹没能嫁人、没能承认是自己的儿子的母亲一样。别说什么他所想的和他所做的是为了洗雪家门的耻辱，他是为了败坏您的妹妹的名声，让她永远嫁不出、让她永远逃不出他的控制，以便牢牢地掌握着她，使她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使她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莱昂西奥和马丁在马尔西亚娜讲话时走了进来并听到了她说的最后几句话。）

马丁 马尔西亚娜！……

第五场

前场人物，莱昂西奥和马丁

莱昂西奥 好啊，你们聚在一起议论我。

马尔西亚娜 没有，真的。我们在说……

莱昂西奥 既然我的兄弟和妹妹容许你议论，并且还听了你的议论……

马丁 你该走啦，马尔西亚娜。你本来就该……（马丁和马尔西亚娜下。）

莱昂西奥 至于您嘛，堂娜安帕罗，您和我都很清楚咱们之间的感情。

堂娜安帕罗 对，正像人们说的，好感和恶感总是相互的。我可以猜得到您是怎么看我的。不过，由于我并不在乎您怎么看我，所以我倒是一点儿都不担心。

莱昂西奥 伊莎贝尔知道，我不愿意同她喜欢的人过不去。她愿意您在她身边，是吧？……那好。至于您怎么看我，我没有放在心上……我知道拉法埃尔是刚刚才到，根据我听到的话来看……你还没有告诉伊莎贝尔咱们明天就启程吧？……我来这儿要办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完……已经无事可做了。

堂娜伊莎贝尔 拉法埃尔什么也没跟我说。

莱昂西奥 当然：他怕你……不想听你……

拉法埃尔 伊莎贝尔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与我无关。

莱昂西奥 跟我却有关系。因为我知道这儿在议论什么，这儿在搞什么名堂。这不是适合她待的地方。我正在找主顾，想把这儿的房子和田产卖掉。这是能够躲开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的唯一办法……

堂娜伊莎贝尔 你别管我，安帕罗！拉法埃尔，你出去。我要和莱昂西奥两个人单独谈谈。

莱昂西奥 这是我们相互了解的最好方式……两个人单独……（堂娜安

帕罗和拉法埃尔下。)

第六场

莱昂西奥和伊莎贝尔

莱昂西奥 你想跟我说什么？

堂娜伊莎贝尔 我也不知道……没什么……我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呢？

莱昂西奥 肯定有事……

堂娜伊莎贝尔 我听到你说想卖掉这儿的房子……你知道，这房子是我的。落在我的名下，属于我……

莱昂西奥 谁也没想夺走。我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些什么，但是拉法埃尔和你都让我全权管理咱们三个人的产业。你们也知道，自从父亲去世以后，这些财产有增无减。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经营不满……

堂娜伊莎贝尔 我不愿意卖这处房子……

莱昂西奥 那好啊。你不愿卖？那就不卖……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说过许多事情……你想把这处房子留给你的儿子？……那好……不过，只能给你的儿子，可不能给那些假借你儿子的名义，企图继承你的财产的人。这些人，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希望不等咱们死，就把咱们的产业接过去……那可不行……所以我才不愿意你留下……我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来的……为了你的儿子……这跟我无关！……你可以把他带走……带回咱们的家……让他受到应有的教育，我觉得这很好……让他成为咱们中的一分子……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的乡巴佬……我去找他的舅舅谈谈……找他本人谈谈……

堂娜伊莎贝尔 跟他谈？

莱昂西奥 对，跟他……除了咱们自己以外，咱们还没有继承人呢……拉法埃尔肯定是不会结婚的……他老是病病歪歪的……你嘛，就更不必说啦，连想都不想……你已经不会再爱别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成家。应该考虑谁来继承咱们的产业的问题了，因为毕竟是要把资产留在人世的……那个孩子将成为咱们的继承人。不过要让他受教育，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让他受教育。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或者，如果你不愿意离开他的话，就给他雇个家庭教师……必须让他离开他父亲这边的亲人。你有什么意见？……你不高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为你们操劳：为你和拉法埃尔。要是没有我，你们老早就已经把父亲留下的那点儿家产败光啦。我对你们还不好吗？……我对你不好吗？

堂娜伊莎贝尔 住嘴，你让我害怕！

莱昂西奥 只是害怕而已？……我还能为你、为你儿子做些什么呢？你们一定以为我是来杀他的……起初我的确看得很重。现在不啦。在你的一生中，那个男人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一个短梦。他的确是个好小伙子……孩子又有什么罪呢？……说不定我会喜欢他的……你等着瞧吧，我肯定会喜欢他的，尽管听说他曾扬言要杀我……要为他父亲报仇……听了他身边的人、听了当地的人的谗言。还有乡下人的复仇心理……所以最好还是让他跟着咱们，等他一旦明白他将成为你的和咱们大家的继承人……我所有的一切不给你的儿子还能给谁呢？拉法埃尔可以收他为过房之子，这样他就可以姓咱们的姓，因此也就不会再去想报什么仇了。我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坏吗？你还

怕我吗？你为什么要怕我呢，嗯？

堂娜伊莎贝尔 你越说我就越怕了！

莱昂西奥 得啦……你亲亲我吧。

堂娜伊莎贝尔 你别挨近我！永远别再挨近我！永远别再挨近我！

莱昂西奥 你就那么爱那个男人，至今也不肯原谅我？

堂娜伊莎贝尔 我可能会爱上他……我可能已经爱上了他……这正是我所不能原谅你的原因。

莱昂西奥 至少，后果不能说明你没爱过他、不能说明你不曾想着他……

堂娜伊莎贝尔 我想着……我想着躲开你……我想着委身于他……好让他成为我的儿子的父亲，等到事情败露以后，让任何人、包括你在内……你懂吗？……包括你在内，都不能怀疑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莱昂西奥 你说什么？还有谁能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堂娜伊莎贝尔 你就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就没有想过可能会是谁？

莱昂西奥 我只相信你一向对我说过的话……你现在休想辩解……你是知道真相的。

堂娜伊莎贝尔 上帝和我知道！

莱昂西奥 这样就将严守秘密：只有上帝和你知道。

堂娜伊莎贝尔 如果有一天会说明真相……说明的人不会是我，而是上帝。

(幕落)

第三幕

景同前幕

第一场

何塞·马利亚，马丁，马尔西亚娜和皮拉尔

马丁 你已经知道老爷们是怎么说的了……我们……我们对你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的愿望是只要对你有好处就行。你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对你怎么样，你比谁都清楚。你一定要离开我们，我们很难过；子女离开父母……这个嘛……即使不算死这一点……也是必然的，早晚都是要离开的，而且并不一定是老的先走……生活本身就注定要分离。你是知道的，我们一共有五个孩子，现在就只有皮拉尔和你在我们身边。分别总是让人伤心的，不过，既然早晚都得分别，那就希望是对你有好处啦。也会对你有好处的。那三兄妹都说好了，我嘛，说实话，真是从来都没敢想过。

马尔西亚娜 我也没敢那么想……哪怕是他们对我赌咒发誓！

马丁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看样子你对这走不大高兴。是不是不想离开皮拉尔？这就不对了。按理说，她永远都是你的妹妹，既然你们不能结婚，就不必要想别的了。

马尔西亚娜 当然。上帝保佑我们……

马丁 怎么好，老爷们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更懂得人情世故……不过，当然了，你跟了他们，他们就会让你成为跟他们一样的老爷。他们肯定不会赞成你娶皮拉尔，尽管你们可以结婚。你就别哭啦！还有你！……你们女人

就只会让人气馁……

何塞·马利亚 没有，我没气馁。我全部想好了，今年就去当兵。

马丁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不过，当兵不是一辈子的事儿。服役期间，你可以学习。这样就会使你对部队不那么留恋。

何塞·马利亚 我早就想过了，去当兵以后就不再回来啦，因为我知道，像皮拉尔和我这样相爱，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只要我在这儿，她就不会看上别人，我又不能要求她为我做出牺牲。所以，我一走就不会再回来啦。

皮拉尔 你要我别哭，是吗？……只要一想到你要去当兵，哪怕是知道你还回来，我也止不住眼泪……现在你说不再回来了，我怎么能不哭呢？

马尔西亚娜 要是跟老爷们走啦，可就真的回不来了。

皮拉尔 回不来了！……

马尔西亚娜 永远回不来了！……

皮拉尔 永远回不来了！……

马丁 永远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你们别这么说嘛，你们的话和你们的哭声听起来就好像是要铲土填坟似的。

何塞·马利亚 不，我不跟老爷们去。不去。可是，他们怎么会以为我能跟那两个残杀了我父亲的人一起生活呢？……人们会怎么议论我？……说我把钱看得重于一切？……你们都看见了，这几天我不愿意待在家里，就是为了不碰上他们、不见到他们。这些日子我一直去村子里。你们不知道我每到一处听到的都是些什么议论。有些人像是在自己议论，有些人就明显地像是在对我说了：“咱们现在就等着瞧是否还有男子汉啦！”有些女人三五成群地说：“咱们这村子里是不是已经没有真正的男子汉了？”甚至连孩子们看见我都说：“何塞·马利亚，你知不知道谁在这儿呢？要是我爸爸被人杀了，就像你爸爸那样，而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就像你似的……！”

马丁 你要理他们？

何塞·马利亚 当然要理，因为早在他们对我说这话之前，我就这么样想啦，而且如今仍然在这么想。

马丁 要是他们说的不对呢？……要是不是他们干的呢？……谁都没有办法证实。那一带山上确实是一直都有偷猎的人。

何塞·马利亚 您是知道的，人们对那些偷猎的人都很了解，对他们当中的谁在哪一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对杀了我父亲的人，却没有一点儿消息。您了解事实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都了解。他们杀了我父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妹妹会嫁给他的，哪怕只是为了摆脱他们的控制呢……尽管我父亲同她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说，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一表人材，非常聪明，并且很有口才，比任何人都更适合主宰这儿的一切。这正是他们所不能容许的。我能饶恕他们吗？你们也不应该原谅他们。你们的做法让人家说你们被人家用钱封住了嘴……

马丁 没那么回事！只有那些赌气的人才会说这种话。正是他们煽动你的情绪，他们恨老爷们就因为他们都是老爷。他们想让你去干他们想干而又不该干的事情，然后，等到你干了，他们又会首先站出来告发你、反对你。

马尔西亚娜 你这么说不就对了。我们之所以不吭声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是我兄弟的儿子，因为你母亲信任我们，知道我待你会跟亲骨肉一样……现在你反倒要说我们不吭声都是因为钱起了作用？……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到了，尤其是你，更清楚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除了这个家，这倒是真

的，这个家里倒是一直什么都没缺过，不过这也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们。除了这一点之外，谁看见过这儿有过什么奢华的地方了？这儿谁什么时候偷过懒了？我的儿子，结了婚以后，都到哪儿去谋生去了？我们可有什么藏着不拿出来的钱财？

马丁 要不是你这几天为了躲着不见老爷们而到村子里去了，他们就不会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得你头脑发热，并且还要连累我们大家。否则的话，我敢肯定，他们什么也不会对你提起的，就像在老爷们面前一直没敢吭声一样！那些人自以为对事情一清二楚。要是他们真的看见了，真的什么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不讲？如果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过，对事情并不可能十分有把握，现在为什么又来饶舌？

何塞·马利亚 我早就知道堂莱昂西奥是不会到村子里去的……另外一个，堂拉法埃尔，我看见过。不过，只要瞧瞧他那副瘦弱、窝囊的样子，人们几乎就要原谅他的一切了。马丁 不管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应该想想，他们是你母亲的亲哥哥啊。

何塞·马利亚 对我母亲，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谁知道她是不是想起过我呢！

马丁 她要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对你不闻不问，可是她却一直都在关心，所以她才把你交给了我们，所以她才要到这儿来。你想想看，不是她还能有谁说服她的两个哥哥让她把你带走、带回她的家里去？不是她还能有谁会想到你，她的儿子，应该继承她的一切？过去的帐就不必再算了。要是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何必要执意让它永远都是坏事呢？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好好想想，而不是就这么轻易地拒绝他们的好意……

何塞·马利亚 是啊，这样他们就将永远得不到惩罚了。

马尔西亚娜 别再提什么惩罚不惩罚的。咱们谁又能知道惩罚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说一个人干了坏事没有受到惩罚，还不是因为通常都认为惩罚除了死就是坐大牢？对于做过坏事的人来说，不管他多么有钱、多么有势，惩罚就是他不能像咱们没做过坏事的人那么活着。应该想想当他们独自一个人谁都不在眼前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是什么心情。我就不相信那些坏人，当夜深人静独处荒郊的时候，能够有胆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就连一辈子没干过任何坏事的人，每当抬头望天的时候，也都会肃然起敬，甚至连祷告的勇气都会丧失的！我就不相信，良心有愧的人能敢在夜深人静的荒郊野外朝天上看一眼。因为，当一切都鸦雀无声的时候，坏人那黑了的良心什么事情想不到啊？

何塞·马利亚 您太好心肠啦，妈妈。坏人压根儿就没有良心。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想到死的时刻、并对死有所畏惧。这样的话，只要对他们提到死和对死的畏惧也就好了。

皮拉尔 别谈什么死呀什么畏惧的。我已经听够了。自从老爷们来了以后，在这个家里，简直都让人透不过气来。

马丁 他们明天就走，走以前想知道你的打算。他们希望你晚几天再去，以便为你安排一下住处。我答应堂拉法埃尔，要把你的决定告诉给他。

何塞·马利亚 我已经说过了……

马丁 要是我把你的话全都告诉给他……

何塞·马利亚 您告诉堂莱昂西奥，让他别碰上我。我不会找他的。

马丁 堂娜伊莎贝尔呢？你就一句话也不跟她说了吗？

何塞·马利亚 既然谁都不能让我如愿……我跟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妹妹……我永远只能这么对待你……永远只能这么爱你！……

皮拉尔 不管怎么爱，你都不能不爱我。这就是我的愿望……还有咱们不能不见面。你千万别说一走就不回来了，你可不能有那种坏念头。老爷们只要在这儿一天，我就心惊胆战。每次你迟迟不回来，我都差一点儿急死。今天你就别出去了。你不要离开我们。在这座大房子里……在家里，别只扔下妈妈和我，直到他们走了以后。

马尔西亚娜 对，孩子。听你妹妹的话，听我的话。

皮拉尔 听妈妈的话！……你不想再有个妈妈，对吗？

何塞·马利亚 你知道我为什么宁愿有另外一个妈妈……因为我不愿意咱们是一母所生……这样我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永远爱你啦。

马尔西亚娜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除马丁外，余者下。）

第二场

马丁。稍后，堂拉法埃尔

马丁 堂拉法埃尔，您好。

拉法埃尔 我先来过，看见你们在开家庭会议，就到园子里去等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跟那孩子说过了吗？他怎么说？

马丁 他情绪很激动。人们对他说三道四……

拉法埃尔 我知道……这个村子里的人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记得可真清楚啊！要是对于那些重要的事情也有这么好的记性就好喽！……简单地说吧，他是什么意见？

马丁 您的妹妹应该跟他谈谈。她能说服他。您去转告一声吧。

拉法埃尔 对这个传话的差使，我早已经干够了。我哥哥有话要对我妹妹说，得我去传达。我妹妹有话要对我哥哥说，也是……我必须传来传去……我这个妹妹一向多事……一生长下来就克死了母亲。小时候，我们谁都受不了她……学校里的人也对我父亲说拿她没办法……长大以后，父亲去世了，我们把她从学校接回来……又得对付那些向她求婚的人，当然，知道她有钱，求婚的人就没断过。可是我哥哥却要把求婚的人全都打发掉。这又都成了我的差事。为了能达到目的，我不知编了多少瞎话啊！有时候是对来求婚的，有时候是对我妹妹。偶尔我倒也觉得满有意思的……后来就是你小舅子的事儿，孩子，我哥哥的无名怒火……再后来……还是别提的好。这会儿，要带孩子回家。又一个丑闻。可是这一切都要我从中斡旋。就不能让人清静一会儿。我真活够啦！什么时候修道院要人，我一定找一家修道院躲清静，一直到死。好了，那孩子到底是怎么说的？

马丁 怎么说的，我说过……只有堂娜伊莎贝尔能说服他。

拉法埃尔 我不跟我妹妹去说。我去找堂娜安帕罗，让她去说。我妹妹只能听得进她的话。

马丁 那么，您想找堂娜安帕罗谈谈啰？

拉法埃尔 我不跟我妹妹去说。我要找堂娜安帕罗，是为了别让人说我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我哥哥在吗？

马丁 不在，老爷，他不在。他不应该在那边待这么久，尤其是一个人。

我倒不是指那个孩子。不过，要是有人对他没怀好意，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再推说是何塞·马利亚干的。至于何塞·马利亚……我知道他是不会去找你哥哥的。

拉法埃尔 我哥哥也不会去找他。不会有事儿的。如果要出事儿，那就出大的，快点儿出。接连不断的小事情最麻烦、最让人讨厌。那就请你去通知堂娜安帕罗，让她去找伊莎贝尔，让伊莎贝尔去找那孩子谈。让他们商量好，成与不成，直接去告诉我哥哥。我不再跟他打交道。

马丁 你怕他？

拉法埃尔 怕嘛，倒不是。我是怕找气生。要是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该有多好，安安静静地生活又该是多么容易啊！可是，不行，一旦没事儿了，就要找点儿事儿来使生活复杂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完全可以活得很好，然而我们却一定要活得很糟才算称心！我刚才在园子里散步时还想过，风和日丽，树上结满了果实，玫瑰枝头开满了花，真是美极了。徐风和暖而又卷着花香，如果世界上没有人该是多好啊！而只有我一个人如同漂泊孤岛的鲁宾逊……

马丁 您这是什么意思？

拉法埃尔 我是在激励自己……要不是因为这个，我会在这儿吗？你快去找堂娜安帕罗吧，如果可能的话，别让我哥哥知道；要是我哥哥回来了，打个招呼。千万记住。

马丁 您放心吧。（下。）

第三场

拉法埃尔。稍后，堂娜安帕罗

拉法埃尔 您好，堂娜安帕罗。

堂娜安帕罗 您好，堂拉法埃尔。马丁说您要找我……

拉法埃尔 我，不找您……不是为我……不过，对，是找您。为了了结眼前这件事情……不留尾巴……就是那孩子的事情，我要告诉您，让伊莎贝尔去找他谈谈……也就是，找她儿子谈谈。既然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咱们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呢？找她儿子谈谈，因为看来他好像不太愿意跟咱们走。我要是他的话，也会这样考虑的……他要是知道咱们那个家是个什么样子，绝对不会去的！……他是个难办的外来人。想让他喜欢我们……喜欢我哥哥和我，连想都不要想。甚至也不会喜欢他母亲。什么血缘亲、心相通，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认识、也没有相处过，是不可能有感情的。等到相识和相处过后，如果不能相亲，还不如没有相识和相处过。

堂娜安帕罗 伊莎贝尔本人并不愿意带他回家，不愿回您的哥哥的家，因为那个家实际上是他的。

拉法埃尔 什么都是他的。那个家连同我们本人。

堂娜安帕罗 堂娜伊莎贝尔想留在这儿，不再回您哥哥的家。这是她到此地来之初就想好了的。对您，她是喜欢的；可是对您哥哥莱昂西奥，就没法儿喜欢了。她很清楚，她的儿子不可能和您哥哥生活在一起。

拉法埃尔 他们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以后，我也觉得不太妥当。这个孩子生长在他姑姑的身边，听到过有关他父亲的死的各种说法。将要同他一起

生活的人不仅不能让他把这些传说忘掉，相反倒会使他更加经常地想起来。总之，从我来说，随伊莎贝尔愿意怎么样都行。可是，莱昂西奥不干。莱昂西奥不能让伊莎贝尔跟她儿子一起留在这儿。要么两个人一起走，要么她一个人走。反正她不能留在这儿。您要把这个意思透露给她。她是了解莱昂西奥的。让她别教莱昂西奥见到她儿子。莱昂西奥是非常狠的。

堂娜安帕罗 您不该保护您的妹妹吗？

拉法埃尔 我一直都在保护她，不过是劝她做事情要顺着我们的哥哥罢了。这是可以过安生日子的唯一办法：让他随心所欲。除此之外，最好是别有自己的意志、别有自己的想法！……

堂娜安帕罗 也不能有自己喜欢的人！

拉法埃尔 那样更好……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堂娜伊莎贝尔

堂娜安帕罗 伊莎贝尔，你哥哥跟我说……

堂娜伊莎贝尔 知道了，让我去找何塞·马利亚谈谈，劝劝他，免得莱昂西奥会硬把我从这儿弄走，如果必要的话。我已经让人去找何塞·马利亚了。这将是自生以来头一回跟我儿子讲话。谈过之后，我们还会像直到今天为止那么如同陌路人吗？我将要有生以来头一次叫他儿子。我知道，在他心里是不会得到回音的。

堂娜安帕罗 怎么会得不到回音呢！你就大胆地对他讲好了，千万不要有畏怯心理。请记住你在学校念书时的情形！别用傲慢的态度来掩饰你的畏怯。你要记住真正了解你、真正打动了你的心的老师。

堂娜伊莎贝尔 要是我能一直跟在你的身边就好了！要是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你……你是知道他们是如何毁掉那个只有你一个人真正了解的孩子的心灵的。

堂娜安帕罗 难道你这颗母亲的心不是会比那颗孩子的心更为坚强有力吗？那时候我叫你孩子；这样叫你，是因为你不曾有过母亲。于是，你也叫我妈妈，就好像我真的是你的母亲一样。如今，你的儿子将叫你妈妈。听到了这样的称呼，生活将会重新将那颗如今已经变成了母亲的心的孩子的心还给你的。（何塞·马利亚上。）您能陪陪我吗，堂拉法埃尔？

拉法埃尔（看到何塞·马利亚。）噢，当然！

堂娜安帕罗（对堂娜伊莎贝尔。）我的孩子！（吻她。）

堂娜伊莎贝尔 我的妈妈！

堂娜安帕罗 让你的心替你讲话吧。（堂娜安帕罗和拉法埃尔下。）

第五场

堂娜安帕罗和何塞·马利亚

堂娜伊莎贝尔 你坐吧。

何塞·马利亚 不必了，东家。

堂娜伊莎贝尔 关于我，他们跟你谈过很多，是吧？

何塞·马利亚 是的，东家。我的父母对我谈了许多，还有堂帕勃利托和其他好多从小就认识您的人也都谈过。

堂娜伊莎贝尔 谁头一次跟你提到你是……

何塞·马利亚 与其说是人家告诉我的，倒不如说是我在听了这种那种议论之后自己猜到的。我之所以能够猜到，是因为我对我妹妹皮拉尔产生的那种感情。那不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如果她是我妹妹，我就绝对不会产生那种感情。我简直都要发疯了：我不相信自己会对亲妹妹怀有那样的感情。我想啊……想啊……突然，有一天，就好像黑暗中亮起了灯光，我把从这儿、那儿听到的话汇总在一起，一下子就心明眼亮起来。我领悟到，之所以会产生那种感情，因为那是可以的。我完全没有理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是兄妹。就像人家说的，我另有父母，是另外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男人生的。关于我的父亲，我早就知道了。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听说他被人杀了。关于我的母亲，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同一个理由：我父亲是因为她才被人杀了的。

堂娜伊莎贝尔 因为我！

何塞·马利亚 因为您爱上了他。因为您本来会很骄傲地嫁给他的。

堂娜伊莎贝尔 别提我的骄傲！

何塞·马利亚 您是东家，而他只是您家里的一个仆人，一个山民……很自然嘛……不管您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感情……您还是会有傲气的。您从未想到过他和您会有儿子，可是儿子却出生了。我知道您本来是会嫁给我父亲的，因为，尽管您骄傲，但却不是个坏人。你不会像其他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时那么做，不会不让他出生，也不会把他扔进孤儿院，从此一辈子都不闻不问。

堂娜伊莎贝尔 绝对不会！你可以说，那也是出于骄傲！

何塞·马利亚 什么都可以成为骄傲。我很清楚，您不是坏人，也没干过坏事。是您的哥哥，您的哥哥，不可能允许您嫁人，不可能允许他自以为该归他所有的一切逃脱他的掌握。因为对他来说，不论是您还是您的另外一个哥哥，都不是可以独立生活的人。你们就代表着你们家在这一带过去和现在拥有的、世代相传的房产、亲族、权势、田地和金钱。您的哥哥正是不愿意这一切外流，才杀了我的父亲。他像个凶残的罪犯似的杀了我的父亲，其目的就是让人不会想到那是一位老爷干的。他想、你们想让我去跟这么一个人生活……可是我能原谅人家杀了我的父亲吗？我父亲的仇没报，因为都是些胆小鬼，我能不找机会报仇吗？您就是这些胆小鬼中的头一个！

堂娜伊莎贝尔 住口！你知道什么？我哥哥没有杀死你的父亲。你别想着报什么仇。我哥哥没有杀死你的父亲。

何塞·马利亚 那么是谁？我们都很清楚，人人都这么说！

堂娜伊莎贝尔 他们知道什么！那个人不是你父亲。他的死要怪我，全怪我。我的两个哥哥以为我要生的孩子是他的，因为是我让他们这样认为的。可是，实际上，那个人不是你的父亲。

何塞·马利亚 您想救您的哥哥，所以在说谎……我并不想去找他……上帝肯定会把他送到我的面前的。

堂娜伊莎贝尔 上帝不主张报仇、不主张犯罪。你也不能再去想着要杀我哥哥。你听我说，何塞·马利亚！……儿子！……

何塞·马利亚 这会儿您承认我是您的儿子了？在您想到要为您的哥

哥、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开罪的时候，您承认我是您的儿子了？

堂娜伊莎贝尔 你听我说，儿子！我再对你说一遍：他们杀的不是你父亲。

何塞·马利亚 如果跟我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他的姐姐？

堂娜伊莎贝尔 我相信只有那个人的姐姐才能待你如同亲骨肉。因为她爱她弟弟，一旦她相信你是他的儿子，就会待你如同亲生。此外，交给她，我也就一直能够了解到你的情况。虽然你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你最好也不要知道我的存在，但我却每天每时都要知道你的情况。而事情的真相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知道，别人是无法了解的。不过，你别再想报仇，我哥哥杀了的那个人不是你的父亲。

何塞·马利亚 那他为什么要杀？

堂娜伊莎贝尔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只要那个人愿意，我是会嫁给他的。不过我嫁给他，也只是为了遮掩另外一件丑事，一件不能对任何人讲的丑事……尤其是不能告诉我哥哥。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哥哥杀了的那个人不是你的父亲。

何塞·马利亚 那么是谁、那个您不能讲的人是谁？……因为根本就没有！因为您为救您的哥哥而在说谎！

堂娜伊莎贝尔 要是你相信那个人是你的父亲，你就把我也杀了吧，因为我是造成他丧命的罪魁祸首，我宁愿承受失节的羞辱，也不愿意落入引人憎恶的可怕境地。

何塞·马利亚 您的过错在于没有告发您的哥哥。

堂娜伊莎贝尔 既然知道了你要去为那个人的死报仇，当时我没有告发他……现在可以告发他。你想怎么样？你真要我这个做妹妹的当众揭发他的罪行吗？对，我可以揭发，而且不只是一桩罪行。为了能够挽救你，我还将揭发他犯下的最可怕的、你永远也不会宽恕的罪行。儿子啊，儿子！你要对我发誓，绝不亲自去报仇！那个仇，谁都可以去报，唯独你不行！（听到莱昂西奥的声音。）

莱昂西奥（在后台。）你们请进，请进。

堂娜伊莎贝尔 你堵起耳朵，闭上眼睛！跟我来！（堂娜伊莎贝尔和何塞·马利亚下。）

第六场

莱昂西奥，堂帕勃利托，堂波基丁和梅尔乔尔。

稍后，堂娜伊莎贝尔，马丁和何塞·马利亚

莱昂西奥 你们等一下……伊莎贝尔，伊莎贝尔！（伊莎贝尔上。）

堂娜伊莎贝尔 什么事儿？

莱昂西奥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子何塞·马利亚在这儿来着。你让他来。

堂娜伊莎贝尔 不行。

莱昂西奥 你让他来。我已经知道他不想跟咱们走。我已经知道了，因为人人都在说……你们是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当着这个女人的面，把她儿子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堂娜伊莎贝尔 你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堂帕勃利托 堂娜伊莎贝尔东家！不管您是怎么看我和我的这些朋友的，我们的用意只是把从村里听到的各种说法告诉给您的哥哥。有人挑唆何塞·马利亚跟您的两个哥哥过不去，甚至都有人在骂他了。

堂波基丁 正是！那些话可难听了，都没法儿重复，尤其不能在堂娜伊莎贝尔东家您的面前重复。

梅尔乔尔 年轻人的火气是不需要怎么挑就能起来的。

堂帕勃利托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见见堂莱昂西奥，让他有所防备。

堂娜伊莎贝尔 我和我儿子要留在这处房子里，只要我的两个哥哥不再到这儿来，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有的。

莱昂西奥 这就是你的决定？跟他商量好的？

堂娜伊莎贝尔 是我自己的主意，是良心要我这么做的。

莱昂西奥 你们别介意。请坐。马丁，马丁！

堂娜伊莎贝尔 你叫马丁干什么？

莱昂西奥 不要害怕。（马丁上。）

马丁 您有什么吩咐？

莱昂西奥 你去拿一坛子好酒来，要陈酒。再拿一些现成的下酒菜。

堂波基丁 不必了，老爷，堂莱昂西奥。为了我们，就不必了。

梅尔乔尔 我们什么都不要。

堂帕勃利托 你们就别管啦。咱们最好别走。我了解堂莱昂西奥，现在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

堂娜伊莎贝尔 你还需要证人？

莱昂西奥 对，我需要证人，因为我不能总是为别人的恐吓悬着心哪。我本来提出了一个对大家都好的方案。你却说要和儿子一起留在这儿，赶我走，让我离开这个家，因为是你的，将来是你儿子的，你那个扬言要杀我的儿子的。

堂娜伊莎贝尔 没那回事儿！他只是不想见到你。

马丁（拿着一坛酒和一盘菜上。）都在这儿啦。

莱昂西奥 端过来。拿一个杯子来，再给伊莎贝尔一个。

堂娜伊莎贝尔 去！

莱昂西奥 现在就叫你儿子来吧。

堂娜伊莎贝尔 不叫。

莱昂西奥 你去把何塞·马利亚找来。

马丁 堂莱昂西奥老爷……

莱昂西奥 我要你去把他找来。要不，我就自己去了。

堂娜伊莎贝尔 你别去，马丁。

莱昂西奥 把他找来，我说过了。

马丁 您让我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这儿，不会有事的。（马丁下。）

堂娜伊莎贝尔 莱昂西奥，如果你这一辈子曾经有过怜爱之心的话，为了你对我的情义，就别让何塞·马利亚来啦。现在别让他来，今天别让他来！我了解你。从你的眼神里，从你那冰冷的目光中，从你那可怕的沉静上，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莱昂西奥 对……我的沉静……你看到了……我很沉静。（何塞·马利亚和马丁上。）

堂娜伊莎贝尔 对躲着你的人，不要逼得太甚。让我们躲开你好啦。

莱昂西奥 该走开的是我，可是我不走。

何塞·马利亚 我来啦。

堂娜伊莎贝尔 不！你干吗要来？（对马丁。）你干吗要把他找来？

何塞·马利亚 你们叫我，我就来啦！

莱昂西奥 听说你要杀我。我就在这儿，你杀吧。

何塞·马利亚 我不杀不还手的人。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所以您就当众逞能。

莱昂西奥 我逞能？别孩子气啦，何塞·马利亚，别孩子气啦。我如今两鬓花白，已经不是从前，已经不愿意再为毫无意义的尘事而争啊斗的了，不再考虑什么名声，特别是一个女人的名声，也不再想着钱财啦。过去的事情是不能一笔勾销的。如果你的母亲说一句“饶了他吧”……你会宽恕吗？

何塞·马利亚 可是，您想怎么样？您是什么意思？想让我当众说一句一切都已被遗忘。让我说，由于你们要把我带到你们家里去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老爷，由于你们已经答应赶明儿个把你们现有的一切都留给我，就没有人杀了我的父亲，我就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没有理由再去想那件我已经想得如同亲眼所见一般的事情，仿佛已经忘得无影无踪，对吗？让我忘掉从很小的时候、从早在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还只以为是我的舅舅的时候就不知道梦见过多少次了的事情？我听人讲过他死的情况，也听到过许许多多小时候听过而后就不再记得了的其他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却永远记在心里，就像有人对我说过：“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要忘记，因为你听到的是关于你父亲怎么死的故事。”请您不要说如果我母亲让我饶恕我就得饶恕，因为我还没有原谅我的母亲呢。

堂娜伊莎贝尔 噢！

莱昂西奥 你不原谅她是对的，因为正是由于她的缘故，你才出身低贱。

堂娜伊莎贝尔 你说这种话！好个出身低贱！

何塞·马利亚 出身低贱？从哪方面来说？绝不是从我父亲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我身上有他的血，我才要诅咒我血管中从你们本人、你们的家族、你们的姓氏、你们的宗门继承下来的血统。

莱昂西奥 要是我花了你的脸呢？

堂娜伊莎贝尔（阻止何塞·马利亚。）别动？你要干什么？

堂帕勃利托 堂莱昂西奥！

梅尔乔尔我们怎么办？

何塞·马利亚 您过来好啦，我并非手无寸铁。（掏出一把刀。）

堂娜伊莎贝尔 不行，别动刀子。给我，放开……

何塞·马利亚 您别管我！……

莱昂西奥 放开他，放开他。让他冲着我来，我也不是赤手空拳。

堂娜伊莎贝尔 上帝啊，不能这样！……儿子！我的儿子，快放下刀子！

何塞·马利亚 放开我，东家；放开我，妈妈！（挣扎中自己割破了手，流出鲜血。）

堂娜伊莎贝尔 啊！你看见了？为了我的缘故而受伤流血！不行！……

何塞·马利亚 对，我是流血了。（刀子掉到地上，堂娜伊莎贝尔拾了起来。）

莱昂西奥 有刀你才行，现在你不行了。

何塞·马利亚 行，我还行。请您放开我。

堂娜伊莎贝尔 不。到这边来。多少血啊！（对马丁。）快去找大夫。

何塞·马利亚 没事儿……

莱昂西奥 你为什么不放开他？你的手上也沾上血啦。

堂娜伊莎贝尔 对，对！你认识这血吗？这是你的！……你认清楚了
吗？……你看好……这是你的血！……还要流得更多！……（将刀刺进莱昂
西奥的胸膛。）

莱昂西奥（晕倒。）啊！

马丁 你这是干什么？

堂帕勃利托 这是怎么回事儿？

梅尔乔尔 她把他杀了！

堂波基丁 真可怕！

何塞·马利亚 您这是干什么？

堂娜伊莎贝尔 你看见了，杀了人！

何塞·马利亚 不，您不该的，该杀他的是我，因为他杀了我的父亲！

堂娜伊莎贝尔 不对，我已经把你的父亲杀了。你的父亲是他。

何塞·马利亚（双手捂着脸倒退。）上帝保佑！

堂娜伊莎贝尔 对，愿上帝保佑我们！上帝……只有上帝！

剧终

